武俠世界

皇上有難（新派俠義風趣奇情故事） 狄心·著

正德王在宮中生活苦悶，決定微服南遊，來到一個鎮甸後，知有摧花大盜出現，正德巧遇糊塗大俠，雙方聯手捉拿摧花大盜，後來正德玉璽被盜，陰差陽錯之下，正德被誤為摧花大盜，還被官府繪影圖形通緝……



第28年

32

$5.00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刋出〘皇上有難〙，是一部俠義風趣奇情故事，內容清新脫俗，行文流暢舖叙，講述正德皇在一次微服南遊，來到一個鎮甸，適時該鎮出現摧花大盜，正德巧遇糊塗大俠，雙方聯手捉拿大盜，誰知陰差陽錯之下，正德皇上不但丟失隨身玉璽，且被誤爲摧花大盜，姦殺民女，慘遭毒打，雖得脫困，但官府竟繪影圖形通緝……後來終於給他揭發一宗民間懸案，欲知精采詳細過程，請參閱今期本刋第3頁。

☆　☆　☆

一篇新秀作者的新作品〘孤雛記〙今期開始刋出，是篇有很好的故事題材，不但有湖光山色秀麗的描寫，而且對倫理親情的叙述絲絲入扣，賺人熱淚，深感肺腑，是甘丹第一部新作品，敬希垂注。

☆　☆　☆

殺手生涯祇有殺手自己感受得到，並不好過！西門丁下期的殺手傳奇故事〘雙龍鬬關〙，就是描述兩個以龍爲號的超級殺手，智勇雙全，作業以來，從未失手，但到後來，他倆竟同時受僱，要置對方於死地，九死一生之下，他們……？下期奉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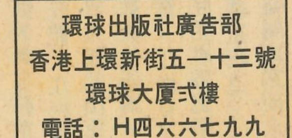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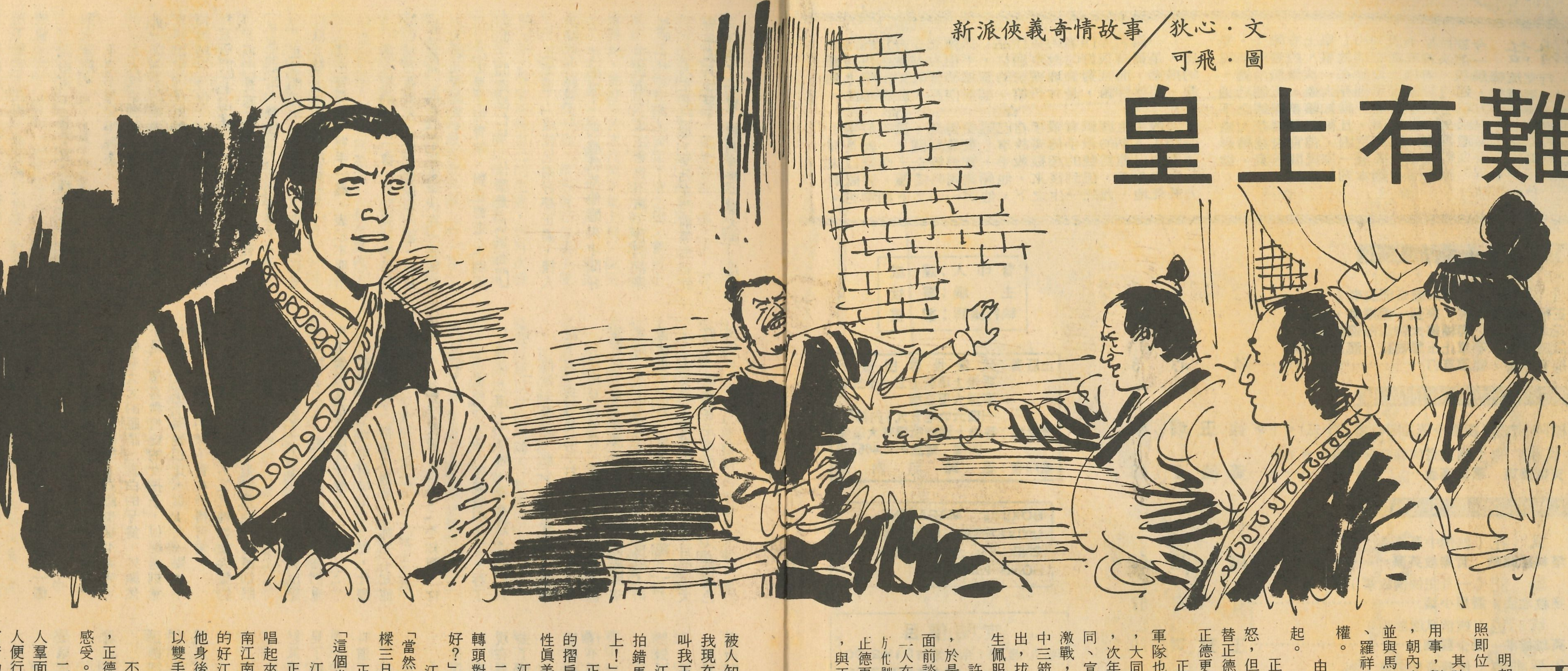
武侠世界
第28年
第32期
（總號142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狄心．文
可飛．圖

皇上有難



正德皇微服出巡

明朝弘治十八年，孝宗駕崩，太子厚照即位，是爲武宗，年號正德。

其時大宦官劉瑾得太后寵信，在朝中用事，劉瑾爲人非常跋扈，且喜濫施酷刑，朝內忠臣受害者不計其數，同時，劉瑾並與馬永成、谷大用、張永、邱聚、高鳳、羅祥及魏彬號稱「八虎」，在朝中獨攬大權。

由於劉瑾的亂政，以致各地盜賊四起。

正德五年，武宗把劉瑾處死，以息衆怒，但因此正德與太后不和，後來，太后替正德所選之夏皇后不爲正德所愛，至令正德更爲悶悶不樂。

正德六年，各地盜賊日益坐大，京中軍隊也難以制止，朝廷只好調遣邊兵圍剿，大同遊擊江彬與宣府守將許泰奉命剿匪，次年，賊亂平定。朝廷遣邊兵還鎭，大同、宣府軍過京師，正德皇聽聞江彬與賊激戰，勇猛無匹，在一次戰役中，江彬連中三箭，其中一箭射在面上，箭鏃由耳穿出，拔之再戰，越發威猛，正德聽了，好生佩服，命人把許泰與江彬留在京中。

許泰與江彬得到皇帝召見，欣喜若狂，於是兩人留在正德身旁，每天都在皇帝面前談兵論武，正德在宮中生活苦悶，有二人在身旁，龍顏大悅，尤其是江彬，由於體魄魁梧，武功高强，更善於逢迎，正德更視之如心腹，後來更得到正德寵信，與正德同出入於豹房(皇帝之秘密宮殿)同起同臥，實屬少見。

許泰與江彬爲了要得到皇帝的寵信，便各出奇謀，但許泰之逢迎功夫稍遜江彬一籌，還是江彬較爲得寵，後來，江彬更被正德封爲「威武大將軍」，好不威風，此乃時勢造英雄也，許泰也爲之氣結。

正德在江彬面前，時常作出厭倦皇宮生活的表示，後來江彬憑其三寸不爛之舌，在正德面前大肆描述民間風光，正德聽了江彬之言，竟決心微服南遊。

於是，正德便作了個公子哥兒打扮，江彬則腰纏軟劍，作了個隨從打扮，跟隨正德南遊。

「威武大將軍」江彬便成了正德微服南遊的近身侍衛了。

* * *

正德與江彬南遊不覺過了月餘，這些日子以來，正德眼界放遠了，人也開懷得多。

不一日，君臣二人來到山西境內，正德見四週風光明媚，身心舒暢之餘，竟忍不住放聲高歌，江彬聽他突然唱起歌來，聲若破鑼，刺耳非常，聽得全身毛管直豎，一曲既罷，江彬拍掌叫好，道：「皇上的歌藝原來如此出色，妙極！妙極！」

正德被他一讚，本來高興才對，但卻面色一沉，江彬見了，心道：「不好，這回拍馬屁拍着馬腿了。」

正德正色道：「江彬，我對你說過多少遍，離開皇宮後，千萬別叫我皇上，若被人知道了我的身份，這還了得？記住，我現在不是正德皇帝，而是王德正，以後叫我王公子，知道嗎？」

江彬伸了伸舌頭，暗道：「我還以爲拍錯馬屁呢！」隨即應道：「知道了，皇上！」

正德見他又叫自己做皇上，忙用手上的摺扇拍了拍他的頭顱，道：「你這人記性眞差。」

江彬忙道：「是，王公子。」

二人繼續向前行，行了不久，正德回轉頭對江彬道：「我剛才的歌眞的唱得很好？」

江彬忙豎起拇指，大讚特讚的道：「當然當然，皇上，不，公子的歌簡直繞樑三日，普天之下難找第二人。」

正德被他一讚，有點飄飄然，道：「這個當然，我這歌喉是苦練得來的。」

江彬道：「果然不枉公子一番苦練。」

正德很滿意的點了點頭，隨即又高歌唱起來：「江南風光好，江南風光妙，江南果然好江南，江南呀江南，你是我的好江南……」正德一路行一路唱，跟在他身後的江彬聽得毛管正豎，忍不住唯有以雙手掩着雙耳。

* * *

不久，二人來到永隆鎭上，走在街頭，正德來到一個新環境，又領略到一種新感受。

二人在街上行了一會，忽然見前面有人羣面對着一堵圍牆在議論紛紛起來，兩人便行前看個究竟，原來人羣在圍觀一張官府的告示，只見告示上大字寫着「懸紅三百兩，捉拿摧花盜。」內文寫着：「本鎭出現摧花大盜，姦殺婦女逾十人，官府束手無策，現懸紅三百兩，給予任何能捉拿摧花盜者。」

二人正看得入神，正德忽然被人從後推了一下，那個把正德撞着的人也前來看告示。

只見那人一面冰冷冷的，在大熱天時竟披着一件鮮紅色的斗篷，看神情似乎不把任何人放在眼內。

江彬見他推了正德一下，又不道歉，便怒道：「你這人怎地如此無禮？撞了人也不道歉一聲。」

那人看完告示，回轉身便走，對江彬的說話充耳不聞，江彬當眞心頭有氣，忙喝住那人，道：「站住！」

那人回轉身來望着江彬，道：「你想怎樣？」

江彬道：「你快向我家公子道歉。」

那人「呸」了一聲，理也不理掉頭便走。

江彬怒極，捲起衣袖，正想追上去，正德道：「算啦！」

江彬道：「算？」

正德微笑道：「你也不比他斯文呀！」

江彬無奈，只好回轉身，又看了看那告示，指着告示，忍不住罵道：「這摧花盜實在可惡得很，我江彬誓要把他除去，爲民除害，除暴安良，匡扶正義，鋤强扶弱，保護婦女……」

正德道：「你有把握才可說這些話。」

江彬一怔，甚感沒趣，登時說不出話來。

正德道：「這種傷天害理的人，天地所不能容，江彬，你要爲民除害，這是個機會。」

江彬道：「我不除去摧花盜，誓不離開永隆鎮。」

正德不禁覺得好笑。

二人又來到另一條街上，此時，正德被一間鋪子的招牌所吸引住，正對那招牌望得出神，江彬朝他視線一望，也感到此招牌怪異得很，原來此招牌寫着「草上飛私家衙門」七個字。

衙門是官家的，而這裡竟然有一家「私家衙門」，難怪二人感到奇怪了。

正德問江彬道：「這私家衙門到底是什麼？草上飛又是什麼意思？」

江彬聳聳肩，雙手一攤，表示不明所以。

兩人在議論了一會，忽聞强烈的鼻鼾聲從鋪內傳出來，便行前探頭內望，只見「私家衙門」內有一肥胖青年伏在一張案頭上大睡其覺起來。

江彬見了那青年，對正德道：「倒不如問一問這位仁兄，什麼是『私家衙門』吧。」

正德道：「這位兄弟好夢正濃，擾人清夢不太好吧？」

江彬道：「那麼就待他醒來才問好了。」

正德道：「這主意也不錯，我們就等他吧。」

二人主意已定，便站在門前等那肥胖青年圓其好夢。

等了一會，忽聞身後一聲大叫，這聲大叫，把二人嚇了一跳，屋內那青年也給弄醒了。

兩人回轉頭一望，只見面前站着一個廿歲左右的少女。

這少女樣貌有點野，她皮膚不算白，而且頭髮散散亂亂的，衣飾也絕不講究，但她有大大的眼睛，雪白的牙齒，她顯然不是一個喜歡打扮的女孩子，但經過刻意打扮的女孩子與她相比，這少女一點也不遜色，因爲她的樣子實在野得可愛。

江彬一見此少女，又見她如此大聲的叫了一聲，已知她不是好惹的，正德卻眼定定的在望着她。

那少女見了二人，一雙大眼睛發出怒意，掃了二人一眼，隨即叫道：「你們鬼鬼祟祟的站在這裡幹什麼？」

江彬道：「姑娘說話小心一點，什麼鬼鬼祟祟的？」指着正德道：「妳知不知他是誰？」

少女雙手叉腰，叫道：「不知道，你們快滾！」

正德被那少女的容貌吸引住了，吞了口唾沫，道：「姑娘，請息怒，我們只是……」

他還未說完，那少女搶着道：「你再說下去，我可要動手打人了。」

江彬見她兇惡，忙叫正德離開，正德望着那少女，好像着了魔一般，痴痴的望着她，江彬心道：「皇帝都是好色的，這傢伙也不例外，但這雌兒不要也罷。」

少女見正德目不轉睛的望着自己，大怒，一掌摑在正德面上，怒道：「你這色情狂。」

江彬見她竟然打皇帝，叫道：「妳好大胆，連他也敢打？」

少女一拳打向江彬，道：「我不管他是皇帝也好，一樣照打。」

江彬見她越發兇惡，只好避開，忙拉着正德離開。

江彬離開那野蠻的少女，吁了口氣，正德卻喃喃的道：「好漂亮的女孩子，好有性格的女孩子，宮內女子雖多，沒有一個及得她可愛，若果她肯做我的皇后多好。」

江彬聽了，心道：「這皇帝眞混帳。」

再說那野蠻少女趕走正德與江彬後，怒氣冲冲的走近「私家衙門」，那肥胖青年見了她，噤若寒蟬的站在一旁。

少女怒目望了望肥胖青年一眼，隨即叫道：「木頭，你知不知大師兄與那妖女去了那裡？」

青年吶吶的道：「那個妖女？」

少女叫道：「永隆鎮還有多少個妖女，你這不是明知故問嗎？」

青年道：「大師兄一早就出去了，到現在還沒有回來，我可不知道他和那妖女去了什麼地方。」

少女氣極，便坐在一張櫈上，那青年喃喃的道：「原來大師兄又去找鳳姐了，怪不得師妹如此生氣。」

* * *

正德與江彬離開私家衙門後，正德竟然對那野蠻少女留下深刻的美好印象。

原來，這「私家衙門」在鎮上也甚有名，開設「私家衙門」的人就叫草上飛，「私家衙門」原來就是專門替人查一些不便驚動官府的案件，例如捉姦、搜集証據，追討欠賬，以及一些解決不了的私人恩怨等，甚至有時官府也叫他們幫忙查案，開設以來竟然甚有成績，漸漸地，草上飛這名字在鎮上也响起來了。

草上飛本來是一名孤兒，後來被一個和尚撫育成人，這和尚可眞不簡單，原來是少林子弟，佛號無嗔，武功甚是不弱，但他偏偏是一個酒肉和尚，由於他不守清規戒律，三十年前被轟出少林，後來便收養了一名棄嬰，當時這棄嬰瘦得就好似一條蟲一樣，無嗔不知這棄嬰叫什麼名字，便索性替這棄嬰改名爲阿蟲。

阿蟲漸漸長大，身體已不像蟲，無嗔於是授以武功。

阿蟲武功不算出色，但輕功卻練得異常到家，於是無嗔替他改名爲草上飛。無嗔後來又收了兩名弟子，兩人同樣都是孤兒，這二人就是木頭與小辣椒，木頭這人人如其名，身軀略肥，老實得有點像木頭，他唯一的嗜好就是睡覺。

小辣椒就是正德與江彬碰上那少女，這混號是草上飛改的，因爲小辣椒不使性子時沒有什麼，但一使起性子上來，就好像一個不喜歡吃辣的人吃了一隻辣椒一樣令人難受，所以草上飛與木頭都有點怕她。

小辣椒已廿歲，幾年前已對那個糊塗的大師兄草上飛一片痴心，但草上飛一見了她使性子就有點怕，所以兩年前草上飛與師弟木頭悄悄離開師父，爲的就是要避開小辣椒。

草上飛與木頭來到永隆鎮後，思量要

謀生計，他爲人雖然有時糊塗得離了譜，但也有點小聰明，經他腦袋一轉之下，竟然想出要開設「私家衙門」的念頭。

草上飛在鎮上安定下來之後，竟被小師妹小辣椒查到了下落，小辣椒對師兄魂牽夢掛，幾經辛苦才找到了草上飛，除哭上了一大場外，還大罵他沒有良心，竟拋下一個弱質女流不理，情形就好似妻子愛丈夫一樣。

草上飛捨不得自己的生意，想再次避開小辣椒就難了，所以惟有儘量不惹怒這棵小辣椒了。

草上飛空閒時最喜歡到鎮上的一爿小館子閒坐，他一坐就可以坐上一整天，因爲這小館子有一位相當漂亮的美人兒，這美人兒名叫李鳳。

這小館子名叫「龍鳳店」，是李鳳與兄長李龍開設的。

「龍鳳店」每天都生意滔滔，這多少與李鳳美艷有關。

草上飛到「龍鳳店」的次數多了，竟然喜歡了李鳳，令到小辣椒又氣又忿。今天她不見草上飛，便到「龍鳳店」去找，但卻不見他踪影，又不見李鳳在店內，便斷定草上飛與李鳳一起不知去了那裡，於是大發脾氣，剛巧遇上了正德與江彬，於是便拿二人出氣了。

* * *

正德與江彬在鎮上溜達了一會，江彬決定留在鎮上捉拿摧花大盜，正德也甚同意，於是兩人便在一家客棧租了一個房間，然後又到街上去，此時，二人不覺來到「龍鳳店」門前，正德不經意往店內瞧了一眼，這一瞧，正德整個人也定了下來，唾沫不斷往肚子裡吞，江彬見他猛吞唾沫，以爲他聞了肉香感到肚餓，心想：「剛剛才吃過了一頓，怎地如此快又肚餓？」朝他視線向內一望，原來正德正目不轉睛的望着一個正在「龍鳳店」內工作的少女。

江彬搖了搖頭，道：「公子，我們到另一邊去走走吧。」

正德似聽不見江彬的說話一樣，一雙腿竟然難以自制地踏入「龍鳳店」。

江彬知道他又爲了那美女而着迷了，只好無奈的跟了他進去。

那個令正德着了迷的美女當然就是李鳳了。

李鳳正忙於招呼其他人客，見正德與江彬走了進來，忙對堂上一個肥胖的小二叫道：「大牛，快招呼兩位客官。」

那個外表粗魯的店小二大牛忙招呼二人坐下，道：「兩位客官，要吃點什麼？」

正德痴痴的望着美艷無雙的李鳳，夢囈的道：「好漂亮的李姑娘，好勤奮的李姑娘，若果他肯做我的皇后多好！」

大牛聽了，怒道：「小子，你想怎樣？」

正德如夢初醒，忙道：「沒什麼？」

大牛道：「想吃點什麼？」

正德道：「隨便吧。」

大牛怒哼了一聲，便回轉身走了。

李鳳見大牛對客人態度不好，忙走上前，向正德道歉，道：「兩位客官，大牛的脾氣就是這樣的，你們不要怪他。」

正德見李鳳聲調迷人，好不興奮，李鳳見他傻兮兮的望着自己，忍不住笑了一下，接着回轉身去了。

正德見李鳳對自己笑了一下，更加陶醉，對江彬道：「她對我笑，她、她會不會愛上了我？」

江彬道：「當然會，公子年青英俊，英明神武、氣宇軒昂，那個少女會不喜歡？」

正德道：「你說得一點也不錯。」

此時，一名青年在鄰座站起身來，走到正德身旁坐下，對正德道：「這位兄弟，你似乎對那美女甚有好感，是嗎？」

正德道：「不錯，你怎知道的？」

「你知不知她是誰？」

「不知道。」

「她名叫李鳳，是我的心上人。」

正德聽了，面色有點難看。

江彬對那青年道：「這位兄弟，你還是別與我家公子爭了，你還是退下吧。」

青年怒道：「你說什麼？」

正德連忙勸止那青年，道：「兄台別生氣，既然你喜歡李鳳，我又喜歡李鳳，我們何不來個公平競爭？」

青年裂咀而笑，拍着正德的肩膊道：「兄弟，還是你有見識，公平競爭，好，我們就來個公平競爭吧。」心想：「我與李鳳日夕相對，難道阿鳳還會喜歡你嗎？」

正德心想：「我堂堂一個皇帝，難道還會輸給你？」

正德道：「在下王德正，兄台高姓大名？」

青年拱手道：「在下草上飛！」

正德忙道：「原來是大名鼎鼎的草上飛草大俠，失覺，失覺。」

草上飛一怔，心想：「原來我的名字如此的响亮。」登時有點飄飄然，道：「什麼大名鼎鼎的？這只是江湖朋友給的一點面子吧了。」

正德道：「草大俠太也謙虛了，來，我來介紹，」指着江彬道：「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威武大俠』江上飛。」

江彬的名字在民間也甚响，正德不想他太招搖，所以胡亂替他改了個名字。

草上飛聽了，眉頭一皺，道：「甚麼『威武大俠』江上飛，這名字我可沒有聽過，他看來不似大俠，只似僕人。」

江彬有點不是味兒，正德道：「草大俠太也孤陋寡聞了，竟然連江大俠的名頭也未聽過，看來草大俠的江湖閱歷也有限得很。」

草上飛在抓頭皮。

正德道：「你記不記得三年前，江大俠大鬧魔鬼山，與魔鬼山羣魔大戰三日三夜，江大俠終於把羣魔消滅。」

草上飛又皺了皺眉頭，心想：「我怎麼未聽過？若果我對他說未聽過的話，豈非很無知？」想到這裡，作了個恍然大悟狀，道：「呀！我記起來了，三年前，江大俠在魔鬼山力戰羣魔，那役中，江大俠共殺了八個魔頭。」

正德道：「錯了，不是八個，而是十八個才對。」

江彬聽了，幾乎忍不住笑出來，心想：「皇上竟然學懂了吹牛。」

草上飛一愕，道：「十八個？不錯，是十八個，我記錯了。」

正德也心中覺得好笑，心想：「原來

吹牛如此好玩的，以後不妨吹多點牛。」

此時，木頭忽然走了進來，見了草上飛，忙道：「師兄，大事不好！」

草上飛道：「是不是小辣椒又在使性子？」

木頭就好似木頭般站着，他點點頭道：「她今天回來不見你，便來龍鳳店找你，但找你不着便說你與鳳姐不知去了那裡。」

草上飛道：「我那有去找什麼鳳姐？我今天一早出去，只是與秦捕頭商量如何捉拿摧花大盜，說完了才來龍鳳店坐坐。」

江彬微一動容，道：「草兄要捉拿摧花大盜？」

草上飛拿起正德的杯喝了口茶，正想說話，那個粗魯的店小二大牛此時捧來幾碟小菜，「砰砰彭彭」的掉在抬上，草上飛見了，道：「大牛哥，這兩位是我們的朋友，對我的朋友有禮一點，算是給我面子。」

大牛瞪着他，道：「糊塗蟲，你是什麼腳色？要我大牛給你面子？」

草上飛一怔，甚感沒趣，只好苦笑了一下，正德道：「這人脾氣倒差。」

草上飛道：「他對我從來沒有客氣過。」

正德道：「爲什麼？」

草上飛道：「因爲我是他的情敵。」

正德失笑道：「他也想追求阿鳳？」

草上飛道：「不錯！」

江彬道：「既然他對你如敵人般，你爲什麼還求他給你面子？」

草上飛笑道：「我忘了他對我沒有好感。」

正德道：「大牛、大牛，他的人就好似一頭牛般粗魯，果然沒有改錯名。」

大牛從後聽了，大怒，抓起正德的衣襟，舉起拳頭，怪眼圓睜的道：「小子，你說話小心一點。」

江彬見他想打皇帝，這還得了？連忙站起身來，但他剛站起身，冷不防大牛已一拳擊向他胸膛，江彬卒不及防中了一拳，向後退了幾步，此時又怒火中燒，捲起衣袖，正想衝前，但在他捲衣袖的同時，大牛已放下正德，又一拳打中江彬胸膛。

大牛這一拳力度可眞不小，竟把江彬打跌在地上。

草上飛在旁見了，不忍卒睹，心想：「甚麼大名鼎鼎『威武大俠』，原來不堪一擊，連一頭牛也打不過。」

木頭仍好似木頭般的站着，心想：「跟人打架竟要捲衣袖，這人甚蠢。」

大牛打跌江彬後，想乘勝追擊，此時李鳳見狀，忙喝道：「大牛你做什麼？」

大牛道：「我在打架。」回轉頭望一望李鳳，忙改口道：「不不不，我跟他玩玩而已。」

一個面貌沉實的青年走前，道：「你分明在打人，還說在玩？」

大牛道：「龍哥，我……他……他……這個……那個……他……」

那年青就是李鳳的兄長李龍，不悅的道：「不要你你我我了，快向人客賠罪。」

大牛垂下頭，道：「是，龍哥。」

此時，江彬也站起身來，他無緣無故被大牛打了兩拳，怒得雙眼發紅，便要向大牛衝前，正德忙道：「江上飛，休得無禮。」

江彬登時全身動作也停了下來。

正德望了李鳳一眼，故意對江彬道：「給這位兄弟打了兩拳算什麼？做人要寬宏大量，凡事斤斤計較，這還是男子漢大丈夫嗎？」

李鳳向正德微微一笑，道：「這位公子眞是海量汪涵。」

正德被她一讚，彷似觸電一般，只一味在吞唾沫。

李鳳走到江彬身旁，對江彬柔聲道：「這位公子，你痛不痛？」

江彬忙不迭點頭，道：「痛，當然痛，唉唷，痛死我了。」

李鳳道：「大牛也太大力了。」

江彬道：「不錯，他很大力，不過，最好能打多我兩拳。」

李鳳以關懷的語氣道：「要不要看大夫？」

江彬道：「看大夫？不用了，不不不，要要要，我要看大夫，最好妳能陪我去一趟。」

正德看在眼內，實在有點醋意，向江彬乾咳了一聲，然後白了他一眼。

江彬見正德面色難看，忙道：「不用了，我現在不痛，一點也不痛，也不用看大夫。」

正德很滿意的點點頭。

草上飛見李鳳站在江彬身旁，忙走前一手拉開江彬，對李鳳道：「阿鳳，這傢伙有點兒白痴，妳日後要小心一點，眞的，我可沒有騙妳。」

李鳳一笑，道：「他是你的朋友？」

草上飛道：「不是！」

李鳳道：「我剛才見你跟他坐在一起的。」

草上飛抓抓頭皮，微笑道：「就當他是吧。」

李鳳道：「你的朋友很有趣。」

草上飛道：「妳喜歡有趣的人？」

李鳳微笑點頭。

草上飛道：「不，他只是個白痴。」

李鳳道：「他叫甚麼名字？」

草上飛道：「他說，他叫『威武大俠』江上飛。」

李鳳道：「『威武大俠』？他一定武功很高强了，不然也不會有個如此威猛的外號，眞難得。」

草上飛奇道：「什麼難得？」

李鳳道：「一個武功如此高强的人，被人打了兩拳也不還手，不是難得嗎？」

草上飛忙道：「他只是個白痴，這世上，只有白痴被人打才不會還手。」

江彬忍不住道：「你再叫我白痴，我可要教訓你了。」

草上飛道：「你教訓我？我倒想要看看你有多少分量，白痴！」

江彬連忙又捲起衣袖想打架，誰知在捲衣袖的同時，草上飛已一拳飛快打中他的胸膛，登時又後退了數步。

木頭忍不住道：「下次跟人打架時，倒不如連褲管也捲起來。」

江彬正想衝向草上飛，聽木頭說了，想道：「不錯，跟人打架捲什麼衣袖，他

媽的，放下衣袖才跟你拚過。」想完，便放下已捲起了的衣袖，誰知當他在放下衣袖的同時，胸膛又中了草上飛一拳。

江彬又吃了兩拳在同一位置，暴跳如雷，此時，李鳳忙走過來勸止，兩人見了，忽然全身都軟下來了，火氣也盪然無存。

李龍見他們打架時，把所有食客都趕跑了，怒道：「你們打什麼架？你們看，客人全都被你們趕跑了，我們如何幹活？」

正德忙道：「龍哥別生氣，今天的損失，全由我一個人負責，放心好了。」

大牛道：「又不是你打架，爲什麼要你負責？」

李鳳道：「不錯，大牛說得對，這位公子，這事與你毫無關連，怎能要你負責？」

正德心想：「難道她怪我多管閒事？」此時，草上飛對江彬道：「江兄，眞對不起，剛才我那兩拳不是有意的，我現在給你打兩拳，算是扯平吧。」

江彬道：「算啦，算我今天倒霉吧。」

草上飛笑道：「你這人眞大量。」

江彬道：「你這糊塗蟲也不錯。」

草上飛道：「不，還是你這江白痴比我大量一點點。」

江彬有點怒意，道：「你叫我什麼？」

草上飛道：「江白痴。」

江彬怒極，捲起衣袖又想與草上飛交手，草上飛答道：「跟人打架千萬別捲衣袖，不然很易給敵人有可乘之機的。」

江彬冷哼一聲，道：「不捲就不捲，我不捲衣袖一樣可以打敗你，來吧。」

江彬正磨拳擦掌之際，此時，門外有一名捕頭帶着四名捕快走了進來。

這捕頭四十歲左右年紀，身材高大，面貌有點滑稽。他一進來後，便大聲叫道：「這裡是不是有人打架？」

草上飛上前道：「秦捕頭，是你？不錯，這裡確是有人打架，可是現在打完了。」

秦捕頭道：「怎地如此快打完？」

大牛插咀道：「秦捕頭，我有一點不明白。」

秦捕頭道：「不明白就要問。」

大牛道：「所以我問你。」

秦捕頭道：「問吧。」

大牛道：「爲什麼這鎭上每次發生事的時候，秦捕頭總是事後才出現的？這是不是叫賊過興兵？」

其中一捕快搶着道：「當然，每次發生事的時候，秦捕頭都要看一看鬧事的人是誰，若果是大惡人的話，秦捕頭通常都會先避一避，讓這大惡人走後才方便出現。」

秦捕頭回轉身來，摑了這捕快一巴。

另一捕快見了，道：「洩漏官府秘密，該打。」

秦捕頭對那被打的捕快喝道：「陳福，你胡亂說話，不但洩漏官府秘密，簡直洩漏國家秘密，由明天開始，你不用跟着我辦事，作爲懲罰。」

陳福喜道：「眞的？」

秦捕頭道：「當然。」

其餘三名捕快突然異口同聲道：「秦捕頭，是不是洩漏官府秘密就以後不用跟你辦事，作爲懲罰？」

秦捕頭道：「當然，看你們敢不敢犯？」

三人同時道：「各位，我們有很多官府秘密向大家洩漏……」

秦捕頭忙道：「住口！」

三人果然住了口。

秦捕頭喝道：「收隊。」便向大門行去。

三名捕快只好垂頭喪氣的跟着離開，其中一人作出羨慕之情，道：「陳福，你眞有福氣，以後不用跟着這瘋狗。」

秦捕頭等人走後，江彬對草上飛道：「糊塗蟲，你剛才不是說要捉拿摧花大盜嗎？」

草上飛道：「不錯，除非本大俠不出手，否則，摧花大盜只好手到拿來。」

江彬道：「我也想捉拿這摧花大盜，我們何不合作？」

草上飛道：「不能！」

江彬奇道：「爲什麼？」

草上飛道：「因爲這很不化算。」

江彬更奇，道：「我不明白。」

木頭插咀道：「我師兄最喜歡錢，若果你與他合作的話，只要捉到了摧花大盜，官府的賞錢就會與你五五攤分，所以他認爲不化算。」

草上飛道：「他說得對。」

李龍道：「爲地方除害，這是每個人的本份，你怎能從一個錢字着眼？」

草上飛道：「不爲錢，我倒不如在家中睡其大覺。」

正德道：「你這人倒市儈。」

李鳳也道：「這位公子說得對，做人怎能每樣事都爲了錢？何況捉拿摧花大盜是一件很有義意的事，若果是我的話，就是赴湯蹈火也要把摧花大盜除去。」

草上飛忙對江彬道：「江白痴，我們明天就開始捉拿摧花大盜，事成後，我們就用官府的三百両賞錢來救濟窮人。」

李鳳微笑道：「這才是大俠本色嘛。」

正德上前對李鳳道：「李姑娘，今晚黃昏陪我散步好嗎？」

草上飛拉長了面孔，道：「不好。」

李鳳道：「你們現在就回去好好商量一下如何捉拿摧花大盜吧。」

正德道：「好吧，我明天才來找妳。」說完在草上飛耳邊輕聲道：「說明公平競爭的，你怎能阻止我？」

草上飛笑道：「你也可以這樣回敬我的。」

正德正色道：「你以爲我不會嗎？」

草上飛道：「我知你一定會的。」

正德冷哼一聲，道：「等着瞧吧。」

* * *

正德，江彬、草上飛與木頭離開龍鳳店後，行了一會，江彬對草上飛道：「我們應該商量一下如何捉拿摧花大盜。」

草上飛道：「我現在有點事要辦，明天早上，你們來我的舖子找我吧。」

江彬道：「爲什麼要明天早上？」

草上飛道：「那麼就後天吧。」

江彬道：「後天？這件事越快越好，應該現在就開始。」

草上飛叫道：「你難道聽不到我說有

點事要辦嗎？」

正德插咀道：「好吧，明天就明天吧。」

草上飛道：「記住，明天來找我。」說完，便與木頭向另一邊行去。

行了不久，木頭道：「師兄，我們現在去那裡？」

草上飛道：「先去找秦長臨。」

木頭道：「找秦捕頭？」

草上飛道：「不錯！」

木頭道：「找他幹什麼？」

草上飛道：「當然談一談有關摧花大盜的事。」

木頭道：「今天早上你不是與他談妥了嗎？」

草上飛道：「談是談過了，可是沒有談妥。」

木頭道：「談了一整天還沒有談妥？你們到底談什麼？」

草上飛道：「你不明白的。」

木頭道：「可否說出來聽聽？」

草上飛道：「本鎭出現摧花大盜已超過兩個月，但官府一籌莫展才懸紅緝拿，於是我找秦長臨商量，若果我捉到了摧花大盜，要他給我一千兩，但他不肯，我還價八百兩，他仍不肯，所以談不成。」

木頭道：「官府已懸紅三百兩，爲什麼還要秦捕頭付錢給你？」

草上飛道：「這樣你還不明白，你要知道，摧花盜出現，秦長臨被劉知懸壓逼得很緊，務要他捉到摧花大盜爲止，所以我看準了這個機會向秦長臨敲他一筆錢。」

木頭眨眨眼睛道：「你這不是勒索嗎？」

草上飛在木頭的頭上拍了一下，正色道：「什麼叫勒索？這是買賣。」

木頭道：「這也算買賣？」

草上飛道：「當然，你要知道，我只要捉到了摧花大盜，就把摧花大盜交給秦長臨，當是秦長臨找到的，這樣秦長臨不但可以破了案，還立了功，說不定還可以升官，我只要他八百兩，他也不肯，還有什麼說話。」

木頭道：「現在你打算怎樣？」

草上飛道：「本來我想再過一段時間，等官府的賞錢提高了，或者等秦長臨自動找我才動手的。」

木頭道：「那麼現在呢？」

草上飛道：「你難道沒有聽到阿鳳要我捉拿摧花大盜嗎？若果我還不動手，摧花大盜被江白痴與王德正抓到了，到時阿鳳喜歡了他們怎辦？」

木頭道：「既然你想討鳳姐歡心，大可以一個人偵查，爲什麼要與他們合作？」

草上飛道：「我當然有理由，若果我自己偵查，到頭來摧花大盜卻被江白痴抓到了，我豈非很沒有面子？若果與他們合作，就算摧花大盜被他們抓到了，我起碼也有點功勞，而阿鳳才會對我另眼相看。」

木頭道：「既然這樣，你還找秦長臨幹什麼？」

草上飛道：「再與他討價還價。」

木頭道：「你捉摧花大盜的目的只是討鳳姐歡心，若果捉到了你當然不會就此交給秦捕頭當是他抓到的。」

草上飛道：「當然不會。」

木頭道：「那麼還找秦捕頭幹什麼？」

草上飛道：「我知道秦長臨被劉知縣逼得緊，恨不得摧花大盜早日落網，現在只好與他談一談，若果抓到摧花大盜，功勞歸我，但可以付少一點錢，不然我不出手，相信他會答應的。」

草上飛已答應李鳳出手捉拿摧花大盜，而且事成後會把官府的三百兩賞錢拿出來救濟窮人，以草上飛視財如命的性格，這當然很不化算，但爲了要討李鳳的歡心，不得不許下這個諾言。

若果草上飛眞的抓到了摧花大盜，到時除了能討李鳳歡心之外，毫無金錢上的利益，他覺得極不化算，所以非向秦長臨要一筆錢不可。

二人一路行一路談，談話間，在一條街上，草上飛果然發現了秦捕頭秦長臨與四名捕快的背影，便連忙加快腳步趨前，待接近時，從後叫道：「秦捕頭，等一等。」

秦長臨回轉身來，望了望他道：「是你？」

草上飛裂咀笑道：「不錯，是我。」

秦長臨淡然道：「什麼事？」

草上飛臉上堆滿笑容，道：「關於捉拿摧花大盜一事，我們從頭說一遍好嗎？」

秦長臨道：「不用說了。」說完便轉身欲走。

草上飛忙把他拉着，仍舊笑容滿面的道：「秦捕頭，秦神捕，凡事好商量，早上我要你八百兩是過份一點，現在就要你七百兩算了。」

秦長臨向他一笑，不過笑得很勉强，道：「你現在要七百兩算了？」

草上飛忙道：「七百兩算了，本來我也不想出手的，不過爲了替天行道，七百兩就七百兩吧。」

秦長臨笑容滿面，道：「草大俠，捉拿摧花大盜其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要你出手，這表示任務重大，不是人人可以做得來的。」

草上飛挺起胸膛，道：「這個當然，不過，本大俠爲了爲民除害，才不得不接手辦這件艱鉅的任務。」

秦長臨道：「可是我現在不需要你了。」

草上飛一怔，道：「爲什麼？」

秦長臨道：「爲了不想勞動草大俠，所以我已不打算找你。」

草上飛忙道：「你是不是認爲七百兩太多，我們可以再商量一下。」

秦長臨忽然面色一沉，道：「不用了。」

草上飛道：「本大俠不出手，你如何捉拿摧花大盜？」

秦長臨道：「我打算找喬家父子幫忙。」

草上飛道：「喬家父子？他要你多少錢？」

秦長臨道：「你以爲人人都像你一樣市儈嗎？」

草上飛道：「喬家父子會不會爲你出

手捉拿摧花大盜？你要知道，喬長風喬老爺已六十多歲，早已退出江湖，不理江湖上任何紛爭，他的大兒子喬千雄才成親不久，他會不會在新婚燕爾淌這趟渾水？至於他的二兒子喬非，自從失戀後，什麼也提不起勁，他會有心情去理這件事嗎？」

秦長臨聽他說完了，才道：「你說完了沒有？」

草上飛微笑道：「差不多了。」

秦長臨道：「既然你說完，我可以走了。」隨即回轉身與四名捕快向前走。

草上飛連忙追前，叫道：「秦捕頭，秦神捕，等一等，凡事可商量……」

但秦長臨聽而不聞，草上飛懊喪的停了下來，望了望木頭，忽然用力拍了木頭的頭顱一下。

木頭被打，道：「爲什麼打我？」

草上飛怒瞪着他，道：「我喜歡打就打，那有爲什麼的。」

*　*　*

翌日早上。

正德與江彬一早來到草上飛的「私家衙門」。

「私家衙門」大門已打開。

二人一進內，剛巧與小辣椒打個照面，小辣椒認得二人，開口便道：「你們找誰？」

小辣椒的語氣很不客氣，江彬有點怕她，正德却痴痴的望着她，小辣椒見正德用不敬的眼神望着自己，心中一怒，道：「你們是不是又想來搗蛋？」

正德正想說話，此時草上飛從房內走了出來，見了正德二人，忙道：「師妹，他們是我的朋友。」

小辣椒道：「你怎會有這種朋友的？」

江彬有點怒意，道：「妳這是什麼意思？」

小辣椒正想發作，草上飛道：「不要胡扯下去啦，我們坐下來談談吧。」

江彬也不再與小辣椒計較，便與正德在一張枱前坐了下來。

這張枱早已預備了早點，但只有三份碗筷。

江彬與正德坐下來後，草上飛、小辣椒及木頭也坐了下來，而且開始用他們的早點。

正德與江彬坐在三人面前，草上飛三人則只顧吃早點，而不發一言，這樣過了一會，正德開口道：「草大俠，你叫我們來此，不是來看你們進食吧？」

草上飛邊吃邊說道：「進食有什麼好看？」

正德道：「那麼我們應該開始談一談正事了。」

草上飛道：「你說吧！」

正德道：「採花大盜在永隆鎭出現已有一段日子，相信你比較清楚。」

草上飛道：「這個當然，我在這裡已住了兩年多。」

江彬道：「摧花大盜每次犯案前有什麼先兆？」

草上飛道：「沒有。」

江彬道：「那麼事前有什麼警告？」

草上飛邊吃邊道：「換作是你，你會不會發出警告？」

江彬道：「那麼事後有沒有留下線索，例如留下什麼標記？」

草上飛道：「摧花大盜相信不會是個白痴，所以沒有留下什麼標記等人去抓他。」

此時，小辣椒插咀道：「師兄，你說約了人談抓摧花大盜的事，就是他們？」

草上飛道：「有什麼稀奇？」

正德乘機向小辣椒自我介紹，道：「在下正德，他是我的左右手江上飛。」

小辣椒向他們作了個不屑的神色。

草上飛已吃完早點，放下碗筷，用衣袖抹了抹咀，道：「摧花大盜出現後，姦殺婦女逾十人，遇害者都有一點相同之處。」

正德與江彬忙道：「什麼相同之處？」

草上飛道：「被殺的，都是年輕女郎！而且都是新婚在即。」

正德道：「爲什麼專對付新婚在即的女郎？」

草上飛道：「這一點，就要我們去查一查了。」

正德心想：「朕統治的天下怎能有這種敗類存在，讓百姓受害，這摧花大盜非除去不可。」

江彬道：「你打算如何着手查這件事？」

草上飛道：「這件事連官府也毫無頭緒，根本就很難着手，所以不能太急。」

正德道：「豈能不急，若再拖下去的話，恐怕受害的人就更多了。」

草上飛道：「這有什麼辦法？」

江彬道：「眞的一點辦法也沒有？」

草上飛道：「從今天起，我打算訪問一下每個受害者的家人，希望能有點線索。」

江彬道：「既然這樣，我們分頭去辦吧。」

草上飛道：「我正有這個意思，你們去訪問時，最好說是我的夥計，比較方便一點。」

江彬心想：「我堂堂一個『威武大將軍』，竟然要做你糊塗生的夥計。」內心有點不服，但看了看身邊的皇帝，也無話可說了。

四出查探摧花大盜

二十年前，喬長風在武林顯赫一時，自創的喬家刀法也曾在江湖中放過異彩，近年已退出江湖。正是虎父無犬子，他的兩個兒子喬千雄及喬非得到乃父眞傳，武功也達一流境界，尤其是喬千雄，長得高大威猛，爲人又極之聰明，一套喬家刀法更要得出神入化，秦長臨知道，若然找到喬氏兄弟助陣，摧花大盜將會總有一天落網，所以秦長臨決定登門造訪喬家。

接近中午時份，秦長臨帶着兩名捕快陳福及林天來到喬家。

喬長風從下人口中得知秦長臨親臨喬家，便命長子及媳婦坐在廳中等候，然後命下人把秦長臨迎了進來。

這喬千雄的妻子也不是一個普通的女流之輩，乃是鎭上武林世家之女，名叫唐雪清，其父就是「閃電劍」唐不弱。

一個月前，喬家與唐家結成親家，正是門當戶對，成爲鎭上一時佳話。

此時，秦長臨在喬家下人引領之下來到大廳，雙方說了些客套說話，然後分賓主坐了下來，喬長風道：「秦捕頭大駕光臨，不知有何見教？」

秦長臨道：「喬老爺子，有道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秦某今次到來，是想商請兩位喬少爺出手幫忙捉拿摧花大盜。」

喬長風道：「原來是爲了這件事。」

秦長臨道：「不錯！」

喬千雄緊握拳頭，咬牙道：「摧花大盜，姦殺無辜少女，天理所不能容，秦捕頭，你沒有找錯人，我正想把這個敗類除去，免得更多無辜少女受害。」

秦長臨道：「有喬公子出手，秦某可放心了。」

喬千雄道：「摧花大盜所殺害的，全都是新婚在即的少女，這人顯然有點不正常，不然也不會揀這些對象下手。」

秦長臨道：「我也是這樣想，但可惜除此線索之外，其餘的就一籌莫展了。」

喬千雄道：「我們就循這線索追查下去吧。」

秦長臨道：「喬氏兄弟精明幹練，除非不出手，否則摧花大盜只好手到擒來。」頓了頓，道：「怎麼不見喬二公子？」

喬千雄搖頭道：「我這個兄弟，自從幾個月前被喜歡的女子拋棄後，整個人也變了！老是把自己關在房中，除非不出外，一出去後就喝了個酩酊大醉回來。」

唐雪清也不禁搖頭道：「二叔眞可憐。」

喬千雄道：「我們還是別說他了。」

秦長臨提及喬家的家事，也有點不好意思，只好道：「喬公子，你打算如何部署行動捉拿摧花大盜？」

喬千雄道：「鎭上陳家將於下月有女出嫁，我恐怕下一個受害者將會是陳家小姐。」

秦長臨道：「那我就派多些捕快暗中監視。」

喬千雄道：「不，這樣會打草驚蛇，而且摧花大盜神出鬼沒，相信有相當武功，衙門的捕快武功都很平凡，到時恐怕不但抓不到摧花大盜，說不定還會有無謂的犧牲。」

秦長臨道：「然則你有何高見？」

喬千雄忽然望了望身旁的妻子，唐雪清心領神會，道：「大哥之意是要我出手？」

喬千雄道：「不錯！」

唐雪清道：「我怎樣出手？」

喬千雄道：「摧花大盜每次做案，多在晚上出現，我想由明天起，妳每晚到陳家去，與陳小姐同住一房，直至陳小姐出嫁爲止。」

唐雪清新婚伊始，竟要與丈夫每個晚上分開，內心眞有點不願意，喬千雄見了她的表情，道：「爲民除害，是我們武林中人應盡的責任，更何況妳和我都還有一個未嫁的妹妹。」

唐雪清對丈夫的說話言聽計從，只好道：「既然你這樣安排，我自當樂意照做。」

秦長臨感到有點不好意思。

* * *

草上飛爲了要在喬千雄之前抓到摧花大盜，功夫毫不怠慢，他走訪了幾個受害者的家人，但都得不到半點頭緒，正德與江彬也問不到半點結果。

正德知道這是意料中事，因爲這些受害者家人，要問的，都被秦長臨問過了。

正德除了覺得摧花大盜可惡而非除去不可外，也覺得查案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所以他決定非插手不可。

黃昏時份，衆人在「私家衙門」會合，交換訪問結果，結果當然是毫無結果。

草上飛很焦急，不斷在踱方步，正德見了，道：「你幹什麼？」

草上飛道：「踱步。」

正德道：「爲什麼踱步？」

草上飛停了下來，瞪着正德，道：「你知不知道，秦長臨請了鎭上喬氏兄弟幫忙捉拿摧花大盜？」

正德道：「喬氏兄弟是什麼人？」

草上飛道：「很了不起的人，只要他們出手，摧花大盜肯定會落網。」

正德道：「這豈非很好？」

草上飛道：「好個屁。」

正德奇道：「既然喬氏兄弟出手就可以抓到摧花大盜，爲什麼會好個屁？」

草上飛道：「看你還似一個讀過幾年書的人，竟然連這一點也不明白。」

正德道：「我眞的不明白。」

草上飛道：「你想想，我們在查摧花大盜這件案，喬氏兄弟也在查這件案，若果這件案被喬氏兄弟破了，而不是我們破的，我們還有什麼面子？」

正德微笑道：「原來是爲了這樣而令你焦急。」

草上飛道：「你難道不焦急？」

正德道：「急有什麼用？」

草上飛忽然破口叫道：「爲什麼不急？難道摧花大盜還會走到面前讓你去抓嗎？」

江彬見他向正德惡言相向，忙道：「糊塗虫，你與他說話尊重一點好嗎？」

草上飛道：「我爲什麼要尊重他？」

江彬道：「你知不知他是誰，竟然這樣無禮對他？」

草上飛道：「他是誰？是海龍王，還是玉皇大帝？」

江彬道：「他就是當今天……」

江彬還未說完，正德忙道：「住口！」

草上飛道：「當今天？當今天什麼！當今天上的星星，還是當今天上的月亮？」

正德道：「我什麼也不是，我只是一個普通人。」

草上飛愛理不理的坐下來。

江彬在正德身邊輕聲道：「公子，我們還是不要與這種人合作下去了，我們走吧。」

正德道：「草上飛忙了一整天，什麼頭緒也沒有，所以心情煩燥，他很快會沒事的。」

此時，草上飛忽然若有所思一般，望着小辣椒出了神。

小辣椒見他怔怔的望着自己，道：「你幹什麼？」

草上飛面上充滿喜悅，道：「有辦法了。」

正德見了，對江彬道：「我說他很快就沒事的，果然不錯。」

江彬道：「快得離了譜。」

正德忙道：「草兄，你有什麼辦法？」

草上飛對小辣椒道：「妳不是和喬千雄的妹妹相熟的嗎？」

小辣椒道：「是又怎樣？」

草上飛道：「由明天起，我派妳到喬家去做卧底。」

小辣椒的一雙大眼睛眨了眨，她實在不明白草上飛搞什麼鬼。

草上飛道：「喬氏兄弟在查這件案，他們得到的線索可能比我們多，因爲他們較接近衙門中人。」

小辣椒道：「你就是想我藉着找喬小雲爲目的，然後到喬家去刺探線索？」

草上飛呵笑道：「我的師妹果然聰明過人，當今天下難找第二人。」

小辣椒道：「你不要賣口乖了。」

草上飛道：「妳難道不應該幫我？」

小辣椒道：「事成之後，你用什麼來報答我？」

草上飛道：「妳想我用什麼來報答妳？」

小辣椒道：「事成之後，我們立刻成親，如何？」

草上飛道：「這個問題，待師父回來才說吧。」

小辣椒頓足道：「爲什麼？」

草上飛道：「總不成沒有人主婚的。」

小辣椒面上泛紅，忸怩的道：「這也是。」

正德道：「小辣椒姑娘，他有什麼好？妳非要與他成親不可？」

草上飛道：「不關你事。」

江彬在正德耳邊道：「糊塗虫與他師妹成了親豈非更好？」

正德道：「爲什麼？」

江彬道：「到時沒有人與你爭奪李鳳了。」

正德道：「但我兩個也想要呀。」

江彬登時無話可說了。

* * *

第二天，小辣椒便到喬家去找喬小雲，小辣椒藉詞與喬小雲砌磋武功，喬小雲本來與她甚是要好，兩個年紀相若的女孩子便每天在喬家後院砌磋武功了。

正德與江彬樂得清閒，於是，正德每天都到「龍鳳店」去，以博取李鳳歡心。

這天，正德與江彬在龍鳳店坐了一會，此時，有三名女孩子走了進來，其中一人正是小辣椒，另兩人正德並未見過，但同樣都是美麗可人的小姑娘，但其中一人却是神色黯然，似乎有無限心事。

正德見了這三個漂亮的小姑娘，瞳孔登時放大了，痴痴的望着三人發了呆，心想：「好漂亮的女孩子，宮中女子雖多，沒有一個及得上她們。」

小辣椒進來後，便看見正德，還見他目不轉睛的望着自己，忙向他作了個不屑的神色。

其中一個少女問小辣椒道：「他是誰，爲什麼這樣望着我們？」

小辣椒道：「他是我師兄的猪朋狗友。」

那少女不禁「噗嗤」一笑。

三人在正德的鄰座坐了下來。

坐下來後，小辣椒對那神色黯然的少女道：「小菁姐姐，聽說妳最近與喬二哥鬧翻了，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那少女名叫劉小菁，嘆口氣道：「實不相瞞，我根本從來沒有喜歡過喬二哥，只是他對我一廂情願吧了。」

另一少女就是喬長風的幼女喬小雲，她道：「我二哥也實在太痴心了，最近妳避而不見他，令他什麼也提不起勁。」

劉小菁道：「小雲姐，妳也應該知道，感情是不能勉強的，就好似我……」

二女同時道：「就好似妳什麼？」

劉小菁欲言又止。

小辣椒道：「是不是妳喜歡了一個人，那人又不喜歡妳？」

劉小菁神色慘淡，沒有說話。

喬小雲道：「但鎭上有很多人都說妳拋棄了我二哥，才把我二哥害得整天把自己關起來不見人。」

劉小菁道：「所以我只好躲起來了。」

正德傾耳想偸聽三人說話，但三人的聲音壓得很低，正德好奇心起，便走到鄰座處，毫不客氣的坐在一個漢子面前，道：「這位兄台，容我問閣下一個問題。」

那漢子雖見他不請自來，但見他長得斯文，倒似一個讀書人，也就沒有什麼表示，聽他說了，便道：「什麼問題？」

正德指一指小辣椒等人，道：「她們是什麼人？」

漢子回頭望了一望，道：「一個是糊塗虫草上飛的師妹小辣椒，一個是喬長風的女兒喬小雲，另一個就是李鴻的女弟子劉小菁。」

正德微笑的點點頭。

漢子正色道：「這位公子，有一點我要警告你。」

正德道：「什麼事？」

漢子道：「她們三個都不是好惹的，你最好別向她們打歪主意。」

正德微笑的離開他，然後走到三女面前，小辣椒見了他，已有點憎厭，正德卻堆滿笑容，道：「三位姑娘，妳們眞有閒情逸緻來龍鳳店坐坐，不用客氣，今天我來做東。」

小辣椒瞟了他一眼，道：「你即刻在我面前消失，不然本姑娘不客氣。」

正德仍舊笑容滿面的道：「女孩子何必動怒？」

小辣椒見他不走，眞的不客氣起來，一腳就踢正德的小腿，正德吃痛之下便跪了下來，小辣椒又一拳打向他面部，江彬見了，忙走過來，先扶起正德，然後道：「妳爲什麼打人？」

小辣椒叉着腰道：「本姑娘喜歡又怎樣？」

正德忙道：「算啦，被這樣漂亮的小姑娘打一打又何妨？」

江彬拿他沒辦法。

小辣椒更怒，道：「你這輕薄的傢伙，既然無妨，那麼就非打不可了。」說完又一腳踢向正德，正德已有了準備，忙向旁避了開去，小辣椒見被正德避了一腳，好勝的她，心有不忿，第二腳又向正德踢了過來，這一腳快若閃電，正德左腰登時吃了一腳，江彬見狀，大怒，想向小辣椒

還擊，但心想：好男不與女鬥。只好吞下這口氣，扶着正德，忙道：「皇上不，王公子，奴才護駕無力……」

正德站直了身子，道：「算啦！」

當正德站起來之際，身上掉下一個繡花小錦囊，一件物事從錦囊內滾了出來。直滾到先前與正德談話的漢子腳下，那漢子見是一塊精瑩剔透的玉石，眼睛登時定了，隨即拾了起來，他一看知是當今天子的玉璽，嚇得面也青了，手一鬆，玉璽掉回地上，登時呆了。

江彬見正德的玉璽掉在地上，也吃了一驚，忙把玉璽拾起，放進錦囊內，然後匆匆的結了賬，拉着正德離開龍鳳店。

正德見玉璽露了出來，恐怕身份暴露，只好任由江彬拉着自己離開。

小辣椒見他們匆匆而去，還以為二人怕了自己，自鳴得意的道：「算你們走得快，不然還有你們好受。」

喬小雲道：「眞看不出，那人長得一表人材，竟然好似色中餓鬼一樣。」

小辣椒忽然若有所思似的，喬小雲見了，道：「妳在想什麼？」

小辣椒好似發現什麼似的，忽然大叫道：「這個王德正見了女孩子就直瞪眼，好似色中餓鬼一樣，他會不會是……」

喬小雲道：「是什麼？」

小辣椒道：「摧花大盜！」

其餘食客聽她一叫，都向她望了過來，不約而同的道：「誰是摧花大盜？」

小辣椒道：「剛跑了。」

有人道：「就是那個小白臉？」

小辣椒道：「不錯！」

店小二大牛也走過來，道：「小辣椒，妳說王德正就是摧花大盜？」

小辣椒苦笑道：「我不知道。」

大牛道：「這傢伙見了女人就猛吞唾沫，他敢情就是摧花大盜。」

劉小菁道：「沒有証据，不要胡亂指証他人。」

大牛道：「妳還維護他什麼？」

喬小雲道：「大牛哥，小菁姐的話說得對呀。」

小辣椒道：「不錯，話不可亂說。」

大牛道：「是妳說他是摧花大盜的。」

小辣椒苦笑道：「我只是懷疑而已。」

* * *

正德與江彬一口氣的走出龍鳳店後，正德吁了口氣，道：「好險，幾乎被人識穿了身份。」

江彬道：「幸好不是每個人都認得皇上的玉璽，不然，永隆鎮就不能逗留下去了。」

正德道：「若果離開永隆鎮，就見不到摧花大盜落網了。」

二人在街上行了一會，此時一名年輕漂亮的少女由一名婦人陪同下向正德迎面而來。正德見了這少女端莊得體，又不禁看得痴了，唾沫也不斷往肚子裡吞，心想：「好漂亮的女孩子，宮中女子雖多，但沒有一個及得上她。」

江彬見她又向陌生女人注目，不禁搖了搖頭。

正德道：「江彬，永隆鎮的美女好似特別多，是嗎？」

江彬勉強應道：「好像是。」

那少女在正德身旁行過，正德竟身不由己的回轉身跟在少女身後，江彬忙道：「公子，我們行另一邊吧。」

正德充耳不聞，只跟在少女身後。

江彬道：「別忘記，剛才幾乎誤了大事。」

正德道：「不是每個女孩子都像小辣椒一樣的。」

此時，那少女與婦人來到一家珠寶店前，店中掌柜認得她就是行將出嫁的陳小姐，知她此行是來辦嫁粧的，忙把她和婦人迎進店內。

正德也跟了進去，店中掌柜正忙於招呼陳秀，拿着一雙翡翠玉鈪正鼓其如簧之舌，正德也插咀道：「不錯，這位姑娘，老闆說得對，這雙翡翠玉鈪端的是天下無雙。」

陳秀見了陌生的正德，微微一驚，那老闆還以為他們互相認識，道：「這位公子眞有眼光，陳小姐，我沒有介紹錯。」

正德道：「姑娘若果妳有興趣購買的話，我可以送給妳。」

陳秀被他的話嚇了一驚。

正德畢竟在深宮生活，不曉得民間的生活狀況，以及男女間的禮節，在旁的江彬聽了，簡直不忍卒聽。

少女陳秀被他的舉動弄得不知所措，那婦人忍不住了，道：「喂，你是什麼人？我家小姐與你素不相認……」

正德道：「沒關係，沒關係。」

婦人對他的舉動也弄不清楚，不知他安着什麼心，忙拉着陳秀離開，對老闆道：「黃老闆，我們改天再來。」

老闆見客人溜了，怪眼直瞪着正德，正德只好沒趣的走出店外。

* * *

傍晚時份，正德與江彬又重臨龍鳳店。

日間，李鳳聽小辣椒說正德是摧花大盜，不禁想起他平日的言行舉動，竟對他也起了戒心。

平日，正德見李鳳對自己也甚有好感，但現在李鳳對自己竟一反常態，以往的談笑不復見，繼之而來的是冷淡的態度，令正德大惑不解。

正德見李鳳對自己不理不睬，內心焦急，忙走到李鳳面前，苦着臉道：「鳳姐，妳對我笑一笑吧。」

李鳳想起他可能是個「摧花大盜」就感到可怕，連忙避開他，正德正想追前，此時大牛走了過來，推一推正德，怪眼圓睜道：「你想怎樣？」

江彬見大牛動粗，忙上前阻止，道：「你別動手動腳好不好？」

大牛正想發作，李鳳忙把他喝住了，道：「大牛，斯文一點，他到底是我們的人客。」

大牛道：「對這種人何必客氣？」

江彬怒道：「他是什麼人？」

大牛正想說話，李鳳忙道：「快去做你的工作吧。」

大牛只好垂頭離開。

正德只好沒趣的坐了下來，而李鳳也就一直對他不理不睬，令正德甚感苦惱。

正德這一坐，直坐至龍鳳店關門，大牛一再趕他走才離開。

* * *

初更時份，永隆鎮上有年輕女兒的人家早已關上了大門。

正德與江彬步行回客棧。

回到客棧房中，江彬躺在床上後不久，便已鼾聲大作。

正德回想李鳳對自己態度冷淡，說什麼也想不出原因來，更不用說睡得着了。

他在想着：「會不會是糊塗虫在鳳姐面前中傷我，所以鳳姐才對我冷淡起來？」

想了一會，忽然覺得厭厭欲睡，不久竟沉沉睡着了。

正德那裡知道，原來窗外有人利用一支空管向房中吹進迷香，所以正德很快睡着了。

那人把正德迷倒後，便躡足走進正德與江彬居住的房中。

* * *

大概過了一炷香時份，正德再度醒來，覺得自己剛才無故睡着了，感到很奇怪。

現在他又很清醒。

他忽然想着：「既然草上飛在鳳姐面前中傷我，那麼非向她解釋一下不可。」

正德想到這裡，不想李鳳再把自己誤會下去，也不理時已深夜，便起了床，打算向李鳳作個解釋。

當下，穿好衣服，便離開了房間。

正德知李鳳就住在龍鳳店的鄰街，便向那條街行去。

時已深夜，正德在靜寂的街上行了一會，此時，正德清楚看見有四人向自己迎面而來，他沒有江彬在身旁，胆子也小了，不知迎面而來的是什麼人，也不知來者是善是惡，想到這裡，轉身便走。

正德剛回轉身想走之際，忽聞身後有人大叫道：「前面那人不要走。」

若有江彬在身旁，正德會毫不懼怕，但現在江彬不在，那人一喝之下，正德走得更快了。

那四人見正德逃走，忙快步向他追了上去，正德見有人追來，大吃一驚，心想：「難道朕的身份被人識破了，那些人想對朕不利？」想到這裡，更加驚慌，忙加快脚步向前走。

正德走得快，但追的人追得更快，追了兩條街，正德終於被追上了。

那四人見追上了正德，不約而同的抽出大刀架在正德頸上，正德見了四把明晃晃的大刀，幾乎嚇暈了過去，身上冒出的冷汗已濕透全身，但當他看清楚來人的時候，才不禁吁了口氣，原來來者是一名捕頭和三名捕快，正德知道，捕快是不會對自己不利的，所以才倒抽了口涼氣。

那捕頭就是秦長臨，正德也見過了。

秦長臨見了正德，收回大刀，道：「原來是你。」

正德驚惶甫定，吶吶的道：「不錯，秦捕頭，是我。」

秦長臨板起面孔，道：「三更半夜的，你鬼鬼崇崇的在街上出現，見了我們又逃走，為什麼？說！」

正德抹一抹額上的冷汗，苦笑道：「我出去找人。」

秦長臨怒道：「找人？三更半夜找什麼人？你以為我會相信你的鬼話嗎？」

正德心中一怒，竟發起皇帝的威嚴，道：「秦長臨，你好大胆，對朕說話，竟然如此無禮。」

秦長臨牙一咬，道：「好小子，你一定吃了豹子胆，竟敢對本捕頭如此說話，來人，給我重重的打。」

三名捕快忙執着正德，每人向正德重重打了兩拳。

正德堂堂一個皇帝，竟被區區一名捕頭痛打，一怒之下，忙在懷中取出盛載玉璽的錦囊，正想拿出玉璽表名身份，但心想：「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朕且忍你一忍，待日後才整治你不遲。」想到這裡，便收起了錦囊。

秦長臨見他取出錦囊，正以為他想施放暗器，忙提高警覺，但見他隨即收回錦囊，才去了戒備之心。

此時，一名捕快道：「秦捕快，我聽人說，這小子叫王德正，可能就是弄到滿城風雨的摧花大盜。」

秦長臨神色一動，雙眉一蹙，道：「摧花大盜？」

正德一愕，指着自己鼻子道：「什麼，我是摧花大盜？」

秦長臨冷笑一聲，道：「摧花大盜，你今天終于落網了，來人，給我拿下！」

* * *

第二天早上。

江彬一覺醒來，不見了正德，心中微微一驚，連忙離開了房間，找來店小二問過正德下落，但每個店小二都說沒有見過他，江彬不禁有點急了，便走到掌櫃處一問，那掌櫃道：「昨天晚上，我見他離開了客棧，至今未見他回來。」

江彬一聽，幾乎嚇暈了，連忙走出客棧。

江彬走到街上，發覺街上氣氛與以往截然不同，只見每個人臉上都神態喜悅，不禁感到奇怪，還以為今天是永隆鎮的大日子，他沒有心情去找答案，只想一心把正德找回來。

過了一會，江彬終於無意中明白了鎮上每個人都喜悅異常的原因；原來摧花大盜於昨晚終於落網，還會在中午之前受審。

* * *

中午時份，永隆鎮衙門內，知縣劉天欄負責審訊摧花大盜。

衙門大廳兩旁立滿了持水火棒的衙差，此時，有兩名衙差押着一名犯人從內堂出來。

那個犯人當然就是當今天子正德皇。

正德被推出來後，站在廳上。

劉天欄見正德站而不跪，驚堂木一拍，大聲喝道：「大胆犯人，見了本官竟然不跪，你忒也大胆。」劉天欄這一喝，實在太大聲了，幾乎把自己咽喉也震傷，忍不住咳了幾聲。

正德道：「你這糊塗狗官，快睜開你的狗眼，看看我是誰？」

劉天欄一怔，眞的睜大了眼睛向正德望了望，隨即向身旁的師爺道：「我的狗眼睜大了，但看不出他是誰。」

師爺道：「我也看不出他是誰。」

劉天欄驚堂木又一拍，怪聲叫道：

「大胆犯人，還不下跪，本官可就不客氣了。」

正德心中有氣，怒道：「你這狗官，無故把朕拘禁了一晚……」

劉天欄叫道：「住口！」

正德道：「好，待你說完了，朕才說話。」

劉天欄道：「你竟然自稱爲朕。」

正德道：「不錯，朕就是當今天子。」

劉天欄怒道：「你這摧花大盜，竟然自稱皇帝，來人，先把他打三十大板。」

衆衙差領命，正想把正德按下受打，正德大叫一聲，道：「慢着！」

劉天欄道：「看他還有什麼話說。」

正德道：「你不信朕就是當今天子，好，我就拿出玉璽來証明給你看。」說完，便伸手入懷，取出錦囊，劉天欄當然不信他就是皇帝，只等他出什麼花樣。

正德在錦囊取出玉璽後，向劉天欄面前一伸，怒道：「狗官，你看清楚了沒有？」

劉天欄一看，大怒道：「豈有此理，你竟然拿石頭當玉璽戲弄本官，來人，給我重重的打八十大板，再行審訊。」

正德見劉天欄一喝，向手中玉璽一看，不禁一驚，原來手上所拿的，那是玉璽？竟然是一塊石頭，玉璽不見，正是大事不妙，登時呆了，就在他一呆之際，已有數名衙差把他捉住，然後把他屁股朝天的按在地上。

劉天欄對衙差大喝一聲，道：「給我重重的打。」

數名衙差喝聲「領命」，便棒如雨下的打在正德的屁股上。

堂堂皇帝，在受着前所未有的痛楚，只把正德痛得死去活來，也痛得咬牙切齒。

大概打了十來棒之際，此時一名蒙面人快步衝進衙門。

此蒙面人衝進來後，先用手架開打在正德身上的水火棒，然後拉起正德。

正德知此人是江彬，哭喪着臉道：「你爲什麼這遲才來，痛死朕啦。」

江彬忙道：「奴才救駕來遲，奴才該死。」

此時，十多名衙差見有人闖進衙門救犯人，紛紛持棒向江彬攻了過來。

江彬連忙以橋手架開來棒，但衙差們如狼似虎般，江彬在一名衙差手上奪得一根水火棒，一邊保護正德，一邊殺出大門。

此時，有數名捕快持着大刀加入戰圈，五柄大刀向江彬砍下，但江彬一根水火棒舞得潑水不入，衆捕快及衙差武功平凡得很，被江彬迫得步步後退。

正德那曾見過這種混亂場面？只把他嚇得幾乎腿也軟了，但他想起，江彬在千軍萬馬中，仍能殺人如砍瓜切菜，登時放下了心。

江彬以一人之力，對付廿多個武功平凡的衙差，根本游刄有餘，打了不久，已接近大門，門外看熱鬧的人羣見衙門之內發生激烈打鬥，紛紛嚇得四散奔逃。

那個酒糟鼻子的劉天欄見蒙面人想奪門而逃，急得呱呱大叫道：「別讓他跑了，別讓他……咳……咳……咳……」

那師爺見劉天欄不斷在咳，便道：「大人你慢慢咳吧，讓我來叫，別讓他跑了，別讓他跑了，他跑了，他跑了，跑了，大人，他跑了。」

劉天欄咳了一輪後，向大門一看，蒙面人已不知去向，衆衙差也追了出去，氣得呱呱大叫，道：「我說別讓他跑了，怎地讓他跑了？你這飯桶。」

師爺向四週一望，見沒有其他人，便道：「大人說我是飯桶？」

劉天欄叫道：「你不是飯桶是什麼？」

師爺反唇相譏道：「不關我事的。」

劉天欄道：「我剛才在咳的時候，聽你說讓他跑了，你分明讓他跑了，咳……咳……你這飯桶……咳……」

師爺面孔一板，道：「他媽的，跟着你，每天給你駡，我不幹啦。」

劉天欄一驚，隨即面上堆滿笑容，道：「我跟你開玩笑而已，怎麼如此認眞？」

師爺面上立時出現得意神色。

* * *

江彬一邊對付衆衙差，一邊覓路而逃，正德也知道不能再落在衙差手上，不能被拿了回去當摧花大盜，到時眞的死得寃枉，所以忍着屁股的痛楚，走得很快。

二人擺脫衙差後，在街上左穿右插，過了一會，已不見有衙差追來，於是在郊野覓了個藏身之所。

正德平日過的是養尊處優的生活，今番被追了個落荒而逃，停下來後，氣喘如牛在所難免。

正德一邊喘氣，一邊氣得頂上冒烟，搥胸頓足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氣死朕啦。」他一頓足，屁股痛得更厲害。

江彬仍蒙着面，他道：「皇上息怒！」

正德叫道：「你還蒙着面幹什麼？」

江彬忙扯下面幕。

正德餘怒未消，又搥胸道：「朕堂堂一個皇帝，竟被視爲是摧花大盜，氣死朕啦。」

江彬道：「皇上，你爲什麼不拿出玉璽向那狗官表明身份？」

正德道：「表明身份？朕當然想表明身份，但朕的玉璽不知何時被人偷龍轉鳳換去了。」

江彬不由一驚，道：「什麼？皇上的玉璽被人偷去了？」

正德道：「這個時候，難道朕還會跟你開玩笑？」

江彬道：「到底是誰偷去的？」

正德道：「朕那裡知道。」

江彬道：「皇上，玉璽不見，非等閒之事，這如何是好？」

正德滿胸煩惱，道：「江彬，無論如何，你要替朕找回玉璽，不然玉璽落在奸人手上，可就天下大亂。」

江彬想着昨天與正德到龍鳳店時，當時正德的玉璽掉了下來，後來拾回了，即是說，玉璽昨天還在正德身上，怎麼事隔一天玉璽竟然被人換了？他不禁問道：「皇上，你什麼時候發覺玉璽不見了？」

正德道：「剛才在衙門的時候，那個狗官正想打朕，朕於是拿出玉璽想向狗官表明身份，那知拿出來的卻是一塊石頭。」

江彬道：「那麼之前呢？」

正德道：「之前就是在衙門的牢房過了一夜，還被那些可惡的衙差打了一頓。」正德想起被衙差打了一頓，又怒火中燒起來。

江彬道：「那麼你昨夜在衙門的牢房內有沒有睡着？」

正德道：「當然有，朕想着好好睡一覺，待第二天才表明身份，然後好好的整治這些可惡的衙差，誰知……」

江彬道：「會不會是那些可惡的衙差把皇上的玉璽換去了？」

正德道：「他們的胆子沒有這麼大吧？」

江彬道：「這難說得很，那些可惡的衙差可能知道了皇上的身份，他們恐怕受到懲罰，所以把皇上的玉璽偷去。」

正德點頭道：「這也有道理。」說到這裡，忽然猛然醒起，道：「昨晚，會不會是昨晚？」

江彬道：「昨晚怎樣了？」

正德道：「昨晚，朕和你離開龍鳳店回客棧，不久你睡着，而朕說什麼也睡不着，但後來忽然嗅到微微花香，不久也就睡着了。」

江彬忙道：「是迷香？」

正德道：「什麼是迷香？」

江彬道：「這是一些行走江湖的人慣用的一種手段，專迷倒別人，然後下手爲所欲爲。」

正德道：「難怪朕很快睡着了，但很快又醒了過來。」

江彬道：「一般迷香，只能迷倒別人一會，所以皇上很快醒轉過來。」

正德道：「那麼會不會是昨晚那個放迷香的人把朕的玉璽偷去了？」

江彬道：「既然那人向我們施放迷香，一定有所目的，那人大有可疑。」

二人同時道：「那人是誰？」

江彬道：「會不會皇上昨天在龍鳳店掉下玉璽的時候，身份被人知道了，所以有人立心不良？」

正德道：「但那人偷去朕的玉璽有什麼用途？」

江彬道：「若果玉璽落在奸人手上的話，用途可就大了，而且禍害無窮。」

正德一聽，知事態嚴重，不禁一驚，道：「那怎麼辦？」

江彬道：「我們先找草上飛商量一下。」

正德張口叫道：「去找草上飛？」

江彬道：「有什麼不妥？」

正德道：「大大的不妥，你要知道，現在永隆鎮每個人都當朕是摧花大盜，若果就這樣走在街上，豈非自投羅網？」

江彬道：「我們可以化粧的，這樣就可以避人耳目了。」

正德道：「化粧？這裡甚麼也沒有，我們用什麼來化粧？」

江彬道：「我們可以就地取材。」

正德道：「就地取材？」

江彬道：「不錯，你跟我來。」

正德便跟江彬離開藏身的叢林，二人來到一片稻田，只見江彬在田間撈起一些烏泥，然後把烏泥塗在自己面上，把烏泥均勻的塗在面上後，膚色不但變了，連樣貌也變了，然後道：「皇上現在認不認得奴才？」

正德端詳了一會，端的不似江彬的本來面目，不禁笑了起來，道：「果然變了樣。」

江彬道：「鎮上見過我們的人並不多，就算見過了，只要我們化了這個粧，就任誰也不認得我們了。」

正德道：「這倒是一個好主意，但是……」

江彬見他面有難色，道：「但是什麼？」

正德道：「朕堂堂一個皇帝，竟然不敢以眞面目示人，還要面上塗滿烏泥，這豈非有點豈有此理？」

江彬道：「奴才知道這樣是委屈了皇上，但沒有辦法。」

正德道：「你再想想其他辦法吧。」

江彬道：「這樣吧，奴才先到鎮上去買些化粧用的東西回來，皇上在這裡等奴才，然後一起化完粧才去找草上飛吧。」

正德道：「這主意也不錯。」他想到自己要一個人藏在叢林內就覺得可怕，連忙改口道：「不不不，你還是替朕塗些烏泥在面上，然後一起去找草上飛吧。」

二人化完粧後，樣貌是不怕別人認出了，但他們的衣衫是有人認得的，最後只好把身上的衣服反轉來穿，這樣連衣服的顏色也變了，二人才放心的返回鎮上。

* * *

「私家衙門」內，草上飛背負着雙手，在廳上來回的踱着方步，此時小辣椒與高采烈的從外回來，大叫道：「大師兄，好消息！」

草上飛一怔望着她，道：「什麼好消息？」

小辣椒道：「摧花大盜落網了。」

草上飛道：「妳這消息從何而來？」

小辣椒道：「這消息鎮上人人都知道，只有你這糊塗虫不知道。」

草上飛道：「是不是眞的？」

小辣椒道：「當然是眞的，你知不知道，摧花大盜是誰？」

草上飛道：「是誰？」

小辣椒道：「就是你的朋友王德正。」

草上飛睜大眼睛叫道：「是他？」

小辣椒道：「不錯，就是他，聽說他昨晚被秦捕頭抓着的，今天審訊的時候，卻被一個蒙面人救走了。」

草上飛道：「那蒙面人是誰？是不是江白痴？」

小辣椒道：「我想是吧。」

草上飛忽然道：「不，王德正絕不會是摧花大盜。」

小辣椒道：「這叫人不可貌相，現在摧花大盜落網了，你可以履行你的諾言。」

草上飛道：「什麼諾言？」

小辣椒道：「和我成親。」

草上飛道：「這怎可以？」

小辣椒叫道：「爲什麼不可以，你是不是還在想着那個妖女李鳳？」

草上飛道：「我是說過摧花大盜落網後，待師父回來了，我們才成親的，但現在師父還未回來，妳剛才又說，摧花大盜落了網，但後來又被人救走了，即是說還沒落網，我們怎能成親？」

小辣椒小咀一扁，委屈的道：「我知道你根本不想與我成親，你的心只有李鳳。」

小辣椒說完，便坐在一旁，還開始在抽泣，木頭見了，對草上飛道：「師兄，師妹在哭。」

草上飛道：「是嗎？」

木頭道：「師兄，師妹是眞的喜歡你的，你爲什麼這樣對她？」

草上飛道：「我看見她使性子就怕，她的性格就像個男人，我不喜歡和一個男人成親。」

木頭道：「但現在師妹爲你而哭。」

此時，草上飛看見有兩個面貌黝黑的人走了進來，而且衣服穿得不倫不類，不禁一愣。

這兩人當然就是正德與江彬，他們已走到草上飛面前，故意不說話，好讓草上飛不認得自己。

草上飛向二人上下打量了一會，滿面錯愕神色，道：「你這兩個番子找誰？」

二人仍舊不說話，見草上飛不認得自己，不禁心中覺得好笑。

草上飛對木頭道：「你懂不懂番話？」

木頭搖搖頭。

草上飛道：「喂，你兩條友搵邊個？」

草上飛說的是廣東話。

二人根本聽不懂。

草上飛又以廣東話道：「你兩條友係唔係存心來混吉？如果係嘅話，唔該你地快的走，呢度唔係比人來混吉嘅。」

正德忍不住笑，道：「你到底說什麼？」

草上飛又一愣，道：「怎麼番子也懂講中原的說話？」

江彬道：「糊塗虫，你不認得我們啦？」

草上飛一聽，認得是江彬的聲音，道：「你是江白痴？」

江彬道：「不錯。」

草上飛道：「你們怎地如此惡作劇？」

正德忙道：「快把大門關上再說。」

木頭第一時間把大門關上了。

小辣椒也走了出來，望着二人，道：「你們就是王德正和江上飛？」

正德直望着小辣椒，道：「不錯，不錯，就是我。」

小辣椒叫道：「你這摧花大盜。」

江彬忙把他的咀巴掩着，道：「他不是摧花大盜，這全是誤會。」

正德道：「不錯，是誤會。」

草上飛道：「別說了，你們先把面上洗淨才說吧。」

木頭早已預備了兩盆水給二人洗臉。

二人回復本來面目後，江彬開口道：「草兄，這回大事不妙。」

草上飛道：「我知，王兄被人當作是摧花大盜，現在又走脫了，衙門不通緝你們才怪。」

江彬道：「這是小事。」

草上飛道：「小事？」

江彬道：「你知不知道他是誰，我又是誰？」

草上飛道：「你說好了。」

江彬道：「我說出來，你不要以爲我開玩笑。」

草上飛道：「你還沒有說，我怎知你是不是和我開玩笑。」

江彬指着正德道：「他就是當今的武宗皇帝，我就是『威武大將軍』江彬。」

小辣椒站起身來，叫道：「你不要在這裡胡吹大氣好不好？」

正德忙道：「小辣椒姑娘，我是眞的。」

小辣椒道：「你用什麼來証明。」

正德在懷中拿出盛載玉璽的錦囊，道：「還認不認得這個錦囊？」

小辣椒昨天在龍鳳店時見正德身上掉下這個錦囊，她道：「我昨天見過了。」

正德道：「那麼妳記不記得昨天從錦囊內滾出一件東西？」

小辣椒道：「記得，那是一塊玉石，相信也很値錢。」

正德道：「那就是朕的玉璽寶印，現在被奸人偷去了，所以才找你們幫忙，希望能找回朕的寶印。」

小辣椒忽念念有詞，道：「王德正，正德皇，你……你……你眞的就是當今正德皇？」

正德道：「不錯。」指着江彬道：「他就是保護朕微服南遊的『威武大將軍』江彬。」

草上飛忽然怔怔的望着江彬，江彬的面上有一塊疤痕，草上飛就是望着江彬面上的疤痕出了神。

江彬見他望着自己，奇道：「你爲什麼望着我？」

草上飛道：「聽說，『威武大將軍』江彬平定賊亂的時候，與賊匪激戰時，面上中了賊人一箭，你面上的疤痕難道就是箭傷做成的？」

江彬道：「不錯！」

小辣椒指着正德，吃吃的道：「你……眞的就是正德皇？」

正德道：「我爲什麼要騙妳？」

草上飛道：「師妹，他的確就是當今天子，不是當今的天上星星，也不是當今的天上月亮。」

小辣椒聽了草上飛這兩句說話，不禁想起那次草上飛向江彬惡言相向時，江彬對草上飛說正德是「當今天……」，但還未說完，正德向江彬叫了聲「住口」，江彬才沒有說下去，原來江彬想說他就是「當今天子」。

小辣椒想到這裡，又想起初次見正德時，自己曾向他們惡言相向，江彬還問她：「妳知不知他是誰」。

小辣椒此時深信正德是皇帝無疑，想起自己曾一再的打過皇帝，不禁嚇傻了，連忙跪了下來，道：「皇上，小女子無知，請皇上原諒小女子。」

草上飛與木頭也跪了下來，草上飛道：「草民草上飛拜見皇上。」

木頭也道：「草民木頭拜見皇上。」

正德道：「你們起來吧。」

草上飛與木頭便站起身來，小辣椒想起自己曾打過皇帝，知道大事不妙，那敢站起身？

正德見了，道：「朕叫妳起來，爲什麼不起來？」

小辣椒驚道：「小女子不敢。」

正德知道她曾經打過自己，所以害怕

，笑道：「不知者不罪，朕不會怪妳，妳起來吧。」

小辣椒這才放心的站起身來，正德又痴痴的望着她，不禁讚道：「好漂亮的女孩子。」

小辣椒被望得滿面通紅的垂下頭來。

正德道：「草上飛，朕的玉璽被人偷去了，首先你要保守秘密，不要把朕的身份洩露。」

草上飛道：「知道了，皇上。」

正德道：「現在朕命令你，從今天起，你負責全力追查朕的玉璽下落，若果查到誰偷去玉璽和找回玉璽，重重有賞。」

草上飛道：「草民自當竭盡棉力。」

正德又痴痴的望了望小辣椒，然後對草上飛道：「還有！」

草上飛道：「還有什麼，皇上只管吩咐，草民自當照辦。」

正德道：「朕命令你，不准與小辣椒姑娘成親。」

草上飛一怔，道：「爲什麼？」

正德道：「這是朕的命令，你不準問爲什麼。」

草上飛垂頭道：「草民知道。」

正德第一次見了小辣椒，就打從心裡喜歡出來，他想把小辣椒據爲己有，因而向草上飛下了這道命令，誰知他此令一出，小辣椒竟然「哇」的一聲哭了起來，接着伏在案頭抽泣着。

正德一愣，道：「小辣椒姑娘，妳哭什麼？」

小辣椒抬起頭來，指着正德道：「你爲什麼阻止我和師兄成親？」

正德面上出現慚愧之色，向草上飛望去，只見草上飛也神色悽然。

草上飛一直表面上對小辣椒不理不睬，心中只想着一個李鳳，但此時正德命令他不能與小辣椒成親，登時感到茫然若有所失，內心也陣陣刺痛，而此時，他才明白到，原來自己眞正喜歡的人並不是李鳳，而是與自己日夕相對的師妹小辣椒。

草上飛忽然覺得正德很可惡，竟然存心拆散自己和小辣椒這本來的一對，他想痛罵正德一頓，可是他不敢，因爲他是皇帝。

正德見自己命令一下，登時令到平日開朗的小辣椒大哭起來，又見平日嬉皮笑臉的草上飛神色痛苦，知道原來兩人是深愛着對方的，不禁慚愧滿面，心想：「小辣椒喜歡的是她師兄，不是我，現在我拆散了他們，他們一定很痛苦，現在縱使他們不能成親，小辣椒也不會嫁給我，就算小辣椒眞的嫁給我，我得到的，只是她的人，但得不到她的心，我是皇帝又怎樣？就算我憑着皇帝的身份娶了一個女子，那個女子只是貪圖嫁皇帝而已，草上飛，你眞有福氣，有一個如此喜愛自己的人，我雖是皇帝，我及上上你。」

正德生長在深宮中，宮中妃嬪雖多，也有了個皇后，但他與皇后感情不睦，他壓根兒未曾嘗過愛情的滋味，他知道感情是雙方面的，絕對不能勉强，這道理就好似夏皇后喜歡自己，而自己不喜歡夏皇后一樣。

小辣椒仍在哭，草上飛眼神呆滯，正德見了，內心不忍。

此時草上飛對小辣椒道：「師妹，在皇上面前，不要這樣。」

小辣椒哭道：「師兄，你坦白告訴我，你喜不喜歡我？」

草上飛無奈的道：「到這個時候，喜歡妳又怎樣？」

小辣椒忽然指着正德破口罵道：「你這皇帝，一句話就可以令人民百姓痛苦終生，你拆散我們，對你有什麼好處？你算是什麼皇帝？」

草上飛喝道：「師妹，妳好大胆。」

小辣椒道：「我怕他什麼？大不了把我的頭砍下來，他是一個奪人所愛的暴君。」

正德聽了「暴君」二字，一怒之下，用手一拍案頭，怒道：「住口！」

小辣椒被他一喝，登時嚇得不敢作聲。

正德一句說話拆散了他們，內心不忍，聽小辣椒大罵自己，內心極之慚愧，他後悔不應發脾氣。

過了一會，正德道：「草上飛聽着。」

草上飛道：「什麼事？」

正德道：「你師妹爲什麼哭？」

草上飛不明他因何有此一問，他只好道：「不知道。」

正德語氣祥和的對小辣椒道：「小辣椒，剛才朕說草上飛不准與妳成親，所以妳就哭，是嗎？」

小辣椒點點頭。

正德微笑道：「妳聽錯了。」

草上飛與小辣椒忙道：「聽錯了？」

正德道：「你們當然聽錯了，摧花大盜遺害百姓，還未落網，你們怎能成親？」

小辣椒破涕爲笑，道：「皇上之意是摧花大盜落網後，我和師兄就可以成親？」

正德道：「不錯！」

二人聽了，不禁大喜，忍不住擁抱着在一起，但小辣椒又哭起上來了，草上飛道：「還哭什麼？」

小辣椒道：「我喜歡過度，這叫喜極而泣。」

草上飛拉着小辣椒道：「我們快跪下來謝主龍恩吧。」

二人正想跪下來，正德微笑道：「你們不要跪了。」

但二人仍跪了下來，還說了聲「謝主龍恩」才站起來。

正德見了他們，內心羨慕之餘，也感到很欣慰，因爲他看得出草上飛的內心一直還有一個李鳳，經此一事，才知道草上飛眞正喜歡的人是小辣椒，而且還爲自己高興，因爲從此草上飛也不會再纏着李鳳了，即是說，再也沒有人與自己爭奪李鳳。

草上飛當然明白正德之收回成命，是明白到自己不能奪人所愛。

此時，小辣椒柔聲的對草上飛道：「師兄，從今以後，我不准你再找李鳳。」

草上飛知道師妹對自己情深一片，他道：「只要妳以後好好待我，我心滿意足。」

小辣椒如小鳥依人般倒在草上飛懷中，柔聲道：「我以後再也不會像個男人一

樣，我要好好服侍你。」

草上飛道：「這才是我的好師妹。」

小辣椒道：「日後我們成親後，我們所生的孩子希望不要好似你這樣糊塗。」

草上飛道：「我們將來的孩子一定很聰明，男的像我般英俊，女的像妳般漂亮。」

正德聽他們在說情話，不禁打了個寒噤，忍不住道：「你們不要說下去啦。」

草上飛笑道：「我剛才說的是不是很肉麻？」

正德道：「有一點點。」

草上飛道：「我從來未說過這些肉麻的說話。」

小辣椒陶醉的道：「但我喜歡聽。」

正德道：「我們還是談一談正事吧。」

草上飛道：「關於查玉璽下落的事，全包在我身上，皇上放心好了。」

正德道：「你好似蠻有信心。」

草上飛道：「當然。」

小辣椒道：「那麼摧花大盜那件事怎樣了？」

正德道：「摧花大盜自有喬氏兄弟去查，草上飛全力去查玉璽下落好了。」

草上飛道：「知道。」

正德道：「草上飛，你我初相識時，大家以朋友相稱，以後我們也以朋友相稱吧，你不要叫我做皇上了。」

草上飛道：「這怎可以？」

正德正色道：「這是命令。」

* * *

正德知道鎮上人人都當自己是摧花大盜，他知道，萬萬不能給李鳳再誤會下去，他內心很想李鳳，於是便與江彬同樣化了個老人粧到龍鳳店去，他屁股痛楚，行路難免有點不便。

正德與江彬來到街上，只見街上到處重新張貼了捉拿摧花大盜的告示，而每張告示更清楚的繪上了正德的肖像，正德堂堂一個皇帝，竟然被人繪上肖像通緝，直把正德看得頂上冒烟。

江彬心想：「他媽的，皇帝被通緝，眞是千古奇聞。」

正德見看告示的人在指着自己的肖像痛罵，有人更向自己肖像吐唾沫，更恨得咬牙切齒，再也不忍心看下去，便與江彬回轉身向另一邊而行。

二人行了一會，江彬感到有人從後跟踪，忍不住回頭一看，果然有人在身後跟着，江彬覺得此人很面善，再瞧個眞切，立時記起來。

原來跟踪二人的，正是那個在大熱天時仍披着一件鮮紅色斗篷的人，正德與江彬初到永隆鎮時，那人幾乎與江彬衝突起來。

江彬不明他因何跟着自己，他再也不理會，回轉身繼續向前行。

二人行到一條較僻靜的街上時，那人仍舊毫不放鬆的從後跟着。

江彬到底也是個行過江湖的人物，知對方必有企圖，他想弄個明白，於是把情形告知正德，然後停了下來望着紅衣人。

紅衣人也停了下來，此時，一雙手從斗篷內伸了出來，只見此人左手拿着一根大概三尺來長，滿身綠油油的青竹。

江彬見了他手上的青竹，「啊」了一聲，正德奇道：「什麼事？」

江彬道：「他就是江湖上有名的『青竹劍』，夏文直。」

江彬道：「這人就是專吃花紅飯的冷血追捕手。」

正德道：「這是什麼意思？」

江彬道：「只要官府懸紅通緝一個犯人，他就會千方百計找被通緝的人，然後交給官府，領取可觀的花紅。」

正德道：「這種人不錯，起碼可以爲民除害。」

江彬道：「但現在你是個通緝犯，他顯然衝着你而來。」

正德一驚，道：「但我們化了粧，他怎會認得我們？」

江彬道：「這就是他神通廣大之處。」

「青竹劍」夏文直雖與他們有一段距離，但似乎把二人的說話全聽見了，此時他一步步向二人行去，邊行邊道：「你們雖然化了個老人粧，但你們手上的皮膚不似老人，行路的姿勢也不似老人，而最大的破綻是……」

江彬道：「是什麼？」

夏文直冷冷的道：「我認得你面上的疤痕，所以我斷定他就是摧花大盜。」

正德一驚，道：「你想怎樣？」

夏文直道：「你値三百両，所以我想你乖乖的跟我回去衙門。」

江彬道：「你做夢！」

夏文直面色一沉，右手握着青竹的另一端，接着一旋一抽，便在綠竹內抽出一柄精光四射的利劍，這就是他的青竹劍了。

江彬見狀，連忙抽出纏在腰間的軟劍。

夏文直知道江彬是個會家子，見他抽出軟劍，明顯是阻止自己發財，冷哼一聲，持劍向江彬直殺過來。

江彬見他一劍攻來，忙把正德推向一旁，軟劍一揮便迎了上去。

利那間，雙方在街上大打出手。

夏文直劍術非常精湛，在江湖上甚有名氣，但江彬能在千軍萬馬中厮殺，武功也甚不弱，「威武大將軍」並非是浪得虛名之輩。

二人鬥了數十招，雙方討不了半點好處，此時，小辣椒與喬小雲剛巧路過，見了這個情形，喬小雲道：「這人好卑鄙，竟然和一個老人打架。」

小辣椒認得這個老人是江彬，還有正德則瑟縮在一旁，生出了救駕之心，忙道：「小雲姐，我們一塊兒上，把這紅衣人趕走。」

喬小雲說聲好，便持刀殺了上去，小辣椒手上沒有兵器，但仍空手的加入戰圈。

喬小雲與小辣椒並非一般女流，武功也相當，一經加入，夏文直便感有點吃力。

再鬥數十招，夏文直難敵三人，想着自己目的是摧花大盜，並不是與三人瞎纏，於是便施展輕功向另一邊逃去，小辣椒心有不甘，連忙追上去，江彬恐怕她不是夏文直對手，喝道：「不要追了。」小辣椒才停下來。

江彬走到正德面前，道：「皇上受驚

了。」

正德道：「有你在身旁，朕很放心。」

小辣椒道：「這是怎麼回事？」

江彬道：「以後麻煩可多了。」

喬小雲道：「紅姐，你認識他們？」

小辣椒原名楚紅，她道：「不，我怎會認識他們。」

江彬道：「多謝兩位姑娘相助。」

小辣椒道：「你們先回家去吧，不要到處跑了，老人家不適宜到處跑。」

* * *

三更。

永隆鎮上的大街小巷到處一遍死寂。

此時，一條人影在街上出現，直奔至鎮上陳家的大宅。

那人影一縱，便躍上了陳家屋頂，然後走到一個窗邊。

那人穿着一身夜行衣，而且還蒙着面，此時他用手弄穿了窗紙，湊眼望進房內，只見房內睡着兩個女人。

神秘人從靴側抽出一柄匕首，對準其中一人，接着向房內一擲，豈料房內其中一人並未睡着，見神秘人手一揚，忙以被褥擋着飛射進來的匕首。

神秘人見又不得逞，手持利刀向房內撲了進去，一刀便向房中人砍去，房中人早有準備，一劍把來刀格開。

房中那女人並非別人，正是喬千雄的妻子唐雪清，房中另一女人當然就是行將出嫁的陳秀，唐雪清是保護陳秀而來的。

神秘人萬料不到唐雪清早已預備一把利劍在身旁，但他毫不分神，另一刀又砍向唐雪清，唐雪清邊打邊大叫道：「來人呀，摧花大盜出現了。」

神秘人見唐雪清一叫，登時亂了手脚，一亂之下，唐雪清一劍已迎面刺來，神秘人僅僅避開，但蒙面的面幕卻被唐雪清挑開了。

神秘人面幕一脫，吃了一驚，忙奪窗而逃。

唐雪清在微光之下清楚的看見蒙面人的面貌，不禁一愕，道：「是他？」竟然沒有追上去。

弱質纖纖的陳秀早已嚇得以被蒙頭，身子不斷在顫抖。

唐雪清仍喃喃的道：「怎會是他？」但她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因爲這是自己親眼看見的。

她見了神秘人的盧山眞面後，似乎甚感驚訝，不禁呆了半晌，就在她一呆之際，另一柄飛刀又破空激射進來，唐雪清見寒光一閃，知道不妙，但來不及閃避，那柄飛刀已插入她心房，登時慘叫一聲倒在地上。

原來神秘人見她沒有追出來，一邊整理好被挑下來的面幕，一邊折了回頭，見唐雪清呆呆的站着，便向她施以暗算。

神秘人一擊得手，重新撲入房內，並以第一時間向躺在地上的唐雪清砍了一刀。

唐雪清中了一刀，毫無反應，原來她心房中了一刀後便立時死去。

神秘人見殺了唐雪清，便行向陳秀的床邊。

陳秀仍躲在被窩內，而且不斷發着抖。

神秘人進入房後，唐雪清大叫一聲，早已驚動了上下人等，此時已人聲鼎沸，看來人羣已在房外。

神秘人揭起陳秀身上的被褥，一刀向陳秀劈下，陳秀在極度驚惶中向內一滾，僅僅避了這致命一刀，神秘人再向她撲前，陳秀嚇得花容失色，在極危急的時候，忘了凶險，竟向神秘人一撲，左手五指直抓向神秘人的面部，神秘人頭一仰，堪堪避開，陳秀的五隻手指只抓着神秘人頸部，然後順其勢一扯，這一扯，陳秀從神秘人身上扯下一件物件。

神秘人萬料不到陳秀竟然會反抗，另一刀正想劈下，但此時，房門已被人大力踢開，而且有十多名手持武器的大漢衝了進來。

神秘人見了，吃了一驚，忙以貍貓般的身手向窗外撲了出去。

大漢們見神秘人逃走，也紛紛追了出去。這些大漢，全都是陳家僱用的護院。

神秘人身手不凡，輕身功夫也甚不弱，大漢們追了一會，便不見了神秘人影踪，衆人只好失望而回。

* * *

第二天一早，這件事很快便轟動全鎮。

鎮上的人滿以爲摧花大盜落網後，有年輕女兒的人家從此可以安枕無憂，豈料摧花大盜落網後，隨即被人救走，還進行殺人的勾當，又不禁令人重新心慌起來。

新婚不久的喬千雄，妻子被殺，當然傷心欲絕。

秦長臨覺得摧花大盜很可惡。

喬家一片愁雲慘霧。

秦長臨見喬千雄傷心得欲哭無淚，除了在喬千雄面前大罵摧花大盜外，似乎想不出一個破案的辦法。

喬千雄雖然傷心，他到底是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很快回復了冷靜的頭腦。

喬小雲也很傷心，小辣椒負責從旁安慰。

此時，喬千雄對秦長臨道：「秦捕頭，你說摧花大盜王德正昨天被大人打了十多棒，是嗎？」

秦長臨道：「不錯，本來打八十大棒的，但只打了十多棒便被人救走了。」

喬千雄道：「受這十多棒照計一定很痛。」

秦長臨道：「當然，衙門的棒並非每個人都受得住的，更何況衙差對摧花大盜都恨之刺骨，出手更毫不容情。」

喬千雄道：「那麼王德正受打後，一定痛得行動也不會方便了？」

秦長臨道：「一定。」

喬千雄道：「但據陳家的護院說，昨晚那個摧花大盜行動非常敏捷，一個受了十多棒的人，即使武功如何高强，相信在短短數個時辰之內，絕對不能恢復敏捷的身手吧？」

秦長臨道：「你說得對。」

喬千雄道：「昨晚那個摧花大盜絕對不會是王德正，而是另有其人。」

秦長臨一怔，不禁想：「那麼我是抓錯人了？」但他絕對不能開口承認抓錯了人，便道：「恐怕摧花大盜有兩個，王德正是其中一個也未可料。」

喬千雄牙一咬，道：「無論摧花大盜有幾多個，無論王德正是不是摧花大盜，但昨晚那人不會是王德正，我要的，是殺我妻子那人。」

秦長臨道：「那麼我就加派人手，全力追緝昨晚那個摧花大盜。」

喬千雄道：「現場還留下什麼線索？」

秦長臨在懷中取出一件物事，道：「這東西是陳小姐當時在兇手身上扯下來的。」

喬千雄一看，原來是一塊拇指頭般大的綠玉，一看之下，登時呆了起來。

在一旁的喬小雲見了，也驚愕了一陣子。

秦長臨見了喬千雄的神色，覺得有點莫明奇妙。

喬千雄顫聲道：「這塊綠玉眞的從兇手身上取下的？」

秦長臨道：「不錯！」

喬千雄在秦長臨手下取過這塊用一條綠色絲帶吊着的綠玉，瞧過眞切，神色有點悽然，他看了這塊綠色玉墜一會，眼光忽然瞧向喬小雲，然後道：「小雲，妳先離開一會。」

喬小雲似乎領會了兄長的心意，點點頭便離開大廳。

小辣椒感到情形有點不對。

秦長臨道：「喬兄，你覺得這玉墜有甚麼古怪的地方？」

喬千雄道：「沒有什麼古怪之處。」

秦長臨見喬千雄看了這玉墜之後，神色突變，知道其中必有內因，因而有此一問，但喬千雄似乎隱瞞了一些什麼，秦長臨感到萬分古怪了。

喬千雄又道：「殺我妻子的兇手，我非抓到不可，秦捕頭，這件事就交由我去辦，你就辦理其他案件吧。」

秦長臨道：「這件事發生在永隆鎭上，我豈能不理？」

喬千雄似乎無話反駁，他道：「我想冷靜一下。」說完便離開了大廳。

喬小雲離開大廳後，知道兄長有話要對自己說，所以在內堂等着，不久，兄長果然走了進來。

喬千雄看看四週無人，道：「小雲，妳認不認得那塊玉墜？」

喬小雲點點頭。

喬千雄道：「妳也知道這塊玉墜是誰的？」

喬小雲又點點頭。

喬千雄正色道：「我告訴妳，這件事妳絕對不能對任何人說，就算妳最要好的朋友小辣椒也不能對她說，若然這件事傳了出去，我就殺了妳，知道嗎？」

喬小雲見他說得認眞，微微一驚，顫聲道：「我知道了。」

喬千雄重回大廳。

玉璽遺失遭人棒打

喬千雄看了那塊玉墜後，神色立變，不但秦長臨奇怪，就連小辣椒也感到奇怪，所以一回到「私家衙門」，便告訴了衆人。

草上飛沉思了一會，道：「這摧花大盜會不會與喬千雄認識？」

小辣椒道：「我也這樣想。」

正德插咀道：「既然摧花大盜再度出現，那麼就可以証明朕並非什麼摧花大盜了。」

小辣椒道：「皇上錯了，秦長臨堅持說摧花大盜有兩人，皇上是其中一人。」

正德一怒，道：「秦長臨眞的這樣說？」

小辣椒道：「不錯。」

正德怒道：「秦長臨，待朕找回玉璽，朕非好好整治你不可。」說完便坐了下來，這一坐，直把他痛得彈了起來，原來他坐着屁股被打後的痛處，這一痛非同小可，又想起昨晚睡覺時，整晚要爬伏在床上而睡，更怒得咬牙切齒，口中不斷大叫「豈有此理」。

江彬見他龍顏大怒，忙道：「皇上息怒，皇上息怒，你就委屈一下，站一站吧。」

正德怒得震騰騰的，道：「豈有此理，朕堂堂一國之君，竟然連坐一下也不可以，簡直荒謬。」

草上飛與小辣椒本來坐着，此時忙站起身來不敢再坐了。

木頭道：「皇上，草民替你換一換葯，或許會好一點。」

正德想起自己屁股竟敷着一包草葯，更怒，道：「木頭，你快點替朕除下那可惡的葯包。」

木頭道：「皇上，這葯包萬萬除不得，不然傷口很難痊癒。」

正德無奈，只好把這口氣吞了下去，口中又大叫豈有此理。

江彬道：「草兄，你還是不要理摧花大盜這件事，你儘快替皇上找回玉璽。」

草上飛面有難色，道：「人海茫茫那裏去找？」

正德道：「你昨天不是蠻有信心的嗎？」

草上飛一驚，道：「那……草民只好儘力而爲。」

江彬道：「皇上的玉璽一天不找回，皇上就不能回京，而且也不能出一口氣，只可惜我不方便露面，不然我非查到底不可。」

小辣椒道：「你又沒有被人通緝，爲什麼不能露面？」

江彬道：「鎭上很多人都知道我常跟在皇上身邊，若果我一露面，豈非很容易被人知道了皇上的下落，就好似昨天，那個『青竹劍』夏文直認得我面上的疤痕，就把我認了出來，很自然的，就知道我身邊的人就是皇上了。」

正德道：「眞豈有此理，屁股上纏着一包可惡的東西，一陣葯味，走起路來又這麼痛，也不知何時才可以見阿鳳一面。」

木頭道：「皇上的傷相信再過幾天就可以痊癒了，到時才見鳳姐不遲。」

* * *

這樣過了三天，正德屁股上的傷勢已較爲好轉，他每天都躲在草上飛家中，甚感苦悶，內心又掛念着李鳳，再也蹩不住了，決定到龍鳳店去見李鳳一面。

無論江彬等人如何苦勸，正德仍要堅持要到龍鳳店去，衆人無奈，只好替他與



唐雪清及時擧劍格開黑衣神秘人的利刀。

江彬化了個粧以掩人耳目。

今次正德化了個粗眉濃鬚的粧，身上穿着農人裝束，望上去，就好似一個粗魯的農夫般，而江彬也化了個與他差不多的粧，但鬍子貼得比正德還要濃，因爲他面上有一塊極明顯的疤痕，所以非要用大量鬍鬚掩蓋不可。

二人離開「私家衙門」逕自向龍鳳店行去。

大牛見了二人，忙招呼二人坐下。

大牛見江彬坐了下來，正德卻站着，奇道：「這位老兄，你爲什麼不坐？」

正德恐怕大牛認出自己聲音，把聲線壓得很低沉，道：「我從來不喜歡坐。」

大牛抓抓頭皮，奇道：「這年頭眞怪，竟然有人從來不喜歡坐。」

江彬道：「難道進來一定要坐下來嗎？」

大牛道：「當然不是，那麼你就站一站吧，對了，你們要吃點甚麼？」

江彬道：「隨便拿幾味小菜來吧。」

大牛道：「是！」回轉身去了。

此時，李鳳從內走了出來，正德見了，心中一陣興奮，心道：「幾天不見她，竟然仍舊美艷如昔，想死朕啦。」隨即對江彬道：「江彬，她出現了，快叫她過來。」

江彬點點頭，便向李鳳招了招手，大牛見他招手，便走到他們面前，道：「兩位客官，還有什麼吩咐？」

二人料不到這一招手會引來大牛，江彬只好道：「沒有，我只想問一問，我們的菜弄好了沒有？」

大牛一怔，不悅的道：「他媽的，你剛剛叫了才一會兒，那有這麼快，你以爲我們的廚子會變法術嗎？」

江彬陪笑道：「對不起，我們實在太肚餓了。」

大牛道：「來這裏的人當然個個都肚餓，不肚餓來這裏幹什麼？」

江彬道：「大牛哥說得對。」

大牛一怔，道：「你怎知我叫大牛？」

江彬道：「我聽人說的。」

大牛點點頭，道：「不過龍鳳店有一個人客，他就算肚子餓不餓，他每天都會來這裏的，而且一坐就可以一整天。」

江彬道：「這人是誰？」

大牛道：「糊塗蟲草上飛。」

江彬道：「原來是他。」

大牛忽然若有所思，過了一會，道：「奇怪！」

江彬道：「奇怪什麼？」

大牛道：「這幾天，他忽然沒有再來過。」

李龍見大牛與人客閒談，搖搖頭，道：「大牛，別老是掛着聊天，快去做你的工作。」

大牛對江彬道：「我的老闆在叫我，你們繼續坐吧。」望了望站在一旁的正德，喃喃的道：「這人眞怪。」

這個時候，龍鳳店內人客稀少，過了一會，其餘人客也走了，店內只剩下正德與江彬兩人，正德趁大牛不覺之際，便招手把李鳳叫了過來。

李鳳見正德進來後一直沒有坐下來，甚至在進食的時候也站着的吃，感到很奇

怪，此時見正德向自己招手，便走了過來，道：「這位大叔，有什麼吩咐。」

正德痴情的道：「鳳姐，我很掛念妳。」

李鳳一聽，登時認得這是正德的聲音，微微一驚，正德怕她叫了出來，忙用手掩着她咀吧，輕聲道：「我不是摧花大盜，我是被人寃枉的，妳聽我解釋。」

正德見她神情定了下來，一隻手才離開她咀吧。

李鳳被他用手掩着咀吧，神態靦覥起來，心想：「難怪他一直不坐下，原來是他。」

李鳳當然知道正德曾被劉大人重重打了十多棒，屁股受痛還未完全痊癒，當然不能坐下來了。

李鳳垂下頭來，沒有望正德。

正德語氣有點急，道：「鳳姐，請你相信我，我眞的不是摧花大盜。」

李鳳道：「我相信你不會是摧花大盜，可能這是誤會，又或者是秦捕頭寃枉了你。」

正德大喜，道：「妳……妳眞的相信了我？」

李鳳道：「本來我也以爲你是的，當我聽人說你後來被人救走了，我更加相信，但當晚摧花大盜又出現，聽人說，摧花大盜武功高强，但你說什麼也不似一個懂武功的人，只似一個書生，更何況之前又被打了一頓，試問又怎能再去殺人？」

正德喜道：「難得妳明白事理。」

李鳳很關懷的道：「你被打了一頓，現在還痛不痛？」

正德見李鳳如此關懷自己，更加喜歡，道：「當然痛，妳看，我連想坐下來一下也不可以。」

李鳳柔聲道：「有沒有看大夫？」

正德道：「衙門在通緝我，我怎能看大夫？不過木頭每天替我敷葯。」

李鳳道：「你就住在草大哥家中？」

正德道：「不錯，草大哥對我很好。」

李鳳道：「既然你還被衙門通緝，就不應該到處跑，若被人認出了，豈非不妙？」

正德道：「我沒有到處跑，我今次化粧出來，只想見妳一面，因爲我實在太想念妳。」

李鳳的芳心被正德眞誠打動了。

江彬心想：「女人都是心軟的，若不是皇上吃了那十多棒，說不定李鳳還不會對皇上這樣好。」

李鳳道：「你現在的處境很危險，還是先回去吧。」

正德握着李鳳的手，道：「我要見妳多一會。」

李鳳雙手被正德緊緊握着，面泛紅霞，羞怯得低下頭來不敢望正德，口中蚊吶般道：「日後摧花大盜落網後，就可以証明你是清白的，到時，我們……我們……就可以每天見面了，你現在還是先回去吧。」

正德道：「告訴妳一個好消息。」

李鳳道：「什麼好消息？」

正德道：「糊塗虫決定在摧花大盜落網後，就與他師妹成親。」

李鳳微笑道：「他師妹用什麼辦法把他綁着的？」

正德笑道：「患難見眞情。」

李鳳眸子一轉，道：「患難見眞情？」

正德道：「日後妳就會明白。」

在這之前，李鳳每天都見着正德，內心不覺怎樣，最近這幾天來不見正德，相信他不是摧花大盜後，知道他受劉大人打了一頓，內心竟極度掛念正德，這一點連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還暗地裡笑自己，竟然不停在掛念着一個來歷不明的人，今番見了正德，才知道原來自己竟喜歡了他。

大牛見正德握着李鳳雙手，登時妒火中燒，走上前，一手拉開正德，道：「你這大鬍子，你幹什麼？」

李鳳忙道：「大牛，斯文一點。」

大牛道：「這傢伙向妳輕薄，我要好好教訓他。」

江彬霍地站起身來，道：「你敢。」

大牛道：「我爲什麼不敢？」

江彬道：「你敢動他一根毫毛，我就不放過你。」

大牛聽江彬開腔，奇道：「這聲音很熟，你是誰？」

江彬剛才與大牛談話時，聲音壓得很低，所以大牛認不出來，現在一個疏忽，竟然用了本來的聲線。

大牛說完，即道：「你是江上飛？」

李鳳急道：「不，他不是江上飛。」

大牛一指正德道：「他是江上飛，那麼你一定是王德正了，你這摧花大盜。」

李鳳更急了，道：「大牛，別亂說，他不是摧花大盜。」

大牛不理，向着街外大叫道：「各位，摧花大盜在這裡，快叫公差來抓人。」

街上衆人聽了，連忙向龍鳳店湧了過來，而且還有人在找公差。

江彬知道不妙，忙道：「公子，我們快走。」拉着正德想走向大門，但大門已站滿了人羣，而且人羣中有人向店舖湧了進來，似乎要抓摧花大盜而來。

正德已嚇得不知所措，李鳳更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

大牛已手中拿着一個鐵鏤向二人撲了過來，江彬忙向旁躲開，見門外已有十多人衝了進來，慌忙擇路而逃，幸而龍鳳店內有不少窗，江彬旁背起正德，向其中一個較大的窗門撲了出去。

江彬果然是一個人物，背着正德，仍身手敏捷的跳出窗外，但甫一跳出之際，早已有另一班向他包抄而來，江彬無奈，只好放下正德，與這些人打起上來，打不了一會，人羣已越來越多。

江彬武功高强，羣衆都是平凡之輩，那是江彬對手？但江彬怎能向這些人下重手？但不下重手，又難以脫身，正感爲難之際，忽然其中一圍攻者叫道：「我們不要寃枉好人，摧花大盜不是大鬍子，我們要弄清楚。」

此人一說，衆人果然停了下來。

江彬吁了口氣，正想快步離開，但一想，若果快步而走的話，勢必引起懷疑，正在思量脫身之計，大牛卻大叫道：「他們其中一人的確是摧花大盜，只是化了粧而已。」

江彬道：「各位，這全是誤會。」

此時，一人悄沒聲的走到正德身後，出其不意地從後執着正德的假鬍子，正德一驚，但假鬍子已被那人扯了下來。

正德部份鬍子被撕下，登時露出了眞面目，羣衆眼前出現的，果然就是通緝告示上的摧花大盜王德正，連忙又向他們二人圍了起來。

江彬無奈，被逼以重手打退人羣，但人羣對摧花大盜極之痛恨，紛紛前仆後繼的向二人湧前，而且還有不少手拿木棒的向二人揮打。

擾攘了一會，此時秦長臨領着四名捕快已走了過來，一見了正德，彷似仇人見面，咬牙道：「王八蛋，果然是你。」

人羣見秦長臨來到，紛紛讓開，好讓秦捕頭對付摧花大盜。

秦長臨及四名捕快已抽出了大刀，江彬被逼抽出軟劍應付。

秦長臨一聲「上」，便與四名捕快持刀砍了過去，江彬忙以手中軟劍應敵。

以江彬的武功，要應付這五人根本不難，但是他要照顧正德，而且正德的屁股剛才又被人羣撞傷了，傷上加傷，令正德苦不堪言，江彬知他行動不便，加上四週又聚着近百人羣，要帶他快步離開可就難了。

江彬爲了要救皇帝脫險，也不理許多了，想着先殺了秦長臨等人再說，若果人羣再苦纏下去的話，只好大開殺戒，雖然他不想傷害任何無辜，但皇帝的性命總比任何人都重要，想到這一點，出手毫不容情。

秦長臨見他越打越狠，招數也加倍凌厲。

此時，有兩名捕快在混亂中一手拉着正德，江彬一時大意，正德落了單，還落在兩名捕快手上，大吃一驚，忙飛身救駕，但秦長臨及另兩名捕快不容他接近正德。

正德被抓後，驚叫道：「江彬，快來救我。」

但江彬難以脫身，不禁急得直冒冷汗。

秦長臨向兩名捕快大叫道：「陳福，林天，你們先把通緝犯押回衙門。」

捕快陳福及林天應道：「是！」便兩人挾着正德離開。

人羣見摧花大盜再度落網，紛紛把正德圍着，有人想動手打正德，林天阻止道：「不要亂來，他雖是犯人，你們打不得。」

有人大叫道：「對付這種人何必客氣。」

林天道：「回到衙門，我們自然懂得如何對付他了。」

有人叫道：「他上月殺了我未婚妻，我要報仇。」隨即有人向正德衝前，正德大叫道：「你弄錯啦，我不是摧花大盜。」

那人已執着正德衣襟，而且雙眼發紅，陳福與林天並不阻止，那人正想一拳打向正德，就在此時，一條人影從天而降，一條綠油油的青竹阻擋了此人一拳。

兩名捕快一個錯愕，就在一愕間，那從天而降的人已出手飛快的以一根青竹打倒了二人。

那手持青竹，從天而降的人赫然是「青竹劍」夏文直。

正德見了夏文直出現眼前，又吃了一驚。

夏文直打倒兩名捕快後，扶起正德，見正德驚惶，道：「放心，我知你不是摧花大盜，我是來救你的。」

正德感到很詫異。

夏文直拉起正德後，便抽出青竹劍，向秦長臨迎了上去。

江彬見他加入，心中一苦，心想：「有他加入，我這回完了。」

江彬以爲夏文直幫着秦長臨，心中叫苦，但見了他竟然站在自己一邊，不禁詫異萬分，當下不想這許多，便與夏文直聯手對付秦長臨。

秦長臨雖然武功不弱，但要應付兩大高手，可就吃力，打了一會，夏文直便與江彬很易擺脫了秦長臨，隨即帶着正德快步離開。

羣衆見二人都有兵器在手，而且都身手不凡，那敢向前追？

秦長臨明知自己不是江彬與夏文直對手，只好眼巴巴的目送三人遠去。

* * *

三人在鎮上奔至郊外，在一處安全的地方才停下來。

正德屁股上的傷口本已癒合，但在鎮上被人羣擠擠撞撞之下，傷口又破裂了，而且還滲出血水，只把正德痛得死去活來。

夏文直在懷中取出一個小玉瓶，望着正德，道：「把褲子脫下來。」

正德一驚，道：「脫褲子？你爲甚麼要我脫褲子？」

夏文直不與他多說，硬生生把正德屁股朝天的按在地上，然後把他褲子扯了下來。

正德大叫道：「你這是幹什麼？」

江彬道：「公子，他爲你療傷而已。」

正德一邊掙扎，一邊叫道：「他會有這麼好心？」

夏文直面色一沉，在他的屁股上拍了一下，道：「你定一定好不好？」

正德傷口被打了一下，痛得他登時想動一下也難，口中叫道：「痛死我啦！」

夏文直見他安定下來，便打開葯瓶，從瓶中倒出一些粉末來敷在正德屁股的傷處。

正德本來痛楚難當，但夏文直把葯粉敷在傷口後，隨即痛楚全消，令他長長舒了口氣。

夏文直收起葯瓶，隨即拔出利劍，江彬見了，以爲他加害正德，不禁吃了一驚，但夏文直只是以利劍割下身上斗篷，把一件斗篷割成一條長長的布條，交給江彬道：「替他包好傷口吧。」

江彬接過布條，道：「夏兄，多謝你這麼照顧我家公子。」

夏文直道：「別這樣婆媽，替他包好傷口再說。」

江彬便以布條包紮好正德的屁股，然後把他扶起來，正德望着夏文直，正想多謝一番，但他還未開口，夏文直道：「我知你想說多謝我，這不必，我不喜歡這套。」

江彬笑道：「累你把斗篷也毀掉，眞

不好意思。」

正德道:「這位仁兄可能覺得天氣太熱,所以斗篷穿不穿也可以。」

江彬對夏文直道:「夏兄,這鮮紅色的斗篷是你行走江湖的標誌,毀了豈非可惜?」

夏文直道:「從今天起,我的標誌不改也不行了。」

江彬道:「爲什麼?」

夏文直道:「我剛才救了你們,這惹眼的斗篷人人認得,若果我再披上的話,豈非自找麻煩?」

正德道:「眞不明白,行走江湖要什麼標誌,平平凡凡不可以嗎?」

江彬道:「這是每個人的性格,很難解釋的。」

夏文直對正德道:「你的傷怎樣了?」

正德道:「現在不痛了。」

夏文直冷哼一聲,道:「這劉天欄太也可惡,竟然不查清楚就寃枉好人,把我也愚弄了。」

江彬道:「他如何愚弄你?」

夏文直道:「他當這位兄弟是摧花大盜,我也信以爲眞,還想把他捉拿歸案。」

江彬道:「你怎樣知他不是摧花大盜的?」

夏文直道:「摧花大盜武功不弱,而他簡直就像個孱弱書生,而且胆子小得可憐,就好似上次,我以爲他是摧花大盜,正想拿他,誰知他竟嚇得縮在一旁。」

江彬道:「你知他不是摧花大盜,所以才救我們?」

夏文直道:「我不容許秦長臨寃枉好人。」

正德道:「你救了我,日後我一定好好報答你。」

夏文直道:「廢話!」

正德道:「這不是廢話,既然摧花大盜値三百兩,我就給你三百兩吧。」

夏文直道:「別說這些廢話了,我的職業是追捕犯人,抓到犯人,我自然會去領賞,無需你報答。」

正德道:「你追捕犯人時,一定很辛苦,也一定很危險了?」

夏文直道:「這個當然。」

正德道:「你這樣做,無非是爲錢吧了。」

夏文直正色道:「錯了,我這樣做,只一心爲民除害,錢是其次,別人說我是一個冷血追捕手,其實我對那些傷天害理的人才冷血,對這些人何必客氣?我行走江湖以來,給我殺死的,或生擒的敗類不計其數,但我從來未殺過一個無辜者。」

正德微笑道:「原來你是忠的,不是奸的,我幾乎看錯了人。」

江彬道:「夏兄面貌冰冷,所以才被人誤會是個冷血殺手。」

正德道:「難道面貌也有忠奸之分?」

夏文直道:「別再對我評頭品足了。」

正德道:「既然你不喜歡我報答你,有機會我替你在官場謀一官半職如何?你這種人最適宜做官。」

夏文直冷笑一下,道:「做官?官場簡直烏煙瘴氣,你最好別提。」

正德道:「你不喜歡做官,那麼你最適合做皇帝的近身侍衛,因爲你武功高强。」

夏文直瞟了他一眼,道:「你是不是被劉天欄打昏了頭腦,所以胡說八道?」

正德笑道:「我只說假如。」

夏文直道:「假如有這個機會,老子想也不去想他。」

正德道:「爲什麼?」

夏文直道:「跟在皇帝身邊,被皇帝指東指西,還要向皇帝拍馬屁討好,這有什麼味道?」

江彬聽了,心中有點不是味兒。

正德道:「不是每個皇帝都喜歡指東指西的。」

夏文直道:「做皇帝不指東指西,這樣有什麼味道?除非是個傀儡。」

正德笑道:「這也是。」

夏文直道:「更何況,伴君如伴虎。」

正德一怔,道:「虎?老虎是野獸,你當皇帝是野獸?」

夏文直冷冷地道:「中國歷代皇帝中,比野獸還不如的,大有其人。」

正德急道:「那麼你認爲當今皇帝怎樣?他是不是野獸?」

夏文直瞪了他一眼,道:「你怎地如此嚕嗦?」

正德脫口道:「我問你,我似不似一隻野獸?」

夏文直道:「你簡直就是一隻不停口的烏鴉,比女人還要婆媽。」

正德氣往上沖,但不便發作。

此時,夏文直對江彬道:「你叫什麼名字?」

夏文直的語氣實在很難聽,但江彬知他性格,也不與他計較,他道:「江上飛。」

夏文直道:「這個婆婆媽媽的王德正自從被人誤爲摧花大盜後,你和他一直住在草上飛的家中是不是?」

正德有點怒意,道:「你說我是婆婆媽媽的人?」

夏文直道:「你根本就是。」

正德氣得身子直震。

夏文直不理他,淡淡的對江彬道:「回答我剛才的問題。」

江彬道:「不錯,我們一直都住在草上飛家中。」

夏文直道:「摧花大盜再度出現,還殺了喬千雄的妻子,秦長臨曾到喬家去查這件案,而據我所知,當時草上飛的師妹也在場,我想見一見草上飛的師妹,以了解一下秦長臨在喬家的查案過程,我要抓到這摧花大盜。」

江彬道:「你想見小辣椒很易,只要到『私家嗇門』就可以找到她。」

夏文直道:「上次我與你交手時,這棵小辣椒也曾與你聯手對付我,若果我貿然去找她的話,相信她會拿齊十八種兵器來對付我。」

江彬道:「你要我去找她?」

夏文直道:「你難道不想替王德正洗脫罪名?」

江彬有點爲難,道:「剛才我們在鎭上一鬧,相信劉天欄又通緝我來了,我如何方便露面?」

夏文直在懷中拿出一個小布袋,拋給

江彬,道:「這小布袋內有各種喬裝的用品,只要化了粧,就沒有人認得你了。」

正德插咀道:「你這人法寶眞不少。」

夏文直道:「行走江湖,若果沒有點法寶,就只好等待失敗。」

正德道:「那麼你有沒有失敗過?」

夏文直道:「只失敗過一次。」

正德道:「多久以前的事?說來聽聽。」

夏文直道:「不太久,就在今天。」

正德道:「今天?」

夏文直道:「不錯,不但失敗,簡直倒霉。」

正德道:「是不是爲了被捕快追?」

夏天直道:「這些捕快都是飯桶,他們沒有資格追捕我,我被追,全是爲了你,也不想與這些飯桶瞎纏下去。」

正德道:「你倒說來聽聽,今天甚麼事令你失敗和倒霉?」

夏文直道:「救了你這個婆媽的傢伙,就是我一生人最失敗之處,老是聽你胡說八道,就是我一生最倒霉之處。」

正德被氣得說不出話來。

夏文直又道:「我們走江湖,曾不知多少次被人在身上砍上十多刀,但我一點也不覺得失敗,也不覺得倒霉,卻偏偏遇上你。」

正德氣得呱呱大叫,道:「你當我是什麼?你竟然這樣對我說話?豈有此理,信不信我把你的頭砍下來?」

江彬忙道:「公子,別生氣。」

正德道:「你不是我,你當然不生氣。」

夏文直道:「江上飛,快把小辣椒叫來這裡,我等你。」

江彬面有難色,道:「我去了,就只留下公子嗎?」

夏文直道:「你怕我會害他?」

江彬實在不放心正德與夏文直單獨相處,夏文直當然看得出。

夏文直走到江彬身旁,忽然出其不意地將江彬身上的穴道點了,江彬登時動彈不得,接着夏文直又飛快的把正德的穴道也點了。

江彬一驚,心道:「一時大意,着了他道兒。」

正德大叫道:「你……你這是幹什麼?」

夏文直隨即把江彬被點的穴道解開,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江彬點點頭。他當然明白,若果夏文直對他們有加害之心,剛才穴道被點,夏文直大可以對他們爲所欲爲,但夏文直點了他們穴道,隨即解開,這表示,夏文直對他們並無惡意。

夏文直道:「你現在就開始化粧吧。」

正德叫道:「我爲什麼不能動?你……你快放了我,不然,我對你不客氣。」

夏文直把他的啞穴也點了。

江彬見正德穴道被點後動彈不得,也不能說話,只眼睛睜得大大的,顯然有點憤怒,便走到他身邊,輕聲道:「皇上息怒,這夏文直脾氣是有點古怪,但他對我們並無惡意,現在只好忍一忍了,因爲只有他才能救我們。」

正德聽了,覺得江彬說得有理,怒意也消了,他知道夏文直不喜歡自己說話多,所以把自己穴道點了。

他動彈不得,只覺渾身不舒服,想對夏文直說:「你放了我吧,你不喜歡聽我說話,我不說便了。」但又苦於不能開口。

* * *

江彬換了套衣服,把自己扮成一個皮膚黝黑的農夫,逕自向永隆鎭而去。

由於鎭上被夏文直及江彬鬧了一鬧,這事又成爲鎭上居民的話柄。

草上飛知道了這個消息,又從旁人口中知道救走正德與江彬的人是一個身披鮮紅色斗篷,手持青竹劍的人,已知此人是夏文直。

草上飛知道夏文直是出了名的冷血及心狠手辣的殺手,不禁爲正德及江彬担心。

他急得在廳上來回踱步。

此時,忽聞門外人聲嘈吵,草上飛、小辣椒及木頭不禁向大門望了出去,只見秦長臨帶領着十多名捕快走了進來。

三人都感到有點詫異,草上飛向大門迎出去,道:「秦捕頭,發生什麼事?」

秦長臨面色一沉,道:「草上飛,你做過什麼事,你應該心知肚明。」

草上飛奇道:「秦捕頭,我不明白你說什麼?」

秦長臨道:「你別裝糊塗了。」

草上飛抓抓頭皮,道:「秦捕頭,我眞的給你弄糊塗了。」

秦長臨冷哼一聲・道:「我接到密告,說摧花大盜王德正就躲在你家中,你窩藏罪犯,你知有什麼後果?」

草上飛微微一驚。

小辣椒插咀道:「秦捕頭,我們都是一等良民,什麼窩藏罪犯,你說話可小心一點。」

秦長臨掃了她一眼,也不與她多說,手一揮,叫道:「給我搜!」

衆捕快聽了,齊聲應道:「是!」便湧進草上飛家中,而且開始搜查每一個角落。

草上飛大叫道:「你們別胡來。」

小辣椒對他輕聲道:「這個時候,就讓他們搜好了,幸好皇上不在。」

草上飛無奈,只好任由捕快們爲所欲爲。

江彬甫一抵達「私家嗇門」之前,便看見這個情形,當下便混在人叢中靜觀其變。

擾攘了一會,衆捕快搜遍每一個角落,但並未發現正德影踪,秦長臨只好收隊離開。

人羣見捕快們走了,也相繼的散了開去,此時,江彬在沒有人留意之下,便走進屋內。

草上飛見一個農夫走了進來,道:「兄弟,什麼事?」

江彬神色凝重,道:「我是江彬。」

三人也認出了他的聲音,小辣椒道:「江將軍,大事不妙,剛才……」

江彬道:「我已看見了。」

草上飛道:「這個時候,你應該躲一躲,回來幹什麼?」

江彬還未開口，小辣椒道：「皇上呢？」

江彬道：「皇上現在很安全。」

小辣椒道：「夏文直對你們怎樣？他有沒有傷害皇上？」

當下江彬便把情形說了出來，草上飛與小辣椒知道夏文直救了二人，雖感到奇怪，但也放下了心。

江彬道：「小辣椒姑娘，夏文直想見妳一見。」

草上飛道：「爲什麼？」

江彬道：「他想知道秦長臨在喬家的查案過程。」

小辣椒道：「他知來幹什麼？」

江彬道：「夏文直是幹追捕手這一行的，他很想抓到摧花大盜，所以想問妳要一點綫索。」

小辣椒道：「他對這件事也毫無頭緒？」

江彬道：「摧花大盜神出鬼沒，做案後一點線索也沒有留下，所以很感棘手，妳最好把這幾天來在喬家的所見所聞告訴他，或許會有點幫助。」

草上飛道：「既然這樣，還等什麼，我們馬上去見夏文直吧。」

木頭插咀道：「師兄，你不是一直都想自己抓到摧花大盜的嗎？爲什麼現在要找夏文直幫忙？」

草上飛道：「你知道個屁，這件事關乎皇上性命安全，怎能胡來？」

* * *

正德好不容易等到江彬回來，因爲只有江彬回來了，夏文直才會把他穴道解開。

小辣椒雖然知道了夏文直並非大壞蛋，但見了他滿面傲氣，也對他沒有好感。

江彬向夏文直介紹了小辣椒、草上飛及木頭三人，夏文直只略一點頭，小辣椒見他半句客氣話也沒有，心道：「這人很傲慢。」

夏文直道：「小辣椒，當秦長臨去喬家辦案時，妳也在場，是不是？」

小辣椒道：「不錯。」

夏文直道：「情形怎樣？」

小辣椒道：「秦長臨在喬家只逗留了一會便走了，相信他只是循例到齊家走一走吧了。」

夏文直道：「秦長臨一定有問喬千雄口供。」

小辣椒道：「只問了一些無關重要的事而已。」

夏文直道：「就這麼簡單？」

小辣椒道：「當晚摧花大盜出現，殺死了唐雪清，後來想殺陳秀，但陳秀反抗，還在摧花大盜身上扯下一塊玉墜，當秦長臨把那玉墜給喬千雄看的時候，喬千雄面色大變，就連他的妹妹也一樣。」

夏文直道：「後來怎樣了？」

小辣椒道：「喬千雄叫江彬不要理這件事，他自己會去辦，後來他走進內堂，似乎和他妹妹有話說，不久又出來大廳。」

夏文直道：「接着呢？」

小辣椒道：「喬千雄從內堂出來後，便向秦長臨，說：『秦捕頭，摧花大盜殺死每一名少女後，是不是先姦後殺？』秦長臨說：『遇害者有沒有被污辱過，就連我也不知，只是上頭發出消息，說摧花大盜姦殺婦女而已。』」

夏文直道：「喬千雄看了那塊從摧花大盜身上扯下來的玉墜後，爲什麼神色大變？」

小辣椒道：「我不知道。」

夏文直道：「那麼喬小雲爲什麼看了那玉墜也面色大變？」

小辣椒道：「這點我也不知道，我問她，她好似很爲難似的，什麼也不說。」

夏文直道：「妳找喬小雲來見我。」

小辣椒道：「現在？」

夏文直道：「事不宜遲，馬上去。」

小辣椒聽了夏文直的命令語氣，心中有氣，道：「我爲什麼要聽你指使？」

草上飛道：「師妹，別使性子，快去找喬小雲來吧。」

小辣椒性格硬直，本來無必要聽夏文直的命令，但她想起夏文直是有名的追捕手，對於緝兇甚有把握，而且只有摧花大盜落網後，就可以與師兄成親了，所以很不願意的答應下來。

小辣椒去後，夏文直便坐在一棵大樹下，他在回憶着小辣椒的說話。

此時，正德拉着草上飛，離夏文直遠遠的，才道：「你替朕查玉璽的下落，有什麼消息？」

草上飛道：「皇上放心，我已掌握了寶貴線索。」

正德一動容，道：「你好似滿懷信心？」

草上飛道：「當然。」

正德道：「但朕見你一直沒有行動。」

草上飛道：「查案有時全靠腦袋靈活的，不是有行動就有結果。」

正德道：「只要你能找回朕的玉璽，朕自當不會虧待你，到時候你和小辣椒還有木頭，就會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

草上飛聽了「榮華富貴」四字，不禁心花怒花，睜大了眼睛，道：「眞的？」

正德道：「能找回朕的玉璽，功勞不淺，朕還會和你開玩笑嗎？」

草上飛一拜，道：「多謝皇上。」

正德道：「朕對你說不要叫朕做皇上，你老是不聽，你就叫朕朱兄吧。」

草上飛道：「那怎可以，一介草民，豈能與皇上兄弟相稱？」

正德道：「朕長得這麼大，根本沒有一個朋友，現在朕認識了你，非把你當朋友不可。」

草上飛微笑道：「我眞有福，能與皇上做朋友。」

正德道：「還叫朕做皇上？」

草上飛一拱手，道：「朱兄！」

正德微笑道：「這才合朕心意。」

草上飛也微笑道：「既然朱兄拿我當朋友，爲什麼還自稱朕？」

正德笑道：「不錯，應該稱『我』才對。」

* * *

小辣椒到喬家找到喬小雲，喬千雄似有點不高興，小辣椒只好把喬小雲拉出喬家。

二人在街上行了一會，喬小雲道：「紅姐，妳神神秘秘的把我拉出來，到底

爲什麼？」

小辣椒道：「有一個人想見妳。」

喬小雲道：「誰？」

小辣椒道：「是『青竹劍』夏文直。」

喬小雲一愕，道：「他爲什麼見我？」

小辣椒道：「關於摧花大盜這件事，他想要妳向他提供一些線索。」

喬小雲道：「但我什麼也不知道。」

小辣椒不禁急了，道：「關於這件事，我知你一定知道很多，妳爲什麼不說出來？」

喬小雲想哭的樣子，哀求道：「紅姐，我都說過什麼也不知道，妳不要逼我好不好？」

小辣椒見街上人多，說話不便，便把她拉到一個僻靜處，然後道：「小雲，妳知不知道，妳隱瞞事實，把王德正害得多苦？」

喬小雲神情有點激動，雙手抱頭，道：「但我什麼也不知。」

小辣椒有點不耐煩，道：「妳一定知道誰是摧花大盜，妳告訴我吧。」

喬小雲猛地搖頭，道：「我不能說的。」

小辣椒叫道：「爲什麼？」

喬小雲道：「我說出來，我大哥會把我殺死的。」

小辣椒道：「是不是妳大哥叫妳不要對任何人說？一說出來就把妳殺了？」

喬小雲衝口道：「不錯！」

小辣椒道：「爲什麼？」

喬小雲冷靜了一番，才道：「因爲這件事只要傳出去，我們喬家就從此無面目見人了。」

小辣椒一愕，忽然想起一個人，就在她一愕之際，忽然迎面有兩度銀光激射而至，小辣椒立感不妙，向旁一閃，一柄飛刀從她身旁掠過，另一柄飛刀卻插在喬小雲背心，喬小雲慘號一聲，便倒在地上。

小辣椒見街角轉變處有一個人，顯然施放暗算的就是那人，連忙拔足追前，但當她一動身，那人又向她連發兩柄飛刀，小辣椒身法輕巧的避開了，同樣的，另一柄飛刀又打中了倒地的喬小雲。

那人放了兩柄飛刀後，便轉身快步而去，小辣椒那肯放過，便從後追了上來。

在街上追了一會，小辣椒從後清楚看見對方身穿勁裝，似乎還蒙着面。

那人見小辣椒窮追而來，忽然回轉身來，然後一揚手，又兩柄飛刀向小辣椒飛射而來，小辣椒見對方急步中轉身，已有準備，快步中向左一閃，僅僅避開。

小辣椒怒極，忙拾起一柄飛刀，又向對方追去。

追了不久，已到鎭邊，小辣椒較接近對方時，手執飛刀，瞄準對方背部，然後用力一擲，那飛刀快若閃電向蒙面人飛去，蒙面人快步中不虞有此一着，那飛刀便打在對方右肩膊處。

蒙面人中此一刀，一個跟蹌，幾乎跌了下來，但隨即快步向一片樹林走去。

蒙面人輕功甚是不弱，小辣椒輕功與他相差太遠，說什麼也追不上，再過一會，蒙面人已沒入樹林之中，小辣椒銀牙一咬，也追入樹林，但已不見對方影踪，正想深入林中慢慢搜查，但忽然想起「遇林莫入」這句江湖名言，爲求名哲保身，只好打消了搜索念頭，當下走出樹林，向來路折回頭，行了一會，發現蒙面人另一柄飛刀，便拾起來揣入懷中。

當小辣椒折回永隆鎭後，知道喬小雲已死去，好友被殺，不禁悲憤交集，咬牙切齒的道：「小雲，我要爲妳報仇。」也不再逗留，便快步走到郊野與夏文直等人會合。

* * *

小辣椒把剛才的遭遇向衆人說了一遍，衆人第一個反應就是——摧花大盜身份被喬小雲識破了，因而殺人滅口。

接着小辣椒把在現場拾獲的一柄飛刀呈在夏文直面前，道：「這柄飛刀，與殺唐雪清的飛刀一模一樣。」

夏文直道：「那麼，殺唐雪清的兇手與殺喬小雲的兇手是同一人了？」

小辣椒道：「我也是這樣想。」

夏文直目光一閃，道：「當晚殺唐雪清的兇手若果就是摧花大盜的話，那麼，妳剛才碰見的，肯定是摧花大盜無疑，妳認不認得他的身形？」

小辣椒道：「當時對方走得很快，還把我遠遠的抛離，我根本看不清他的身形。」

正德插咀道：「喬小雲說過，若果她把誰是摧花大盜說出來，她大哥就會把她殺了，因爲這件事對喬家聲譽有很大影响，這是什麼意思？」

夏文直道：「喬千雄對這件事知得很清楚。」

正德道：「既然喬千雄直對這件事知得很清楚，他爲什麼不向秦長臨說出來，讓秦長臨去抓人？」

小辣椒忽然驚叫道：「難道喬千雄就是摧花大盜？」

草上飛道：「不會吧？」

小辣椒道：「爲什麼不會？」

草上飛道：「若果喬千雄就是摧花大盜的話，爲什麼連新婚妻子也殺了，還殺了自己的妹妹？」

衆人都無話可說。

小辣椒道：「我曾聽人說過，喬千雄所以要和唐雪清成親，是貪圖唐家的財產，喬千雄殺死妻子，會不會陰謀奪金？」

草上飛恍然道：「對了，這推測大概不錯，喬千雄當晚殺死妻子後，又想加害陳秀，誰知陳秀反抗，還把他身上的玉墜扯下來，這玉墜除了唐雪清見過之外，就只有喬小雲見過，因而喬小雲就知道兄長就是摧花大盜，而喬千雄恐怕妹妹洩露出去，所以把她殺了，以去後顧之憂。」

夏文直道：「那麼喬千雄爲什麼要作摧花大盜，殺害了這許多無辜少女？」

草上飛抓抓頭皮，想不出一個喬千雄的殺人動機來，只好道：「或許他心理有點不正常吧。」

小辣椒忽然道：「我記起來了。」

衆人都道：「記起什麼？」

小辣椒道：「當日，喬千雄曾問秦長臨，摧花大盜殺一名少女，是不是先姦後殺，但秦長臨說不知道。喬千雄爲什麼有此一問？」

夏文直道：「那麼妳的看法如何？」

小辣椒道：「摧花大盜殺人後，可能

根本沒有汚辱過任何少女，他好似在爲自己辯駁。」

夏文直道：「通緝告示上說，摧花大盜姦殺婦女，喬千雄可能在爲自己辯駁，自己並未汚辱過任何少女，只是把她們殺了？」

小辣椒道：「不錯！」

夏文直道：「這其中可能內情複雜。」手中青竹一抖，冷冷的道：「但無論誰是摧花大盜也好，我都絕不會放過他。」

＊　＊　＊

喬小雲被殺，小辣椒異常傷心，已下定決心要把兇手查出，以替友人報仇，她心目中嫌疑最大的人就是喬千雄，所以決定到喬家去打聽一下，但當她抵達喬家的家門，一名下人對她說：「楚姑娘，對不起，我家大少爺說從此不歡迎妳。」

小辣椒目光透出怒意，道：「爲什麼？」

那下人道：「大少爺說妳害死了三小姐，所以不歡迎妳。」

小辣椒道：「我如何害死了小雲？」

、那下人道：「若不是妳時時來找三小姐，三小姐就不會死。」

小辣椒怒極，道：「胡說。」

那下人知小辣椒出了名的不好惹，見她發怒，不禁一怯，道：「這不是我說的，是大少爺說的。」

小辣椒大叫道：「喬千雄，你幹的好事，你說這些話，簡直欲蓋彌彰，你以爲你的所作所爲可以瞞得人嗎？」

小辣椒向屋內大叫，是想叫給喬千雄聽，果然，喬千雄怒氣冲冲的走了出來，怒得面上肌肉在跳，道：「小辣椒，妳胡說什麼？」

小辣椒雙手攏在胸前，冷哼一聲，道：「喬千雄，你幹過什麼事，你應該心知肚明？」

喬千雄聽了，面上忽然露出一絲害怕神色，身子也不禁一震。

小辣椒見了，又冷哼一聲，道：「作賊心虛。」

喬千雄道：「根本不知妳在說什麼，妳快滾。」隨即想把門關上，但小辣椒雙手向前一推，阻止那度門關上。

喬千雄見狀，怒得雙拳緊握，道：「妳到底想怎樣？」

小辣椒道：「我只想告訴你，小雲不是我害死的，害死小雲的是你。」

喬千雄身子又一震，正想把門再度關上，此時有一青年走出來，輕咳了兩聲，道：「大哥，什麼事？」

此人就是喬千雄的弟弟喬非，只見他個子比乃兄稍爲瘦削，他雖然愁眉深鎖，彷似有無限心事，但也不失是一個美男子。

喬千雄見了弟弟，便道：「沒有什麼。」

喬非道：「小辣椒，什麼事令妳在我家門前大發脾氣？」

小辣椒道：「喬二哥，我也不想多說，但我要告訴你，你遲早會知道你大哥的眞面目。」

喬非爲人也甚有風度，一笑道：「我大哥在鎭上出了名的好人，是正人君子一名，他有什麼不妥？」

小辣椒卑視的作了個輕笑，道：「正人君子？只怕未必，他是個僞君子。」

喬千雄怒得震騰騰的，道：「妳再胡說八道，我可不客氣。」

小辣椒連忙踏了個馬步，嬌叱一聲，道：「想打架嗎？只管放馬過來吧。」

喬千雄雖怒，但明白到好男不與女鬥，忙把門大力關上了。

小辣椒見大門關上了，想阻止也來不及，只好把那度大門拳打脚踢，直把那兩扇大門打得搖搖晃晃，希望喬千雄忍不住再度出來。

小辣椒打了一會門，但喬千雄並不開門，於是向大門吐了口唾沫，大叫道：「縮頭烏龜！」然後悻悻然的離開。

小辣椒在街上行了一會，忽聞一把清脆的聲音從後叫道：「紅姐！」

小辣椒擰轉頭一看，心中一喜，叫道：「小菁姐姐。」

原來那人就是劉小菁。

小辣椒見了劉小菁，便趨前把她雙手握着。

劉小菁面容有點憔悴，而且面色有點蒼白，小辣椒見了，道：「小菁姐姐，妳還在想着妳那個心上人了？」

劉小菁沒有正面回答，她道：「見着妳眞好，我有點事要對妳說。」

小辣椒道：「什麼事？」

劉小菁望望四週，只見街上行人衆多，道：「這裡人多，不方便說話。」

小辣椒見她神秘兮兮的，便道：「那麼我們找個沒有人的地方才說吧。」

劉小菁道：「這樣吧，今晚黃昏，我們在竹林外見，到時才對妳說吧。」

小辣椒眸子一轉，不惑的道：「什麼事如此神秘？」

劉小菁道：「我對妳說的，是一個天大的秘密，妳千萬不要對任何人提起。」

小辣椒更感不惑，道：「天大的秘密？」

劉小菁點點頭。

小辣椒道：「關於什麼事？」

劉小菁道：「到時妳自然明白。」

小辣椒是一個性急的人，越神秘的事，她越快想知道，她說：「爲什麼要等到今晚黃昏，現在不能說嗎？」

劉小菁正想說話，忽然向前一看，接着回轉身去快步走了。

小辣椒與劉小菁是面對面的站着，見她向前望了一眼便快步而走，甚感奇怪，忍不住也回轉身一看，原來喬千雄正從這邊走了出來。

小辣椒不明劉小菁爲什麼見了喬千雄便拔足而逃，正感奇怪之際，喬千雄見了劉小菁快步而走，竟然向劉小菁追了上去。

小辣椒滿腹疑團，但見喬千雄追向劉小菁，恐怕喬千雄加害於他，所以當喬千雄向她身旁掠過之際，忙伸手拉着喬千雄右手。

喬千雄被拉，見又是小辣椒，正想發作，但見街上人多，只好吞下這口氣，但已氣得渾身發抖，道：「妳幹什麼？」

小辣椒咀兒一撇，道：「我正想問你幹什麼，想不到你比我問得更快。」

喬千雄的手被小辣椒捉住，眼看劉小

菁在街上人叢中消失，一怒之下，大力擺脫小辣椒。

小辣椒見劉小菁已去得遠了，也就不再阻攔喬千雄。

喬千雄怒目瞪着小辣椒，看神情，彷似氣得快將爆炸一般，但街上人多，不便發作，只好怒氣冲冲的離開。

小辣椒感到剛才的遭遇很是奇怪，回到家後，正想告訴師兄，但想起劉小菁叮囑自己不要對任何人說，也就沒有告訴草上飛，有什麼事赴了劉小菁的約再說。

＊　＊　＊

衙門的內堂，劉天欄正以破鑼般的聲音在罵秦長臨道：「你這飯桶，連區區一個王德正也抓不到，你還配做捕頭嗎？」

那個柳師爺則附和道：「不錯，你還配做捕頭嗎？」

秦長臨如鬥敗了的公鷄，頭向下垂，道：「大人放心，這王德正絕對飛不過卑職的五指關的。」

劉天欄一拍案頭，怪叫道：「可是現在他卻跑了。」

柳師爺也叫道：「不錯，可是現在他跑了。」

秦長臨道：「大人，王德正並不難應付……」

秦長臨還未說完，劉天欄已搶着大叫道：「不難應付，爲什麼卻讓他跑了？」

柳師爺道：「不錯，既然不難應付，爲什麼卻讓他跑了？」

秦長臨道：「本來卑職已抓着他了，但卻橫裡殺出一個夏文直……」

劉天欄道：「我不理橫裡殺出一個下紋直又好，下紋曲也好，甚至上紋直也好，總之你要把一干人等帶來見本官。」

柳師爺道：「不錯……」說到這裡，見秦長臨怒目瞪着自己，以下的話登時不敢說下去。

秦長臨瞪了柳師爺一眼後，對劉天欄道：「大人，夏文直救走王德正後，一定另有目地。」

劉天欄道：「什麼目的？」

柳師爺也道：「什麼目的？」

秦長臨道：「夏文直是有名的追捕手，他追捕犯人，目的只爲錢，他之所以要救王德正，相信是想拿王德正來衙門領賞，所以，若果卑職沒有猜錯的話，不出多少天，夏文眞一定會把王德正送上來。」

劉天欄道：「那個什麼下紋直眞的會這樣做？」

劉天欄一邊說話，秦長臨一邊瞪着柳師爺，柳師爺果然不敢附和劉天欄的說話。

秦長臨見柳師爺不敢做「應聲虫」，才道：「他當然會，只要他把王德正帶來衙門，我們就一併把夏文直拿起來。」

劉天欄一雙眼瞇成一條線般，彷似看見了夏文直已把王德正帶到衙門一樣開心。忍不住叫道：「秦捕頭，你果然聰明絕頂，連本官想不到的，你也想出來，眞有你的。」

柳師爺也忍不住拍了秦長臨肩膊一下，道：「秦捕頭，眞有你的。」

秦長臨被拍，怒目盯着柳師爺，陰森森的道：「你再拍我一下，我就不客氣。」

柳師爺嚇得忙縮到劉天欄身後。

劉天欄又道：「秦捕頭，你不愧爲本鎭的神捕。」

秦長臨道：「只要他們一出現，我們的人就來一箭雙鵰，不，是一箭三鵰才對。」

劉天欄道：「怎樣一箭三鵰？」

柳師爺道：「不錯，一箭只能雙鵰，豈能三鵰？你可不要胡亂丟書包。」

秦長臨再也按奈不住，道：「柳師爺，我和大人在談正經事，你不要插咀好不好？」

劉天欄向柳師爺白了一眼，道：「柳花嬌，你就靜一靜吧。」

那個叫柳花嬌的柳師爺登時感到沒趣起來。

秦長臨道：「大人，卑職所說的一箭三鵰，意思是說，只要拿下了王德正和夏文直，那個疤面傢伙江上飛再也難飛了。」

劉天欄詭秘一笑道：「果然有頭腦。」

秦長臨道：「當然，不是人人想得出來的。」

劉天欄忽然若有所思，秦長臨見了，道：「大人想什麼？」

劉天欄敲敲腦袋，正色道：「既然夏文直救走了王德正，目的是想領賞金，現在事情過了這許多天，爲什麼還不見他來？」

秦長臨道：「卑職當然有想過這一點，但卑職想，夏文直可能認爲賞錢太少，所以一直在等。」

劉天欄道：「等？等什麼？難道等不到？」

秦長臨一笑，道：「大人果然聰明絕頂，夏文直就是等運到。」

劉天欄道：「是嗎？」

秦長臨道：「夏文直敢情是認爲衙門出的賞金太少，於是在等我們把賞錢提高了，才帶王德正來交人。」

劉天欄道：「那你認爲多少錢才不算少？」

秦長臨道：「對於這種亡命之徒來說，三百兩確是少了一點點，我們最好把賞錢提高至三千兩。」

劉天欄一聽，登時跳了起來，大叫道：「三千兩？你瘋啦？」

秦長臨連忙把他扶着坐下，堆滿笑容的道：「三千兩算是什麼？這只不過是納稅人的錢吧了，別忘記，重賞之下，才有勇夫。」

劉天欄也笑了，道：「對，這又不是本官的錢，這麼慳儉幹嗎？慳這種錢，簡直是白痴。」

秦長臨道：「更何況，這些錢絕對不會有分文落入夏文直袋中的。」

劉天欄接口道：「因爲夏文直已給我們拿下來了，那就不需付錢給他。」

秦長臨附耳對劉天欄正想說話，柳花嬌卻伸頭過來偷聽，秦長臨見了，沒有說下去，劉天欄忙對柳花嬌喝道：「滾開。」

柳花嬌只好滾開了。

秦長臨再把咀巴湊到劉天欄耳畔，道：「只要夏文直被我們拿下了，我們就把他秘密處決，然後，那三千兩，劉大人你就……發啦……」

劉天欄笑得心花怒放，道：「好計，

好計，明天開始，不，現在馬上立刻就開始把捉拿摧花大盜的賞金提高至四千兩。」

秦長臨奇道：「四千兩？不是三千兩嗎？」

劉天欄在他耳邊道：「本官佔三千兩，你佔一千兩，這只不過是納稅人的錢而已。」

兩人相視而笑，異口同聲道：「妙計！妙計！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秦長臨與劉天欄想得太樂觀了，他們爲什麼不想想，既然夏文直在光天白日之下公然救走正德，夏文直還會把正德堂而煌之的帶到衙門領賞嗎？

也虧他們互讚對方聰明絕頂。

＊　＊　＊

黃昏，太陽只放出殘光。

小辣椒已站在竹林外等待劉小菁。

她很性急，太陽最後一抹餘暉也消失了，此時劉小菁才施施然的來到。

小辣椒一見到劉小菁，忙道：「小菁姐，妳怎地現在才來？」

劉小菁滿面凝重之色，道：「妳有沒有告訴別人，我約了妳？」

小辣椒道：「沒有！」

劉小菁鄭重的道：「眞的沒有？」

小辣椒奇道：「什麼事如此神秘？」

劉小菁道：「這個天大的秘密，我只能對妳說。」

小辣椒已不耐煩，道：「小菁姐，到底什麼事，妳說吧。」

劉小菁走到她身旁，四下裡張望了一下。

四週都無人影。

小辣椒在等劉小菁開口說話，驀地裡，小辣椒見劉小菁滿面殺氣，立感不妙，忙向旁一跳，可惜，慢了一步，劉小菁已手拿一柄匕首戳中她腹部。

小辣椒腹部吃了一刀，鮮血直噴，痛得她面部扭曲，一個踉蹌，便跌倒在地上。

劉小菁手執匕首，眼光殺氣暴射，另一刀又戳向小辣椒，小辣椒忍痛向旁避開，滿面詫異神色，道：「小菁姐……妳……妳這是爲了什麼？」

劉小菁一雙眼彷似魔鬼的眼睛，狠狠的道：「紅姐，對不起，我要殺死妳。」

小辣椒忙叫道：「慢着！」

劉小菁果然停止了動作。

小辣椒道：「你爲什麼要殺我？」

劉小菁道：「因爲妳知道的，實在太多了。」

小辣椒不明她說什麼，正想說話，一瞥眼，看見劉小菁手上的匕首，她認得這匕首，登時吃吃的道：「喬大嫂，還有小雲，都是你殺的？」

劉小菁道：「不錯！」

小辣椒大叫道：「妳爲什麼要殺她們！」

劉小菁道：「小雲見過我那塊玉墜，即是說，知道了我的事，所以該殺。」

小辣椒道：「那麼妳爲什麼連喬大嫂也殺了？」

劉小菁道：「唐雪清搶走了我的人，所以該殺。」

小辣椒道：「喬大嫂搶走妳的人？什麼人？」

劉小菁道：「本來要與喬千雄成親的人是我，不是唐雪清，但唐雪清橫刀奪愛，令我受了不少痛苦，我怎能不殺她？」

小辣椒驚道：「妳難道就是……」

劉小菁道：「不錯，我就是摧花大盜，在鎮上殺死十多個新娘的人就是我。」

小辣椒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只把她聽得目瞪口呆，半晌，才夢囈般的道：「妳，妳……爲什麼殺了這麼多人？」

劉小菁眼光放出怨毒光芒，道：「這些人，可以說是喬千雄殺的。」

小辣椒道：「喬大哥？」

劉小菁狠狠的道：「喬千雄雖然沒有殺她們，但這個負心薄倖的傢伙欺騙了我，才令我性情大變。」

小辣椒只望着她發呆。

劉小菁續道：「喬千雄對我甜言蜜語，欺騙了我的感情，當我懷了身孕的時候，她卻與唐雪清成親，後來，我才知道，喬千雄是一個人面獸心的傢伙，已欺騙了不少少女……」

小辣椒忍痛掙扎起身來，道：「既然害妳的是喬千雄，妳應該找喬千雄算賬才對，但又爲什麼殺了這麼多無辜者？」

劉小菁表情更加歹毒起來，道：「我本來想殺喬千雄報心頭之恨的，但我後來一想，我不殺他，我肚子裡已有了他的孽種，我要把這孽種生下來，待這孽種懂事後，就授以武功，然後叫這孽種去殺他的父親喬千雄，至於那些無辜者，是因爲我被喬千雄欺騙後，每當聽到鎮上有女孩子要嫁人，我就大受打擊，自己也難以控制，要把這些行將出嫁的女孩子殺了才安心，因爲我實在妬忌她們能夠嫁個好夫婿。」

小辣椒道：「小菁姐，妳本來是心地善良的，被人欺騙一次，爲什麼變成這樣？」

劉小菁道：「妳不是我，妳當然體會不到我心中的痛苦，妳知不知道，當我有了喬千雄的孽種，而又知道原來被人玩弄欺騙，我有多難受？我曾經想一死了之。」

小辣椒道：「妳說我知的事實在太多，我不明白妳說什麼？」

劉小菁道：「我被陳秀身上扯下那塊玉墜，是喬千雄送給我的訂情信物，這玉墜只有喬千雄與小雲見過……」

小辣椒不待她說完，便道：「妳恐怕小雲把這件事說出來，所以殺她滅口？」

劉小菁咬牙道：「如我不殺她的話，她遲早會把這件事宣揚出去，到時死的就是我，所以我才對小雲痛下殺手。」

小辣椒道：「妳以爲我也知道這件事，所以連我也殺了？」

劉小菁道：「不錯。」

小辣椒道：「這件事，其實小雲並沒有向我提及過。」

劉小菁道：「但現在妳已經知道了整件事情，所以妳非死不可。」

小辣椒叫道：「妳好毒。」

劉小菁怨毒的道：「我已殺了這麼多人，知道若果被抓到後只有死路一條，但我不想死，我要看着喬千雄的孽種日後把喬千雄慢慢折磨至死，所以不能不毒，妳

不要怪我。」

小辣椒聽她說出自己的罪行，怒得身子直抖，叫道：「妳做了這麼多傷天害理的事，竟然叫我不要怪妳，妳還有人性嗎？」

劉小菁面上殺氣湧現，道：「隨便妳怎樣說，既然妳知道了我的事，妳就非死不可。」說完，手執匕首向小辣椒欺身而前。

小辣椒腹部剛才吃了一刀，還不斷在流血，只把她痛得面色蒼白，見劉小菁一刀刺來，忙忍痛向旁一跳避開。

劉小菁第二刀當胸劃將過來，小辣椒忙用橋手架開，劉小菁一刀被架開後，忙一個轉身，轉到小辣椒身後，第一時間削向小辣椒後腦，小辣椒也不弱，頭一低避了一刀，然後向後打出一拳，這一拳打空後，便回轉身來，右脚飛快的向劉小菁腹部踢去，劉小菁微一錯步，便避了此一脚。

小辣椒雖然受了傷，但動作也不慢，一脚踢空後，第二脚又飛快的踢向劉小菁面門，劉小菁左手一撥，又把此脚化開，小辣椒知道劉小菁右肩曾中了自己一記飛刀，傷勢還未復原，想到此點，忙一個轉身，轉到劉小菁身後，然後一脚踢向劉小菁右肩。

劉小菁來不及閃避，右肩中了一脚，登時把她痛得「哇」地叫了一聲。

劉小菁傷口破裂，衣衫也滲出了血水，痛得她戰鬥力也消失了。

小辣椒也不好過，經過一番劇烈打鬥，震動了傷處，人也痛得站立不穩。

劉小菁也痛得面色青白。

二女面對面的站着，小辣椒喘氣道：「小菁姐，我們本來是好朋友，想不到……今天竟然……互相殘殺。」

劉小菁撫着肩膊的痛處，道：「這是上天的安排。」

小辣椒道：「難道喬千雄對妳的影响力眞的這麼大？」

劉小菁道：「我被那個負心薄倖的傢伙欺騙後，已傷心得喪失了理智，根本不能控制自己，只知道誰要嫁人我就殺誰，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他給我的影响力。」

小辣椒道：「這就是愛情的魔力？」

此時，劉小菁忽然發覺不遠處的草叢微微在動，顯然有人藏身在草叢中，於是悄沒聲的一刀向草叢擲去。

藏身在草叢中的人見一把飛刀飛來，連忙把身子躍高避開飛刀，然後一個翻身，便站在兩女身旁。

那人赫然是喬千雄。

劉小菁見了，眼光怨毒更深，狠狠的道：「是你！」

喬千雄面上肌肉跳了兩下，一邊抽出大刀，一邊說：「妳想不到吧？」

小辣椒道：「你怎會來這裡的？」

喬千雄道：「我今天在街上見妳們談話，早知妳有古怪，所以一直跟踪妳。」

小辣椒見他抽出了大刀，知他對劉小菁不利，忙道：「你不能殺她！」

喬千雄目露兇光，道：「我不但要殺她，連妳我也要殺。」

小辣椒一驚，道：「爲什麼？」

喬千雄道：「因爲妳已知道了我的事。」

小辣椒叫道：「你果然是僞君子一名，你今日殺了我們，你的瘡疤就沒有人知道，而你就可以繼續在鎮上做其正人君子。」

喬千雄道：「妳說得一點也不錯。」說完，牙一咬，便提刀向小辣椒砍去，就在喬千雄一動身之際，另一邊的草叢也躍起一個人，第一時間以一根青竹擋開了喬千雄的大刀。

喬千雄微一詫異，脫口道：「『青竹劍』夏文直？」

夏文直面孔冰冷，道：「你跟踪小辣椒，但你想不到你也被我跟踪吧？」

夏文直一邊說，一邊在懷中取出一個小玉瓶，然後抛給小辣椒，小辣椒知道這是療傷的藥散，便把藥敷在傷口處。

喬千雄雙眼烱烱的望着夏文直，道：「你想怎樣？」

夏文直道：「我要把摧花大盜帶去衙門歸案。至於你這個江湖敗類，專欺騙少女肉體，你行走江湖幾年間，不知害了多少女性，我要當衆把你的醜事揭出來。」

喬千雄鐵青着臉，道：「你以爲你可以做得到嗎？」

夏文直面孔更冷，「鏘」的一聲，青竹劍應聲出鞘，喬千雄見了，不敢怠慢，來一個先發制人，提刀便向夏文直砍去，夏文直身形微閃，接着劍尖直指喬千雄左腰，喬千雄忙廻刀擋開，同時順勢一刀劈向夏文直腹部，夏文直來不及回劍，以左手格開喬千雄握刀的右手……

兩人一刀一劍，都是獨當一面的武林強手，當下打得呼喝連聲，好不激烈……

小辣椒替自己傷口敷好葯後，果然傷口已止痛，也不再流血，但她失血過多，面色有點蒼白，而且感到有點暈眩。

雖然如此，但小辣椒仍拿着葯瓶走到劉小菁身旁。她想替劉小菁治傷，但看見她手握一柄匕首，恐防她又向自己襲擊，想到此點，不其然向後退了兩步，然後把葯瓶抛向她，道：「小菁姐，妳……妳先把葯瓶的葯敷上吧。」

劉小菁彷似沒有聽見她說話，只目光呆滯的看着喬千雄與夏文直在苦鬥。

劉小菁見喬千雄與夏文直相繼出現，知道自己的罪行也再難以隱藏，而夏文直還揚言要把自己帶回衙門歸案，明白到終於法網難逃，想到此點，忽然牙一咬，一刀便向自己胸膛插下。

小辣椒與她只有數步之遙，見劉小菁自殺，大吃一驚，忙一個箭步衝前，在電光火石一刹那，右脚飛快踢出，這一脚不偏不倚的踢中劉小菁握刀的右手，劉小菁握着的刀登時脫手飛了出去。

劉小菁驀地望着小辣椒，道：「妳幹什麼？」

小辣椒見了她可怕的眼神，不禁一怯，道：「小菁姐，妳不要這樣。」

劉小菁忽然掩面哭了起來。

小辣椒雖是女流之輩，但眼淚絕不輕易流下來，見劉小菁哭了，不禁亂了手脚。

劉小菁抬起頭來，望着小辣椒，叫道：「我是一個罪該萬死的人，妳爲什麼不讓我死？」

小辣椒也知道劉小菁終於難逃法網，不禁難過起來，道：「小菁姐，，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呢？」

小辣椒說完，劉小菁忽然一個轉身，便衝向喬千雄與夏文直惡鬥處，口中大叫道：「喬千雄，我要殺了你……」

喬千雄與夏文直的武功都不相伯仲，二人一直鬥至高下難分，現在劉小菁加入戰陣，喬千雄內心不禁叫苦。

* * *

正德被繪影圖形的被通緝後，已不敢回永隆鎮，所以一直都與江彬住在郊野的一個山洞內。

此時，正德與江彬隱若聽見有惡鬥聲從遠處傳來，江彬好奇，便離開山洞，循聲找去，正德不敢獨自留在洞內，便也跟江彬離開山洞。

二人循聲找了一會，果見有人正刀來劍往的打起上來。

江彬清楚的看見一男一女，以二對一的姿態對抗另一人。

此時暮色已漸合，江彬看不淸打鬥三人的面貌，但從另一人的招式看來，其中一人顯然是夏文直，是以，便快步向打鬥場中快步而去。

正德見有人打架，內心已有點怕，見江彬有插手之意，忙拉着他道：「你去那裡？」

江彬道：「皇上，夏文直正與人打架，奴才要去助他一臂之力。」

正德雖然內心害怕，但想起夏文直曾救過自己，也不再阻止江彬，便快步的跟了上去。

當二人來到惡鬥處時，赫然發現小辣椒也在，而同時也看清楚了與夏文直打鬥的人正是喬千雄，另一個就是劉小菁。

江彬與正德甫一抵步，當然不明三人因何大打出手，江彬於是向小辣椒問過明白。

當下，小辣椒便把此事的前因後果說了出來。

正德知道了劉小菁原來就是摧花大盜，先是不相信，經小辣椒詳細說明後，只覺劉小菁甚是可惡，忙對江彬道：「替朕拿下這可惡的摧花大盜。」

江彬道：「好！但奴才把喬千雄拿下再說。」說着，已抽出纏在腰間的軟劍，然後飛身加入了戰圈。

饒是喬千雄武功高强，與夏文直鬥個旗鼓相當，劉小菁對他也起不了威脅作用，但江彬一加入，形勢立時改觀，喬千雄也感吃力起來。

喬千雄知道今日一戰若然敗下陣來，勢必身敗名裂，所以非使出渾身解數不可。

只可惜，喬千雄敵不過夏文直與江彬的聯手，再鬥一會，喬千雄已感到吃力異常，再也敵不過夏江二人的凌厲招數，結果敗下陣來，給夏文直與江彬合力擒了下來。

喬千雄大刀脫手，被夏文直與江彬以武器架在頸上，登時動彈不得，同時額上已滲出冷汗。

劉小菁見喬千雄被擒，忙拾起喬千雄的一柄大刀，一刀便向喬千雄迎頭劈下，夏文直見了，忙用劍架開，叫道：「妳幹什麼？」

劉小菁恨恨的道：「我要殺了這個狠心狗肺的傢伙。」

夏文直面色一寒，道：「此人殺不得。」

劉小菁叫道：「爲甚麼？」

夏文直道：「他罪不該至死。」

劉小菁道：「既然他罪不該至死，那麼就只好我死了。」說完，一刀向自己胸膛插下，夏文直早料到她有此一着，因她剛才已作出了一次自殺行動，所以當她動手之際，已飛快的用手指戮了她身上的穴道。

劉小菁穴道被點，動彈不得，口中大叫道：「你爲什麼不讓我死？」

夏文直冷冷的道：「死，妳是死定的了，但不是現在。」

正德插咀道：「她想畏罪自殺。」

劉小菁當然明白夏文直要把自己交去衙門，然後親口認罪的供出自己就是摧花大盜。

只有劉小菁自己親口和盤托出，才會有人相信劉小菁就是殺死十多條人命的摧花大盜。

此時，小辣椒道：「夏大哥，不如殺了喬千雄，說他就是摧花大盜，那麼小菁姐就可以不用死了。」

夏文直道：「冤有頭，債有主，豈能胡來？」

小辣椒與劉小菁是好朋友，今番見她落了這個下場，也再忍不住淚水了。

劉小菁也很明白自己作惡多端，罪有應得，只好等待王法來制裁自己。

此刻，劉小菁似在後悔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爲，她也流下眼淚來了，喃喃的道：「我該死。」

正德搖頭歎息了一聲，道：「一個如此斯文漂亮的姑娘，竟然會是一個滿手鮮血的摧花大盜。」

劉小菁目光呆滯，神情呆木，道：「夏文直，你帶我去衙門吧。」

小辣椒一陣哽咽，走到劉小菁身旁，把她擁抱着，「哇」的一聲，就哭起來了。

劉小菁道：「紅姐，我永遠都會記得妳這個好朋友的。」

* * *

劉天欄把捉拿摧花大盜的賞金提高至四千兩，不久，夏文直果然與江彬、正德及劉小菁帶到衙門。

劉天欄以爲夏文直帶正德及江彬來領賞，好不開心，後來弄清楚了眞正的摧花大盜是劉小菁，他就感到很失望。

劉小菁只好把自己的罪行一一供了出來。

夏文直領了四仟兩賞金後，他來永隆鎮的目的已達到了，於是便離開了永隆鎮。

* * *

小辣椒最要好的朋友就是喬小雲和劉小菁，但喬小雲被劉小菁殺了，而劉小菁被定了罪後，也被押到法場處斬了。

小辣椒想不到在短短的日子內竟先後與兩個友人永別，怎教她不傷心？

摧花大盜這件案已告一段落，對於衙門會以爲正德就是摧花大盜，還繪圖通緝這件事，衙門應向正德作個交代才對，但

劉天欄及秦長臨似乎已把冤枉好人這件事忘得一乾二淨了，令正德非常生氣。

正德與江彬仍舊不能離開永隆鎮，因爲正德的玉璽至今仍下落不明，這件事令正德寢食難安，正德不斷催促草上飛去查玉璽的下落，但草上飛卻好似漠不關心一樣。

* * *

今天一早，草上飛與小辣椒及木頭離開了私家衙門，說去查玉璽下落，所以正德與江彬只好坐下來乾等。

中午時份，草上飛三人從外回來，正德見了他們，忙上前問道：「草上飛，怎樣了？朕玉璽的下落如何？」

草上飛竟然連正眼也不敢望正德，神色甚是古怪，正德見了，問道：「你幹什麼？」

草上飛結巴巴的道：「沒有什麼。」

小辣椒從旁道：「師兄，你就坦白的說出來吧。」

草上飛滿面張惶神色，令正德更感奇怪，道：「糊塗虫，你到底搞什麼鬼？」

草上飛吶吶的道：「我……不……小民沒有搞什麼鬼。」

小辣椒有點不耐煩，道：「你剛才說過的，回來後，就坦白對王上說，現在爲什麼不說？」

草上飛就好似一個做錯了事的孩子一樣。

小辣椒忍不住道：「你不說，那麼就由我對皇上說吧。」

草上飛一個情急，道：「不不不，我說了。」隨即走到正德面前。

正德道：「你要對朕說什麼？」

草上飛忽然跪在正德面前，正德見了，道：「起來吧，不要跪了。」

草上飛道：「不，你是皇帝，我是平民，平民給皇帝下跪是應該的。」

正德道：「我在你面前一直不把自己當是皇帝，我們是朋友，難道你忘了？」

草上飛忽然向自己左右開弓的摑了幾個耳光，口中叫道：「我該死，我該死……。」

正德簡直莫名其妙。

草上飛對正德道：「皇上，小民有一件事要對皇上說。」

正德道：「我根本一直在等你說。」

草上飛道：「但小民說出來後，皇上千萬不要生氣，因爲這件事小民並非惡意的。」

正德道：「到底是什麼事？」

草上飛道：「你先答應小民不生氣，小民才敢說。」

正德道：「好好好，我不生氣。」

草上飛道：「也不要處罰小民。」

正德眉頭一皺，道：「甚麼事如此嚴重？」

草上飛道：「皇上先答應小民，不處罰小民，小民才說。」

正德被他弄得有點不奈，道：「好好好，我不處罰你。」

草上飛道：「小民怕皇上反悔。」

正德道：「堂堂一國之君，說過的話豈會反悔？」

草上飛道：「那麼小民放心了。」

正德已開始感到有點啼笑皆非，道：「你快說吧！」

草上飛跪在地上，垂頭道：「不瞞皇上，皇上的玉璽其實是小民草上飛偷去的。」

正德微笑道：「這是小事。」隨即覺得不是小事，大叫道：「甚麼？朕的玉璽是你偷去的？」

草上飛一驚，忙不迭叩頭，道：「皇上息怒，小民並非惡意的。」

正德立時想起，玉璽不翼而飛，累自己被劉天欄重重打了十多棒，還被當作是摧花大盜的被通緝，登時龍顏大怒，叫道：「草上飛，你好大胆。」

草上飛忙道：「小民該死，小民該死，但皇上你說過不生氣，也不處罰小民的……」

正德叫道：「豈有此理，他媽的，不不不，朕沒有說過這一句，你……你……氣死朕啦。」

小辣椒見正德怒得暴跳如雷，不禁爲草上飛担心，也連忙跪下來，哀求道：「皇上，我師兄一時糊塗，幹了這些糊塗事，皇上就……就放過他一次吧。」

正德道：「妳知不知道，他犯了這個罪多嚴重？」

小辣椒一驚，道：「皇上開恩。」

正德餘怒未消，道：「草上飛，你把朕的玉璽交出來再說。」

草上飛道：「皇上不要罵我……不不不，是小民才對，小民才把玉璽拿出來。」

正德氣得更甚，道：「豈有此理，到這個時候，你還夠胆與朕討價還價？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煩了？」

「活得不耐煩」五字一出口，草上飛嚇得慌忙在懷中取出玉璽。

正德接過手，細看了一遍，果然就是自己的玉璽，道：「你爲什麼偷去朕的玉璽？」

草上飛道：「不是偷，是拿。」

正德更怒，道：「你還駁咀？你說，你偷去朕的玉璽，到底所爲何事？」

草上飛道：「皇上，且聽小民解釋。」

正德道：「你說吧。」

草上飛道：「當小民見到皇上後，一直對皇上的身份有所懷疑，後來從種種跡像看來，王德正可能就是正德王的化名，因此懷疑皇上的身份可能就是當今天子，不是當今天上的星星，也不是當今天上的月亮，小民爲了求証皇上的身份，於是有一晚你和江白痴，不不不，是江將軍，在房中的時候，便向房內放迷香，迷倒你們後，小民就搜皇上的身，果然發現了玉璽……於是……」

正德越聽越氣，道：「既然你已知道了朕的身份，爲什麼還把朕的玉璽偷去？」

草上飛道：「那是因爲……因爲……」

正德叫道：「因爲什麼？說！」

草上飛道：「那是因爲皇上喜歡李鳳，而小民又喜歡李鳳……」

正德道：「朕喜歡李鳳和你偷朕的玉璽有什麼關連？」

草上飛道：「關連可大了，因爲小民恐怕皇上憑九五之尊的身份追求李鳳，到時小民就輸定了，所以把皇上的玉璽拿去

，這樣皇上就沒有機會在李鳳面前認自己是皇帝了，而小民才有點機會……」

草上飛就好似在說故事一樣，而正德則被氣得滿面通紅，道：「就憑這個原故，所以你就把朕的玉璽偷去？」

草上飛道：「因爲我們說過要公平競爭的，你有玉璽，我沒有，這還會公平嗎？」

正德氣得在喘氣，龍目一睜，叫道：「草上飛，朕要把你……」

正德還未說完，小辣椒大感不妙，連忙在正德面前再度跪下來，哀求道：「皇上開恩，我師兄一時糊塗，希望皇上不要把他處死。」

正德已七孔生烟，道：「草上飛罪無可恕，你認不認罪？」

草上飛一驚，叩頭道：「認，小民爲何不認罪。」

小辣椒急得流下淚來，道：「皇上，你大人大量，皇上是個好皇帝，皇上福壽康全，皇上萬人敬仰……」

小辣椒話未說完，正德又大怒道：「妳說什麼？你說朕萬人敬仰？」

小辣椒 道：「難道小女子說錯了？」

正德道：「妳說朕萬人敬仰？妳知不知道，朕統治的天下共有幾萬萬人口，這幾萬萬人口之中，竟然只有萬人敬仰朕？」

小辣椒忙改口道：「不不不，皇上受幾萬萬人敬仰。」

正德喝道：「草上飛，朕要把你……」

正德還未說完，忽聞門外一把清脆悅耳的聲音叫道：「德正哥。」

正德認得這是李鳳的聲音，心絃爲之一動，向門外望去，果見李鳳正含情脈脈的站在門外，她顯然見屋內人多，所以羞得不敢進來。

正德見了李鳳，登時所有火氣盪然無存，正想向李鳳行去，草上飛見李鳳甫一出現，正德登時火氣全消，覺得機不可失，便捉住正德一雙腿，叫道：「皇上，你如何處罰小民？」

正德見了李鳳，還聽她叫自己爲「德正哥」，已興奮得猛吞唾沫，那還有心情去理會草上飛？隨口道：「算啦，朕不處罰你了。」

草上飛知道皇帝金口一開，永無反悔，登時放下了萬二分的担心。

正德飛快的向大門外走去，立時拉着李鳳的雙手，開心莫名的道：「鳳，想死朕啦。」

李鳳雙手被握，羞得滿面通紅，頭垂得低低的，正德見了她羞怯的樣子，看得一顆心不住在跳。

正德滿心高興的道：「鳳，有一件事，朕一定要對妳說。」

李鳳以爲正德所說的一件事是向自己求親，只把她羞得無地自容，羞怯道：「你有什麼話，你說好了。」

正德道：「朕想對妳說的，就是想告訴妳，朕就是當今的武宗皇帝，朕要把妳帶回皇宮去做朕的皇后。」

李鳳「啐」了一聲，似嗔還笑的道：「你這人幾時學懂了吹牛？」

正德一愕，也指着自己鼻子道：「吹牛？難道朕的樣子不似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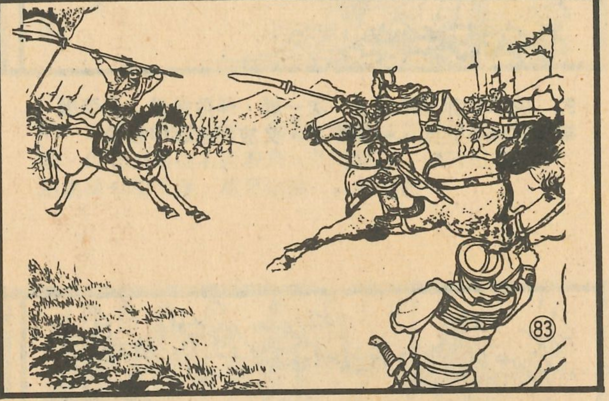
（全文完）

說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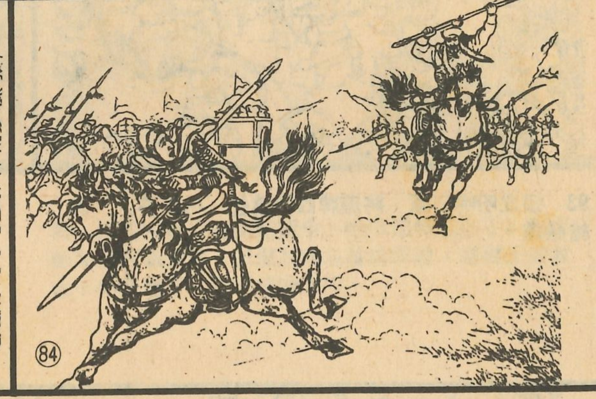
徐玉珊・編繪

雙槍陸文龍（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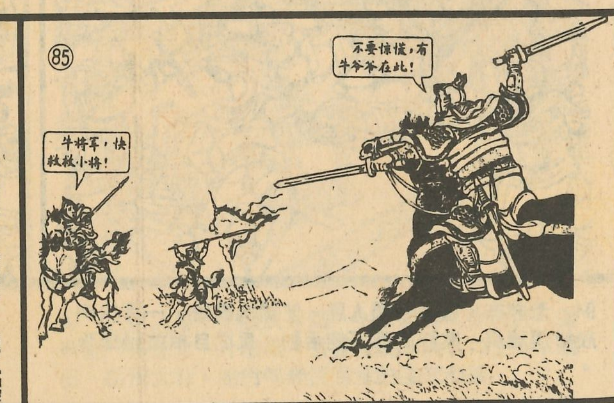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爲流傳，深爲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爲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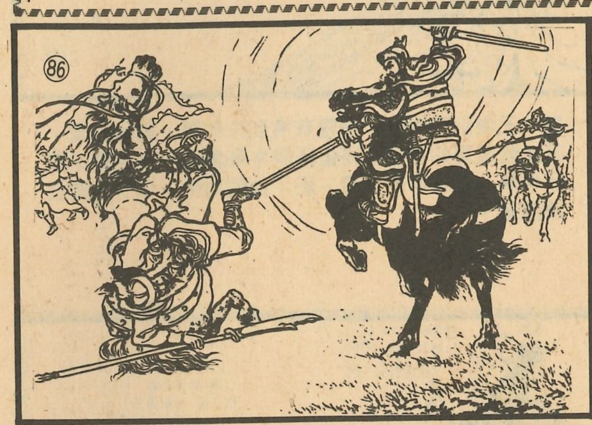
83 押糧官都統制王俊，原是秦檜門下走狗，一路耀武揚威興冲冲行來，不想在這裏碰上番兵，只得硬着頭皮提刀迎敵。



84 不上七八個回合，王俊抵擋不住，落荒逃走，鶻眼郎緊緊追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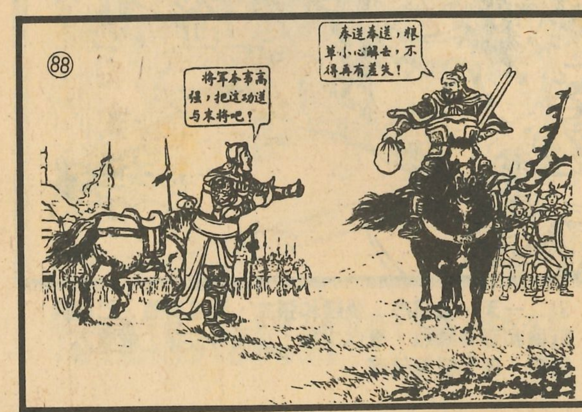
85 王俊正在性命交關的時候，忽然前面來了一支人馬，當先的大將正是總領催糧將軍牛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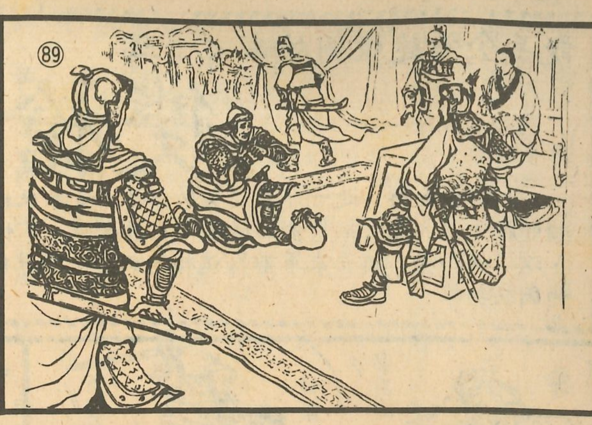
86 牛臯放過王俊，截住鶻眼郞，擧鐗便打，戰了二十個回合，鶻眼郞手中的刀略遲了一遲，被牛臯的鐗打中肩膀，翻身落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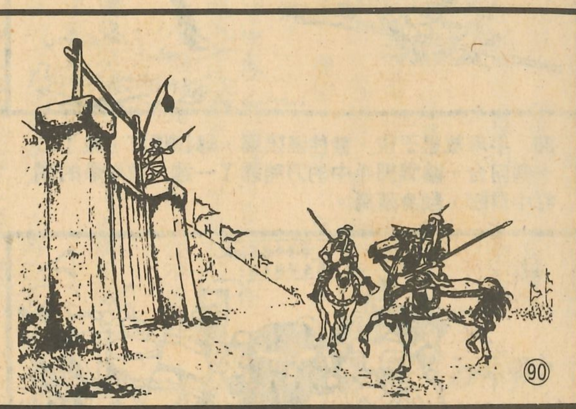
87 牛臯取了首級，宋兵乘勝追殺，五千番兵死的死，逃的逃，牛臯這才回頭問王俊底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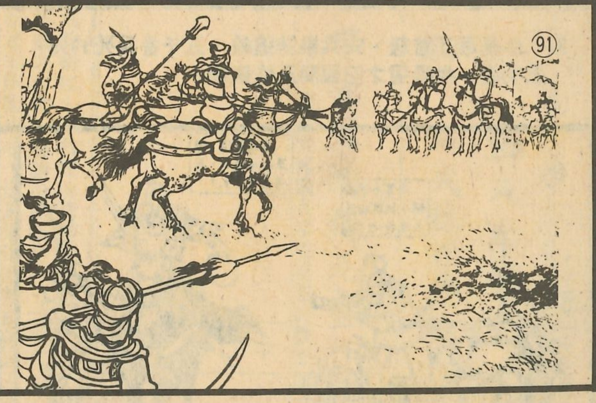
88 牛臯聽說他是京裏派到大營去監督糧草的，就把催到的糧草交給他帶回去，自己到別處催糧，又把番將的首級也叫他帶去報功。王俊向他討這分功勞，牛臯笑了笑，也答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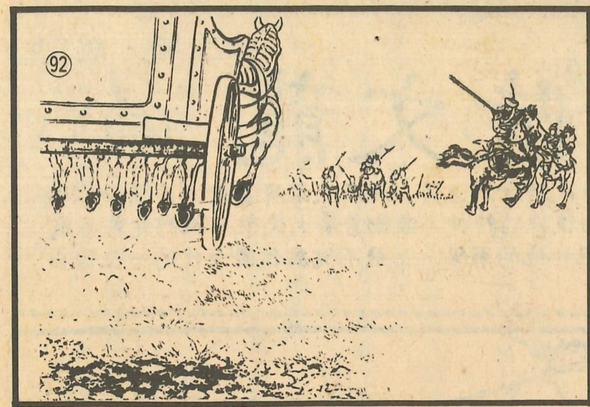
89　王俊別了牛臯，把糧草解到朱仙鎮，見過岳飛，呈上鶻眼郎的首級，不但不說牛臯救他，反說是他救了牛臯。岳飛半信半疑，記了他的功勞，命令下營發放糧草。



90　鶻眼郎的首級在宋營掛出，兀朮知道計又落空，只得叫完木陀赤兄弟，再用連環甲馬，天天向宋營挑戰。



91　一天，孟邦杰、張顯和張立、張用四將，已把鈎鐮槍和藤牌練熟，奉命出戰。後面有岳雲、嚴成方、張憲、何元慶等接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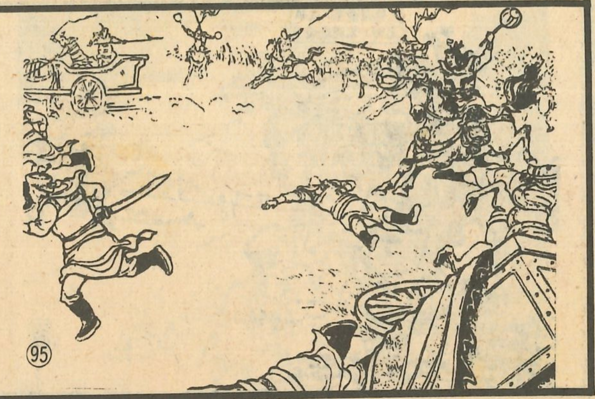
92　完木陀赤兄弟像上一次一樣，佯敗進營，見張顯等四將領兵趕到，一聲炮響，又放出連環甲馬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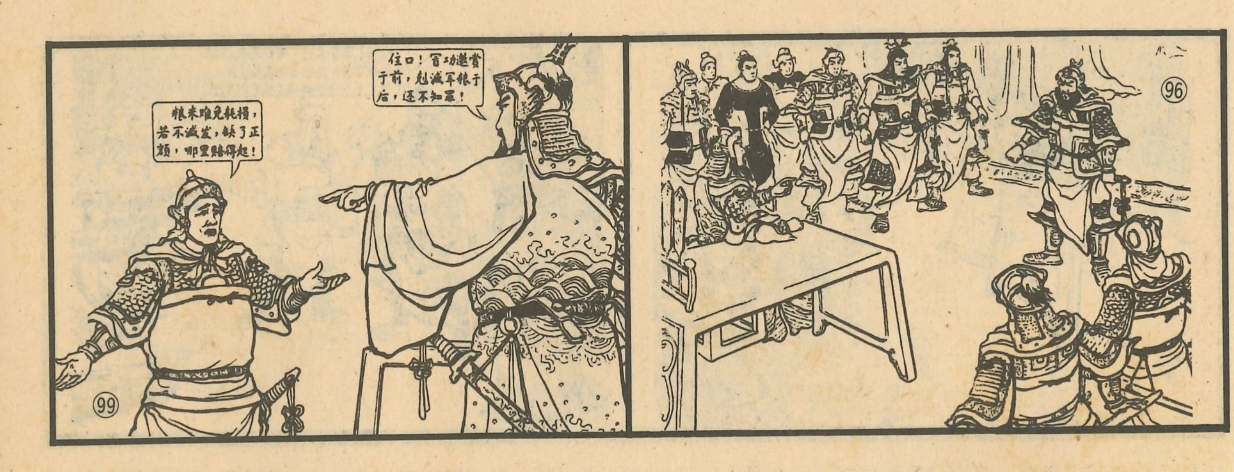
93　張立吩咐三軍，將藤牌四面遮住，弓矢不入，刀槍難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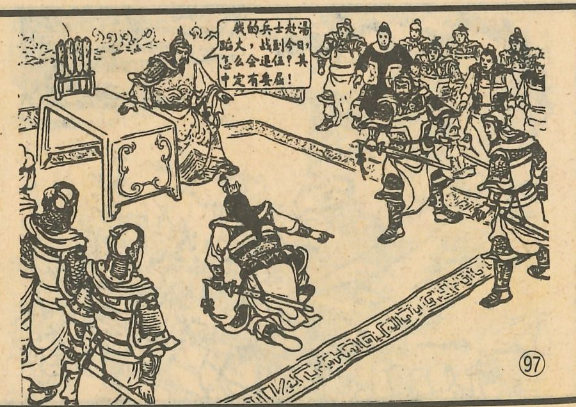
94　孟邦杰、張顯帶領人馬，使開鈎鐮槍，一連鈎倒幾排連環馬，其餘的都不能活動，反而自相踐踏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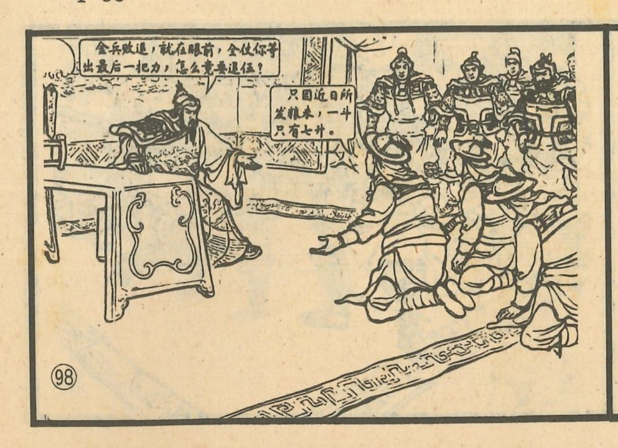
95　又聽得宋營炮響，岳雲、張憲從左邊殺來；何元慶、嚴成方等從右邊殺來，風馳電掣，頓時把連環甲馬挑得七零八落，馬足砍斷，人仰馬翻。



96　八員宋將得勝回營繳令。牛臯這時也到了。岳元帥問他百戰沙場，怎麼被無名番將殺敗，還要王俊救命。牛臯聽了，氣得哇哇大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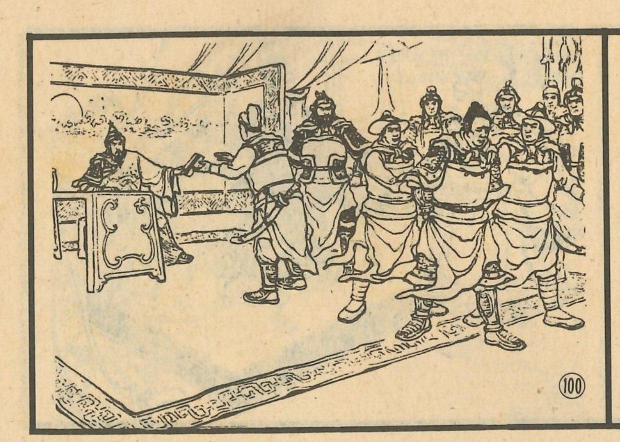


97　王俊還要厚着臉皮爭辯。牛臯就要同他比武。這時營門外忽然一片喧嘩，岳雲報說有幾百兵士要求退伍。岳飛大驚，吩咐叫幾個爲首的進來問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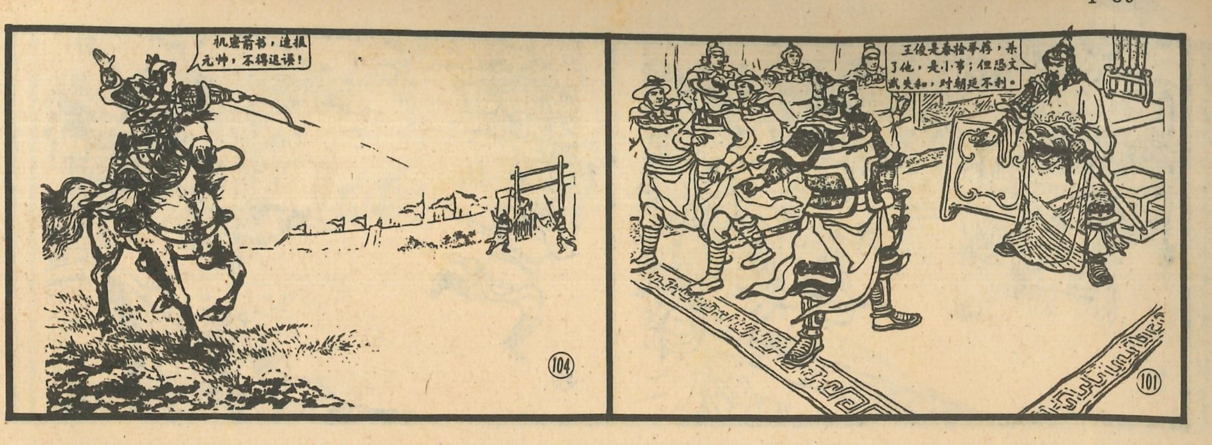


98　兵士們進帳跪下，向岳元帥訴說。

99　原來竟是王俊尅扣軍糧，引起軍心不服。岳元帥大怒，責問王俊，王俊還想强辯。



100　岳飛下令，命左右將王俊打四十大棍，寫成文書，當天解往臨安，請秦檜發落。



101　兵士們再不要求退伍，高高興興出營去了。牛皋却憤憤不平，問元帥爲何不把王俊按軍法從事。經岳飛解釋，牛皋也就不說什麼。

102　就在這天黃昏，兀朮雖然失了連環甲馬，却又從黃龍府送到一批更厲害的武器——鐵浮陀，是一種威力很大的火炮。



103　陸文龍聞訊，急趕回與王佐商議。王佐大驚，敎他快射一封箭書，報知宋營，並決定明日一同歸宋。

104　陸文龍悄悄走出營帳，到無人處把信縛在箭上，走近宋營高叫一聲，將箭射出。



105　宋兵拾得箭書，飛報元帥，岳飛一看，大驚失色。



106　岳飛急令諸將分頭通知各位元帥，將所有營帳虛設旗幟，全部人馬，立刻一齊退往鳳凰山躲避。又吩咐岳雲、張憲領一支人馬埋伏去了。

107　宋營全軍在二更前，撤退完畢，岳飛與韓世忠、張信、劉琦三位元帥，在鳳凰山上往下窺看。



108　漆黑中，只見金營人影晃動，推出鐵浮陀，對准宋營，放出轟天大炮。一霎時烟火騰天，山搖地動，炮彈到處，片瓦無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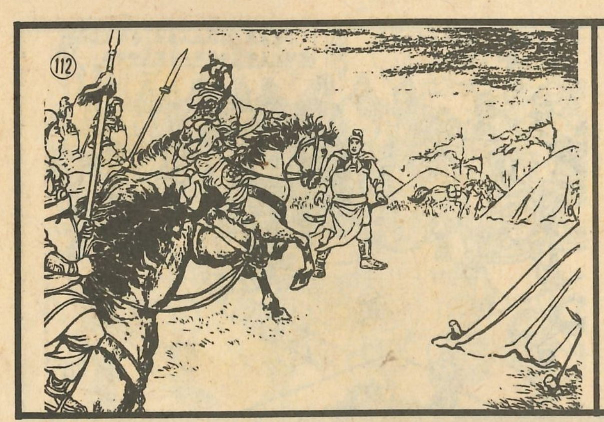
109　四位元帥舉手互賀，都說全靠王佐一條膂膀，陸文龍一枝箭書，救了六七十萬人馬的性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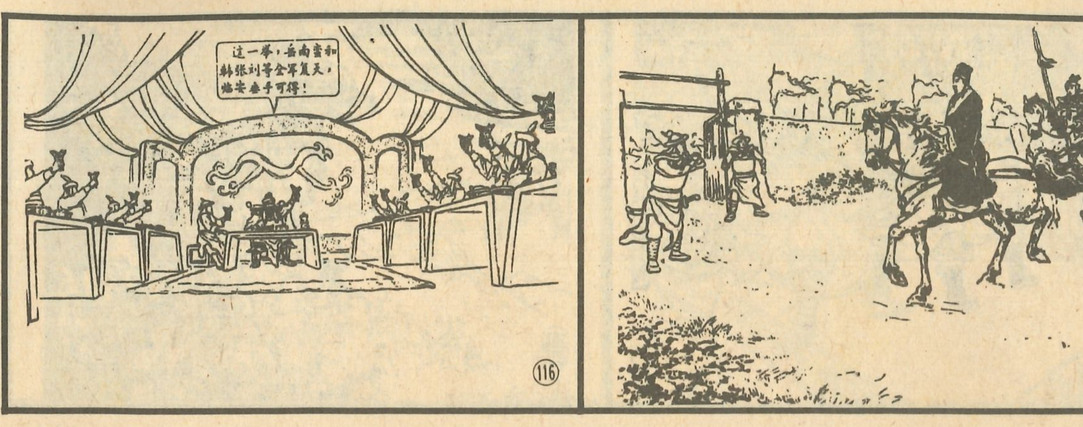
110　金兵打了半夜，以爲宋軍早已全軍覆沒，把炮丢在原處，歡天喜地地回營去向兀朮報功。



111　埋伏在附近的岳雲和張憲一見金兵回營，立刻領了人馬，將鐵浮陀全部推入小商河。



112　五更以前，岳元帥仍命各營回轉原處，重新扎好營盤。



113　天色微明，宋營前來了王佐、陸文龍和乳娘。

116　當宋營正在歡宴的時候，金營也在大擺酒席，向兀朮賀喜。



114　王佐進帳見各元帥，各位元帥都對王佐施禮，表示感謝。



117　兀朮正喝得興高彩烈，忽見小番進帳稟報，苦人兒同殿下，乳娘五更出營投宋去了。



115　接着陸文龍進帳參見。岳元帥對他勉勵了一番，吩咐擺酒歡宴，再差人送乳娘回家鄉安居養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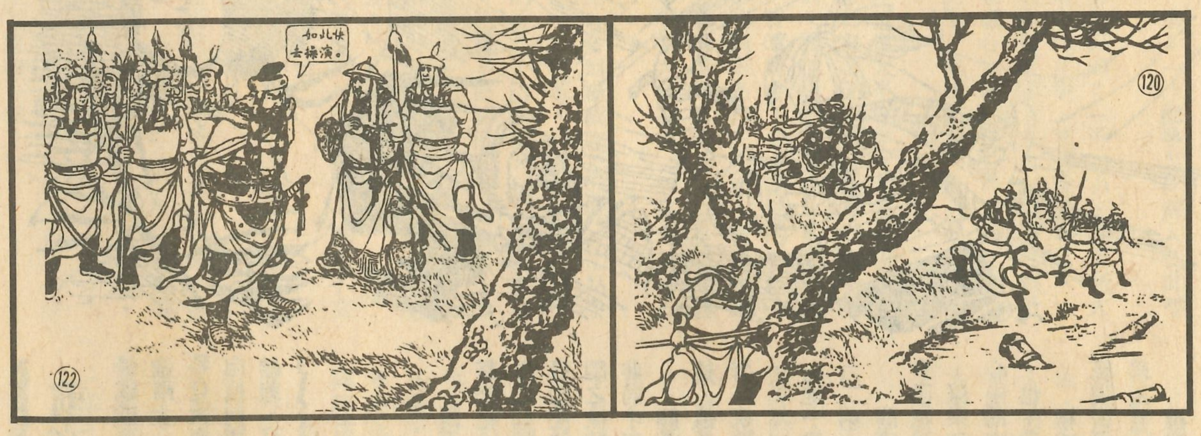


118　兀朮聞報，勃然變色，大叫"養虎傷身"！這時，第二個意外消息又到，小番報道宋營屹立如初，紋絲未動。兀朮不信，一脚踢翻酒筵，出營去看。



119　這一看，只氣得兀朮暴跳如雷，立刻傳令火速重整鐵浮陀。

121　兀朮氣得頓足捶胸，切齒痛恨王佐。



120　衆番將去推鐵浮陀，却不見一尊。兀朮親自帶了哈迷蚩四下搜尋，才看到鐵浮陀都推在小商河中了。

122　兀朮覺得岳飛能使王佐捨身斷臂，害得他連連損兵折將，毀了耗費多年心血的武器，不禁灰心喪氣。哈迷蚩提醒他說，前在黃龍府排練的金龍絞尾陣可以一試。兀朮這才精神略振。　（本段完）



上兩圖爲本故事主要人物

武俠中篇故事／黃陵子·文 可飛·圖

惡貫滿盈（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飛龍寨門前來了一個英俊挺拔的青年，他正是楊威，楊威要求見飛龍寨的三位寨主，但寨門前的嘍囉却不願開門，楊威顯出一手絕技之後，嘍囉才進寨內報告，二寨主劉南光至寨前，要楊威設法通過高逾兩丈、暗佈機關的鐵門，楊威輕易地通過了，劉南光對他佩服萬分，便帶楊威到頭廳拜見大寨主關長龍、三寨主張西杰，三位寨主對楊威的傑出身手均敬佩不已，而楊威更向他們提出高擧義旗，逐鹿中原的事，更使他們對楊威另眼相看，關長龍立即提議四人結義，張西杰最初不大願意，經兩位寨主勸說，也就答應下來。

天雷擊頂 惡貫滿盈

關東龍到了這時，實是忍無可忍，一聲怒叱，刀揚起，「呼」地一股勁風，一刀已向楊威砍了下去，那一刀之中，蘊含着他突如其來的憤怒和那種知道了被欺騙之後的，極度的悲激，力道之大，實是非同小可！

關東龍的那一刀，可以說來得突然之極，但是楊威也早有準備，關東龍刀夾風聲，疾砍而下，楊威雙臂一振，袖際雙劍，已然出鞘，雙劍交叉，架了上去，「錚」地一聲響，已將刀架住，楊威立時道：「二弟，有話好說！」

關東龍是一個血性漢子，這時他知道自己在這些日子來，最崇拜，最敬重的人，原來和元朝的脫脫丞相，早有勾搭，他心中的痛恨，實是難以言喻，連他的身子，也在猛烈地發着抖。

楊威的話才一出口，關東龍便是一聲怒喝，道：「你這畜牲，也配和我稱兄道弟。」

楊威却冷笑道：「我們是曾歃血爲盟的，你可還記得麼？」

楊威不提「歃血爲盟」這種事還好，一提，關東龍更是無名火起，他身子一退，陡地揚起刀來，楊威爲人，何等聰明深沉，他自知爲了要求自己飛黃騰達，眼前的捷徑便是與元軍合作，共攻張士誠。

但是，只要一提起和元軍合作，原來飛龍寨的人必然反對，楊威是早在看到了宋中帶來的那封信時，就已經立定了主意，要將關東龍等三人首先除去，是以關東龍一到，他就將脫脫的密函，給關東龍過目，明知關東龍性子暴躁，必然大怒。

要知道一個人，武功就算有十分，在盛怒之下，心浮氣躁，原來的武功，也必然打個折扣，更何況關東龍的武功，本就不如楊威。這時，關東龍被楊威激得怒火直冒，楊威其計已售，關東龍第二次刀才揚起，又是一聲大喝，沒頭沒腦，便向楊威砍了下來，關東龍才一出刀，楊威的身子，便轉動起來，關東龍一刀砍下，砍了個空，「叭」地一聲，他手中的那柄龍鱗

刀，直陷進了長案之中。

而也在此際，楊威的身形略轉，已經轉到了關東龍的背後，雙劍齊出，「撲撲」兩聲響，兩柄尺許來長的利劍，直刺進了關東龍背後的要害，幾乎直沒至柄！

利劍直刺了進去關東龍的背後，倒還沒有鮮血冒出來，但是他口角，已是鮮血泉噴，他身子猛地向前一掙，向前撞了出去，楊威也趁勢收回劍來，關東龍的身子，撞在那張長案之上。

他的身子撞在長案之上，「嘩啦」一聲響，將那長案，齊中壓成兩段，他身子也跌倒在地，直到此際，關東龍背後中劍之處，兩股血泉，才射了出來。

關東龍猛地一個轉身，在地上滾了一滾，他雙眼睜得老大，像是眼珠要奪眶而出一樣，只聽得他「呼叫」地喘着氣，啞着聲音，叫道：「三弟，我悔不該——」

他顯然是在遭了毒手之後，臨死之前的那一剎間，想起了當日楊威訪寨之際，他對楊威衷心傾倒，奉他爲首時張西杰所說的那番話來，是以後悔未曾聽張西杰的話了。

可是，他的話才說到一半，眼前一陣發黑，身子像要向天上飄了起來一樣，陡地向上挺了一挺，又「哇」地一聲，噴出了一口鮮血，已然氣絕！

楊威雖然早已立下了要殺害三人之心，但是一出手殺了關東龍之後，他也不禁好一陣心跳，望着關東龍，鬚髮蝟張，雙目怒睜的屍體，他心中也有一股寒意。

就在這時，只聽門外，傳來了一陣雜沓的脚步聲，在脚步聲中，夾雜着劉南光的喝問聲，道：「什麼事？什麼人在此呼叫？」

另外有人答道：「不知道，好像是大將軍的書齋中出了事，將軍快去看看。」

就是這兩句話的工夫，脚步聲已經近了許多，楊威心知關東龍大呼小叫，必然將將軍府上下，盡皆震動，是以他也早有了準備。

楊威在這裏大半年中，早有佈置，凡是飛龍寨原來的頭目，不是派去征戰，便是藉口老弱，將他們調了文職，或是乾脆削了出去，將軍府中，更全是他的親信，這時，他看到劉南光奔在前面，後面跟的十來個人，不論是軍官士兵，全是他的親信，他心中不禁大是高興，立時大踏步向前迎了上去。

劉南光一看到楊威迎了上來，忙站了脚步，道：「大將軍，什麼事？」

楊威的面色，陰沉得可怕，他沉聲道：「三弟，二弟不服將令！」

劉南光陡地一呆，強笑道：「大將軍，我們是結義兄弟，雖說軍令如山，但也不妨將就些。」

楊威一聲冷笑，冷冷道：「軍令不立，何以成大業？」

劉南光又是一呆，一時之間，說不出話來。

劉南光仍然不知在關東龍的身上，發生了什麼事，是以他心中雖然不以楊威那種話爲然，仍然委婉地道：「自家兄弟，縱有爭執，總也有話可說。」

楊威踏前一步，一字一頓，道：「我巳說了，但他堅决不從！」

劉南光心中也不免有氣，他自然也佩服楊威，如果不是楊威，他們一定仍然在飛龍寨中，佔山爲王，决不會有如今的局面，但是對一個草莽英雄，江湖漢子而言，兄弟間的義氣，都比一切更重要！是以劉南光道：「大將軍若是覺得我們不堪成大業，我們仍然回飛龍寨去當草寇好了，又有何妨？」

劉南光的口中，講出了這樣的話來，他心中的激憤，實是可想而知了，他却不知道，楊威巳動了殺機，關東龍巳然死在楊威的雙劍之下。

楊威一聲冷笑，道：「遲了，關東龍不服我將令，巳然伏誅了！」

楊威這句話一出口，劉南光猶如在頭頂之上，响起了一個焦雷一樣，一時之間，目瞪口呆，實在不知說什麼才好，他的聲音發澀，道：「你……你在開玩笑？」

楊威冷笑道：「誰與你開玩笑。」

劉南光在無法相信楊威說的是事實，他立時回頭向四面望去，那十來個軍官侍衛，却都冷冷地望着他，一接觸到那許多冷面平靜的眼光，劉南光只覺得心頭一陣陣地發凉。

他在陡然之間，發出了一下撕心裂肺的呼叫聲，身子陡地向前衝了出去，這一衝的勢子，簡直如同猛虎出柙一樣，勁疾無倫，楊威明知自己的武功，遠在劉南光之上，可是，看到劉南光那樣子瘋了一樣地向前衝了過去，倒也不敢攖其鋒，身子一側，避了開去。

而劉南光向前衝來，其實並不是衝向楊威的，也只是想衝進楊威的書齋去，看個究竟。

楊威的身形一閃，劉南光捲起了一股勁風向前衝了出去，他衝出去的勢力實在太急了，以致衝到了書齋的門口也收不住勢子，「砰」地一聲響，撞在門上，將那扇門，撞得「嘩啦」一聲響，倒了下來。

門一倒，劉南光又向前衝了兩步，才穩定了身形，而在他身形未穩之前他已經看到了仰臥在血泊之中，死不瞑目的的關東龍。

劉南光只覺得自己的心口，像是陡地被人撕裂了一樣，發出一聲怪叫，撲到了關東龍的屍體之上。

劉南光一撲到關東龍的屍體上，心中悲憤，實在是難以形容，他實在想大叫一聲「大哥」，可是喉際就像是有大團的棉花阻塞着一樣，竟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

這時候，楊威早已大踏步走進書房來，劉南光聽得「錚錚」兩下响，利劍出鞘之聲，他才陡地一震，伸手向腰際摸去，可是一摸之下，却摸了個空。

他才外出巡視回來，又是在全是自己人的大將軍府中，萬萬也料不到會有什麼意外發生，是以他的雙刀，並未曾佩在腰際。

他雙手摸了一個空，巳然聽得楊威，發出了一陣陰鷙之極的笑聲來，劉南光身子一挺，站了起來，這時，他反倒鎮定下來了，他發出了一陣奇異的笑聲：「三弟看得不錯，你原來是隻禽獸！」

楊威冷冷地道：「你們本來，不過是一羣草寇，能有半年這樣的風光，死也該心足了。」

劉南光一聲大喝，陡地一翻手，抓過了半截長案來，狠命向楊威砸了過來，緊跟着身子一閃，陡地一扭便想在楊威的身邊閃了出去！

可是楊威的身手極高，老大的長案，乘着風聲，向他撞了過來，他横臂一格，凌空已將長案擋住，緊接着，右手劍已疾刺而出！

當依右手劍刺出之際，劉南光恰好已來到他的身邊，再想退避，却已來不及了，「波」地一聲响，一劍恰好刺中了他的肩頭。

劉南光一受了傷，連忙身子一縮，待要奪窗而逃，他一轉過身來，窗子就在眼前，要穿窗而出，倒也不是難事，可是就在此際，只聽得書齋之外，傳來了關珠兒的嬌叱之聲，道：「什麼事？爲什麼攔住了我？」

原來關珠兒也已聞聲趕到，可是她才一來到書齋之前的走廊之中，就被那十餘個軍官，一起攔住，關珠兒又驚又怒，大聲叱責。

劉南光聽到了關珠兒的聲音，心中大驚，他心知關東龍已遭毒手，自己也未必逃得出去，自己遭了毒手之後，楊威斷然不肯放過關珠兒和張西杰。

張西杰不在城中，或者還可以聞風遠避，但是關珠兒却是危險之極。

劉南光一想到這裏，顧不得再向前撲去，厲聲叫道：「珠兒，楊威人面獸心，已殺了你大哥，你快快逃走。」

劉南光一叫，楊威早已大踏步趕了過來，雙劍齊出，攻向劉南光的左右脅。

劉南光手中沒有兵刃，根本連還手的餘地也沒有，楊威的雙劍刺到，他只有身形疾拔而起，一探手，抓住了樑頭，逃過了楊威的那兩劍。

而關珠兒在走廊之中，一見那十來個軍官，沒有一個是飛龍寨的舊人，一見到了她，便神色有異，各自亮出了兵刃，阻住了她的去路，她也心知有異，早已握定了軟鞭，及至劉南光一叫，她在那一剎那間，險險未曾昏了過去，而就在她一呆之間，「呼呼」兩聲响，兩柄單刀，已然砍向她的面門。

關珠兒雖在發怔，但雙刀一到，她身形立時一縮，轉頭鞭已然抖出，「噹噹」兩聲响，將迎面砍來的兩柄單刀蕩了開去，緊接着，長鞭向前一送，刀刃已經刺進了其中一人的額子。

那人發出一聲怪叫，身子向後倒了下去，關珠兒長鞭霍霍，那些人如何是她的敵手？十來人一起退了開去，關珠兒足尖一點，身形拔起，一個起伏間，已然飛到了書齋的門口，接着，又反手一鞭，向後揮出。

她向後揮出的那一鞭，恰好揮中身後追來的一個人的面門，那人慘叫一聲，仰天便倒，而就在那一剎間，關珠兒也已看清了書齋中的情形。

那時，劉南光一手抓住了樑頭，可是他的身子，還沒有機會翻上去，腿上便已中了楊威的兩劍，他一看到關珠兒跑了進來，急忙大叫道：「珠兒，你快走。」

關兒在驟然之間，遭此巨變，她簡直是整個人都呆住了，怔怔地望着倒在血泊中的關東龍，眼前陣陣發黑，連站也站不穩。

這時候，不論是什麼人，只消向她出手的話，她根本連躲避的能力都沒有！

但是，她剛才闖進書齋來的時候，如此神勇，却將門外的那十餘人懾住了，不敢進書齋來，而楊威在雙劍刺中劉南光的腿際之後，才拔出劍來，無暇進攻，關珠兒才能倖免於難。

及至劉南光一叫，關珠兒才如夢初醒，這時候，楊威也已轉過身來，關珠兒緊咬着牙，一鞭揮出。

她這一鞭才出，楊威身形旋轉，突然向她，疾衝了過來，劉南光身上又負了三處傷，可是看到了這等情形，仍然奮不顧身，一聲大喝，自樑上，向下直跳了下來，撲向楊威，楊威反手一劍，又刺進了劉南光的腹中，可是劉南光身形一側之際，却死命抱住了楊威的雙腿，撕心裂肺叫道：「珠兒快走，告知三弟！」劉南光拖住了楊威的雙腿，只不過叫出了八個字，但就在他叫出那八個字之際，楊威雙劍連下，已在他的身上，刺了六七劍。

劉南光身上，血如泉湧，但是他仍然死命拖着楊威的雙腿，關珠兒看到了這等情形，淚如泉湧，她也知道，自己若是不走，非死不可，劉南光那樣捨死忘生，拖住了楊威，正是好讓自己離去！

是以儘管她心中恨極，難過之極，她也足尖一點，直向窗口，撲了出去，在她撲到窗外時，她着地一點，立時拔身而起，上了圍牆。

楊威一見走了關珠兒，又驚又怒，又在劉南光身上，連刺了七八劍，一面叫着：「快追！」

七八個人，應聲也竄出了窗外，楊威揚起腿來，用力一踢，這時，劉南光早已氣絕，力道也盡了，自然再也拖不住楊威的大腿，是以楊威的腿才揚了起來，劉南光的屍身，便向外直飛了出去。

劉南光的屍身，直撞在一個古董架上，楊威的心中盛怒，那一踢的力道極大，是以劉南光的身子，撞在古董架上，嘩啦一聲，將那古董架撞得稀爛，他的身子落了下來，跌在許多碎瓷片之中，他雖然已經死去，但是仍然張大了口，像是仍在叫着，要關珠兒快快離去，關珠兒那時，出了圍牆，沿着牆向前奔出了幾步，便穿進了一條小巷之中。

好在她對城中的地形十分熟，一到了那條小巷內，她不再向前奔去，身形拔起，又躍過了小巷旁的高牆，落在一個院子之中。

她才一落下，便聽得脚步聲，吆喝聲，和楊威的呼叫聲，關珠兒咬了咬牙，她實在想痛痛快快地哭上一場，然而在如今那樣的情形下，她却連痛哭的機會也沒有。她身形一伏，又向前奔了出去。

直到她又躍過了高牆，到了另一條巷子中，她才喘了一口氣，纏好了龍頭鞭，趁着天色黑暗，向前疾行，她貼牆走着，只聽得蹄聲不絕，一隊隊的士兵，在大街小巷中疾馳而過，那自然是楊威正派人在滿城搜尋她了，關珠兒在九個陰暗的角落處，略停了一停，她的心中十分亂，但是她却還知道，現在最要緊的，就是將楊威

眞面目，去告訴張西杰。

城中發生了那樣的巨變，張西杰還一無所知，楊威害了關東龍和劉南光，一定要去害張西杰，如果張西杰一無所知，那太容易被害了。

關珠兒想到了自己應該立即去通知張西杰，可是看城中這樣的情形，她根本難以出城去。

關珠兒急得心疾向下沉，她雙手緊緊地握着拳，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才好。

而在這時候，大將軍府中，楊威一面派人滿城搜尋關珠兒的下落，一面却已派人出城去了，他派出的人，是宋中，和他的兩個親信，持着他的函件，要張西杰立時來城中，商量軍務。

楊威也知道，關珠兒若是走脫了，除了將大將軍府中發生的巨變，去告訴張西杰之外，決沒有第二個地方可去，而他就要趕在關珠兒前面，讓張西杰不知已發生了巨變，將他騙到大將軍府來送死。

楊威並且已吩咐了宋中，萬一張西杰心中起疑，不肯前來，那麼，只等他一起疑心，便立時出其不意，將他殺死，在關珠兒盤算着，如何才能出城之際，宋中和那兩個軍官，早已到了北門去，他們持着楊威大將軍令箭，叫開城門，向前疾馳而去。

× × ×

在那時，關珠兒也已想到，在現在那樣的情形之下，能幫助自己的，只有飛龍寨的舊人了。

飛龍寨中，有幾個頭目，雖然已被削了兵權，改調他職，但是，仍在城中，若不去找他們求助，自己想要出城，只怕千難萬難。

關珠兒一想到了這一點，立時又貼着牆，向前走去，不一會，她進了一條巷子，來到了一扇黑漆門前，抓住了銅環，叩起門來。

只聽得門內有人問道：「什麼人？」

關珠兒忙道：「快開門，我要見邱頭目！」

門內那人呆了一呆，接着，門栓聲响起，門打了開來，開門的却是一個老者，關珠兒依稀認得他，是飛龍寨的一個老嘍囉。那老嘍囉一看是關珠兒，神情惶急、狼狽不已，也吃了一驚，道：「關姑娘，你——」

關珠兒不等他講完，便直闖了進去，高聲叫道：「邱頭目，他在麽？」

她一聲大叫，只見前面燈光閃耀，一個長大漢子，持着巨燭，走了出來，那人正是飛龍寨的大頭目邱會，關珠兒這時見到了他，宛若看見到了親人一樣。心中一陣發酸，淚水已奪眶而出。

邱會迎了上來，看到是關珠兒，便自一呆，見她雙淚直流，更是吃驚，竟不知說什麼才好！

關珠兒一面哭着，一面道：「邱頭目，你能設法送我出城去麽？」

邱會驚魂甫定，忙道：「怎麽了？」

關珠兒的身子，不由自主的在發着抖，叫着道：「楊威殺了大寨主和二寨主，他——」

關珠兒的話還未曾講完，邱會陡地一震，連手中的燭台，也「噹」地一聲，跌到了地上。

關珠兒苦笑了一下，心中一陣又是難過，道：「邱頭目，楊賊猙獰面目，已然顯露，只怕凡是飛龍寨的舊人，他都不會放過，我無法逐一通知，你還要知會兄弟，早作打算的好！」

自關珠兒口中說出來的消息，實在令得邱會震驚得目瞪口呆，直到關珠兒這一番話講完，他才聲音發着顫，道：「關姑娘，那你……怎麽辦？」

關珠兒說道：「我要去見三寨主，但是我看楊威必然已在城上加緊防守，不知你有什麽法子，可以帶我混出城去，楊賊必然已派人去害三寨主，這事情萬不能遲了！」

邱會急得團團亂轉，半晌才道：「只有請關姑娘委曲一下，扮着下人，隨我出城去！」

關珠兒道：「你行得通麽？」

邱會苦笑道：「除非是楊威親自守城，不然，不論守城的是那一位將官，總還可攀得上三分交情，不致於留難我，關姑娘快請改裝，我就備馬。」

關珠兒答應了一聲，匆匆走了進去，邱會立時吩咐下去，備妥了四匹駿馬，不一會，關珠兒換了下人的服飾出來，邱會又挑了兩個心腹小嘍囉，四人上了馬，馳出了街道，邱會便道：「關姑娘，要找三寨主，得從北門走，北門的防守，一定最嚴，我們趁其不備，就由南門走，至多繞一個圈子，你看如何？」

關珠兒心中雖然着急，但是也明白欲速則不達的道理，是以點頭道：「只好如此！」

他們一行四騎，馳向城南，這時，本來已應該是天色將明時分了，可是却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天際雷聲隆隆，眼看一場豪雨，就要降落。

他們四人，也不敢點火把，只仗着對城內的地形熟悉，向前急馳，等到他們快馳到城門口時，天際才現出了一絲灰白，而傾盆大雨，也已嘩嘩地落了下來，雨勢是如此之豪，以致片刻之間，他們四人的身上，已然濕透，雨水傾着他們的身子和馬身，直往下淌，馬蹄過處，水濺起老高來。

及至馬兒到了城邊，天色已有點濛濛亮了，只見城門緊閉，門前一處排開，是二十個執着長戈大矛的士兵，四騎一到，便有兩個軍官，迎了上來，那兩個軍官的甲冑，也全部濕透了，他們大聲喝道：「來者何人？」

邱會一馬當先，馳向前去，道：「張哥兒，吳哥兒，怎地不認識我了？」

那兩個軍官抬頭仔細看去，認得是邱會，須知邱會本來是飛龍寨的大頭目，雖軍職被削，地位仍然極高，是以兩個軍官忙道：「原來是邱大人。」

邱會忙道：「快開城門，大將軍命我有要務，要出城去，就擱不得。」

那兩個軍官互望一眼，一個道：「邱大人，我們才接到將令，任何人出城，皆需大將軍令箭！」

雨水直淋了下來，就在邱會身後的關珠兒，一聽得那軍官這樣說法，不由自主，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暗叫道：「糟

了！」

但邱會畢竟是老江湖，臨危不亂，「呵呵」笑着，抹着臉上的雨水笑笑道：「吳哥兒，旁人要令箭，莫非我也要麼？」

那兩個軍官互相望了一眼，道：「邱大人自然是大將軍的親信，可是……可是上命難違，如果沒有令箭，我們擅開城門，那便是死罪！」

邱會一翻身，下了馬，道：「兩位說得好，難得兩位如此盡職，大將軍知道了，必有重賞！」

那兩個軍官齊聲道：「還望邱大人美言——」他們兩人才講到這裏，只聽得邱會，突然發出了一聲怪叫，雙臂一振，「呼呼」兩聲響，那兩個軍官，已然中掌，一中掌，他們二人的身子，便在豪雨之中，向外跌翻了出去，在地上打着滾，口中鮮血狂湧，再也難以起身。

邱會掌才發出，身子便向前竄了出去，守在城門前的二十個士兵，各挺長矛，迎了上來，邱會厲聲喝道：「可有飛龍寨的舊人在？楊威狼子野心，已殺了大寨主、二寨主，快助我們逃走。」

邱會厲喝聲未絕，已有六七個士兵，將挺出的長矛，陡地收了回去。其餘的士兵，還在猶豫間，那幾個士兵已然齊聲叫道：「我等願隨邱頭目一起逃走。」

一面叫着，一面早有兩三個士兵，轉過身去，拉開了木栓，推開了城門，關珠兒一見這等情形，策馬便向前，衝了過去，只聽得邱會叫道：「關姑娘你小心上路，我不能遠送了！」

關珠兒的心中，又是一陣發熱。

她心知邱會留在城中，還要去通知飛龍寨舊日的大小頭目，早作打算，城門既開，他自然不必再與自己隨行了，關珠兒在馬上，回過頭來，豪雨如注中，只見那二十個士兵，已各自在混戰，關珠兒也無法再看下去，連連催馬，馬蹄踐得積水四濺，向前疾馳而出。

她策着馬，繞着城牆，轉了一轉，到了向北的大路，策騎而馳，雨越來越大，向前看去，簡直只見白茫茫的一片，什麼也看不見，而路上的積水，也有好幾寸深，馬兒如同在小溪中馳騁一樣。

眼看雨勢如此之大，實在再難向前去了，關珠兒四面張望着，只見前面路邊，依稀可見一個老大的竹棚，那想來是路邊的茶棚。關珠兒心想，雨如此之大，自己無法趕路，楊威派出的人，一定也難以趕路，不如暫且歇上一歇，要不然，趕壞了牲口，只怕更麻煩了。

她策着牲口，向那竹棚馳了過來，到了棚前，只見簷前的滴水，宛若瀑布一樣，關珠兒將馬帶到了簷下，翻身下馬，走進了棚中。這時，她滿面都是水滴，簡直什麼也看不清，進了竹棚，鬆了一口氣，伸手在臉上抹了抹，只見偌大的竹棚之中，冷清清地，除了茶博士之外，只有一張桌上，坐着三個人。

那三個人，這時正抬着頭，在打量關珠兒。關珠兒一看到他們三人，便大吃了一驚。那三個人中，正中那個瘦削漢子，關珠兒不認識他是誰，但是兩旁兩個，正是大將軍府中的人，是楊威的親信，她卻是認識的！關珠兒一和兩人打了一個照面，心中一怔，立時便轉過身去，可是卻已遲了一步，只聽得那兩人異口同聲叫道：「關姑娘！」

那三人之中，關珠兒不認識的那人，正是宋中，宋中這人，何等精明，聽到了一聲「關姑娘」，他心中大喜，「咯咯」一笑，道：「眞巧啊！」

關珠兒足尖一點，已向外竄了出去。

關珠兒才一向外竄出去，宋中伸手在桌上一拍，陡地站了起來，只見他伸手在腰帶之上，按了一按。他腰帶正中，是一個鼓起約有寸許的長方盒，一按之下，機簧響起，一蓬細針，電射而出！那一蓬細針的來勢，實是突兀之極，人家發暗器，就算再快，總也得揚起手來，然而宋中的腰帶正中，卻扣着一個機弩盒，順手向腰際一拍，大蓬細針，便已電射而出，而當細針射出之際，他人仍然向前，直撲了過來！關珠兒在陡然之間，看到眼前精光閃耀，一時之間，還不知發生了什麼事！等她定下了神來，發現那是大蓬細如牛毛的細針時，那蓬細針已然散了開來，離她不過五六尺了。關珠兒心知，這種細針最是歹毒，一見細針已來得如此之近，她發出一下驚呼聲，軟鞭一揮扯住了一張桌子，一振手臂，將那張桌子，疾揚了起來。

幸而關珠兒這時，是在一個茶棚之中，身邊就有着老大的方桌，不然，想要避過那一蓬細針，只怕是千難萬難了。這時，她一扯過了那張桌子來，只聽得「拍拍」連聲，桌子擋在她的前面，那一大蓬細針，全都射在桌面之上，關珠兒驚魂甫定，手臂又是一抖，那一張桌子，「呼」地帶起了一股勁風，向宋中直飛了過來。

宋中在射出飛針之後，眼看關珠兒還在發怔，而大蓬飛針，已然散了開來，心中這一喜，實是非同小可，因爲除了關珠兒，再要誘殺張西杰，便不是難事，可以說是除了心腹大患！

而關珠兒，張西杰若是相繼除去，他自然是立了大功一件，從此富貴榮華，皆可來臨了！

仙心中高興，向前撲出的勢子更急，只等關珠兒一中針，他再趕向前去，拳腳交加，可以立時將關珠兒打死。卻料不到突然之間，事情生出了變化。關珠兒不但就近讓軟鞭纏住了一張桌子，揚了起來，讓桌面作盾牌，將飛針盡皆擋去，而且桌子還向他飛了過來！

宋中人雖狡猾靈敏，可是這一下子變化，卻也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在他心中陡地一怔間，桌子已飛到了他的身前。

宋中在情形突變之下，根本連考慮的餘地也沒有，雙掌一翻，便向桌子擊去，只聽得「叭叭」兩聲響，他雙掌已擊在桌面之上，隨着那兩聲響，那張桌子，「嘩啦啦」響着，已被他雙掌之力，擊得一起散了開來，碎木四濺，可見宋中的掌力，也非同凡響。

關珠兒一拋出桌子，人便向外退去，這時已快退到了茶棚之外，她眼看桌子被宋中擊碎，手中的龍頭鞭已然揚了起來。

可是，也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剎間，只聽得宋中突然發出了一下怪叫聲，面色大變，身子一晃，「騰騰騰」向後，連退出了四五步去！

關珠兒看了這等情形，心中不禁大爲愕然，因爲宋中一上來就發暗器，聲勢洶洶，自己雖然人急智生，拋出了一張桌子，可是他還有兩個帮手，還是他佔着極大的上風，何以在剎那之間，竟像是身受了重傷一樣。莫非茶棚之中，另有高手在帮助自己麼？關珠兒一想到這裏，忙抬頭看了一看，然而茶棚之中，除了他們幾個人之外，並沒有別人。

關珠兒無心戀戰，也無暇去想及究竟，她一看到宋中後退，立時想到，此際不進，更待何時？是以一抖手，一鞭砸在地上，「叭」地一聲響，地上立時出現了一道深深的鞭痕。

而她的身子，也就着那一鞭之力，向上疾翻了起來，翻出了茶棚之外。

一到了茶棚之外，大雨淋了下來，關珠兒只看到茶棚外有馬拴着，一時之間，也分不出何匹馬是自己的，身子落了下來，落在一匹馬的馬背上。

她上了馬背，才聽得茶棚之中，楊威那兩個親信，一起呼喝了起來，關珠兒扯起了韁繩，反手連抽了幾鞭，抽在另外三匹馬上。

她那三鞭，下手極重，抽得那另外三匹馬，一陣哀嘶，一起倒了下來，她自己已然策馬，冒着大雨，向前疾馳了出去。

當她馳出了兩丈許之後，轉過頭來，看了一看，只見楊威的那兩個親信也已趕出了茶棚，可是關珠兒知道，他們沒有了牲口，是萬萬追不上自己，自己絕對可以先他們一步趕到張西杰的軍營之中的了！

她不再回頭觀看，連連策騎，馬兒冒着大雨飛馳，四蹄起處，水花濺起老高，關珠兒全身上下，早已濕了個透，她也不以爲意，只求快快趕路，趕去見張西杰。

卻說那兩個楊威的親信，到了茶棚之外，眼看三匹馬倒地不起，而關珠兒卻已策騎遠去，心知一定追不上，立時又折回茶棚來。

他們兩人，回到茶棚之中，都不約而同，向宋中望了過來。

宋中剛才一出手就放暗器，可是在擊碎桌子之後，卻又立時後退，關珠兒才有機會逃走，他退得十分突兀，倒像是有意放走關珠兒一樣，那兩個人心中，不免有多少起疑，但是她們知道，宋中是楊威的舊識，是以只是望住了宋中，倒也不敢開口相責。

宋中望着他們，苦笑了一下，突然手掌一翻，攤開了手掌來。

那兩個人在突然之間，見宋中翻掌，還只道宋中要突然動手，吃了一驚，身子立時向後，疾退出了一步，可是等到宋中的雙掌，攤了開來，他們二人，一起定睛望去時，卻又不禁大吃了一驚！

只見宋中的雙掌掌心，鮮血汩汩而出，皮開肉綻，滿是鮮血！

那兩人不禁呆了，齊聲道：「這……這……」

宋中又苦笑了一下，勉強握住了手，向散落在地上的一塊桌面，指了一指。兩人忙循他所指看去，只見那塊桌面上，釘着許多細針，兩人這才恍然大悟，明白宋中何以突然後退。

原來關珠兒以桌爲盾，那一蓬數百枚飛針，一起射在桌面之上，但是寸許長的飛針，射中了桌面，並未全部沒入，至少還有一半露在桌面之外，當桌子向宋中飛來之際，宋中在急切間，未曾料到這一點，雙掌竟一起拍向桌面，針尾一樣鋭利，盡皆刺入他的掌心之中，可以說是痛徹心肺！

宋中在猝然之間，受此重創，自然立時面上變色，倉惶後退，給了關珠兒一個極好的逃走機會。而關珠兒雖能趁機逃走，至於她爲什麼能有這個機會，她自己還是一直未能明白！

當下，那兩人看到宋中的雙掌，血肉模糊，一驚之後，心中恍然，忙道：「宋先生，走了關珠兒，這兒離張西杰的駐地不遠，關珠兒定然可與張西杰會面，大將軍面前，我們如何交代？」

宋中吸了一口氣，道：「人是追不上了，我們快回大將軍府去，另想辦法！」

那兩人苦笑道：「關珠兒臨走時，傷了三匹牲口，我們無馬可騎。」

宋中又驚又怒，道：「無馬可騎，就只好走回去！」

他用力扯脫了衣襟，撕成了布條，裹在雙手之上，大踏步便出了茶棚。那兩人立時跟在後面，三人出了茶棚，冒着雨，向前疾奔了出去。他們不是奔向關珠兒馳出的方向，而是奔回城中去。

關珠兒伏在馬背上，雨勢大得她連頭也抬不起來，她拚命策着馬，馬鼻噴着氣，噴得揚起了一股水花來，關珠兒的心頭，像是有兩股極大的力量在絞着一樣，也緊緊地咬着牙，不斷地在心中呼叫道：「快點、快點！讓我快趕到目的地，見到張三哥！」

她雖然說武功極高，但是在她大哥創立飛龍寨之際，她的年紀卻還小，飛龍寨創立之後，也經過元軍不少次圍剿，堪稱是大風大浪中掙扎過來的。然而，關珠兒卻一直在後寨，憑着天險，連元軍的吶喊聲，也聽不見，在她而言，眞是風平浪靜。後來，楊威來到飛龍寨，整軍出征，更是一路順利，在關珠兒的一生之中，可以說沒有受過什麼嚴重的打擊，卻全發生在她的身上，她實在已到了能够支持的極限了！

大雨仍然嘩嘩地下着，關珠兒只覺得自己像是被冰水自頂至踵，一遍又一遍地淋着一樣，身子不住地發着抖，手抖得幾乎連抓住韁繩的力道也沒有了！

如果她騎的那匹馬兒，能好好地向前奔馳，那麼她至少還可以支持下去，可是，在離開了茶棚，奔出了約莫十來里之後，那馬兒的前蹄，突然踏進了路中的一凹陷的坑中，那坑中早已積滿了水，馬蹄一踏了下去，一聲急嘶，前腿便已斷折，馬向前一衝倒地，在馬背上的關珠兒，也自馬上，疾翻了出去，「叭」地一聲，跌在滿是積水的路上。

那一跤，跌得關珠兒眼前，金星直冒，在積水之中打了幾個滾，方始搖搖晃晃，站了起來。

她雖然站了起來，他已是全身污漿，站定之後，連東南西北也分不出來。關珠兒的心中，難過之極，忍不住也號叫了起來。

人在悲傷憤懣，到了極點的時候，就會發出那樣的號叫聲來．關珠兒此際，天地茫茫，彷彿已到了絕路，想起大哥和劉南光的慘死，想起楊威的心狠手辣，她實是無法不盡量號叫。

在那時，她自然不及考慮到，這樣的號叫，對於一個學武的人來說，實在是極之有害的一件事。她叫了幾聲，全身氣血上湧，「哇」地一聲，自她的口中，便噴出了一大口鮮血來。

那一口鮮血噴出來，她再也站立不穩，身子倒地，骨碌碌地滾到了路邊，身子倒了一半浸在水中，她人也已經昏死了過去。

×　×　×

雨勢十分豪，張西杰掀開帳幕，進了帳中，雨水順着他的甲胄，向下直淌着，轉眼之間，地上便積了一汪水。張西杰伸手在臉上抹了抹雨水。元軍南移的消息，他早已得到了，元軍就停在離他的駐地，不過三十里之外，一日之間，便可到達，而那是脫脫丞相親率的大軍，非同小可，是以軍情立時緊張了起來。

張西杰一有了元軍南移的消息，便差人快電前往報告，可是却仍然沒有得到回音，他下了一連串佈防的命令，自己也親自冒着大雨，去巡視了一遍，這時，才回到了帳中。帳內有兩個軍官，一見張西杰回來，忙站了起來，說道：「張將軍辛苦了！」

張西杰道：「這算什麼，大將軍府，可有回音來麼？」

那兩個軍官搖着頭，道：「沒有，只怕是大雨阻了路，信便來遲了！」

張西杰皺着眉，道：「奇怪，軍情如此緊急，大將軍該親來視察才是的！」

那兩個軍官心知事情非同小可，也不敢胡亂置喙，是以並不出聲，張西杰來到了帳中的一張長案之前，仔細觀看着鋪在案上的一張地圖。

雨水仍然順着他的甲胄在向下淌，張西杰在這大半年來，變得沉着了許多，他年紀雖輕，但是治軍有方，着實有大將的風度。

他望着地圖，沉思着，突然之間，他像是感到了什麼似地，抬起頭來，原來雨已漸漸地小了，雨水打在牛皮帳上發出的巨响，也已靜了下來。

張西杰背負雙手，慢慢地踱出了帳外，只見滿天烏雲，正在四下散了開去，在天正中，已經現出了一片蒼穹來，在大雨之後看來，那一片青天，格外碧藍可愛。

張西杰抬頭看着天，突然之間，只聽得一陣喧嘩聲，呼喝聲，蹄聲，傳了過來，張西杰連忙抬頭看去，只見前面，有七八十騎，正在直闖了過來，營中的士兵，紛紛奔出去呼喝阻截。

但是那七八十騎的來勢極快，而且，來得也突兀，等到營中的士兵，紛紛趕出去時，他們已經直向主帳，奔了過來，張西杰一見這等情形，大吃了一驚，雙手已經按在劍柄之上。

那七八十人直馳而來，四面八方奔過來的士兵越來越多，只聽得那七八十人齊聲叫道：「是自己人！」

張西杰這時，也已看到，馳在最前面的幾個，確然是自己人，乃是飛龍寨的頭目！

那七八十人，一面叫，一面紛紛下了馬，張西杰也立時大踏步走向前去，士兵們一見主帥出現，也都靜了下來，這時，在前面的幾個人，已向張西杰奔了過來，哭叫道：「三寨主！」

一聽得那些人開口稱他爲「三寨主」，張西杰的心頭，便是陡地一怔。

那些人稱他爲「三寨主」，本來是很自然的事，但是自從飛龍寨整軍出征以來，却再也沒有人那樣叫他的了，那幾個人一面叫，一面仍向張西杰奔了過來，奔在最前面的一個，正是邱會。

張西杰手下的軍官士兵，本多飛龍寨的舊人，他們乍見有七八十人，闖進了營地來，還當爲敵人突然前來偷襲，是以大是緊張，但這時，他們也已看清，爲首的一個，正是邱會頭目，其餘那些人，也全是相識，是以一起停了下來，只不過，在那些人的神情上，營中的官兵，也可以看出，一定是發生了極大的變故，是以刹那之間，聚在一起的人雖然多，却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

張西杰大踏步向前，走了過來，邱會已是禁不住淚水湧出，又啞着聲音叫道：「三寨主！」

張西杰沉聲道：「怎麼了？」

張西杰那樣一問，邱會便不禁陡地一呆。

因爲聽張西杰那樣問法，他還是全然不知道發生了一些什麼事，可是，關珠兒先他一步離城，在關珠兒離城之後，邱會才在大雨之中，聯絡了飛龍寨的舊人，一起衝出城來，來見張西杰的，照說，關珠兒應該早已趕到，將事情講給張西杰聽到了。

可是，如今看張西杰的情形，還是茫然無知，那麼，不問可知，是關珠兒在路上，出了事了！邱會一想到這裏，臉色發青，身子劇然地在發着顫，一句話也說不不上來。

張西杰看到邱會的那種神情，急得頓足，道：「究竟怎麼了，快說啊！」

邱會仍然急得開不了口，在他身後，另一個頭目喘着氣，道：「三寨主，楊威奸賊，狼子野心，大寨主和二寨主，全已死在他的雙劍之下！」

那頭目也是聲嘶力竭，叫了出來的：那時，營地上又靜，是以十餘人，人人皆可以聽得他的話，刹那之間，只聽得人人驚呼，駭然之極，張西杰更是如同突然之間，被焦雷擊中一樣，整個人都呆了，張大了口，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才好，邱會直到這時，才叫了出來，道：「關姑娘沒有告訴你麼？」

在那片刻之間，張西杰的心中，亂到了極點，邱會講的是什麼？他根本未曾聽進去，只不過聽到了「關姑娘」三字，他的心中，更是焦急，問道：「關姑娘怎麼了？」

邱會說道：「關姑娘自城中逃了出來，我們後來一步，她……她……應該早到了！」

張西杰陡然之間，發出了霹靂也似，一聲大喝，這時候，營地之中，可以說亂

到了極點，因爲那消息實在來得太突兀了，是以許多軍官，都圍着跑來的那些人，在問長問短，嘈成了一片，直到張西杰的一聲大喝之後，各人才一起靜了下來。

當衆人靜了下來之後，人人都向張西杰望了過來，他們的心中都在想，發生了那麼重大的變故，張將軍一定有什麼話要好好說一說的了。

可是，張西杰自己，却根本沒有想到這一點，這時候，他只覺得心中，一陣一陣地絞痛，根本連眼前那麼多人，都未曾看到，在他的眼前，只是快速無比地閃過一幕又一幕的往事，他和關東龍、劉南光相識而至結義，情同手足，共禦強敵，飛龍寨創業，衆多的往事，一件件湧上了心頭，自然，他也想到了關珠兒。

他才認識關東龍的時候，關珠兒還只不過是梳着兩條小辮子的小姑娘。

可是，小姑娘大起來，是快得驚人的，一轉眼間，關珠兒就是亭亭玉立的少女了。

張西杰對關珠兒，暗底下也曾生過不少情意，但是他却從來也沒有表示過，而接着，就是楊威來了，他們離開了飛龍寨，創下了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

然而，現在——

當衆人靜了下來之後，張西杰面色煞白，呆呆地立着，足足立了一盞茶時，當他想到了現在所發生的事之際，他心頭又一陣疾痛，陡地一聲大喝，說道：「備馬來！」

他才發出了那一聲大喝，便聽得好幾個人齊聲，問道：「三寨主，你要到那裏去？」

隨着問，還有幾個人，一起向他走過來，但這時張西杰眼也紅了，根本看不清向他走來的是什麼人，他雙手一推，將走向他的人，一起推了開去，又大喝道：「備馬，馬怎麼還不來？」

兩個士兵，已經慌忙欠着身，奔了過來，邱會看到張西杰那種情形，心知張西杰一定是驚怒交加，可是現時，城中全是楊威的勢力範圍，張西杰是往城中闖去，無疑是去送死，他心中急極！

張西杰一看到馬兒牽到，自兵士的手中接過韁繩來，一翻身，便已上了馬，邱會忙撞了過去，哭叫道：「三寨主，你不能去！」

張西杰虎目圓睜，厲聲喝道：「誰說我不能去，我雙刀決不饒他！」

張西杰這句話一出口，邱會也不禁呆了，僵立在當地，作聲不得，所有的人，又靜了下來，張西杰喘了一口氣，勉力鎮定心神，道：「邱頭目，我去了之後，主持這裏的事，派人去找關姑娘，有願意回飛龍寨去的人，帶他們上山去。」

邱會一一答應着，又想開口勸張西杰不要進去，但是張西杰却像是知道他要講什麼一樣，不等他開口，便已凄然道：「邱頭目，我和大寨主、二寨主，兩番結義，情勝手足，他們爲奸人所害，我如果坐視，我張西杰還遠能算是人麼？」

張西杰那幾句話，聲音沉啞，字字痛心，當眞是血淚斑斑，聽得所有的人，一起低下頭去，張西杰發出了一下悲憤之極的長嘯聲，雙腿一夾，那馬兒向前，疾竄了出去，只聽得蹄聲得得，轉眼之間，便已經跑遠了。

張西杰雖然已經跑遠，但是所有的人，仍然呆立着，一動也不動。

張西杰一直向前急跑着，雨雖然已經停了，可是路面上的積水却還在，馬蹄踏了上去，積水向四面濺了開來，張西杰整個人全伏在馬背上，他恨不得馬兒能生出雙翅，可以使他快快回到城中。

等到他跑到遠遠可見城牆之際，只見城外的路上，軍隊來回巡邏，但是帶隊的軍官，一看到是張西杰，便立時站定，等候張西杰過去。

張西杰也不下馬向他們問城中的情形，他現在所想的，只是快一點趕進城中，見到楊威。

他明知自己孤身趕進城去，可以說是危險之極，但是正如他臨走之前，對邱會所說的那樣，如果他不去，那麼，他怎還能算是人？

來到了城門前，只見城門緊閉，守軍更多，張西杰直闖到門前，才大聲喝道：「開門！」

守城的軍官齊聲叫道：「張將軍，楊大將軍正等着你，請快進城去！」

兩士兵則將城門，打了開來，張西杰緊咬着牙，一聲不出，城門只推開了少許，他一抖韁繩，便已經向前走，直闖了進去。

大將軍府門前，顯得格外莊嚴，一排排的士兵，列成了隊，張西杰衝過了大將軍府的廣場，手在馬背上一按，整個人，已向上疾翻了起來，他身在半空之中，連翻了兩翻，已翻過了石階，落到了門前。

大將軍府的兩扇大門虛掩着，張西杰人才落地，右腳已然飛起，「砰」地一聲響，已將大門踢了開來，張西杰身形一凝，厲聲叫道：「楊威！」

這一聲厲喝，在他的心中，不知已鬱了多久，這時陡地叫了出來，聲威之壯，實足以令人膽寒！

楊威和宋中正在書齋之中，早已有人來報知他們，張西杰來了，而他們也都準備好了對付張西杰的法子，實在是有恃無恐的了！

可是，畢竟邪不勝正，二人作賊心虛，一聽得張西杰發出的那一下虎吼之聲，宋中不禁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連楊威也不禁面上變色。

楊威忙向宋中使了一個眼色，宋中轉身，向外走去，那時，張西杰已向內直闖進來，宋中才來到走廊上，便撞見了張西杰。

宋中一見張西杰，忙道：「張將軍，楊大將軍在書齋之中，快請相見。」

張西杰却不認得宋中是什麼人，他厲聲喝道：「你是什麼人？」

宋中笑笑，道：「我是楊大將軍的故交——」

宋中爲人，奸滑無比，他回來之後，已經和楊威二人，計劃妥當，如何加害張西杰的了，照他們的計議所定，眞堪稱萬無一失！

可是，一個人無論他怎麼狡猾，都有人算不如天算的時候。這時，他才講了一句話，張西杰的心中，本就已經怒極，再

一聽得自他的口中，講出「楊威」二字來，更是如同火上加油一樣，一聲雷喝，令得宋中陡地一呆，而宋中在一呆之間，張西杰倏地一伸手，已向他當胸抓了過來！

宋中人再機敏，也想不到張西杰會向自己，突然出手，他身子一扭，想要逃過去時，如何還來得及？張西杰五指一緊，已將他的胸口，緊緊抓住。張西杰那一抓的力道大極，只聽得「卡卡」兩下响，已將他的肋骨，抓斷了兩根，如果這時宋中只是不動，也不過受傷而已，偏偏他作賊心虛，心中驚極，用力一掙，斷了他的肋骨，刺進了他的心臟，立時雙眼向上一翻，竟連一聲都未出，便已被張西杰活活抓死了！

張西杰的武功，自然在宋中之上，但是宋中也非弱者，二人眞要動手，至少也得相持一兩招，才能見勝負，可是此際，張西杰猝然出手，宋中全不提防，竟一上來，就送了性命，眞是惡有惡報！

張西杰「哼」地一聲，手臂一抖，拋開了宋中的屍體。本來，在張西杰闖進來之際，楊威的幾個親信，也自後跟了上來，可是此際，跟着張西杰一伸手，便抓死了宋中，嚇得他們，呆若木鷄，再也不敢動彈。

張西杰大踏步地向前，走了過去，來到了書齋之前，一抬腿，踢開了書齋的門，只見楊威正在書案之後，笑嘻嘻地，站了起來。

張西杰一看到楊威居然還滿臉笑容，張西杰的心中，更是怒不可遏！

但是，張西杰立時告訴自己，千萬不能發怒，立時就要有生死搏鬥，若是心浮氣燥，那麼，動起手來，實是吃虧，張西杰一想及此，鎭定心神，站在書齋門口，沉聲道：「大哥，二哥呢？」

楊威却若無其事，攤了攤手，道：「他們二人，不服將令，已被處死。」

張西杰的耳際，响起了「嗡」地一聲，險險乎昏了過去，雖然他未曾昏倒，但是身子還是不免擺動了幾下！

楊威的面色，又陡地一沉，道：「像你那樣，擅自回城，也是有違軍令！」

張西杰心中明白，楊威連狡辯都不分辯一下，那是他知道這件事，是抵賴不得的了，是以他索性開門見山，令自己暴怒，他更容易下手！

張西杰一識穿了楊威的陰謀，他變得更陰冷，一聲冷笑，說道：「楊威，當年忠義堂上，歃血爲盟，你曾罰下什麼毒誓來？」

楊威一聽得張西杰提起這件事，身子不禁陡地一震，只見他雙臂，倏地揚起。

張西杰明知他雙臂一揚，劍便在手，是以立時一抖手，「錚錚」、「錚錚」四下响，幾乎是在同時傳出來，雙刀雙劍，已然出鞘。

兩人的兵刃，雖是同時出鞘，但却是張西杰先動手，雙刀一錯，刀發如風，已向着楊威，劈面門砍了過去，楊威的身子，向後一閃，冷笑道：「你們三人，全喪生在這書齋之中，倒也是定數。」

他一面說，一面身子閃避不已，並不還手，而張西杰則已在剎那間，攻了七八招之多。

張西杰雙刀齊出，勢子凌厲之極，完全是拚命的打法，面上的肌肉，也因爲極度的憤怒，而在不斷地抽搐，可是楊威的臉上，却始終掛着十分陰森的微笑，兩人一動上了手，張西杰雖然刀刀攻向楊威的要害，但是實際上，高下已經判明了。

張西杰又一口氣連攻了十來刀，只聽得楊威冷笑道：「念在一番結義之情，我已讓你多招，你再要不知進退，那可就難說得很了。」

張西杰咬牙切齒，不顧一切，左刀走下，右刀奔上，又是一招，疾攻而出。楊威一聲大喝，身子突然一轉，他身形一轉間，看來張西杰的那兩刀，攻向他的背後，但是他身子却轉得極快，一轉之後，又是一轉，隨着轉動，身子向前，直欺了過來！

楊威的身子，突然之間，在刀光閃閃之中，衝了過來，張西杰的雙刀，已然砍出，急切之間，如何收得回來，胸前門戶大開，只聽得楊威一聲奸笑，雙劍齊出，已然刺向張西杰的心口！

張西杰在那生死俄頃之際，一聲大叫，身子陡地側了一側，只聽得「撲撲」兩聲响，楊威的那兩劍，雖然未曾刺中他的心口要害，但是也刺進了他的肩頭之中，那利劍沒入，足有半尺來深！

張西杰只覺得一陣極痛，眼前金星亂冒，險險乎昏了過去，他緊咬着牙關，他心中知道，這時，自己是萬萬不能昏過去的，楊威的那一式「急轉風」如此厲害，他決計不是敵手的了，然而他不能死，他一定要活着，才能再來報仇。他一面心念電轉，一面身子，往前一掙，向後疾退了出去。他身子一退，兩股血泉，自他的傷口，疾噴了出來。楊威恰好在這時，向前逼了過來，雙劍再度攻出，張西杰已受了重創，楊威的招式又來得如此緊密，本來他是可避不過去的了！

但恰好在這時，他傷口的鮮血，泉噴而出，楊威爲了進招，身子又向前踏出了一步，兩股鮮血噴到，恰好噴了楊威一頭一臉。

楊威的武功極高，但突然之間，被兩股熱血迎面噴了過來，剎那之間，眼前一黑，變得什麼也看不到，也不禁大吃了一驚，連忙劍勢一收，護住了要害，向後退去。張西杰得這一下空隙，才緩過氣，也退到了窗前！

楊威一退之後，舉袖抹了臉上的血漬，這時，他滿面是血，簡直就像是一個兇神惡煞一樣，一聲狂呼，向前撲了過來！

張西杰退到了窗前，本來想立時翻窗而出的，可是他傷得甚重，脚步不穩，「砰」地一聲，撞在窗上，却是慢了一慢，眼看楊威雙劍揚起，只要他身形急轉，欺進身來，張西杰便萬無倖理了！

而就在此際，突然聽得書齋之外，响起了一陣喧嘩聲，像是不知有多少人在向前衝來，又有不知多少人在阻住向前衝來的人的去路一樣。吵鬧到了極點，在喧嘩之中，只聽得許多人大叫道：「三寨主呢？三寨主來了，讓我們老兄弟見見他。」

張西杰一面喘着氣，一面聽得出，在呼嚷叫喊的，全是飛龍寨的舊人，他的心中，不禁一陣發熱，楊威則略呆了一呆，

就在片刻之間，只見七八個人，已經衝了進來，大聲叫道：「三寨主！」

那七八個人一面叫，有的向張西杰奔了過來，有的則掄起兵刃，向楊威攻了過去。

有人向楊威攻到，楊威自然顧不得再向張西杰進招，只見他雙劍齊揮，攻向他的四五個人，剎那之間，便有三個倒了地，其餘幾個人，已奔到了張西杰的身邊，一見這等情形，忙又轉過身去，攻向楊威，而竄進書齋來的人，越來越多，有的是飛龍寨的舊人，叫嚷着「三寨主」，有的是楊威的親信，大叫着「大將軍」，全都殺起來，刀光劍影，腥風血雨，張西杰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實在是不應該在這時候離去的，然而此際不走，還有什麼機會？他雙肘支持在窗子，身子陡地翻起，已然翻出了窗子，只聽得楊威大叫道：「別放走了張西杰！」

楊威一叫，立時便有兩個人，自窗中穿了出來。張西杰翻出窗子之後，身子還未站穩，立時倒蹦了起來，雙足一齊踹出，那兩個人自上而下跳來，張西杰雙脚自下而上踹出，雙方迎了個正着，那兩脚，正好踹在這兩個人的小腹之上！

那兩人一聲慘叫，身子向後倒仆，張西杰在地上打了幾個滾，咬着牙，一躍而起。

他躍起之後，向前疾奔而出，轉眼之間，便奔到了一度角門之前，喘了喘氣，雙刀齊出，砍開了門，一直向前奔了出去，直到奔到了一條小巷之中，他才撕下了衣服，將肩上的傷口紮好。

他只覺得天旋地轉，他只有扶着牆，才能繼續向前奔，他一定得向前奔去，因爲，楊威不會放過他，楊威絕不會放過他，就像他不會放過楊威一樣！

×　　×　　×

又是一場大雨，雨過後，原先在簷下、街邊避雨的人，又在街上熙熙攘攘地走着，在大街中心的告示牌上，遮雨的木板，還在滴着水。

告示牌上貼着告示，那告示已貼了十來天了，紙張已有點破碎，但是，上面寫的九個大字「懸賞捉拿叛逆張西杰」，和張西杰圖像，却還十分清楚。

張西杰大鬧大將軍府離去之後，在將軍府中的飛龍寨舊人，死的當時就死了，傷的也全被綁赴校場砍首，幸有一小部份人逃了出來，也輾轉取道，到飛龍山去了。城中全是楊威的天下，告示在當天就貼了出來，到如今，已有大半個月了。

這大半個月，沒有人知道張西杰去了何處，是生，是死，完全沒有人知道，連混進城來，扮成了村女的關珠兒，多方打探，也一點沒有消息。

關珠兒那天，在大雨中，昏死了過去，幸而被兩個農婦發現，救了回去，休養了六七天，已然全部復元了，在她復元了之後，她就混進了城中，可是將近十天下來，她聽到的每一個消息，都是不利的，她聽到了張西杰大鬧大將軍府的事，也曾看到許多飛龍寨的舊人，死在校場，還要曝屍示衆。

這時，她從一家客店中，緩緩走了出來，來到了告示牌前，她用藍布包着頭，只露出半邊面來，可是當她在客店堂中避雨的時候，她已經覺得，在客堂的陰暗角落中，有一對眼睛，在不斷注視着她，那使她的心頭，感到陣陣生寒。

雖然楊威未曾將她也列入「叛逆」之中，但是只要一被楊威的手下發現了她的踪跡，她也是萬無生理的。

她在雨停了之後，走出了店堂，就覺得有人在她的身後，亦步亦趨地跟着她，她曾突然站定身子，轉過頭去，在她的身後，的確有一個人，但是那人却看也不看她，自顧自向前走着。

那人的身形很高，一身粗服，面目醜得無以復加，像是被人用無數塊烙鐵在臉上燒過一樣，全是大大小小的疤痕，有的疤痕，還是新結的，這樣醜陋的一張臉，實是看了一眼之後，再也不想看第二眼的了。

所以，關珠兒繼續向前走着，當她在告示牌前站定之後，從地上的影子看來，那個人也在她的身後不遠站定，關珠兒吸了一口氣，手在腰際的鞭柄上按了一按，心中在想，這個人，是不是楊威的手下呢？看來不像，然而他的形跡，却着實令人可疑！

關珠兒一面想着，一面想緩緩側過身去，再看個究竟，可是就在此際，那人却突然開了口，那人一開口，關珠兒又嚇了一跳，因爲那人的聲音，極其沙啞，有一股說不出來的詭異！

那人像是在自言自語，說道：「這個叛逆，聽說和楊威大將軍，還是結義兄弟呢！」

關珠兒聽了那人的話，只覺得心頭一陣劇痛，她立時向前走去，走出了幾步，回頭看去，只見那人，還是直挺挺地站在告示牌之前。

關珠兒繼續向前走，等她來到街角時，再轉過頭來看時，那人已經不見了，關珠兒心中只覺得那人的行跡，十分可疑，但是她却也說不出什麼名堂來。

關珠兒回到了她居住的小客店中，關好了房門，她到城中已經很久了，本來，她準備在有了張西杰的消息之後，找到了張西杰，再一起去聯手報仇的，可是張西杰音訊全無，而她，實在不能再等下去了，就算只有她一個人，就算冒險，她也要去對付楊威。

天色慢慢黑了下來，關珠兒決定在今夜動手，她要偷進大將軍府去行刺，爲了便利行動，她已打了幾柄飛刀。這時，她將那刀一柄柄取了出來，飛刀在黑暗中，閃着寒森森的光芒。

夜漸漸深了，關珠兒推開了窗子，閃身而出，城中的地形，她是再熟悉也沒有的，一離了客店，她穿過了七八條巷子，已經可以看到巍峨的將軍府了！

將軍府中，大部份黑沉沉地，但還也有些地方，有燈光射出來。關珠兒來到了將軍府的高牆下，略停了一停，等到圍牆內，一陣脚步聲傳來，巡邏的人漸漸遠去之際，關珠兒足尖一點，背貼着牆，疾拔而上，她這一拔起，便有一丈上下，緊接着，她龍頭鞭子揮動而起，「拍」地一聲，鞭上的龍角，已勾住了牆頭。

那一下聲响，在寂靜的黑夜中聽來，

顯得十分刺耳。關珠兒心頭，好一陣亂跳，直到聽到沒有什麽動靜，她才沿着鞭子，上了牆頭，一縱身，躍了下來。

她落在一座假山石旁，整個花園中，黑漆漆地，遠處有七八個人，提着燈籠走過，關珠兒正想竄身向前時，忽然又聽得「拍」地一聲響，有一塊小石子，自天而降，落在她的脚旁。

關珠兒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連忙抬頭看去，却又不見人影。一時之間，關珠兒嚇得呆立在那裏，不知該怎麽才好！

過了足足有一盞茶時，後園中仍然什麽動靜也沒有，關珠兒才漸漸定過神來，她俯着向地上她脚旁的小石子看去。雖然黑暗，但就着星月微光，她也可以看到，那小石子上，包着一張紙！

關珠兒的心中，不禁大是疑惑，忙一俯身，將小石子撿起，小心打開那張紙，不使發出聲響來，只見紙上寫着幾個歪歪斜斜的字：「千萬別去，速退。」

關珠兒呆了一呆，有人在警告她，要她快退，那麽，警告她的是什麽人呢？剛才，關珠兒只看到有小石子落下來，連人影也未曾見一個！

關珠兒望向黑暗之中，她仍然看不到任何人，她現出了一絲苦笑，口唇動了幾下。自然，她並沒有發出聲音來，但如果她看到了那個向她投告的人，她或許會低聲說：「謝謝你的警告，但是我仍然非去不可！」

她端起了那張紙，身形一閃，已向前掠了出去，迅即掠過了一座九曲橋，自一扇月洞門中，穿了進去！

她曾在這座巨宅之中，居住了半年之久，自然是每一個地方，那十分熟悉的了，一進了月洞門，便是一條走廊，關珠兒一停不停，奔出了丈許，進了一間房間。

那房間原來是她的閨房，她自然知道，這房間現在是空置的，不會有人的。

她一進了房間，又推開了窗子，跳了出去，到了另一個院子之中，藉着樹木，假山石的掩遮，到了另一個院子之前，那便是楊威的臥室了。

關珠兒緩緩吸着氣，將耳貼在窗上，用心傾聽着，可是房間中，却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

關珠兒剛待伸指，在窗紙上點一個洞，向內張望時，只聽得一陣步聲，自內傳了過來，接着，便是開門聲，窗上燈光一閃，關珠兒立時伏了下來。

只聽得楊威的聲音，自房間中傳了出來，道：「你明日一早，便去脫脫丞相營中，不可躭誤！」

另外有一個人答應道：「是！」

接着，又是關門聲，和楊威的脚步聲，關珠兒和仇人近在咫尺，她實是恨不得立時撲了出去，但是她却還是耐着性子等着。

直到房間中的燈火熄滅，又等了半晌，關珠兒手輕輕在窗紙上點了一小孔，向內望去，一望之下，她不禁吃了一驚，原來楊威還沒有睡，正在桌前坐着，背對着窗，看來正在想些什麽。關珠兒摸了三柄飛刀在手，陡地揚臂，刀已射出！

那三柄飛刀，「刷刷刷」地穿窗而入，關珠兒在窗外看得分明，幾乎是在同時間內，三柄飛刀，一起插進了背窗而坐的楊威的背心之中。而楊威的身子，也立時向前一仆，倒在桌上。

關珠兒一看，幾乎興奮得大叫了起來，她再也未曾料到，自己一出手，便已將楊威殺死了！在那刹間，她心頭所感到的那股快意，簡直難以形容，她伸手一推，推開了窗子，便待躍進屋去！

可是，就在此際，只聽得在她的身後，響起了「嘿嘿」一笑，道：「珠兒，你終於來了！」

那聲音，一傳入關珠兒的耳中，關珠兒就像是在刹那之間，遭到了雷殛一樣，全身陡地一震，一時之間，竟無法轉過身來！

那正是楊威的聲音！

而且，當窗子推開之後，她也將屋中的情形，看得十分明白，那背中飛刀，伏在桌上的「楊威」，中刀之處，一滴血也未見流出，那根本是一個假人！

關珠兒在那刹間，完全僵住了，她只覺得雙腿發軟，根本連站的氣力都沒有。如果這時，不是她正在窗前，雙手按住了窗沿的話，她一定已跌倒在地了！

只聽得楊威陰森的笑聲，仍不斷自她的背後發了出來，又聽得楊威道：「怎麽啦，一來就賞了我三柄飛刀，若不是我早有防備——」

楊威才講到這裏，陡地住了口，那時候，關珠兒正在勉力鎮定心神，她的手已按到了腰際龍頭鞭的活扣之上，本來，她是準備趁楊威講話之際，陡地出手的。雖然她明知自己的武功，和楊威相比，差得甚遠，但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却也是非出手拚一下不可的了。關珠兒却未曾料到，楊威的話講到一半，會突然住口。她也不知道，楊威爲什麽突然住口。她只是想到，自己再不出手，只怕連出手的機會也沒有了！

是以，就在楊威語音一頓之際，關珠兒倏地轉身，一面轉身，一面軟鞭，已疾抖而出！

也就在她轉身過來的一瞬間，她又是一怔，她明白楊威爲何突然住口了。只見屋頂之上，是一個黑衣人，正向楊威疾撲而出，手中執着一柄明晃晃的鋼刀，蒙着面，撲勢勁疾無倫，那一刀，直砍楊威的面門。

而楊威的反應也眞快，那人自然是突然出現的，然而那人一刀砍到，楊威雙劍已握在手中，一起向上，架了上去。只不過此際，關珠兒的鞭，也已到了楊威的胸前。

關珠兒的軟鞭，和那蒙面人的單刀，幾乎是同時攻到的，楊威雙劍揚起，「錚」地一聲響，架住了單刀，關珠兒的鞭一到，他左劍向下一沉，又是「嗤」地一聲，挾在龍頭鞭的龍頭之上，擊得軟鞭向下一沉，電光石火之間，已解了兩招，出手眞是快疾。

關珠兒鞭被楊威擊沉，那蒙面人在半空之中，翻了一個身，落下地來，關珠兒順勢抖鞭，鞭在楊威的腰際，「刷」地掠了過去，「嗤」地一聲響，鞭上鋭利的龍角，將楊威腰際的衣服，劃出了老長的一道口子，只聽得楊威發出了一聲怒吼，身子陡地旋轉起來。關珠兒還想進攻，但是，那蒙面人陡地到了關珠兒的背後，伸手用力一推，將關珠兒推得向前，直跌了出去。

楊威發出了一聲怒吼之後，只聽得大將軍府，四面八方，全是雜沓的人聲，接着，火把亂晃，已有不知多少人，向前奔來。

關珠兒冷不防被那人推得向前跌去，正撞向圍牆。等到她勉力站定身子，那人却又已到了她的身後，抓住了她的手臂，拔身而起。

他們兩人才一躍起，便聽得「錚錚」兩聲響，關珠兒身在半空，百忙之中，低頭向下看去，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原來楊威身形急轉，雙劍齊出，兩劍一起攻在牆上，利劍沒入牆中，足有半尺，若不是那人立時將她提了起來，這兩劍，自然是刺中了關珠兒的身子，眞可以說是生死一綫了。

關珠兒一見這等情形，心知今晚的仇，是報不成的了，她也立時一提氣，兩人一起翻出了圍牆，才一落地，那蒙面人又用力一推關珠兒，道：「你向那邊走。」

關珠兒又被那人推得身不由主，向前掠出了丈許，連問一問那人是誰的機會也沒有。

而這時，早已有五六個人，翻過圍牆來，蒙面人身形一晃，向前奔出，他奔出的方向，恰好和關珠兒掠出的方向相反。

關珠兒一見這等情形，立時明白，那是對方存心將敵人引開，好讓自己逃走。是以她立時身形一隱，隱進了黑暗之中，接着，縱躍如飛，轉眼之間，便已離開了將軍府。

在她離開之後，她還聽到一陣吆喝聲，脚步聲，在遠處傳了過來。

關珠兒逃出了大將軍府，奔到了一條十分僻靜的小巷之中，才停了下來。四周圍十分寂靜，關珠兒圍好了軟鞭，心中一直在想，那蒙面人是什麽人？何以他也要去行刺楊威，而又救了自己？

在躍出圍牆之後，那蒙面人曾和關珠兒說了一句話，叫關珠兒向前走，他講話的聲音，十分沙啞，那種沙啞的聲音，關珠兒像是十分耳熟……。

當關珠兒想到了這裏之際，她不由自主，發出了「啊」地一聲低呼！她想起來了，她知道那蒙面人是什麽人了，那蒙面人，就是她日間在飯店時，感到有人跟着她，後來在告示牌前，又聽得他自言自語的那個醜得不能再醜的漢子！

那漢子這種沙啞的聲音，很容易辨認，關珠兒可以肯定，那一定是他！

然而，就算想到了這一點，也沒有什麽用處，因爲關珠兒一樣不知道那個面目如此恐怖的醜漢子是誰！他甚至不會是飛龍寨的人。因爲這樣的醜漢，見了一次之後，便再也不易忘懷。而關珠兒却是在白天見他之前，後來也未曾見過他。

關珠兒在小巷中呆立了片刻，正想回客店去，突然看到一條人影，疾掠進小巷來，關珠兒一呆之間，那人影的來勢好快，轉眼之間，已到了關珠兒的身前，却正是那個蒙面人。

蒙面人一到，便以他那種啞沉得可怕的聲音道：「關珠兒，大將軍府，禁衞森嚴，楊威武功又高，你千萬不能再去涉險，千萬不能！」

那蒙面人話一說完，身形一閃，又待向前掠去，但關珠兒！那肯容他就此離去，一晃身，攔住了他的去路，道：「你是誰？」

蒙面人站住了身子，好一會不說話，關珠兒連問了三遍，蒙面人仍是不出聲，只是伸手，將他面上的黑布扯了下來。

黑布一扯下，在黑暗中看來，他那張臉，更是可怖，簡直與鬼怪無異。

關珠兒不由自主，向後退了一步，那人以十分苦澀的聲調，道：「我就是我，關姑娘，你聽我的話吧！」

關珠兒的心中充滿了疑惑，道：「我不識你，然而你何以認得我？」

那人道：「滿城之中，何人不識關姑娘？你若是不離城，遲早被楊威的爪牙發現，那時就更糟糕了！」

關珠兒吸了一口氣，從那人的話中，似乎捉不到什麽破綻，然而關珠兒却有一種十分奇異的感覺。她感到，眼前那人，一定是自己十分熟悉的人，她也說不出何以會有那樣的感覺，但是，如果不是熟人，那人爲什麽如此關切自己？關珠兒呆了半晌，又問道：「你在城中，可知道張將軍的下落？」

關珠兒那一問，只不過是隨便的一句，可是她那句話才出口，只見那人的身子，陡地一震，而且，立時便轉過身去，而就在那人背對着關珠兒的一刹間，關珠兒心頭，陡地怦怦亂跳了起來！

那人背對着關珠兒，在黑暗之中，那背影，分明是張西杰的背影！

當那人面對着關珠兒的時候，由於他

實在太醜陋，是以關珠兒根本不敢去想及其它。但這時，看到了那人的背影，却又分明是張西杰。

關珠兒想出聲叫喚，但是她的嘴唇發着抖，却怎麽也發不出聲音來。過了好久，那人已在向前走去，關珠兒才顫聲叫出兩個字來，道：「三哥！」

那人又陡地站定，關珠兒向前奔去，奔到了他的背後，又叫道：「三哥，是你麽？」

那人道：「你．．你認錯人了！」

關珠兒在剎那之間，只覺得心頭一陣發酸，兩行熱淚，已奪眶而出。她一面哭，一面道：「三哥，你何苦如此？你……怎會變成這樣的？」

那人仍不說話，只是反手抓住了關珠兒的手腕，拉着關珠兒，向前便奔。

關珠兒也不掙扎，任由他拉着向前奔，不一會，穿過了不少巷子，來到了一間十分破敗的小屋之前，那人伸手推開了門，鬆開了關珠兒的手，閃身進了屋子中。

關珠兒在門口略站了一站，緩緩走了進去，將門關上，門一關上，屋中一片漆黑，什麽也看不到，只聽到濃重的呼吸聲。關珠兒一直在流着淚，才開聲道：「三哥！」

只聽得黑暗之中，那人應道：「珠兒，你還是認出我來了！」

關珠兒一聽得這樣的回答，淚水更是泉湧而出。她循聲向前撲了過去。她的身子，也立時被一雙手臂，緊緊抱住，她感到有淚落在她的頰上，她不斷地叫着：「三哥！三哥！你怎麽會變成這樣子？」

張西杰的聲音，那沙啞得令人心沉的聲音，自黑暗中，响了起來，道：「爲了怕被楊賊發現，我在臉上，塗了生漆，漆抹去後，就成那樣子，我又吞炭滅聲，我全是不想楊賊認出我來！」

關珠兒又哭了起來，道：「那麽，你爲什麽連我也不認？直到我認出了你！」

張西杰發出了一下長嘆聲，並沒有回答她。

關珠兒道：「你可是怕我認爲你太難看，是以才假裝和我不相識的？」

張西杰緩緩推開了關珠兒，道：「我現在的樣子，連我自己看了，也覺得可怕，你……你……」

關珠兒不等他講完，便道：「再也別提那些了，你仍是我的三哥，哪怕你再難看些！」

黑暗之中，他們兩人又緊緊握着手，過了好一會，張西杰才道：「今天晚上你這一鬧，明天楊賊一定又要逐戶搜索，我們可得設法躲逃才好！」

關珠兒咬牙切齒，道：「大哥和三哥，死得好慘！」

張西杰咬着牙，「格格」直响，說道：「我們一定要報仇，不論怎樣，都要報仇！」

關珠兒苦笑着，道：「可是楊賊的武功，如此之高，那一式急轉風，更無人能破！」

她一面說，一面取出了火摺子來，一晃晃着了火，張西杰連忙轉過身去，關珠兒點着了燈，來到了張西杰的背後，將手放在他的肩上。

張西杰忙道：「別叫我轉過身來！」

關珠兒柔聲道：「三哥，我們要一起報仇。報了仇，還要一起回飛龍寨去，你總不成一直不讓我看你！」

張西杰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慢慢轉過身來，他臉貌實在太可怖了，和以前英俊出衆的張西杰，可以說，沒有一點相似之處！

但是，關珠兒只要知道他是張西杰，的的確確地是張西杰，這就夠了，她望着張西杰，一點也沒有可怕的感覺。她已經知道，一個人的可怕與否，絕不決定在一個人的外貌，而在他的內心。

他們二人，在小屋中默默相對，一直到了天明，聽得有人聲遠遠地傳了過來。張西杰才道：「你也該休息一下了，我們慢慢再想辦法報仇。」

關珠兒來回踱着，口中不住喃喃地道：「他身形急轉，雙劍盤旋，人所難近，有什麽法子？三哥，你看用長兵刃，行不行？」

張西杰低着頭，用長兵刃，他早就想過了，可是用長兵刃也一樣破不了楊威的那一招「急轉風」的，因爲他只要格開長兵刃，疾轉近身來，使長兵刃的人，就一定凶多吉少了。

關珠兒得不到張西杰的回答，抬頭望着張西杰，苦笑道：「難道無法破得他這一招麽？」

張西杰仍然不出聲，至少，他還未曾想出辦法來。

關珠兒又長嘆了一聲，張西杰仍然不出聲，他們的仇人，勢力大，武功高，他們雖然報仇心切，但是却一點辦法也想不出來。

關珠兒慢慢轉過身，撐起窗子來，曙光自窗中射了進來，張西杰的身子震了一震，看他的情形，像是仍想避開去，但是他却只是震動了一下，結果仍然未曾轉過身去。關珠兒直視着他，道：「三哥，你現在的容貌，變得和以前完全不同了，我看連楊賊也想不出你來。」

張西杰發出了一下十分苦澀的笑容來，道：「我本來只是想混進去，趁機暗刺楊賊的，然而連日來，我已發現楊賊防範極嚴，除了他的親信之外，根本不容旁人接近。這一點，又成泡影了。」

關珠兒默然不語，張西杰走到門口，道：「你在屋中，不可出去，我出去看一看。」

關珠兒答應着，張西杰向外走去，他那間破屋，在街盡頭，他走出了屋子，只見一隊兵士，由一個軍官帶領着，疾馳而來，張西杰站定了脚，那一隊士兵，就在他的身邊，馳了過去，誰也沒有注意這個醜漢，更沒有人想得到，這個醜漢，就是他們擒到手之後，可以令他們升官發財的張西杰。

等到那一隊官兵馳了過去，張西杰才繼續向前走去，他來到了大街上，告示牌上，又換了新的圖形，在他的圖形之旁，還加上了關珠兒。

張西杰看了片刻，心中牽掛着關珠兒，在一家熟食舖中，買了些食物，又往回走去。

當他來到了他住的那條街口時，只見幾個小童，正在嬉戲，其中一個小童，正以一條細鞭，在用力抽打着一隻陀螺。

那陀螺在小童的鞭打之下，滴溜溜地轉着，其他小童，拍手呼叫，興高采烈，張西杰站着看了一會，心中十分感嘆，他在感嘆，人在孩子的時候，一切全是那麽純真，一點點小事，就可以使他們高興非凡，然而到長大了之後，人的慾望，却會變得如此可怕。

張西杰看了片刻，正待離去時，忽然聽得一個孩子叫道：「照鏢！」

那孩子一面叫，一面手揚處，一枝竹枝頭上尖針上插有尖針的「鏢」，便向那陀螺，飛了過去，但是却沒有射中，竹螺落在張西杰的脚下。

張西杰的心中，陡地一動，剎那之間，他心頭怦怦亂跳了起來，俯身拾起了那枝鏢來。

那枝「鏢」，做得十分簡陋，在竹枝後，插着三根鷄毛，完全是小孩子的玩具，當張西杰拾起鏢來時，那發鏢的孩子，也向前奔了過來，仰着頭，望定了張西杰，想是張西杰的樣貌，太以可怖，是以那孩子不敢開口問張西杰索回鏢來。

張西杰向那孩子笑了一下，道：「你剛才未曾射中。看看我可能射中如何？」

那孩子點了點頭，張西杰拾着鏢，向那陀螺望去，那陀螺在鞭打之下，轉得極快，而且還在轉着圈子，那鞭打陀螺的孩子，轉過頭來，挑戰似地，望定了張西杰，道：「你射不中的，陀螺在轉，你怎射得中？」

張西杰並沒有出聲，他的手漸漸揚了起來，奇怪的是，這分明是孩子的玩意，可是，張西杰的手在揚起來之際，竟緊張得在漸漸發抖。

張西杰在想的是別的事。他一定要用那枝鏢，射中那隻陀螺，因爲那對張西杰，有着極其不凡的重要意義，他望着那陀螺，陡地一揚手，那枝鏢飛了出去，鏢頭上的尖針，刺進了木陀鏢之中，鏢尾的三根鷄毛，也跟着旋轉了起來。

衆孩子一起拍手，高叫起來，就在各人的高叫聲中，張西杰已然大踏步走了出去。

他已經想到了極重要的一點，他的心情極其緊張，是以當他推開門，走進屋中的時候，關珠兒立時看出有什麽事情發生了，她霍地站起，道：「怎麽了？」

張西杰勉力使自己的聲音變得平靜，他道：「剛才在街口，我和幾個孩子在玩，我用一枝鏢，射中了一隻正在旋轉中的陀螺。

關珠兒皺眉，她完全不明白張西杰那樣說，是什麽意思，張西杰已立時道：「你知道麽，陀螺在轉，可是我一鏢射至，還是射中了它的頂，你想到沒有？不論它轉得多麽的快，它的頭頂總是不動的。」

關珠兒張在了口，道：「你是說，不論楊威的那一式急轉風，如何厲害，他的頭頂，始終是一個破綻，可以自上而下攻他？」

張西杰幾乎是在嚷叫，道：「我正是此意！」

關珠兒快速地來回，踱了幾步，道：「那麽，我們二人原有的兵刃，都不適用，我們還得去打造一件專攻頭頂，出其不意的兵刃！」

張西杰立時從手指，在桌面之上，劃了起來，木屑簌簌地揚起，關珠兒凑近去看。

關珠兒凑近桌邊時，只見桌面之上，張西杰已劃出了一件奇形兵刃。

那兵刃形如尖槍，柄長五尺，頂端是一個圓環，在環之上，有着極尖銳刺。

關珠兒忙說道：「柄太長了，揮舞不便。」

張西杰沉聲說道：「柄可以伸縮，我找巧手匠人去打造，縮成三段，等我們躍起之後，才陡地伸出去，我看楊賊絕不預防。」

關珠兒道：「這奇門兵刃，稱它作什麽？」

張西杰咬牙切齒道：「當日楊賊在忠義堂立下毒誓，說他若有異心，天雷劈頂而亡，這兵刃，我們就叫它天雷棒！」

關珠兒抬起頭來，道：「好！」

張西杰轉身，便向屋外走了出去，關珠兒站在桌前，望着張西杰用指甲在桌面上劃出的「天雷棒」，這是一種從來也沒有人用過的兵刃，如果不是張西杰看到孩童用鏢來射旋轉中的陀螺，他也想不出來，關珠兒望着桌面，像是已看到了那「天雷棒」，擊在楊威的頭頂之上，她不由自主咬緊了牙關，手指也因爲緊緊地握着拳，而發出「格格」聲來。

張西杰出了屋，城中有幾個巧手鐵匠，他自然是知道的，他來到了唐家鐵舖之前，唐家鐵舖之中，幾個鐵匠正在打着鐵，火星四濺，張西杰走進去，一個鐵匠，抬起頭來，道：「客官要些什麼？」

張西杰道：「要照我的圖樣，打兩件兵刃。」

那鐵匠道：「圖樣呢？」

張西杰道：「樣子我還未畫出來，但是我可以和你說一說，按照你們的手藝，一定可以打得出來的。」

那鐵匠望了張西杰片刻，張西杰已將他自己設計的古怪兵刃的構造講了出來，幾個鐵匠聽他說得有趣，一起湊過來聽。

張西杰講完了，自懷中取出了老大一錠銀子來，放在鐵砧之上，道：「列位多費神，記得千萬別對他人說起，三日之後，我來取貨。」

那幾個鐵匠看到了銀子，臉上都堆下笑容來，一個道：「客官放心，這兵刃，除了柄上的伸縮機簧，打造費時之外，也別無什麼難處。三日足可以起貨了。」

張西杰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有了這種兵刃，是不是可以敵得過楊威，他還是一點把握也沒有，但是有了它之後，離報仇雪恨，總已進了一步了，他慢慢地走出了鐵器舖，向前走去。

三天之後夜晚，張西杰和關珠兒二人，在寂靜街道上，貼着牆，向前走着，在高牆的陰影下，他們二人無聲無息地移動着，簡直像是幽靈一樣。

他們的脅下，都挾着那件「天雷棒」，用一幅布包着，等到他們自一條直巷穿出來時，已可以看到大將軍府的後門，雖已深夜，但是後門仍是燈火輝煌，不少人在進出，張西杰和關珠兒二人略停了一停，轉進了另一條巷子，竄到了圍牆之下。

他們二人，背貼着圍牆，等到牆內，有一陣腳步聲經過之後，身形拔起，翻了過去，落進了後院，他們自以為行動十分秘密，了無聲息，却不料才一落地，身形閃動，剛才過了假山石，便聽得四面八方，「轟」地一聲響，全是火熠子燃着了火把的聲音，本來是漆黑的後院之中，變得極其明亮，少說也有三二十人，高舉着火把，圍了上來，這變故發生得突然之極，張西杰和關珠兒二人，一時之間，不知怎麼才好！

那三二十人，圍了上來，圍成了一個大圓圈，吶喊不已，只聽得有人道：「大將軍果然神機妙算，這二人會再來行刺！」又有人叫道：「刺客已被圍住，快去報知大將軍。」

這時，整個後園之中，在各隱蔽處，不知又有多少人湧了出來，張西杰和關珠兒二人，背靠背而立，神色蒼白，可是他們的神態，却還異常堅決。張西杰低聲道：「珠兒，別怕，我們是來找楊賊的，楊賊若來，正合了我們的心願！」

關珠兒緊咬着牙關，點着頭，在人聲嘈雜之中只聽得有人高叫道：「楊大將軍到。」

這一下呼喊之後，所有的人，都靜了下來，只聽得楊威的笑聲，迅速傳了過來，圍住了二人的各人，立時散開了一條通道來，楊威袖藏雙劍，大踏步來到了近前，望着張西杰，一聲冷笑，道：「張將軍，你為了想害我，不惜塗漆吞炭，變換容貌，犧牲不是太大了麼？」

張西杰緊咬着牙關，一聲不出，手背一翻，和關珠兒二人，已將「天棒雷」，抖了出來。

楊威一聲冷笑，雙臂一振，雙劍已執在手中，喝道：「各人後退，看我來收拾叛逆！」

看他的情形，分明是自恃武功，要在各人面前，獨力對付關珠兒和張西杰二人！各人在他一喝之下，一起向外，散了開去，現出一大片空地來。

關珠兒和張西杰二人，一看到這種情形，身形也倏地散了開來，面對着楊威。

他們雙方之間，仇恨是如此之深，深到了絕不能以言語來表達的程度，是以他們各自盯着對方，一言不發，張西杰和關珠兒二人，眼中似要冒出火來，楊威神色陰沉，陡地身形一矮，雙劍齊出！

他一上來，立即出劍攻向二人，身子便已轉了起來，簡直像是一股旋風一樣，雙劍在火把的照耀之下，迸射出奪目的光芒來。

他連人帶劍，直衝了過來，張西杰和關珠兒二人，急忙身形一分，可是只聽得「嗤嗤」兩聲響，二人脅下的衣服，已各被楊威的利劍，劃開了一道口子！

楊威「咯咯」大笑，身子依然旋轉着，向前掠出了幾尺，陡然之間，身形略凝，但是立即又旋轉了起來，向着張西杰，疾衝了過來。

這一次，他的來勢更加強，張西杰實是無法抵擋，但是他明知自己若是退後，楊威必然轉攻關珠兒，情形更加糟糕，是以他咬實牙關，揚起「天雷棒」，迎了上去，只聽得「錚錚」兩聲響，楊威的雙劍，擊在「天雷棒」之上，將張西杰震退了三步。

楊威一面進招，一面身子始終在急轉着，雙劍揮動，劍光奪目，根本沒有什麼人可以近得了他的身，是以他一見張西杰後退，立時又急轉着身子，逼向前去。

可是也就在那一剎間，關珠兒的身子，突然拔了起來，關珠兒的身子，拔在半空，看得十分清楚，楊威的身子轉得不論多麼急，他的頭頂，仍然是一個破綻，關珠兒大喝一聲，「天雷棒」疾擊而下，楊威左手一劍，向上一撩，滿以為一劍揮出，就可以將關珠兒的手腕，削了下來，然而此際，關珠兒已按動機簧，「拍」地一聲響，「天雷棒」的柄，陡然長了四尺，「叭」地一聲，極尖銳刺，已一起刺進楊威的頭頂，楊威那一劍，只不過是削在精鋼打就的柄上。

陡然之間，一切都靜了下來，關珠兒翻身落地，楊威的頭頂，冒出五股鮮血來，他身子搖晃着，張西杰大喝道：「楊賊，我們這兵刃，便叫天雷劈頂，你賣友求榮，豬狗不如，恰好應了毒誓！」

楊威張大了口，自他的口中，血也湧了出來，終於他砰地倒跌在地，張西杰和關珠兒二人，轉過身，向外進去，所有的人，都駭然向後退去，沒有一個人敢出手攔阻他們，而楊威，早已經惡貫盈滿了。

（全文完）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旋風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白衣聖教派以前的魔教四大天王的余無天來攔截田五常和沈雪姑等人，還帶來一批被迷失神智的高手，其中有南宮老人故意裝作心神被迷，潛入他們的隊伍內，暗中作內應，余無天要留下沈雪姑帶走，雙方發生混戰，竹卭叟用釣竿和余無天鬥內力，二人站在蘆葦尖上未定輸贏，跟着衆人已到，丁瑤用旋風花擊中余無天，上官靖從旁協助，南宮老人用五行掌迫退余無天到船上，孫小乙趁機用無極神指擊中他的胸口，但仍被他裝死逃脫，老夫人的主力已到，衆人推舉竹逸先生作軍師，繼續前進。智通趕回少林寺救醒智虔，佈置迎敵工作……

塔林挫頑敵

秦皓幾乎不敢相信少林寺的第二代弟子，竟能接下他凝聚了九成功力的一記掌風，定睛看去，對方明明只是一個三十出頭的年輕和尚，他久經大敵，怎麼也想不到如此年輕的和尚，竟會有如此深厚的內力。

這時突聽一個嬌脆的少女聲音從身後傳來，問道：「秦皓總管，老夫人在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停在半路裏不走？」

秦皓朝她陪着笑道：「姑娘回上老夫人，是幾個少林寺的小和尚阻路……」

綠衣少女道：「老夫人交代，不論甚麼人阻路，一律格殺勿論。」

「阿彌陀佛。」和秦皓動手的青衲僧人合十當胸，口中唸着佛號，說道：「老夫人既是進香來的，怎好心生殺機？」

綠衣少女哼了一聲道：「阻攔老夫人金駕，罪該萬死，怕死，就不應該來阻路了。」

弗青衲和尚合什道：「誰說小僧怕死了？」

官廟救英豪

秦皓目中厲芒閃爍，左手忽然朝前揮了揮，他這一揮手，敢情是發動攻擊的暗號了！

只見他身後三匹馬上突然飛起三道人影，宛如蒼鷹攫兔，凌空朝攔在路上的七名青衲僧人撲去。

方才和秦皓對掌的青衲僧人忽然身形一側，向左閃出，退到一邊，還是對着秦皓，好像是早已分配好對手，他是專門對付秦皓的人。

就在三個綠袍老人凌空撲起的同時，七名青衲僧人中立即人影閃動，分出三個人來，迎住了對方三人。

寫到這裏，作者要稍作交代，白衣聖教這一行人，由秦皓領先，他身後三匹馬上，是無形刀邢鏗、長白神拳莫奇齡、赤煞西門淵。

然後是三頂青布小轎，坐的是縫窮婆、孫虔婆、賣花婆三人。然後是一匹駿馬，馬上坐一個劍眉星目的藍衫少年則是假扮上官靖，自稱「南宮靖」的花豹侯元。

他馬後就是一頂綠呢大轎，由八名綠衣小鬟在前後護轎而行，轎中坐的，不用說就是老夫人了。（假扮老夫人的是桃花女管玲玲，他們的副總管）

隨後又是兩頂青布小轎，一個是楚琬，一個則是扮成姐姐模樣，担任副總管的管巧巧。（本來副總管是管玲玲，但她不願出面，用了妹子的名字。現在她改扮老夫人，就要妹子管巧巧來担任副總管）後面另有四名綠衣使女，則是楚琬手下的四香。

至於少林寺方面，這八個青衲和尚，除了領頭的能仁，本來就是少林寺客堂派在前進担任知客僧。

其餘七人，恐怕你怎麼也想不到他們會是誰的。

這話就得從竹逸先生前晚在茅屋和十五個地鼠門的黑衣人會談說起，那是一次極機密的會議，除了竹逸先生還有地鼠門掌門人黃鼠狼和大弟子金鼠參與其事。竹逸先生給每一個人面授機宜，要地鼠門的人建立起在左林寺周圍百里以內的消息連絡網，由黃鼠狼担任總連絡。這一來，各地一有動靜，黃鼠狼就可以很快把消息傳遞出去。

智虔大師率同七名弟子趕返少林，黃鼠狼就已把消息送到少林寺。此次秦皓等人剛從三官廟出發，（白衣聖教的人落脚在三官廟，嵩山東首五十里）黃鼠狼就已得到消息，由竹逸先生親自趕上少林，和方丈智善大師商量對策，決定把白衣聖教來人阻攔在石屏峯下。這一計劃，是由少林寺派出七位長老，再由竹逸先生替他們易容之後，本來六七十歲的老和尚，都變成三十出頭的年輕和尚，換上了青衲。（第三代弟子的僧衣）

另外調派了兩個訓練有素「羅漢陣」，隱伏石屏峯松林間歸由能仁指揮。（所以秦皓發掌攻向能仁時，能仁向旁閃開並不出手）。

和能仁站在一起的七個青衲和尚，其實乃是七位長老，計爲：達摩院智虔、戒律院智成、千佛殿智全，知客堂智淨、羅漢堂智通，地藏殿智廣、白衣殿智難，這七位大師，也可以說是少林寺的精銳高手了。（少林寺六院十二殿，均有一位長老主持的。）

方才接下秦皓兩掌的，就是知客堂長老智淨大師。現在無形刀邢鏗等三人從馬上凌空撲來，少林寺這邊也立即有三個青衲和尚迎了上去。

千佛殿長老智全迎着無形刀邢鏗。邢鏗心神被迷，自然不會和智全大師打話，一見有人迎出，立即揮手一掌拍了過來。

智全大師早已聽智通大師說過，對方是無形刀邢鏗，心裏早有準備，對方揮掌擊來，立即豎掌當胸，迎着推出。

這一掌，邢鏗是心神被迷的人，不發掌則已，發掌自然全力施爲，但聽蓬然一聲大震，兩人各自被震得後退了一大步。

這下登時把邢鏗激怒了，口中連聲叱喝，雙掌揮舞，記記如鋼刀劈風，一掌比一掌沉重，一記比一記快速，朝智全大師急襲而來。

少林寺千佛殿，是僧侶們練拳脚的地方，首席長老也就是總教習，拳脚功夫，自然十分精純。

智全大師面對邢鏗凌厲攻勢，雙手開闔，忽拳忽掌，使出來的是「羅漢拳」和「伏虎掌」揉合使用，這兩種拳掌走的都是剛猛路子，拳如鐵鎚撞岩，掌如巨斧開山，把少林拳的精萃，發揮得淋漓盡緻，出神入化。

無形刀邢鏗縱然掌如利刄，但面對這樣一個强敵，不但毫未佔得半點上風，有時還被逼得中途換招。

迎着長白神拳莫奇齡的是達摩院長老智虔大師。

莫奇齡以神拳享譽武林，長白派有兩種絕技，一是「百步神拳」，也就是俗稱的「隔山打虎」，拳勁可以打出百步，凌厲自可想見。

一是「掃雪腿」，長白山終年積雪，練拳之時，必先學「掃雪腿」，把場子中的積雪掃開，其實和掃趟腿也差相近似，但久而久之，一腿掃出，可以把周圍一丈方圓的積雪掃得乾乾淨淨，如果遇上七八個敵人，也同樣可以一腿掃得跌仆出去，所謂當者披靡！

莫奇齡是長白派名宿，這一動上手，雙拳如錘，記記挾着勁急拳風，轟然有聲，眞有山搖地動的威勢！

少林寺達摩院，乃是僧侶們修習禪功的地方，當然也包括了佛門各種神功在內，智虔大師是達摩院首席長老，本身修爲也極爲精深，任你莫奇齡出拳如雷，他使的是「達摩掌」，却剛中有柔，雖然和你記記硬接，但暗寓柔勁，把你搗來的拳風，看來是硬接了下來，實則暗中消卸於無形，這一點，若非身具深厚的功力，就極難辦到。

迎着赤煞西門淵的是戒律院長老智成大師。

赤煞西門淵練的是旁門中最厲害的「赤煞掌」，左掌腥紅怵目，發掌之時帶着一股炙熱逼人的掌風，別說被他「赤煞掌」擊中了，就是被他掌風掃上，也會如同火灼，五內如焚。

少林寺戒律院，專司清規戒律，每一個門派，都有森嚴門規，入門弟子，也都必須經過嚴格審核，學成以後，大多數固然恪守師訓，但也有少數人把師門戒律，丟諸腦後，所謂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不肖弟子，任何門派都在所難免。

少林寺清規素嚴，僧侶二門弟子中，也難免有不良份子，誤入歧途，敗壞門規，這一類事情就由戒律院來處理。門人弟子能够藝成下山，都已練成了一身好武藝，如果誤入歧途，轉投到旁門左道，學成邪派武功，要把他擒回少林寺，按門規處置，第一就得在武技上有必勝把握，否則派去執行律條的僧侶，反被打得落花流水，豈不弱了少林寺的名頭？

因此，少林寺戒律院的僧侶，都是經過精選出來的高手，再經三到五年深造，方能在戒律院任事，每一個人至少也要精通七十二藝中三種以上絕技，這也可以說戒律院的僧侶乃是少林寺最精銳的高手。

智成大師是戒律院的首席長老，在寺中排名第二，僅次於達摩院；但如論武功造詣，他精通七十二藝中七種神功，該是少林寺首屈一指的高手了。

以他來對付赤煞西門淵，至少就有三種以上佛門神功可以破解「赤煞掌」，但這回由七位長老改扮成第三代青衲弟子，主要目的，並不是決定性的搏鬥，只是要使對方知難而退，不讓對方看出虛實。

是以三位大師迎戰賊黨，都並沒使出看家本領來，只是儘量採取守勢，和對方遊鬥。饒是如此，已經看得白衣聖教總管秦皓心頭大爲驚懍！

少林寺只派出八個第三代弟子，而且有五個尚未出手，這三個青衲和尚，迎戰無形刀邢鏗等三大高手，一對一居然毫無遜色。

他老奸巨猾，心頭自然不無懷疑；但凝目細看，這八個青衲和尚中，除了爲首的能仁，已有五十出頭，其餘七人，明明都只有三十以上，四十不到。少林寺領袖武林，名聞天下，看來果然非同小可，此行當眞低估了他們。

這時能仁走上一步，朝秦皓合十一禮，大聲說道：「老施主方才聲稱是上敝寺進香來的，怎奈這三位施主出手如此兇狠，一味攻擊小僧幾個師弟，老施主也不喝阻他們，還不快請他們住手？」

秦皓怒聲道：「他們是老夫人的轎前衞士，你們幾個和尚胆敢阻攔老夫人去路，只要你們讓開，他們自會住手。」

能仁合十道：「這麼說，老施主一行，並非上山進香而來，是有意上少林寺尋釁來的了。」

秦皓沉哼了一聲道：「就算咱們是上少林寺尋釁來的，憑你們幾個和尚，能攔得住嗎？」

「阿待陀佛！」能仁合十當胸，朗誦一聲佛號，徐徐說道：「老施主若想憑武功硬闖，只怕是打錯算盤了。」

他話聲甫落，只聽左右兩側松林中，同時响起一聲「阿彌陀佛」！這一聲佛號，至少也有一兩百個人的聲音所滙合而成，聲震山林，响澈雲霄，聲勢極爲壯盛。

佛號聲中，已從左右松林中魚貫走出兩行手持鑌鐵禪杖，腰佩戒刀的青衲僧人，分左右包抄過來，在距離轎子停處，大概五丈左右停住。這兩行僧人左右各有一百單八個，正好是兩座「大羅漢陣」。

少林寺「羅漢陣」，千百年來，號稱從沒有人能够闖得出去。此刻石屏峯下，擺出兩座「大羅漢陣」來，足見少林寺早已有了防備。

秦皓看得暗暗皺了下眉，老夫人此行極爲機密，少林寺怎麼會事前就得到消息的呢？

這一陣响澈山林的佛號，端坐在大轎中的「老夫人」自然也聽到了，一手掀帘，沉聲道：「請秦總管。」

轎前一名綠衣少女口中嬌「唷」一聲，立即提高聲音，嬌聲叫道：「老夫人有請秦總管。」

秦皓趕緊回身，趨近轎前，抱抱拳道：「屬下在。」

轎中老夫人壓低聲音問道：「咱們的人呢，怎麼還沒趕來？」

秦皓也壓低聲音回道：「他們抄的小路，此刻也應該到了。」

× × ×

塔林，位於少林寺的西面，原是歷代少林寺僧侶瘗骨之所，從唐代以迄清朝，千餘年來，用磚石所砌的墓塔，約有二百二十多座，形式各異，蔚成一片塔林。

因爲是僧侶埋骨之處，地方自然較爲偏僻。但却有一條小徑，可以通往少林寺內，尤其塔林中有二百多座石塔，林林總總，矗立有如八陣圖，就算隱藏上百來個人，也和捉迷藏一樣，不容易被人發現。

這時稍爲前面一座深灰色形如古觥的石塔上，忽然站起一個瘦小人影，面向西南，用一隻手搭在眉上，作了個瞭望的姿勢，口中說着：「來了！來了！」

他這話像是跟自己說的，因爲他四周根本並沒有人，但他話聲一落，忽然伸手向身後打了個手勢，就蹲下身去。

過沒多久，塔林前面果然有二十來條人影，飛掠而來。

走在最前面是五個人，一個是身穿綠色長袍，濃眉方臉，頦下有一把花白鬍子，右手衣袖紮在束腰帶裏，顯然缺了一條右臂。此人正是碧落山莊的副總管宓飛虹，稍後，是一個一身天藍長袍，面色白淨，咀上留着八字鬍子的老者，是四川唐門的二莊主唐世良，他身後緊隨着一對年輕男女，是他兒子唐紀中，媳婦霍如玉。另一個黑袍老人，則是竹逸先生的師兄戚繼祖。

這五人後面，還有十五個人。這十五個人，如果讓江湖上人瞧到了，保證會大吃一驚！因爲他們每一個人，都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計爲：

黃山萬松山莊莊主萬青峯、八卦門掌門人封居易、師弟陸其昌、形意門掌門人金贊廷、武功門掌門人崔介夫、師弟何津舫、江湖怪傑神燈教教主蒼龍寧勝天、三大香主催命符柴一桂，三絕手婁通、門神敖六、皖西三俠擎天手李天雲、霍天柱、謝東山，還有霍五太爺，和五行叟南宮望等等。

這些人，沒有一個不是大江南北武林碩彥、江湖上一等一的高手！他們也都是在萬松山莊一場離奇大火之後，神秘失踪的人，如今全在少林寺的塔林前面出現，而且既未易容，也沒有蒙上面布。

但這些人和平時稍異的，是大家聚集在一起，沒有一個人互相交談過一句話。只此一點，不用說也看得出來，他們都是被人下了迷神藥物，神智已告迷失，除了聽人指揮，早已沒有獨自思考的能力。

宓飛虹在奔近塔林之際，脚下一停，朝唐世良拱拱手道：「前面就是塔林了，唐老是否要請戚供奉先看看地道入口？」

他這幾句話，已可極明顯的聽出，他只是奉命率領這批迷失心神高手的人，而此行的主帥，則是唐門二莊主唐世良了。

唐世良一手摸着八字鬍子，微微領首道：「上面指示，這條暗道，可直通少林寺心臟重地，咱們只要進入少林寺發出訊號，智虔大師自會率領八名達摩院弟子响應，這條暗道入口，據說就在一座石塔之下，此事自然要請戚供奉指點不才行。」

戚繼祖連忙拱手道：「唐老吩咐，兄弟自當効勞。」

宓飛虹忙道：「老夫人一行，此刻只怕已經快到石屏峯下了，前山有人吸引了少林僧人的注意，這裏地勢較偏，賊禿們

誰也料不到咱們會從此處入手，但也越快越好，才能給他們一個措手不及！」話聲一落，從身邊取出一張小紙，遞了過去，說道：「這是石塔內部的通道圖，戚供奉只要能找出是那一座石塔就好了。」

戚繼祖接過地道圖，只看了一眼，目光轉動，就朝矗立如林的二百多座石塔看去，為了爭取時間，他自然無暇去逐一仔細觀察，那只有參照地道圖，先相度那幾座石塔，較有可能？他是竹逸先生的師兄，對土木營造之術，極具心得，一面沉吟道：「照這圖上所繪地道看來，應該是在東北方了……」隨着話聲，舉步朝前走過去。

唐世良，宓飛虹正待跟去。戚繼祖忽然伸手一攔，說道：「二位且在這裏稍候，兄弟要計算步數，才能測出準確位置。」一邊從身邊取出羅盤，邊走邊看，一路往石塔叢中行了過去。

唐世良和宓飛虹聽他這麼說了，只好站停下來。過了好一回，仍不見戚繼祖出來。

宓飛虹抬頭看看天色，心頭不禁有點焦急，山前的老夫人一行，就是等着自己這一批「奇兵」從暗道進入少林寺，突起發難，他們才能裏應外合，直逼少林寺，時間拖得太長了，就會就誤進攻計劃！

這樣又等了盞茶工夫，唐世良也感到不耐，微微皺眉道：「戚供奉會不會出事了？」

宓飛虹道：「這個不致於吧，若是遇上伏樁，他不會一聲不作。」

唐世良道：「但不論找不找得到秘道，他都應該出來了！」

唐紀中道：「孩兒過去看看！」

霍如玉道：「我也去。」

唐世良點頭道：「好，你們小心些，哦，你們告訴他，就是找不到秘道，也並不重要，好在從這裏有條小徑，一樣可以直達少林達摩院，只是稍費手脚而已！」

唐紀中應道：「孩兒省得！」話聲一落，他和霍如玉兩人立即縱身掠起，朝塔林撲去。

兩人去後，差不多又過了盞茶光景，依然不見戚繼祖出來，甚至連唐紀中夫婦也一去不返，不聞一點聲音。

唐世良雙目凝注，矍然道：「這情形似乎不對！」

宓飛虹道：「依唐老之見，他們是不是遇上了伏樁？」

唐世良道：「有此可能。」

宓飛虹又問道：「咱們要不要搜索一下？」

唐世良道：「如果戚供奉和紀中夫婦，確為埋伏的暗樁所制，咱們自然要先把他們救下，反正咱們若要從小徑直撲少林，也非要先把這些暗樁掃去不可。」

宓飛虹拱手道：「唐老說得是。」左手取出一枝竹哨，就着咀唇吹了一聲，然後左手向前揮起。

竹哨，是命令這些神智迷失的人行動信號，揮手向前，就是指示他們方向。哨聲甫起，十五條人影有如十五支離弦之箭，參差不齊的朝塔林中激射過去。

塔林中的石塔，本來並不是排列得很整齊，這些人紛紛掠入之際，剎那之間，就接連不斷的響起拳風掌濤，和一片兵刃交擊之聲，顯然都遇上了對手！

唐世良雙目乍睜，怒聲道：「少林賊禿，果然在這裏設有埋伏！」

宓飛虹忽然大笑一聲，說道：「少林寺縱有埋伏，也不過是螳臂當車，何足道哉？」

這話，也只由他說得！試想他統率來的這十五個人，那一個不是江湖頂尖高手，少林和尚縱然了得，又豈是這些人的對手？

但就在他話聲甫出，突然疾風微颯，兩個面幪黑布，僅留一雙眼孔的人，已經瀉落在兩人面前！

左首一個直逼宓飛虹，沉聲叱喝，道：「宓飛虹，你是束手就縛，還是想要頑抗？」

右首一個卻朝唐世良逼來，同時喝道：「唐世良，你是唐門的老二，你們唐門三百年來能夠屹立江湖，是你們祖先有獨到的眼光，不准子孫介入江湖紛爭，否則一個專門製造販賣毒藥的人家，早就斷子絕孫了，你不安安份份做你們的毒藥生意，居然和昔年魔教餘孽同流合污，看你在白衣賊黨之中，地位還不低，眞是武林敗類，四川唐門的不肖子孫……」

此人不但不值唐門販賣毒藥，連祖宗都被他數落了，對唐世良更是當面斥責，毫不留情！這些話，當然聽得唐世良怒惱無比，一手緊按劍柄，厲叱一聲，笑笑道：「閣下是什麽人，唐門的事情，你管得着嗎？」

「唐門之所以能在江湖立足，並不是煉製的毒藥夠毒，而是你們賣的各種解毒丸散，確能有助於中了各種奇毒的人，所以還能功過相抵，不予追究。」右首幪面人續道：「至於你唐世良，違背祖訓，勾結匪人，還敢到少林寺來興風作浪，老夫自然管得了，識相的就束手自縛，免得老夫動手，若敢還想頑抗，那就莫怪老夫掌下無情！」

唐世良聽他口氣，甚是倚老賣花，很可能是一位前輩高人，但細數少林派俗家之中，並無這樣一號人物。他生性多疑謹慎，心頭暗暗驚疑不定，沉聲道：「閣下究是何人？」

右首幪面人豁然大笑道：「老夫是誰？你知不知道無關宏旨，如果你知過能改，願意束手就縛，老夫還可以讓你有自新之路。」

「哈哈！」唐世良忽然仰首大笑道：「閣下口氣果然很大，但光是口氣大並不管用。」

右首幪面人道：「你認為老夫劈不了你？」

唐世良一手摸着他咀唇上兩撇八字鬍子，嘿然的說道：「閣下那就劈一掌試試看？」

「唐世良，你是要掂掂老夫的斤兩？」右首幪面人道：「好，你接着了！」右手抬處，一掌迎面拍出。

唐世良聽得暗暗冷笑，忖道：「現在看你還狂妄自大不？」心轉未已，陡覺一道凌厲得有如洪流般的掌風直壓過來，掌力之強，幾乎是平生僅遇，就算自己全力迎接，只怕也無法接得下來，何況自已根

本毫無準備？他之所以會毫無準備，那就是自恃在和對方說話之時，已經暗中使出唐門中三種強烈劇毒之一無形無味的「散功散」，只要少許吸入鼻孔，就算武功最強的人，也會在一盞熱茶工夫之內，功力全失。

他做夢也想不到「散功散」會突然失靈，一時之間，幾乎連舉手封架的時間都沒有，急忙身形一偏，就地滾出。不，他根本來不及臥倒，洶湧掌風已如狂濤般捲撞過來，但聽「砰」的一聲，唐世良一個人應聲飛起，直摔出去一丈五六尺遠，跌倒地上，張咀噴出一口鮮血，人也隨着昏死過去。

那幪面人大笑一聲，也沒追擊，身形一晃，便自隱入石塔叢中。

宓飛虹和左首一個幪面人却在唐世良和右首幪面人說話之時，早已動上了手。宓飛虹左手使劍，把一柄劍使得如蛟龍盤空，劍光繚繞，純熟無比，絲毫不輸右手使出。

他對手使的是一柄單刀，招法怪異，每一記刀光如練，嘶嘶有聲，就像結成一片網罩，當頭撒下。

宓飛虹但覺左右前後，全是綿密的銀練，逼得他長劍幾乎施展不開，心頭暗暗震驚不止，忖道：「這是什麽刀法？」

少林寺有七十二種絕技，他自然無法識得透了！但他怎知這兩個幪面人，根本不是少林寺的人！

方才一掌劈傷唐世良的是終南五老中的南山樵子陶石田。正在和他動手的却是天池釣叟姜超然。

天池釣叟的兵刃是一支八尺釣竿，如今一把釣竿的招法用在單刀上，刀招自然十分怪異了，難怪宓飛虹只覺他招式怪異，看不出對方路數來了！

這時從石塔後忽然飛掠出一雙年輕男女，一看就知他們是逃出來的，就像鬥敗公鷄，神情顯得十分狼狽，這兩人才一落到地上，男的忽然驚咦一聲道：「會是爹！」急忙掠到唐世良身邊，雙手抱起唐世良上身，急叫道：「爹，你老人家怎麽了？傷在那裏呢？」

原來這兩人正是唐紀中和霍如玉！

霍如玉急忙從懷中取出瓷瓶，傾出一顆藥丸，納入唐世良口中，說道：「爹像是閉過氣去了，你快給他推宮過穴，順順氣咯！」

唐紀中慌忙把爹身子放平，雙手運氣，施展「推宮過穴」手法，暗中給他解開了「膻中穴」被制的穴道。

唐世賢悠然醒轉，吁了口氣，睜開眼來。

唐紀中問道：「爹，你老人家好些了嗎？」

唐世良看到唐紀中夫婦，有氣無力的道：「為父中了幪面人一掌，閉過氣去，現在已經好多了，哦，你們沒事吧？」

唐紀中道：「塔林中有不少幪了面的人，武功都很高，孩兒和如玉聯手還不是人家對手，幸虧咱們的人衝進去，把孩兒替下，才乘機逃出來的。」

唐世良服下傷藥，傷勢已經穩住，聞言問道：「現在情形如何了？」

唐紀中道：「雙方打得很激烈，情況很亂，孩兒也分不清楚。」

就在此時，但聽「噹」的一聲金鐵大震，接着又是「蓬」「蓬」兩聲大響，激戰中的宓飛虹長劍脫手飛出，一個人也登登的連退了三步，急忙頓足往後躍退出一丈開外，胸口起伏，不住的喘息！

和他動手的幪面人大笑一聲道：「宓飛虹，你不用怕，老夫若是要殺你，比殺鷄還容易，老夫只要讓你知道嵩山少林寺，豈是你們不成氣候的魔教餘孽所能撼得動的，你給老夫滾吧！」說完，轉身往塔林中一閃而沒。

宓飛虹臉色蒼白，彎身從地上拾起長劍。

唐紀中急忙迎了上去，低聲道：「宓副總管，塔林中情勢對咱們不利，你老快要大家撤退才好！」

宓飛虹點點頭道：「那也只好如此了，眞想不到少林寺早有防範，而且還集合了這許多高手，咱們此行眞是澈頭澈尾的失敗了！」

唐世良已由霍如玉扶着站起，說道：「咱們差幸沒找到地道入口，否則被人家甕中捉鼈，那就更糟糕呢！」

宓飛虹看不到塔林中的激戰情形，但一陣陣拳掌風聲和兵刃交接之聲，此起彼落，甚是驚人，他知道這十五個神志被迷的人，沒有吹哨之聲，是不會後退的，只好取出竹哨，就唇吹了兩下。

這兩下哨音，果然如響斯應，塔林間登時響起一片急驟的金鐵撞擊之聲，令人可以想得到那是一種情急拚命的搏鬥！緊接着而來的是大吼和悶哼之聲，終於有幾條人影從塔林間飛掠而出！

不，接着還有像驚弓飛鳥，凌空縱撲，有的像負創野獸突圍衝出，更有脚下蹌踉，急閃後退的，反正十幾條人影，有如豖奔狼突，陸續退出塔林，這些人有的衣衫破碎，有的肩頭流血，有的滿臉怒形於色，有的喘息不停，滿頭大汗，若非每一個人都遇上了強悍勁敵，豈會如此狼狽？

這下眞把唐世良，宓飛虹看得大為懍駭，不知少林寺在塔林間埋伏了多少高手，竟然會令這些江湖知名人物都像鬥敗了的公鷄，威風盡失！

差幸埋伏在塔林間的人，並沒乘勝追擊，好像他們的任務，只是把進犯塔林的敵人逐出，如此而已，敵人既已退出塔林，他們就沒有追出來。

宓飛虹清點人數，十五個人一個也不少，只有戚繼祖沒有回出來，想必落在少林寺的手裏了。

這一仗敗得如此慘法，實在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任務澈底失敗了，總得承認事實。唐世良和宓飛虹對望了一眼，率領着一干人悄悄退走。

× × ×

石屏峯前，左右兩邊松林前，由少林寺二百十六名僧侶剛列成兩座「大羅漢陣」之際，山前來路上正有一道人影如浮矢掠空，急急飛奔而來！

這人一身綠衣，飛行神速，一直奔掠到總管秦皓身邊，才行停住，看他模樣，只是個老蒼頭。他朝秦皓略一抱拳，就湊上一步，附耳低低的說了幾句。

秦皓一張古銅臉上登時神色大變，只

點了下頭，就返身急步行近大轎，躬着身咀皮微動。他是以「傳音入密」向轎中的「老夫人」在報告什麽了。

接着只聽大轎裏面「拍」的一聲，那是「老夫人」聽了秦皓的報告之後，敢情十分震怒，用手重重的拍着轎前木案所發出來的聲音，接着憤憤的道：「退！」

秦皓躬身領命，一個轉身，就响起了兩聲急促的竹哨之聲。

哨聲甫起，正在和智全大師動手的無形刀邢鏗，和智虔大師動手的長白神拳莫奇齡，和智成大師動手的赤煞西門淵三人，不約而同的歛手疾退，躍出戰圈。

三位大師始終沒有使出佛門神功來，只是仗着本身功力，使出來的也只是「羅漢拳」、「伏虎掌」、「達摩掌」一類拳掌功夫和對方纏鬥。原因是不想在此時此地露出身份來，主要只是讓對方知難而退，因此哨音乍起，無形刀邢鏗等三人往後退去，三位大師也立即住手，並未追擊。

秦皓飛身上馬，左手向後一揮，六頂轎子首先轉身向後，由最後一頂轎子作爲後撤的第一頂，依次向後如飛而去。秦皓上馬之後，無形刀邢鏗等三人也一齊躍上馬背，本來這四匹馬是走在最前面的，如今由他們斷後了。

「阿彌陀佛！」能仁口誦佛號合掌躬身道：「老施主好走，恕貧僧不送了。」

×　×　×

登封縣東門外二十里光景，有一座三官廟，廟貌巍峨，古柏參天。第二進殿宇東首，是一座自成院落的精舍，一排三間，十分清幽，且小有花木之勝。此刻差不多是未申之交，中間一間小客廳中，湘簾低垂，隱約似有話聲，但說得極輕，敢情正在商議着機密大事。這可從廊上站着四名綠衣使女的臉上看得出來，他們一手按着佩劍，粉臉上肅穆得不見一點笑容！

客廳不大，但佈置得相當精雅，上首一張紫檀椅上，坐着一個面幪輕紗的老夫人，她左首是副總管管巧巧，大小姐楚琬，右首是唐世良、總管秦皓、副總管宓飛虹、然後是唐紀中、霍如玉兩口子。

這是白衣聖教的高峯會議，唐紀中和霍如玉居然也有資格參與秘密！

屋中雖然坐着八個人，但大家都沒有說話，沉寂得墮針可聞，不，連空氣都似乎凝結住了！過了半晌，老夫人才氣憤憤的說道：「少林寺那來這許多高手，難道你們連人家的武功路數都一點也看不出來嗎！」

秦皓轉臉朝宓飛虹道：「會不會是上官靖那小子的幾個羽黨？」

宓飛虹道：「和屬下動手的那個蒙面人使的是一柄單刀，招式怪異，江湖上從未見過，上官靖的幾個帮手，不過是幾個丫頭片子，像沈雪姑、李小雲、祝小青，還有孫小乙和萬點星，除了上官靖、沈雪姑，其餘幾個武功平平。」

老夫人哼道：「你們也不會查查清楚，到底碧落山莊有沒有漏網的人。」

「不可能有漏網。」秦皓道：「如果有漏網的人，早就該有人露面了。」

「哼！」老夫人重重的哼了一聲，說道：「那麽在塔林中埋伏的這批高手會是什麽人呢？」

秦皓和宓飛虹面面相覷，誰也不敢出口。

唐世良眼看情形十分尷尬，只好打着圓場，拱手說道：「咱們此次進攻計劃雖然受到阻碍，但差幸實力絲毫無損　塔林交手，對方不過仗着地理熟悉　咱們進去的人，又都是神智受迷，只知和人家硬拚，才吃了虧。依兄弟之見，咱們乾脆集中力量，和少林寺來明的，以咱們的人手，只要明仗交戰就未必會落敗。」

「你說的倒是容易！」老夫人道：「和無形刀邢鏗交手的三個青衲和尚　武功並不在邢鏗三人之下，人家只是少林寺的第三代弟子，長老輩的人，一個未見，就把咱們堵在石屏峯下……」

唐世良好似想到了什麽，臉上神情變然道：「劉轉背！莫非是他搗的鬼？」

老夫人目光朝他望來，問道：「劉轉背搗什麽鬼？」

唐世良道：「兄弟和戚繼祖去找劉轉背之時，化名宮飛鵬的上官靖比咱們先到一步，以致沒有把他請來，他自然就和上官靖在一起了。此人精擅易容術，如果已經到了少林寺，那麽經他替少林寺的和尚易容，年老的就可以扮成年輕的了，否則憑少林寺的第三代青衲和尚如何能是無形刀等三人的對手。」

「有此可能。」老夫人點着頭，道：「那麽隱身在塔林間的這些高手又是什麽人呢？」

唐世良道：「少林寺武功高強的，最多只有六院十二殿十八個長老，如果前山的三個青衲和尚，是長老所改扮，剩下還有十五個長老，正好埋伏在塔林，此外，在各大門派中，武功最高的已是屈指可數，只有終南四老了，（他並不知道田五常已經恢復神智），再加上官靖、沈雪姑等人，其餘少林僧侶，人數雖多，並無大用。」他果然有些見地，料敵雖未全中，却也差不多了。

「唔！」老夫人聽得點着頭，抬目道：「宓副總管。」

宓飛虹忙道：「屬下在。」

老夫人說道：「我給你兩天時間，你務必把終南四老、劉轉背、上官靖等人是否已經到了少林寺，調查清楚，你辦得到嗎？」

「屬下遵命。」宓飛虹道：「屬下一定盡力而爲。」

老夫人哼道：「你一定要辦到。」

宓飛虹又應了聲「是」。

老夫人續道：「唐紀中。」

唐紀中趕忙應聲站起。

老夫人道：「你是教主的記名弟子，我把宓副總管率領的神武隊交你率領　應該沒有問題吧。」

唐紀中心中暗道：「原來自己還是敎主的記名弟子，神武隊？大概就是神智被迷失的人了。」心念閃電轉動，一面躬身道：「屬下遵命。」

老夫人又道：「入夜之後，三官廟四周，由你神武隊派人巡邏　你去分配一下人手，不可疏忽了。」

唐紀中躬身道：「屬下省得。」

老夫人轉臉朝秦皓道：「秦總管，你把無形刀邢鏗等三人也撥交神武隊，你好

代表教主，專門負責上賓的接待連絡事宜，咱們下次行動，要等上面的指示，但咱們務必做好一切準備工作，決不能再有半點失閃了。」

唐紀中心中暗道：「秦皓專門負責『上賓』的連絡事宜，只不知她口中的『上賓』是些什麽人？」

秦皓躬身道：「屬下省得。」

老夫人說道：「好了，好了，你們去準備吧。」

秦皓對她口中雖「屬下」，心裏總是不無受屈之感，老夫當了碧落山莊二十年總管，妳不過派來老夫手下，伺候上官夫人的，如今取代了「老夫人」就爬到老夫頭上來了、正因心裏不服氣，臉上神色也顯得有些倨傲，聞言起身就走。

唐世良「朝老夫人」拱一拱手，退出小客廳，唐紀中、霍如玉緊跟着他身後退出。

宓飛虹急步跟前來，招呼道：「唐少莊主請留步，兄弟有一件東西要移交給你呢？」

唐紀中停步道：「宓副總管這麽急幹什麽？」

宓飛虹道：「你沒聽到，她要兄弟兩天內把終南四老，劉轉背，上官靖這些人的行蹤查清楚，我的天，這幾個人已有十來天沒有消息了，兩天之內如何查得清？但總得去查，對不？這就够忙的了，不趁這時候把東西交給你，那裏還有時間？」

說着伸手入懷，取出一個銀哨，鄭重的道：「這是本教特製的哨子，也是指揮他們的信物，聽起來聲音有些像普通竹哨，實則完全不同，這種哨音，可使迷失心神的人聽起來很親切，也具有振奮他們腦子的作用，一共只有兩個，一個在總管那裏，少莊主收好了，切莫遺失。」

唐紀中看他說得這麽鄭重，伸手接過，收入懷中，宓飛虹拱拱手，就匆匆的走了。

唐世良的住處在第二進的西院，乃是一排五間的精舍前面四個房，住的是唐世良，戚繼祖，秦皓，宓飛虹四人。後面隔着一個小天井，也有四個房，住的是縫窮婆孫虔婆，賣花婆，偏西一間則是唐紀中，霍如玉的臥房。

唐紀中，霍如玉先送爹回房，穿過小天井，從長廊走到左首最後一個門口，唐紀中推門而入，霍如玉跟着進入，唐紀中隨手關上房門。

房中除了一張木床，還有一口木櫥，一張小方桌和兩把木椅。霍如玉看到木床上並排放着一對枕頭，早就粉臉發赧，心頭小鹿砰砰跳動，低着頭像小媳婦似的沒有作聲。

唐紀中輕輕叫了聲：「如玉。」

霍如玉只嗯了一聲，沒敢看他，唐紀中低聲道：「妳怎麽啦，快先看看他們留下的東西。」

霍如玉點了點頭，走近木櫥，拉開櫥門，裏面除了兩人更換的幾套衣衫之外，還有一個小布包。

霍如玉打了開來，裏面有一盒色呈烏黑的淬毒針，那自然是「黑芒針」了，針筒內只能裝七十二支，用完了，就得補裝，這一盒少說也有四五百支。另外還有兩個小瓷瓶，紅籤上寫着「散功散」，和解藥！

唐紀中大喜道：「這小子還有『散功散』！」

霍如玉急忙輕「噓」了一聲。

唐紀中朝她低笑道：「眞想不到他會是教主的記名弟子。」

霍如玉也低聲道：「更巧的是她派你担任神武隊的領隊，這一來楚琬一直無法下手的任務，你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達成了。」

唐紀中說道：「不是楚琬告訴義父，說她始終無法下手，我們還不會到來這裏呢？」

霍如玉問道：「對了，你準備如何下手？」

唐紀中道：「目前我也想不出辦法來，大家都住在一起又如何下手，我想等見過義父之後，再作道理。」

霍如玉催促道：「對了，你担任了神武隊的領隊，該去他們隊裏看看，快些去吧。」

唐紀中低問道：「妳去不去？」

霍如玉道：「我又不是領隊，去做什麽？」

唐紀中低笑道：「妳是領隊夫人咯，怎麽可以不去？」

霍如玉臉上又是一紅，白了他一眼，嗔道：「你給我放正經些。」

「我說的本來就是正經話咯！」唐紀中壓低聲音道：「他們兩小口出雙入對，從沒分開過，我到前進去，妳自然要跟去才對！」

霍如玉說道：「好嘛，我跟你去就是了。」

寫到這裏，作者可要稍作交代了。埋伏塔林，擊潰宓飛虹率領的神武隊的，乃是銀拂叟向天倫，青松道長，上官老人等一行人，他們接到竹逸先生傳遞的消息，趕到塔林，竹逸先生和上官靖，沈雪姑等人已經先到了。

塔林之間，也早已經竹逸先生利用石塊，佈置了奇門陣法　外面的人，不進入塔林，就模模糊糊看不清楚，進入塔林，那就更看不清楚，所能看到的只是方圓數尺而已。

後來十五個迷失神智的人衝進塔林，南宮老人以「傳音入密」告知青松道長，他已和楚琬見過面，楚琬身邊雖然帶有解藥，但這些神智被迷的人，只服從吹哨音的人，除非你把他們制住，無法給他們服下解藥，更何況他們都住在一起，也沒辦法制住那一個人。

青松道長和竹逸先生磋商的結果，決定派上官靖混入他們之中，正好先前已經拏下了唐紀中、霍如玉兩人，就由上官靖改扮唐紀中，丁瑤改扮霍如玉，另外拏下何津舫。派金鼠改扮　好作傳遞對方的消息。

卞藥師爲了愛女遭對方刦持　李小雲又央求大姐（沈雪姑）把爹救下，就由卞藥師改扮了李天雲　隨同神智迷失的人，聽到哨音，退出塔林，一起來到三官廟。

好了，閒言表過，却說唐紀中，霍如玉儷影雙雙　從長廊轉到前進，再由西首圓門走出，就看到一片菜畦，中間有一條

石子小徑，一直通到僧寮。

那是兩排較低的瓦屋。中間是走道，兩邊各有一道寬闊的門戶板門敞開着，唐紀中首先跨入右首一道門裏面是一間長方形的屋子靠壁處放着一排十張木床．面向門戶木門左右各有兩扇木格子窗．因此採光和通風都很好。

這一間正住了十個人．此時大家都趺坐在床上閉目垂簾有如老僧入定，對兩人走入恍如不聞沒有人睜開眼來瞧上一眼。

唐紀中默默的看了一遍這裏住的十個人是．無形刀邢鏗、長白神拳莫奇齡、赤煞西門淵、李天雲（卞藥師改扮）、霍天柱、謝東山、萬靑峯、封居易、崔介夫、金贊廷。

當下伸手取出銀哨在口中輕輕吹了一聲。他吹得很輕但哨音才響盤膝趺坐的十人很快睜開眼來各自一躍下床，在木床前面站停。

唐紀中一揚手中銀哨然後朝他們拱拱手道：「諸位前輩在下唐紀中奉命從現在担任神武隊的領隊要請諸位前輩多多合作。」

這些人神智雖然迷失但你說的話，他們自然聽得懂十人也各自紛紛拱手答禮。

唐紀中收起銀哨又道：「今晚這三官廟四周十里之內就神武隊担任巡邏．但用不着全部出動這裏十位之中只要派出五位就够了現在在下把五位前輩的大名念出來請大家注意邢鏗、莫奇齡、霍天柱、萬靑峯、封居易，這五位前輩晚飯之後，請到前面大殿集合，好了，現在請諸位前輩休息吧！」說罷又拱了拱手。

十人果然依言回到床上去，又盤膝坐好。

唐紀中朝霍如玉打了個手勢，退出木門就朝對面木門走去。

左首僧寮和右手一間完全相同，也是靠壁放着十張木床．面向門戶．但却只有九個人。

那是神燈教主寧勝天、霍五、陸其昌、何津舫（金鼠改扮）、柴一桂、婁通、敖六、章守勤、最後一個是五行叟南宮望、還有一張床空着他們對唐紀中夫婦走入當然也沒加理睬。

唐紀中和對面一樣取出銀哨輕輕吹了一下．寧勝天等九人也立即睜眼下床，在木床前排列成一行。

唐紀中也和先前一樣揚了揚銀哨，然後拱拱手道：「諸位前輩在下唐紀中奉命從現在起担任神武隊的領隊要請諸位前輩多多合作。」

九人一齊拱手答禮。

唐紀中又道：「今晚這三官廟四周十里之內由咱們神武隊担任巡邏但不用全部出動右首一間．派出五位這裏只要派出四位就够了。」

話聲未落只聽耳邊響起南宮老人「傳音入密」的聲音說道：「這是好機會，你可先派陸其昌何津舫章守勤和老夫四人就好。」

唐紀中故意把目光朝九人徐徐看去，等南宮老人說完，才回頭朝霍如玉商量道：「那邊已經派了無形刀邢前輩等人，我看寧教主．霍伯父等留待明天再出動，妳看如何。」

霍如玉道：「你分配就好了，但每個人武功高低不同要搭配均勻才好。」

唐紀中點頭道：「妳說得是！」接着故作沉思，才道：「那就請南宮望、陸其昌、何津舫、章守勤四位前輩担任今晚任務晚飯之後請到前面大殿集合．現在諸位前輩請休息吧。」

寧勝天等九人拱拱手，也各自回到木床上坐下。唐紀中朝他們拱拱手．偕同霍如玉出來。

路上，唐紀中輕聲道：「怎麽不見侯元呢？」

霍如玉道：「他神智又沒有被迷失，怎麽會在這裏？」

唐紀中道：「但他總在三官廟裏咱們怎麽會沒看到他人呢？」

霍如玉道：「我怎麽知道？」接着四顧無人．低聲問道：「寧勝天眞會有問題嗎？」

唐紀中急忙咳嗽一聲，以「傳音入密」說道：「妳說話怎麽如此大意？這是義父說的，此人可能是賊人一黨只是他僞裝得很好義父本來早就走了，就是爲了要暗中查他行動，才留下來的，但直到現在，還查不出什麽來。」

霍如玉說道：「這不可能．他如果早就有什麽勾結的話：我怎會一點都不會知道呢？」

唐紀中道：「義父決不會看錯人的，我們對這人也要特別留意些才好！」

×　×　×

晚餐之後，唐紀中．霍如玉稍事休息，相偕走出大殿，無形刀邢鏗等九人已經在大殿上等候。

唐紀中慌忙朝他們抱拳一禮，然後取出銀哨就唇輕輕吹了一下，說道：「諸位前輩今晚咱們的任務．是巡邏這三官廟周圍十里，如果發現有夜行人入侵，就予以攔截，現在咱們可以分爲兩撥以三官廟爲中心，邢鏗、莫奇齡、霍天柱、萬靑峯四位前輩負責東首北至五虎嶺．南至蘆店。封居易．陸其昌．何津舫．章守勤四位負責西首．至登封爲止南宮望前輩負責兩地支援．那裏發現敵人．就支援那裏．好了，去登封的四位前輩，可以先出發了。」

他因喬扮何津舫的是金鼠所以派他巡邏登封這一路可以把這裏的消息，傳送出去，他話聲一落：封居易等四人立即轉身往廟外行去。

唐紀中接着朝邢鏗等四人拱拱手道：「四位前輩．咱們也可以走了，在下夫婦也要追隨四位之後，去五虎嶺．蘆店一帶，巡視一番，咱們走吧！」

一面又朝南宮老人道：「前輩是支援兩地的後援．就在附近巡邏好了。」接着又以「傳音入密」說道：「義父最好請暗中尾隨我們後面．察看有無跟蹤的人，以策安全。」

他說是「追隨四位前輩之後」，其實他是神武隊的領隊身份．自然是由他和霍如玉兩人走在前面了。」

一行六人出了三官廟，南宮老人也就

縱身飛起，化作一道長虹，一閃而逝，其實他只是隱身附近遠遠跟在唐紀中等人的身後．作爲掩護。

天色早已全黑五虎嶺地勢險峻，一行人登上山嶺唐紀中目光四顧這裏居高臨下不虞有人窺伺。這就要莫奇齡、霍天柱、萬靑峯三人迅速向東南西三處散開，再由霍如玉趨向北首監視。

中間只留下無形刀邢鏗和自己二人，才從懷中取出一個小瓶傾出三粒解藥，朝邢鏗遞過去說道：「前輩把這三顆藥丸吞下去了。」

心神被迷失的人只知服從不會問「爲什麽」的無形刀邢鏗一手接過藥丸毫不猶豫的納入口中吞了下去。

唐紀中看得不覺吁了口氣暗自慶幸的忖道：「差幸自己被派担任神武隊領隊，不然的話要給這些迷失心神的人服下解藥，不知要費多少手脚呢！」

不過盞茶工夫無形刀邢鏗霍地睜開眼來。

唐紀中不待他開口就以「傳音入密」說道：「邢前輩你是否覺得心頭已經恢復清明了此時此地雖然沒有對方的人但前輩有什麽話最好還是以『傳音入密』和在下交談較爲妥當。」

邢鏗一雙精光熠熠的眼神望着唐紀中，果然以「傳音入密」問道：「小友是什麽人？你方才給老朽服的是什麽藥丸？」

唐紀中當下說道：「在下上官靖方才給前輩服的是專解魔教『迷迭散』的解藥……」

「魔敎？魔敎的人又出現了？」邢鏗詫異的說道：「老朽莫非給他們迷失了神智？」

「是的。」唐紀中道：「魔教出現江湖始則以碧落山莊爲名現在又自稱白衣聖教前輩是在五個月前茶亭避雨給一個綠袍老者誘稱老主人有請在你老身上下了迷迭散．聽由他們指揮編入神武隊……」

他把目前情況約略說了一遍也包括自己由竹逸先生易容假冒唐紀中担任神武隊領隊他任務就是給大家送解藥來的。

邢鏗問道：「少俠之意是要老朽繼續扮演迷失的人了？」

唐紀中道：「是的目前該教主腦人物．尚未出現．只好請前輩委屈一段時間了。」

邢鏗毅然頷首道：「好，老朽聽少俠的。」

「多謝邢前輩。」唐紀中道：「現在就請你老先替莫奇齡去東首監視．在下去請莫前輩來好給他解藥。」

邢鏗點點了頭和唐紀中一起走了過去。

唐紀中朝長白神拳莫奇齡招招手，道：「莫前輩請隨在下來。」說完轉身就走。

莫奇齡依言跟在身後走到中間．唐紀中取出三顆藥丸遞了過去說道：「莫前輩把這三雙藥丸吞服了。」

莫奇齡果然也沒問因由．接過藥丸，吞了下去。一盞熱茶之後莫奇齡也清醒過來．唐紀中也把和邢鏗說的一樣．跟他述說了一遍，莫奇齡也點了頭，答應合作．於是又由莫奇齡去把南首的霍天柱換下，給他服了解藥。

過了一盞茶的工夫霍天柱也清醒了，唐紀中依樣先說出了自己的身份又告訴他李天雲已在塔林中被救和目前雙方的情形。霍天柱聽說掌門人（封居易）也被迷失了神智自然大爲驚懍一口答應一切聽由唐紀中安排。

於是唐紀中就請他去把守在西首把萬靑峯換下，給萬靑峯服下解藥。又是一盞熱茶工夫，萬靑峯也清醒過來。

唐紀中就不用多費唇舌加以說服，比前面三個人容易得多了，沒待萬靑峯開口．就以「傳音入密」說道：「萬莊主，在下是上官靖你服了解藥已經清爽了吧？」

萬靑峯奇道：「你……」

「萬莊主不可出聲。」唐紀中隨着續以「傳音入密」把萬松山莊毀於大火、所有的人全被迷失心神，和最近一連串的事情簡扼說了一遍。

這番話聽得萬靑峯大爲懍駭．也以「傳音入密」說道：「眞想不到白衣聖教賊人竟會如此猖獗上官少俠可知此人究是什麽人嗎？」

唐紀中道：「在下義父正在暗中查究此事只是目前還查不出來。」一面又把今晚自己已給邢鏗等三人服了解藥他們已應允繼續裝作神智被迷．等待機會現在四人的任務是巡視三官廟東首北至五虎嶺南至蘆店一帶自己立時要趕去登封一帶，給封居易、陸其昌四人解藥，要先走一步了。

萬靑峯道：「少俠快些去吧！」

唐紀中召回四人．朝他們拱手作別．帶着霍如玉往西趕去。

霍如玉問道：「大哥都辦好了？」

唐紀中點着頭應了一聲，一面又以「傳音入密」對她說道：「在路上最好不要說話。」

霍如玉小咀一噘，不高興的道：「不說就不說好了。」

封居易、陸其昌、章守勤就在通往登封的這條路上巡邏自然很快就會遇上，唐紀中和前幾次一樣．輕而易舉的依次給他們服下了解藥。

只聽南宮老人的聲音在耳邊說道：「靖兒、現在事情都辦妥了，老夫有事要先走了。」話聲一落．極其輕微的「嘶」聲，劃空而逝。

唐紀中說道：「妹子，我們可以同去了。」

霍如玉道：「你不再巡邏了嗎？」

唐紀中道：「我們只是來巡視一番的，自然要回到三官廟去．要過些時候．再出來巡視。」

霍如玉點點頭道：「那就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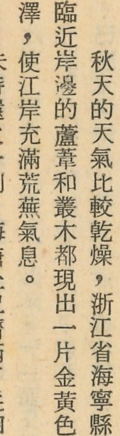
兩人回轉三官廟就在廟前和楚琬相遇雙方只打了個手勢．算是招呼。這是教中規矩即使是同門，在執行任務之時，如果沒有事情．是不准互作交談的。

唐紀中和霍如玉回轉第二進西院．進入房中霍如玉一顆心登時跳得好快。唐紀中走到她身邊，悄聲道：「妳先休息吧，我還要出去。」

（未完．四十一）

一月完俠情倫理故事／甘丹·文 可飛·圖

孤雛記



拯救名醫 避居小築

秋天的天氣比較乾燥，浙江省海寧縣臨近岸邊的蘆葦和叢木都現出一片金黃色澤，使江岸充滿荒蕪氣息。

未時還欠一刻，海塘上已擠滿了從四面八方而來的觀潮客。他們都是特地到海寧來觀潮的。因爲秋分左右的潮汐，是一年中最大的。今天離十五還有三天，還未很擠擁。

觀潮客眼前是廣闊無垠的江洋。江水迎着秋天的燦爛陽光，閃爍動盪，令人目眩。遠處的正東方，孤零零地矗立着三兩個小山。南方都是天水相連，接口處抹上一條白綫。東南方則是一望無涯，海天一色。

雖然海邊輕送着微微秋風，但在燦爛的驕陽下，人們仍覺得悶熱。焦急等待的人羣，漸漸有點煩燥：

「到現在還沒有一點跡像。」

「你看到了沒有？」

「應該從海的遠處來的！」

「還用說嗎？當然哩！」

三五百人的聲音，同時發出，使氣氛熱鬧起來，加上賣茶水小食兜攬招徠的叫喊聲，海傍有點像繁囂的小市集。

一聲突然的高喊，使喧嘩突然沉寂：

「快看！東面的『北潮』來了。」

靜下來的人們隨着喊聲，頭顱均一致轉向東方。矮小的人極力往人羣擠往岸邊，企圖找一個無遮擋的好位置，引起一陣騷動。

「未時已到，『北潮』先起！」

這顯然是老觀潮客發出來的感嘆。

「什麼是『北潮』？」

「對，什麼是『北潮』？」

這是初來的觀潮客的求知慾望。

「錢塘江的湧潮奇觀，是由江口的獨特地理條件而形成。」老觀潮客受到人羣的諮詢，有點飄飄然，因而不厭其詳的慢慢作解，老氣橫秋地續道：「錢塘江外是杭州灣，杭州灣外是東海，河床也是愈來愈淺，這是歷年來上流沙流湧而下的沉積。江口成漏斗形，直伸杭州灣，愈來愈闊大。

「揚子江的洪水，在秋季時將杭州灣口，東海海面的水位提高了，當潮水來時，又是錢塘江向下流的江水和高起來的河床所阻，使潮水不能不暫時停留在江口之外。隨後，潮水愈漲愈高，突破了所維持的平穩水面，造成了分段的潮湧，迫向錢塘江上流而來。

「水面上分爲東、南兩股。東面的叫『北潮』，溯江直奔海寧；南面的『南潮』先趨曹娥江，再轉西北，在海寧與『北潮』滙合。所以當潮頭行經海寧時，形成丈多高潮頭，直立水面……」

「嘩，『南潮』也來了！」

人們感到萬分興奮，因爲等候了個多時辰的奇觀，終於呈現在眼前。這時他們已經目不暇給，那還能分神去聽老觀潮客的嚼舌，何況遠處傳來的洶濤聲，把一切



人聲均蓋過了。橫跨數十里寬江面的潮頭，直立水面，好像幾十萬匹白馬，排成一字橫陣，浩浩盪盪，發出遠至十多里外也能聽聞的轟隆响聲，直奔觀潮者所站立的江岸而來。

江岸較低觀望地點所集結百餘觀衆處，忽然人潮騷動，人們四散地往岸的高處迭走，彷彿是胆怯者，恐怕被湧潮捲去，紛紛逃避。

這時，「噗通」一聲，一位身着皂色長衫，頭紮文巾的老年文士，被擠擁的人羣，碰撞落江面。

「不好了，有人墜江了。」

很多人站在江邊叫嚷和指手畫脚，亦有不少人唯恐波及自己，迭迭後退，遠離岸邊。

「噗通」！只見一個穿着破爛的黝黑少年，以優美的姿態，跳入江面。情況好像是救人似的，在這潮頭將洶湧而至的刹那間，能有人這樣忘我奮勇，眞叫人難以置信。

從有人墜江至另有人跳江勇救的事情發生，前後僅是瞬息之間。

「『南北潮』滙合了。」

轟隆，轟隆，潮聲更加響了。

剛才岸前仍是一片寧寂的江水，這時被幾百丈闊的丈多高的潮湧衝擊，波濤澎湃。岸邊濺起數丈高的浪頭，水花四濺，嚇得自命胆大的、站在堤邊沿的觀潮者，紛紛退避不迭，走得慢者，都變成了「落湯鷄」。

人們被這人生難得一見的天下奇觀所吸引，均口定目呆地看着這個壯大的場面，墜江、救人等剛發生的事，彷彿已付諸腦後。

潮頭過後，江面暴漲了八尺有餘，江面不像潮來前的悠閑平靜，依然暗湧動盪，滿佈大小不一的千萬漩渦。潮頭刹那間已湧至上流而去，潮尾而又接踵而來。潮頭至上流逐漸減弱，潮尾很快趕上潮頭，像是幾十萬大軍在混戰，互相搏擊，彼此冲撞，江面好像在發瘋，怒吼，奔騰，產生數不盡的漩渦，天翻地覆，洶湧萬分。

「人生難得一見！」

人們滿足了！

「不虛此行！」

「可惜沒有狂風否則潮頭會更高。」

老觀潮客又在發表高論。

緊張刺激的時間，僅不過是盞茶間，人們得到的滿足，却是永誌難忘的。緊張時興高采烈，這時已是興緻索然，疲意頓生，觀衆逐漸離去。

僅剩下剛才有人墜海的江邊，仍有五個穿着勁裝，看來像武林人物的壯漢，每人均引長頸子，眼睛均注視上游的江面。

「老大，此地不會看出什麼情況。我看還是走去上游，一看究竟吧。」一名虬髯漢子向另一名虬髯漢子向另一長着五綹長鬚的華服老者，徵求意見。

「九成九溺斃了，還用找？」另一名北漢說。

「龍頭說：『死要見屍。』難道你沒聽到？」

華服老者權威地說：「走，到上游看看，若已淹死，這一會，屍體也該浮現出來了。」

其餘四人那還有說話的權利，乖乖地隨着「老大」，展開輕功，迅速地沿岸疾步而去，眼光仍不時地注視江面的情況。

× × ×

小琥是一位熱心助人的少年，「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他近兩年來的一貫作風。他猶疑了一會才跳入江中救人，是他的聰明之處：首先分析實地情況，如何才能在波濤洶湧中將人平安救出。小琥水性非常好，這是他從小自己在海邊鍛練出來的。這時，他首先按古爺爺留下的小册子的行氣方法，將氣功運起，貫注全身，才跳入江中。

江水非常混濁，能見度僅及三數尺。小琥一時間未能看到溺水者的踪跡。潛遊了一段距離，覺得眞氣運行至背部時，仍像往常一樣，阻滯不前，全身氣力發揮不出來，並有洩氣回冲之勢。突然，身體受到猛烈的水勢往江底迅速下墜，勢不可擋。小琥用盡所有力氣，仍不能抵禦此突然而來的冲擊，背部被冲擊在江底礁石上，背部受阻滯的反冲眞氣，驟然如江流傾瀉般，湧上後腦上下顎至前胸，頓感胸部翳蔽非常，全身乏力，喪失控制而隨波逐流。直至前胸又受到礁石衝擊，才能眞氣運行自如，周身舒暢。小琥覺得自己身體被激流向着一個方向傳送，急忙將雙手下撥，升出水面換氣。張眼間看見前方約七八尺間，皂色物浮起，急忙像河豚般將雙脚利用收縮腹肌之力，猛勁下沉，雙手往下向後一撥，覺得氣力比從前强勁數倍，整個身體頓離江面，向着皂色之物躍去。

小琥身體再次下墜時，已接近皂色之物，手伸處已抓到皂色之布料，並接觸到墜江者的腰肢。小琥心中狂喜，將溺者的頭，轉上水面。展目左右觀望，發覺江岸不遠，連忙手攬溺者，往岸邊泳去。

由於小琥突然眞力充沛，兩三下手撥，便游離潮湧急流，躍登江岸一突出岩石之下。小琥立即展開急救，檢查溺者是否有救。

溺者身上數處衣服破損，皮膚刮傷，滲出些微血漬，頭顱後部腫起紅瘤，仍有輕微呼吸，而且逐漸均勻。溺者所以暈迷大概是後腦受到礁石撞擊所致。小琥觀察後，心中感到非常高興，因爲他常聽人道：「救人一命，勝做七級浮屠。」雖然他不大了解此語的意思，但心中覺得它是勸人積福爲善的意思。

× × ×

由小琥跳入汀中，至將溺者救上江岸，僅發生在潮頭與潮尾匯合這段時間之間，爲時不過是盞茶之間。由於觀潮者均受壯觀潮湧所吸引，小琥上岸之處已遠離觀衆有三里之遙，小琥救了人上岸，沒有受到任何人的注意。

小琥與溺者，在岩石之下，即使岸上有人，亦不易發覺。這時溺者有悠悠甦醒，發出輕微呻吟。由於汀上仍是波濤洶湧，呻吟聲被蓋過。

「跑了兩三里了，仍無一絲跡象。」發語者中氣十足，連崖下的小琥，也聽得一清二楚。

「已有頓飯光景了，這時還不見浮起來，那斯大概已葬魚腹了。咱們已可以交差。」

「老大所推的一掌，大概已運上混元陰風掌力吧？那斯受了內傷，再加上萬馬奔騰的潮湧，不碎屍萬段才怪。老大你說是嗎？」說話者有點拍馬屁口吻。

「我已用上八成以上的混元陰風掌力，够那斯受用的了。即使沒有潮湧，那斯早已六臟離腑，決無生理。」

被稱爲「老大」的五綹長鬚老者，强顏地誇大其詞，但並不忘記當他掌及溺者背上，感到軟綿綿無處着力，好像一掌打空，奇怪的是被打者仍然應掌落汀。這就是爲什麼他要堅持走向上游視察結果的原因。

崖下的小琥聽到這裏，發覺情形有些不對——原來溺者是被人用掌力震下汀中的。

「這豈不是謀殺？」小琥忖道。

連忙用手將溺者的口掩上，使呻吟聲不致被人聽到。

「老大，潮汐已經轉弱了。」舉頭望日，接道：「已近申時。半個時辰就算是大水牛，也淹死了。」

「看來那斯連那少年均淹死了。剛淹死的屍體不會立即浮起，發脹後才浮。咱們該回總壇向龍頭消差了。」

「走！」「走！」華服老者點頭同意道。

小琥側耳聽去，輕聞一陣雜亂的脚步聲漸漸遠去。

溺者這時亦已清醒，睜目看見一黝黑少年，用手掩着自己嘴巴，瞪着自己展開潔白牙齒微笑。

小琥見溺者已醒轉，急忙將手收回。關心地問道：「老伯，你覺得怎麼樣？有那裏不舒服？」

溺者感到頭部一陣劇痛，背部內腑也在翻騰疼痛，掙扎地企圖坐起。小琥連忙伸手將他扶起，靠崖邊坐下。

「是小哥將老夫救起的？」溺者虛弱地發話，眼中滲出熱淚，口角流下一絲血水。

「老伯受了不輕的內外傷，我背你去求醫。」

說着，小琥引身想將溺者扶起，却被溺者所止。

「不用。小哥將老夫腰間藥囊中瓷瓶內的藥丸，餵與老夫兩粒，老夫就會沒事了。」

小琥立即從布囊中摸出瓷瓶，打開瓶蓋，空氣中立即瀰漫出一股藥香，使人精神爲之一振。

「老伯」吃了藥丸，臉色很快便變得紅潤，精神也漸漸振作起來。

「小哥，請將老夫扶起來坐，讓老夫打坐一會。」

聽到「老伯」聲音較剛才響亮了許多，小琥很高興地依言將「老伯」扶起，並將兩脚也替「老伯」盤起。

「老伯」立即緊閉雙目，兩手平放膝上，運起功來。

小琥發覺「老伯」的坐相，正如古爺爺給他的小册子圖中的坐相一樣，很感興趣，這是他第一次看到別人像那小册子所畫的一般運功，他也依模學樣的，按着小册子的圖示運氣行功起來。

小孩子雜念全無，很快便進入忘我境

界，按圖中記諗已熟的箭頭所示，所運行之氣，暢通無阻。此時看他神色安詳，氣息綿長。運行了盞茶時間，小琥覺得自己氣息鼓動，呼吸漸重，身體好像變輕，像要平地飄起。至頓飯時間，小琥才感到腦子一片清淨，平靜如鏡，遍體舒暢。

「老伯」大概心有牽掛，運功兩週天後，早已睜目醒轉，看見黝黑少年亦在運功，坐着彷似老僧入定，紫氣直透華蓋，感到萬二分驚訝。

「此子年紀小小，任督二脈已通，眞叫人難以置信。」「老伯」忍不住仔細端詳那位「小哥」。

只見那位「小哥」唇紅齒白，入定中仍隱含微笑，梨渦淺露，雙眉入鬢，微揚的丹鳳眼上，長着長長的睫毛，前額豐滿，帶長的橢圓臉型，把五官擺放得恰到好處，顯得英氣勃勃，正氣浩然，雖然衣衫襤褸，蓋不住內蘊的和藹可親的英氣。若不是所露膚色黝黑，則是清秀英俊非凡。

「此子英華內斂，稍加磨練，將來在武林必能闖出一番偉業。長得太過英俊，一定也會惹來一身風流債。」

想着，「老伯」臉上呈露笑容，像是內傷痊癒了。

「有此子替老夫護法，老夫還用担心什麼？還是運功療傷要緊。」忖着，立即閉目入定，運起功來。

× × ×

小琥運功醒來，已是申末酉初時分，經過一個時辰的運功，小琥覺得比起以往運功完畢的情況大大不同。最大不同點在於自己的眞氣從來沒有像現在般的旺盛，氣力像用之不竭，勁度强大。其次是覺得自己四肢百骸，從來沒有像現在那樣舒暢、靈活，筋骨充滿活力，就像張滿了的機簧，舉手投足能眞力貫通。其實當他在汀中受到兩次礁石碰撞，忽然眞氣再不阻滯，突然暢通時就該感到驚訝的了。

小琥忽然記起「老伯」，向「老伯」坐處看去，見「老伯」仍在打坐，於是也就默坐原地，以作照應。無聊中手拿崖上小石拋入汀中消遣。

數下石落水聲，將「老伯」驚醒。

「小哥已運功完畢？」

「老伯氣色已經定了很多，混元陰風掌傷好了吧？」

「混元陰風掌？」

「是的，我聽將你打下江的那一伙人說，是用混元陰風掌的。」

接着，小琥便將聽到崖上的一番對話，告訴「老伯」。「老伯」聽後，墜入沉思。

「混元陰風掌，是錢塘黑鮫帮，海寧分舵舵主，旱地鮫王元鏢的獨門掌法。老夫何時開罪了錢塘黑鮫帮了？要黑鮫帮帮主親自下令追殺，事件必然很大。老夫平日不管閒事，與黑鮫帮風馬牛不相及，眞莫名其妙。不管如何，尋一地方暫時避避風頭，攪清事情眞相才是。」

「老伯，日已將落，你住在什麼地方，我背你回家休養吧！」

「老伯」聞言，擧頭一望，見已是酉牌時分，秋日較短，晚霞漸露西山，黃昏已臨。心中計較着道：「君兒在家有老叫化照顧，萬無一失，老夫還是暫找一僻靜之處藏身，然後通知老叫化及君兒相會，摸清黑鮫帮之動態，方爲上策，儒門三友之寒儒歐陽瑜家中，座落海寧之東之小尖山畔。到寒儒家暫避最爲理想。」

「老夫姓方名之淵，在江湖上，微具薄名，賜號『千手華佗』。小哥你貴姓大名？」

「我姓龍名琥，這是古爺爺替我命名的。」

「古爺爺？」方之淵忽然覺得目前不宜躭擱，接道：「老夫有一好友家在近處，現時投靠友家最恰當。」

「是，方老伯，我背你走吧。」

方之淵見他誠意感人，乃任由他將自己背起。

× × ×

方家峪位於西湖之南的南屏西麓，方廬設於淨慈寺與小南屏之間。南屏九曜分支，一峯聳翠，怪石玲瓏，峻壁橫披，方廬背山面湖，數進房屋靠山形高度不一而設，每進均可遠眺西湖景色，確爲幽靜清雅，是理想的逸憩之處。千手華佗方之淵故居方家峪，採藥時發現此處環境幽靜，清泉可口，奇花異草滿目皆是，青松垂柳，怪石嶙峋。故花去三年光陰，建方廬於此。

是夜，明月當空。月色像銀色的流水一般，靜靜地瀉在花徑裏，樹叢上，水池中，薄薄地凝成一片輕霧，月色相映下變作銀色，環繞着一名披着白色輕紗，穿着雪白雲裳的美少女，無聲地、默默地，休閒的漫步縹緲仙境的仙女，螢火蟲躲在水池的荷花瓣裏，熠熠放光。少女沉醉在陣陣微風送來的桂花香中，低吟道：

「銀燭秋光冷畫屏，
輕羅水扇撲流螢。
天階夜色涼如水，
臥看牽牛織女星。」

吟罷，忘形地抬頭，遠矚朗空上閃爍着的星星。

「小妮子年尚未及笄，已懂得傷春悲秋了。」

一位鬢髮皓白，身穿百綴灰衣老者，倚着窗欄俯視正在園庭輕詠的少女，感觸地自言自語：「眞是天不開眼，這樣可愛的小妮子，怎會患上此種絕症。不知書呆子要找的藥引尋覓到未？若尋到了，老叫化就是短十年命也願意。唉！」

× × ×

時近初更，小琥背着方老伯已走了接近半個時辰，從上岸的楊家莊至小尖山，約三十餘里之遙，小琥依照着方老伯的指引，已進上小尖山之麓了。

方之淵道：「隨着小徑到前面竹林右轉，再走一會便是老夫好友之家——塘畔山築了。」

小琥聞言精神振奮，急步依言走向竹林，邊走邊想：「早一步到，可以早一點醫治方老伯。」

轉入竹林，前路驟然一暗。在穿過竹林，看到半山上佔地數畝的山莊，呈現眼前，在燈光映耀中，非常幽雅。

脚步聲驚動了室內主人，屋門突然外掩，步出一位中年儒衫書生，朗道：「漫

漫秋夜長，烈烈北風凜。寒門蝸居，未知何處高朋蒞臨造訪？」

「小寒酸，才數月不見，連老夫方之淵也不認得了？」

小琥背着方老伯走至莊門前才將他由背放下，難怪寒儒目力過人，也看不見是方之淵過訪。

「失覺，失覺，晚生一時糊塗，看不清小友所背的是夫子。請諒。請諒。」心中感到詫異，關心地道：「夫子爲何如此狼狽，請入內堂坐下詳談。」

說着，欠身扶携方之淵走入中堂坐下，小琥隨着走入，舉目四處觀看，只見一切像俱均爲竹製，佈置淡雅怡人，加上幾盤古意濃沃的盤景點綴，使居室充滿了生氣。

歐陽瑜讓方之淵坐落後，高聲嚷道：「夫人，夫人，稀客，稀客，夫子遠道到訪，快出來拜見，並做數味小菜，讓晚生與夫子痛飲幾杯。」

歐陽瑜看到小琥仍未有坐，正在欣賞懸於牆壁上的字畫，連忙一個箭步，將小琥拉至方之淵身旁坐下，道：「小友遠道而來，一定很疲倦了，坐下來休息休息。」接着以目光詢問夫子。

「老夫只管自坐，忘了介紹，萬分抱歉，小哥姓龍名琥，老夫這條老命，今天多得小哥救回，並幸得小哥，不惜長途跋涉，將老夫背至此地。」

小琥微笑點頭。

「以夫子功力怎會落得如此狼狽？」

「不要提了，老夫今天眞是陰溝裏翻船，吃了暗虧，若不是小琥巧在旁，且水上功夫了得，見義勇爲，老夫今晚早就去老閻處報到，再也見不到你這小寒酸了。」

說話間，後堂走出一位穿着樸素，淡掃娥眉，清麗脫俗的明艷少婦，輕步走近歐陽瑜身旁，向方之淵深深萬福爲禮，輕輕說道：「奴家不知方夫子到訪，有失遠迎，失禮之處，請多多包涵。」

「嫂夫人請勿多禮。老夫深夜造訪，不速之客，叨擾之處，尚請賢伉儷多多包涵才是。請恕老夫有傷在身，未能盡禮，請諒。」方之淵說着，站起欠身還禮，歐陽瑜忙站起相扶，讓坐，將方之淵按回原座，道：「夫人，此位小友見義勇爲，今天救了夫子來此。」

歐陽夫人見小琥唇紅齒白，臉帶微笑，頓生好感，道：「小哥勞頓半日，一定餓了。奴家這就入廚準備晚膳，等會不要客氣，少年人正在發育期間，雖是粗茶淡飯，也必須吃飽才好。」小琥連忙起立微笑作揖。

話罷，向小琥嫣然微笑，並向夫子告罪，轉身而去。

這時方之淵才有暇，將當日發生事情，詳告歐陽瑜。

「聽說錢塘黑鮫帮最近接納揚子江靑龍帮之邀併，夫子與靑龍帮有無過節？」

「近年來因芷君之病，老夫已很少過問江湖之事，全心採藥。靑龍帮之地盤遠在揚子江一帶，與老夫採藥之地毫無瓜葛，何來過節，今天老夫來至錢塘，目的在於尋找藥引，怎知突然發生此事，眞是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靑龍帮野心很大，近年來吞併了揚子江上游不少帮會，現在連錢塘黑鮫帮也歸順了，不知沿海之帮會又將如何？夫子有無親朋與沿海帮會有關？」

「沒有。船到橋頭自會直，既然現在找不到原因，多想亦解決不了問題。老夫担心的是孫女芷君，事情已經發生在老夫身上，相信方廬亦會有事發生。雖然有老叫化照顧芷君，但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必需安置好芷君，老夫才放心。」

「夫子現覺傷勢如何？」

「老夫發覺暗勁自後而至時，早已運出綿功，化去不少掌力。但由於太過接近，掌力依然着背，老夫再借勢墜江，再減去二成掌力，估計僅餘二成黑風掌力。黑風毒雖被老夫之萬應丹解去。內傷經事後坐息，但仍怕長途跋涉來此，引動六腑，故由小琥背來，途中運功後，現在已傷好八九了。」

「既然旱地鮫王元鏢等，認爲夫子已葬魚腹，夫子暫時不應現身錢塘一帶。晚生此處頗爲偏僻，就在此處暫避風頭，免染江湖血腥，是爲上策。」

「一客不煩二主，晚生認爲最好再勞駕小友再跑一趟方家峪。夫子修書將情況告訴么公及芷君，請他們在黑夜，避開海寧繞道來此相會，夫子看法如何？」

「現也別無他法，唯有打擾小寒酸賢伉儷一段時期了。」

× × ×

五更時分，方廬外月黑風高，幾條黑影瞬間跳落廬前，身法乾淨俐落。隱約間可見幾人聚在一起，低聲商議一會，然後左右各有兩條黑影散開，隱入方廬兩側。廬前黑影突然高聲朗道：「在下錢塘黑鮫帮主王元鏢，有事打擾方廬主人——千手華佗方大夫，請方大夫賜見。有擾清夢之處，請多多包涵。」

話聲中氣十足，樹葉振得沙沙作響，夜鳥羣飛。

「老叫化」在黑影跳落廬前時，早已發覺有武林人物深夜而來，現聞旱地鮫王元鏢之招呼，並將同來之人分佈方廬兩側，已知其來意不善，連忙輕步走入方芷君房中，看見她已被驚醒，忙打手勢叫她藏匿起來，然後走到窗前答話：「方大夫採藥未歸，老朽洪浩，是方大夫之友，借住於此，不知能否代表方大夫？」

「原來是丐帮洪么公在此，失覺，失覺。在下奉總舵主之命，因帮主身體欠和，特此深夜造訪，懇請方大夫到總舵診治，不知方大夫何時才能採藥歸來？」

「老朽僅知方大夫此次所採之藥頗難尋覓，何時才能回來則頗難預測。抱歉萬分！」

旱地鮫王元鏢猶疑片刻，續道：「洪老哥知方大夫之動向，請告知以利在下分散帮衆尋找。因救人要緊。」

「方大夫曾告及，此行將在沿海一帶尋找，動向何方，老朽就很難妄斷了。」

「沿海一帶是本帮勢力範圍，這就好辦了，多謝洪老衷誠賜告，在下請辭。」

王元鏢說罷，拱手作揖，隨着長嘯聲，身形頓起，幾個起落，消失於山麓之下，廬側所隱身同來之人，大概亦隨着嘯聲

暗號，靜靜撤走。

「花子爺爺，他們此行不像是請爺爺去診病。」

方芷君不知何時，已走近洪浩身旁。

「對，小君，如是請大夫看病，何須鬼鬼祟祟分派手下把守方廬兩側，彷似防人逃走？」

「我看是想對爺爺不利。」

「有此先兆。但老書獃子平時很少涉足江湖，更與武林人物無過節。爲何要找書獃子晦氣？」

老少二人，陷入沉思。

「多想無益，就是想破腦袋，亦不得其解，待老書獃子回家，問他便知，小君，妳還是再去多睡一會吧！」

小君拗不過花子爺爺的催促，只好伸長小咀，滿肚子不願意地乖乖上床再睡，人在床上輾轉反側，難以入睡。腦子裏想着爲了自己的病，令到爺爺近年來，天南地北和到處爲自己採藥，花了兩年多時間，好不容易才把應用的藥採齊了，現在還欠一樣藥引子，還要四處尋覓，兩年多來爺孫間，分離的時間多，相處在一起的時間少，什麼天倫之樂都沒有了，又想起自幼父母雙亡，爺孫相依爲命，不由悲從中來，默默地飲泣，泣至傷心處，漸感疲倦，靜寂地進入夢鄉，熟睡中仍很不安穩，顯然在發着噩夢。

老叫化這時步入房中，搖頭長嘆，心中雖然感到萬二分心痛，却是愛莫能助，無可奈何，這樣嬌好，聰明靈俐的小妞，誰見誰愛的，却患上絕症，即使親爺爺是當代醫聖，但僅能極盡人事，天下間還有比此更慘絕人寰的事情嗎？老叫化忍不住滴下淚來，陷入回憶：「老書獃子一生行善佈醫，活人無數，換來江湖大衆歌頌之『千手華佗』美號，到頭來却得到如此的報應，先是其子方芸生，婚後剛產下一女，便因患絕症而喪生，繼而其媳施曼婷，因喪失悲傷過度殉情而亡，現在，小君裔襲乃父血統，竟然也患相同絕症，老書獃子雖然在其子患此症時，已積累不少經驗，但對處方，仍未有絕對把握，小君能否獲救，尚待天意，天呀，請張眼可憐一下小君，救救她吧，此乃關乎兩條人命之事，小君若救不了，老書獃子一定亦不想活了！」

× × ×

秋風送着陣陣桂花香，竹林沙沙地搖曳作響。

塘畔山築後園的涼亭裏，方之淵和歐陽瑜在喝着茶，空氣中飄逸着「龍井」的清香，令人心曠神怡。

「晚生在他一踏入莊內，見他臉不紅，氣不喘，更絕的是衣衫滴汗不濕，精神飽滿，毫無疲態，試想背着夫子百多斤重，跑了三十多里路，登山涉水，即使是晚生，也沒法做到像他一樣從容。因此晚生驚詫夫子何時交上了內力如此深厚的小友，却從來未聽提及。」

顯然他們的話題是小琥，自從小琥於清晨離開山莊，傳書方廬後，就坐在涼亭裏談論了。

「老夫自獲救甦醒，便看到他坐在身旁，入目只見他正氣凜然，和藹可親，值得信賴。」

「奇怪，晚生看到他時，亦有同樣感覺，故建議由他走一次方廬，夜間，與賤內談起，賤內亦有同感。」

「衡量一個人，除了看他做什麼之外，還要看他付出什麼，爲人設想多，爲己着想少，老夫對他的認識很淺，但他給老夫產生心靈相通的感受，那就是信賴。」

「夫子若看到今晨他在庭園上練功情況，就會更加對他有信心了，晚生對他走這次方廬的信心亦因此而增加。」

「老夫因剛傷癒而睡得太沉，對他曾早起練功一無所知，情況如何？」

「晚生不知如何才能解釋貼切……從招式來說，沒有什麼獨特之處，與武林各門派之基本掌法，拳法，脚法，步法大同小異，其特別之處爲操練時毫無連貫性，每一招式均可獨立，均爲攻擊性，最奇怪是由此招式變下一招式，常理是無可能達到，而他却做到了，晚生是被他之拳風驚醒的，僅看他練了三十六式，練來招式連貫間變動的可能性愈來愈不可能，到最後之十六式，晚生事後回想，認爲是絕對非人類之體能，能將它們連貫起來的。——小琥却把那十六招連貫操練出來了，眞叫人不敢置信！」

「除了連貫之奇異處，尚有其他特點嗎？」

「那就是速度，攻擊之速度，晚生所有之三十六式中其攻擊面可遍佈人體各個穴道，不，現在想來此三十六式若稍作變化，幾乎每一式之攻擊面均廣，爲什麼全是攻擊性招式，而全無防守性的招式？」

「聽來按老夫分析並無不妥之處，僅是戰術與戰略之分野，小寒酸看到之招式，單獨時爲戰術，連貫另一招式之組織力、毅力則爲戰略，以守爲攻是戰略，以攻爲守也是戰略，看來小琥之一套搏擊方式，爲一套以攻爲守作綱之戰術，在小寒酸目睹之情況下，小琥之操演，像否對着某假想之對手，向他施展某一招式攻來，小琥立即以驚人身法，攻向對方之破綻處，使對方不能不撤招自守？」

「聽夫子此番話，使晚生體會到小琥的確如夫子所說，模擬地與對手搏擊。一切招式均針對某處受襲而設，此種情況，學武者是在搏擊時隨機應變，按武者對武功之熟練程度，功力之深淺，身法之靈活性，及本身之機智而臨時創造出來的，精彩處就像神來之筆，畫出絢麗生動之畫，寫出鐵畫銀鈎之字一般，小琥之操演，却是式式精奇，眞使人始料不及，若晚生與他對搏，即使曾看過他之操練，晚生毫無信心能接下他一招半式，武術之道眞浩若瀚海，終一生也學不了。」

「小寒酸亦不需如此感嘆，老夫認爲小琥此套搏擊方式之要訣在於速度及應變之分析與反應，敵不動我不動，敵一動我即動，而且比敵動更迅速，攻向其脆弱之處，能掌握到此點，以不變應萬變，已登武學最高境界之堂。小琥任督二脈已通，體能已可隨意發揮，才能這樣。」

「任督二脈已通？他個子雖生得大，但仍滿臉稚氣，看來僅十二三歲，這是不可能之事，眞叫晚生難以置信。夫子怎知小琥任督脈已通？」

方之淵把江邊運功療傷醒後所看到小

玳運功情況，分析給歐陽瑜聽。

「上蒼對發生任何人身上之際遇，就像早在永恆中作好安排，經過錯綜複雜之導因，將人之存在與事物之發生，偶然通過無形之紗綫，編織連結，因成機遇。因果不同 機遇亦會有好壞，小玳福緣很高，看來他經歷過不少奇遇，武術、功力均從奇遇獲得也。」

「武功，內力並不能一蹴而就的。」

「機遇只不過是『因』，毅力，勤奮，堅忍，刻苦才能產生『果』。世上是沒有不勞而獲之事，幸運之神降臨時，會有例外，就像幸運者被推落河，爬上岸時口裏會咬着一條魚般，受到神祐。」

× × ×

小玳經過歐陽夫人蓄意打扮，身穿青色儒服，雖然稍爲長了些，仍看來風度翩翩。蓬鬆的頭髮，經細心梳洗後，紮上白色頭巾，使英俊的臉龐更顯清秀，引起不少路人矚目。

初時，小玳感到周身不習慣，總覺得舊的臭皮囊，才是最舒暢的，經個多時辰路程，才漸漸適應。

晌午時分，小玳已身處杭州城內，小玳覺得腹中雷鳴，心想：「是打尖時候了，吃飽後好再上路。」

在鬧市中，小玳企圖找一家適合現在「行頭」的飯店，却一氣跑了幾條街也找不到，要是平時，早坐在路邊攤檔中，吃了個飽。

「老哥，借問就近那裏有飯店？」

小玳不得不截停路人問路。

「前面往右直走，不遠你便看到『奎元館』。」

路人上下看了小玳一眼，才這樣回答說。

小玳找到了奎元館，吃了一碗蝦仁麵，付賬時問小二道：「請問由此地往淨慈寺，應怎樣走？」

「要去淨慈寺，路程遠哩！從這裏往右，直走至西湖邊，右走白堤再轉蘇堤，走至盡頭左轉便是『南屏晚鐘』，直走是『方家峪』，上山後便看到半山的淨慈寺，後連九曜山……」

「夠了，夠了。」小玳連忙截停小二，否則就說個沒完。「多謝賜教。」

小玳走不一會，便到西湖，這時烈日當空，遊客不多，湖心中的花舫！隱約傳來陣陣絲竹聲，間中還穿插着鶯婉歌聲，別有一番詩情畫意。

小玳無心欣賞，匆步右轉走往白堤，經「斷橋殘雪」，「平湖秋月」，「蘇小小墓」……轉入蘇堤。好不容易越「跨虹」，「蘇堤春曉」，「花港觀魚」，直達「方家峪」。步行間，只見直楊垂柳，樓亭園閣，陣陣荷花飄香，菊花爭妍鬥艷，倒不覺時間過得快。小玳進入方家峪時，已接近申時了，這是小玳謹記方老伯叮囑，進入杭州後，千萬不能展開脚程走，要走得慢條斯理，免得驚世駭俗，引起黑鮫幫嘍囉注意，否則，按小玳的脚力，不消一刻，便可走到。

小玳心中要忠於任務，千萬不要把事情弄砸了，小心地優閒流目四顧，看看有無軋眼人物，發現有四名大漢，坐在路旁茶肆中！正瞪目觀察他，滿臉狐疑。小玳彷彿懂得心理戰術，慢步走近茶肆，拱手向掌櫃詢問道：「小生遊歷西湖多日，屢聞『南屏晚鐘』，『淨慈寺』等名勝，爲遊歷的好地方，古云：『晨鐘暮醒』，故特專誠趕來淨慈寺，希能聆『晚鐘』而『晨醒』！請老伯指引淨慈寺之路向。」

「哈哈哈……哈哈！」四名大漢聽了小玳的說話，忍不住捧腹大笑。

掌櫃聽了，亦忍俊不禁，强忍道：「小哥沿左邊岔路走上一程，便可看到路碑，指引至淨慈寺，寺中共有四十九楹，尤以寺中五百羅漢，神情、坐態各個不同，維肖維妙，值得遊覽。」

小玳謝過掌櫃舉步離去，背後傳來輕佻的語聲：「眞是不折不扣的書獃子！」語氣充滿輕蔑，顯然是四名大漢所發。小玳忖道：「我不會被懷疑了。」

轉入山路，小玳棄導往淨慈寺的路不走，見前後沒有行人，立即往淨慈寺右方，急步而走，指向西麓，盞茶時間後，小玳已步近方廬，只見竹編的欄柵圍着廣闊的園林，阻隔山間小野獸入內踐踏花卉喬木，廬門却是樹皮編成，門上牌匾則是連皮木塊，刻上「方廬」二字，蒼勁有力，古樸雅緻，房屋數疊，依山而上，由大小不一砌排而成，小玳免不了將「方廬」與「塘畔山築」作了比較，結論是各有千秋，但他還是喜歡「方廬」多一點。

一縷炊烟，在廬左灶房的烟囱輕曼冒起，好像提醒小玳，該是晚飯時間了，小玳想起晚上還要趕路，花在欣賞方廬的時間，比欣賞路經白、蘇二堤的景色更多，不禁微笑起來，忖道：

「我這算是什麼一回事，辨正經事要緊！」忖罷，接着揚聲道：「請問丐幫長老『降龍伏虎』洪么公老前輩在嗎？晚輩龍玳有信奉呈。」

方廬最上一楹窗前，一位鬢髮皓白的小老者，霹出半身，目光凌厲地注視着小玳，朗聲道：「老朽就是洪浩，不知小哥所送之信從何而來？」

「晚輩從塘畔小築而來，前輩閱件後，便知詳情。」

「小哥稍候，老朽這就開門迎客。」

× × ×

方家峪茶肆中，增加了五位茶客，若昨日觀潮客中，有人亦在茶肆喝茶，準會認得剛來那五人，是最後離開江畔的，在座的四名大漢，看到五人走入茶肆，立即站起相迎，齊聲道：「參見舵主。」

旱地鮫忙用手勢禁聲，以免洩露身份，方家峪是方之淵的地頭，村民多數姓方，均以千手華佗的仁心仁術爲榮，因而萬不能露出一點風聲對千手華佗不利。否則，犯了衆怒，不可收拾，輕聲問道：「有何發現？」

「咱們自昨晚至今，緊守崗位，密切注意任何動態，但毫無發現，今天來往人絡繹不絕，除三五遊客來往淨慈寺及數名病者慕名求醫是外人，餘者均是方家峪村民，病者均由方家峪醫館診治，病者詢及點子時，醫館均答採藥在外，正點子蹤跡全無，亦無軋眼人物在附近出沒。……」

王元鏢早知答案如此，礙於上頭命令，不得不設暗卡於方家峪，茶肆位於要衝，任何來往人等，逃不過暗卡耳目，想着

道：「明天再守一日，再無情況時，晚上撤離，今晚必須輪班站崗，不能偷睡，發現情況，立即派人趕來杭州『悅來客棧』通知。」轉頭對着隨來四人，續道：「花豹，響尾蛇，你倆留下協助，白虎，黑貓隨我走。」

× × ×

「花子爹爹，誰來的信，我在廚間燒着小菜，聽到有人送信給你。」

芷君用托盤，盛着幾味香噴噴的小菜，由側廊轉入。

邊走邊嚷，突然看見小玳站在階前微笑地望着她，羞得蒼白的臉蛋，泛起兩朵紅暈，把口腔裏的後半截話兒，咽回肚子裏。尷尬地將雙手捧着的托盤放在桌上，有點不知所措，手忙脚亂。爲什麼？是那令人目眩的光亮眼睛？還是那像暘光撫照着花朵般的微笑？

小玳的情況比芷君好不了多少，腦子裏霎眼間好像擠得滿滿的：什麼星星，月亮、春風、白雪、荷花、百合、詩篇、妙韻……全部混和一起，凝成了一位美麗的仙女，是那麼需要憐愛、呵護。心中湧起一個永難磨滅心願：我要盡我所能的保護她，一生堅貞不移的保護她！

「小妮子，你爺爺寫來的信。」

老叫化將一切看在眼裏，爲了打開僵局，將信遞給芷君。續道：「小哥就是龍玳？請坐、請坐。」說着，拉過一張木椅，給小玳坐下。

「是，前輩。」說話間，驟聞芷君感情豐富地道：「玳哥哥，是您救了我爺爺的？眞謝謝您。」

小玳感到萬二分驚訝：怎麼眨眼間芷君就把信讀完了？自己讀書出了名的快，且能過目不忘，她却比我還要快？

老叫化呵呵的大笑，說道：「小哥感到奇怪吧？我們這位小姐是出了名的才女。一目十行，他爺爺的萬冊藏書，全叫她呑下肚子裏了。曹植的七步成詩算得了什麼？小妮連半步也不需要，便可成詩。七個曹植加起來也比不上她，你說厲害不厲害。……」

「花子爺爺……你又來了。我不依——」芷君整個跳上老叫化膝上，雙手密密地在老叫化胸前輕敲。老叫化呵呵地開懷大笑。

這感人的情境，令小玳想起古爺爺。這種天倫之樂，一去不復來了。想着，小玳眼角漸漸潮濕起來。忍不住輕輕嘆出一聲。

「有客在此，不要失禮。」老叫化說道。

「玳哥哥不是外人，我一定要與你算清這筆帳！」

「還有很多正經事要辦哩，你看飯菜都快涼啦，吃飽了好辦事。玳哥哥跑了一天路，餓壞了怎算？」

最後一句才是最有效的解藥。芷君立即停止胡鬧，抱歉地向小玳霎霎眼，嬌憨地道：「玳哥哥才不餓呢！你以爲所有人都像你飯袋一般，只懂得嚷肚子餓。」

接着，再向小玳一笑，說道：「我這就到廚房去端飯。」

「需不需要我幫手？」小玳自動請纓說道。

「不用了，您就幫着吃吧，還需要吃快一些，否則，都會被花子爺爺全吃去了！」芷君像一縷烟似的不見了。

× × ×

「最重要的是小君的藥必需要帶齊，這是方大夫千叮萬囑的。」小玳心中認爲亦是最重要的。

芷君這時已收拾好一些替換衣服，打成包袱。回答小玳的話：「爺爺親手把它們放在藥囊裏的，錯不了。」

老叫化催促道：「一切已準備好那就起程吧！」

出了方廬，芷君萬分留戀地回眸望着住了多年的家，流下淚來。心中想道：不知還有沒有機會看到這個家！

「小君，我們一定很快便回來的。」小玳好像能讀出芷君的心聲，連忙安慰地說。

「該起程了，小妮子，讓老叫化背你走吧！」

「不，花子爺爺的烟味，怪薰人的。我要玳哥哥背我。」

「有了玳哥哥，就不要叫化爺爺了。眞是天地良心！我老叫化樂得逍遙自在，說眞的，我是怕累壞了妳的玳哥哥，才要背妳。」

「會嗎？玳哥哥。」說着，想起玳哥哥連爺爺也背着，走了很多路程，不待小玳回答，繼續又說道：「我不會上花子爺爺你的當，玳哥哥連爺爺也背着滿山走。我對他來說，簡直輕若毫毛。對嗎？玳哥哥。」

小玳已臉紅耳赤，心跳加速，期期艾艾地道：「是，是，是。輕……若……毫毛。」

「按老書呆子的意思，我們應取道東走，不能再走方家峪方向了。現在僅是初更，最快要五更後，才能到達塘畔小寒酸家。走吧！」

小玳背起芷君時，好像背着易碎的瓷具，神經僵硬，影響了速度。幾個起落間，已習慣下來，擺脫了侷促感覺，身心都輕了起來，很快便趕上了老叫化。

老叫化看見小玳步法輕快，仍有潛力，不覺間脚程加快，用上了五成功力，彷彿老少間，彼此較上了脚程。老叫化對附近環境熟悉，很快便經過「雷峯塔」，走至西湖東岸的「柳浪聞鶯」。附近因村落住戶較多，脚程才收慢。這時，芷君在小玳的背上，感覺到從來沒有過的安全和舒泰，已墜入夢鄉。

老叫化選擇偏僻小徑疾走，很快便繞過了杭州城而到人烟稀少之處。老少又再施展脚程，快步如飛。

老叫化現時已用上九成功力，小玳仍跟隨着，氣不喘、步法穩健有力。老叫化心中十分奇怪；此子是何方神聖，竟有如此高的功力？

原來千手華佗信中，未提及小玳的功力情況。

「杭州至小尖山約六七十里。」老叫化在默計着路程：「按如今速度計，三更過後，便可抵達。小子勁力十足，不如將脚程加快，好讓小君早點安寢。」想着，便用足十成速度飛馳。回頭一看，見小玳仍能跟貼，便放心極力展步而去。老叫化

巳對小琥刮目相看，老少保持此速度含枚疾走，以免驚動夜狗。

二更初起，小尖山巳在望。小琥對附近環境，因走了兩次，比較熟悉，故鼓勁前走引路。幾個起落間，巳把老叫化拋離。小琥心中想法與老叫化相同，見芷君沿途酣睡，認爲她一定很疲倦了。

盞茶間，巳轉入竹林，遠見塘畔山築燈光閃耀，屹立山腰上，僅一箭之遙。小琥心中興奮，下意識地脚步更快，霎眼間，躍過欄柵，跳落中堂門前。輕聲道：「歐陽叔叔，請快開門！」

× × ×

塘畔山築有史以來，今晚最熱鬧。廳堂中聚滿了人。老叫化居坐當中，左面是方之淵和小琥，右方是歐陽瑜夫婦，芷君則倚在歐陽夫人懷裏，低聲說着悄悄話，不時輕笑出聲，非常高興。

「老叫化數十年的金漆招牌，今晚砸了！」

聽衆愕然，都不明白老叫化這句話的意思。

老叫化看見各人的神態，續道：「老叫化途中暗暗與小琥較上脚力，輸了。這不是砸了招牌嗎？」

聽了解釋，大家恍然捧腹哄堂大笑。

「這叫做『英雄出少年』，想不到花子爺爺也有認輸的一天！哈哈……。」

芷君與老叫化相處數年，爺孫間嬉謔，習巳爲常，難得抓到機會，還不挖苦一番。

「老叫化不用感嘆，不要說是你老叫化，就連小寒酸及老夫，都服了，還差你老叫化一個嗎？」方之淵亦有感而言。

長江後浪推前浪，一輩新人換舊人，這是武林發展的規律，誰也阻止不了。

「么公有所不知，據夫子猜測，小琥任督二脈巳通，精力用之不竭，吾等怎能不望背。」

這次却輪到老叫化驚愕了。芷君離開歐陽夫人懷抱，撲向爺爺膝前，急聲問道：「爺爺，是嗎？琥哥哥眞的任督二脈巳通？」

方之淵默默點頭，衆人目光集結小琥臉上，好像等待小琥的解答。

小琥神態惘然，一點也不明白衆人所談。什麼是任督二脈，眞是一竅不通。小琥是明白衆人目光詢問的意思，却沒法同答所問。反問道：「什麼任督二脈？我不懂。」

衆人看見小琥滿臉迷惘，知他所言不假。

「那麼你的武功是誰教的？」歐陽瑜把衆人心中的懸疑，說了出來。

小琥說道：「我只是依着古爺爺留給我的小册子，自己摸索着學習，從來沒人指導我。」

「古爺爺是誰？」芷君關心地問。

「古爺爺自幼收養了我，當我五歲時，便逝世了。臨終時對我說，我是他在林中拾來的，襁褓中藏有二物：一本羊皮小册子和一塊紅色玉珮。」說着，從懷中取出小册子，並自頸項中脫下玉珮，雙手遞給方之淵，續說道：「古爺爺是讀書人，我三歲時便教我讀書，見我學得快，很高興。四歲時便將古爺爺所藏的書讀完了。古爺爺體弱多病，孤零無倚，我們相依爲命。我自幼身體強健，個子高大，古爺爺臥病不起時，全靠我上山入水，找來吃的維持生計。古爺爺去世後，連棺木也沒錢買，是我用破木釘成木箱，找後山秀麗地方，把他安葬的。隣近人家，看見我孤零漂泊，間中農忙時叫我帮手，漸漸積累一些銀子，因此生出『讀千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的念頭，於是去年便離家遠行。素仰杭州景色，故取道來此。」

芷君聽到琥哥哥身世這樣悽慘，流下淚來。

方之淵接過小册子及玉珮，早巳傳遍各人翻看。老叫化、方之淵、歐陽瑜等三人，陷入沉思，腦海中追溯近三數十年武林歷史。

「琥哥哥，你怎知自己姓龍？」

還是芷君心細，一矢中的，將思考範圍縮窄。

小琥道：「這是古爺爺替我命名的，他說玉珮一邊刻龍，一邊雕虎，龍比虎威猛，故叫我姓龍，虎字加『王』旁，乃是因玉珮而來的意思。我也不知自己到底姓甚名誰。」

「此『龍虎珮』爲唯一與你身世有密切關係之物；至於小册子，看來經歷年代頗久，不像近世之物，亦不像祖傳之秘，因近世毫無武林頂尖人物，用類此招式行道江湖，否則早巳震動寰宇，名頭甚響。老夫認爲此小册子必爲近十數年來才出土之古物。」

「夫子言之成理，晚生亦有同感。么公看法如何？」

「老叫化搜斷枯腸亦找不出頭緒。書呆子分析入微，姑且肯定之。『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世事難以逆料，還是順其自然吧！老叫化他認爲書獃子之事件，爲目前必須先待解決的。」

老叫化將話題轉換了。

「夫子與晚生自今晨研究至現在，仍然摸不着結癥所在。唯一的辦法爲借助貴帮子弟，廣佈眼綫，收集蛛絲馬跡，以利分析。」

丐帮爲天下第一大帮，弟子衆多，分佈各地。要收集情報，利用丐帮傳書之網絡，的確最爲理想不過。

「言之有理。老叫化大概不理帮事太久。連本帮最大優點也忘了。人老了，腦筋也不管用了。」說着，用手拍拍後腦：「明晨老叫化立即下山聯絡。」

「諸位請繼續暢談，奴家入廚準備宵夜。」歐陽夫人站起，擧步入廚。

「嬸嬸，我們帮妳。」芷君伸手拉了小琥一起走入廚房。

× × ×

際遇有點不可思議。半日前，小琥僅聽聞有一個芷君；芷君一點也不知到世上有一個小琥。半日後，他們彼此見面了，相識了，而且彷彿像巳經相識了很久很久。從眼神裏，動作裏，他們不用說話也可以了解對方的心聲。

太陽剛從東山升起，芷君就把小琥吵醒，拉到莊後山泉旁洗臉。山泉旁遍佈盛開彩色繽紛的小菊，露珠兒像凝結在菊葉上的千萬粒寶石，在朝陽照耀下閃閃發光。叢林裏鳥兒吱吱喳喳地歌唱，微風吹過

傳來幾陣秋蟬聲，及飄下幾片金黃色的枯葉。芷君用野草、小菊編織着花環，小琥很小心地採摘各種色彩的小菊堆在她身旁。這是一幀「秋天裏的春天」的圖畫。

「呃，呃。」來幾聲尖銳的鳥鳴聲，隨着高空飛墜而來一隻蒼鷹 迅速地直撲數丈外的樹叢。林中突然嘈吵起來，拍翼聲，鳥鳴聲，枝葉碰擊聲混和一起。

小琥一個箭步 踹入林裏 芷君慢步跟進。

只見小琥右手把住蒼鷹雙足 左手握着正在垂死掙扎的碧綠色鸚鵡 地上滿佈綠色羽毛和一個鳥巢 巢裏有兩隻羽毛尚未長成的小鳥在吱吱悲叫。蒼鷹不服被擒而拚命掙扎 尖利的鷹咀 啄得小琥右手流血不止。

「琥哥哥，放了它！」芷君看見小琥血流滿臂，急得幾乎暈了過去，連忙嘶叫着。

小琥原想把蒼鷹捉來訓練作獵鷹 另一方面又不忍將垂死的鵡鸚拋落地下 因而受蒼鷹啄傷。聽到芷君呼叫 只得把蒼鷹放了。蒼鷹立即飛逃無踪。

「琥哥哥 傷得怎樣？讓我看看！」

芷君一手握着小琥受傷的手腕 另一手試圖握向手臂彎 但因手小而握圈不住，轉而改用手掌緊壓小琥腕臂的血脈 低頭用小咀吮向小琥前臂的傷口。怎知此突然而來的動作 使小琥的心跳加速 血壓亦隨之增強 芷君囫圇地吮咽了小琥的兩大口血，嗆得芷君幾乎透不過氣來。接着又一連吞幾小口 便再就沒有血流出來了。小琥的自動止血機能，顯然遠比常人更好。

芷君抬起頭來時滿臉通紅，好像喝了一大瓶酒般，小咀帶着幾點血漬，嚇得小琥不知如何是好。這時小琥左手握着的鸚鵡巳經嚥了氣，小琥輕輕地將牠放在地上，抱了芷君走到清泉旁，用水把沾在芷君臉蛋上的血漬洗凈。

「琥哥哥，你的血一點兒也不腥，好像甜酒般，有點醉人。對了，那隻可憐的鸚鵡怎樣了？還有那兩隻小的，我們要保護它們。」芷君的臉受冷水冲洗 紅色漸淡。

「鸚鵡媽媽英勇地爲保護她的孩子而犧牲了，小鸚鵡還在巢裏。我這就把牠們拿來。」說罷立即又跳入樹叢 瞬間又跳回泉邊。

「我們要好好地把鸚鵡媽媽安葬，然後再將牠的孩子撫養大。」

小琥在泉旁高處用枯枝挖了一個小洞。芷君用手將鸚鵡媽媽的毛掃順了，然後輕輕將牠放入洞裏。小琥用碎石把洞蓋上。芷君將剛才還未編好的花環繞在小墓前。小琥將還未用完的小菊散在墓頂。墓旁巢裏的小鳥吱吱悲叫 像是唱着輓歌。芷君眼淚慢慢流下。

「我們一定會將小鸚鵡們撫養大！我去捉草蜢。」

芷君看着小琥在高長齊膝的草叢中跳來跳去 非常有趣，冲淡了她心中的悲哀。不一會、小琥雙手抓着不少蚱蜢回到芷君身旁。

「小乖乖一定還未吃早餐了 讓哥哥來餵你們吃一頓豐富的早餐好嗎？這是小白的——」說着，將一隻小蜢餵給了那隻白色羽毛的雛鳥。「這是小翠的——」又把另一隻小蜢餵給另一隻翠綠羽毛的雛鳥。芷君看小琥餵得有趣，搶着也要餵。

「小白——」

「小翠——」

「小白——」

「小翠——」

…………

時間就這樣在小白，小翠間溜逝，瀰漫着蜜似的芬香。

× × ×

丐帮錢塘分壇接到洪么公長老的指令後 負責文牘的五袋弟子浪裏飄李順忙得不得了，一會兒忙着抄寫，一會兒又忙收放信鴿。因爲分壇的其他弟子的散播出去，收集錢塘轄區內的情報。分壇中僅留下他和另一名三袋弟子草上飛戴保。戴保的任務負責分壇與塘畔山築之間的聯絡。

沿海及長江一帶丐帮分壇，均以飛鴿傳出長老的指令。再遠之處由其他鴿網聯繫轉達。

老叫化爲了保持塘畔山築的實力，下了指令後便回到塘畔山築。錢塘分壇所收到的任何蛛絲馬跡消息，也彙報去塘畔山築。

× × ×

傍晚。芷君餵過了小白、小翠後，在房間裏接受千手華佗爺爺切脈，發覺芷君脈搏正常，心悸亢進情況很微。方子淵非常迷惑 擧燈仔細觀察芷君氣色 只見她精神煥發 呼吸暢順 毫無疲倦之態。這更令到方之淵陷入沉思，尋求原因。

「爺爺，有什麼不對？」

「我正想問妳有什麼與平常相異之處。其實妳在醫學上巳經承繼了爺爺之衣砵。所欠者僅臨床經驗而巳。」

「今天午後我巳發現自己精神仍然很充沛。平時，我假如不午睡的話，就會心跳，呼吸困難、疲倦得很。今天我沒有午睡，到現在還未眼睏。我不知道我的病況變化趨勢，是好抑或是壞？我想了很久也想不通！」

爺孫倆同時墜入五里霧中。

「今天妳與小琥在外，作過任何事情？仔細回憶下，或可找出原因。」

「我們什麼事也沒做過，救了兩隻小鸚鵡，埋了牠們死去的媽媽，琥哥哥救鸚鵡受傷……爺爺都知道了的。替琥哥哥治傷……血——。對了，我怕蒼鷹咀上有毒，我爲琥哥哥吮血取毒。本來是想吮出血後吐掉的，結果咽下幾大口琥哥哥的血。是了，琥哥哥被蒼鷹啄破了臂上大脈，傷口很大，我吮血時血壓冲力很大，噴入我喉內 令我一連咽下幾口。霎眼間大脈破口便自動結口，不用敷一點兒止血生肌藥。我覺得十分奇怪，想來想去也想不出原因。」

「血——對，血。妳之問題是血，小琥之問題亦是血。一定與血有關。小君，當妳咽下小琥之血時，感覺有何異常之處呢？」

「對，血。琥哥哥的血一點也不腥，就像甜酒一般，喝後有一點兒醉。琥哥哥說當時我臉好紅，我却覺得臉兒熱，他替我清洗一下後，因爲涼快，我才覺得沒有

那麼熱。」

「小君，快請小琥過來，爺爺有事問他。」

「琥哥哥——」芷君高聲嚷道。

小琥的房間就在隔壁，聞聲立即出現芷君房門外。

「小君，什麼事？」小琥步入房中時說。

「爺爺有事要問你，快過來床邊坐下談。」

小琥轉頭向着方之淵，稍作猶豫然後乖乖地道：「方爺爺，我跟小君一樣，叫你爺爺好嗎？」

方之淵微笑點頭，道：「小琥，老夫有一非常重要之事要問你，此乃關乎芷君之病能否根治之關鍵。你也希望芷君之病快點好吧？是嗎？」

小琥頻頻點頭，芷君心裏甜甜的。

「小琥，你要仔細追憶一下，你自幼至今，曾服食過何種特別之物，服後感到有特殊反應，而且對身體健康有異常促進作用。動物或植物也需考慮在內。」方之淵說。

小琥連想也不用想，因事件的印象很深，便說道：「五歲時，古爺爺臥病在床，我得靠自己上山入海找吃的，故必須到處尋找。有一天，我在草叢中發現了一個洞穴，雖然已經是初冬，仍噴出熱氣來，並且香甜得很，我呼吸到香氣就連疲倦也沒有了。我向來胆子很大，便爬入山洞去。洞口初時非常狹窄，我那時個子很小，勉強能鑽入去。

「爬入三四丈後，洞穴寬敞了很多，可以站起來走。洞穴中並不黑暗，洞壁隱隱發光，幻影出五光十色，鐘乳石倒懸洞頂，好似仙境般美麗。熱風香氣是從洞穴深處吹來的，我繼續向前尋找香風來源，走了很久，才看見一束燦爛的陽光，照射着一小塊草坪。草坪兩邊，各有一個水池。左邊水池好像沸騰般，冒着白色的熱蒸氣，右邊水池的水是乳白色的，水從洞頂的鐘乳石滴下。我是站在右邊水池邊，感到寒氣襲入。草坪中央寸草不生，僅生着五株我從沒看到過的植物，約一尺高，五株樹頂都結了像桂元般圓形果實，三枚是紅色的，其餘兩枚是橙色的。香甜的氣味是從紅色的果實發出來的。我知道熟的果實才紅，想摘其中一枚來吃，不知小果皮薄多汁而壓破了，果汁四濺。我趕快用雙手接住流下的果汁，放入口中。果汁清香甘甜，入口即化。吃完一枚仍想再吃，探第二第三枚時，有摘第一枚時的經驗，學乖了，故能毫無破損地吃了入肚。一連吃了兩枚。」

小琥因話說長了，停下吞了口口液。

芷君一直注視着琥哥哥，見狀知道他口渴了，連忙在床旁几上，遞上一杯冷茶。小琥點點頭接了喝下，續道：「紅果入口即化，真是齒頰留香，滿口生津。這時，直射的陽光束已經移離菓樹，看見尚餘的兩枚果實下部，仍泛青色，食慾亦因已吃了二枚果子而大減。心想，未熟而吃有點暴殄天物，故留下二枚，待它熟了時再來採摘。思索間，忽然覺得四周環境變得熱了起來，好像偷喝了古爺爺葫蘆中的米酒時一樣，有點飄飄然地想睡一覺，但全身悶熱睡不着。我自小就習慣洗冷水澡，冬天一樣，古爺爺却是由我燒水給他洗的。」

小琥發覺說溜了嘴，不好意思地笑笑。芷君却忍不住，開心地笑起來，目光却鼓勵琥哥哥說下去：

「我脫下了衣服，跳下身右的冷水池，希望涼快些。池水冰冷，若在平時，我或者會吃不消，但當時我却覺得非常舒服，好像在洗溫水浴一樣，不知不覺間，我就躺在池水中酣睡着了。我是被凍醒的，醒後覺得池水冰冷，很奇怪自己怎有可能在這樣冷的水中睡着了？

「出了山洞，天色已是黃昏。記得自己是在晌午前鑽入洞裏去的，因此怪責自己貪睡，連古爺爺的午膳也躭擱了。於是便急步向家的方向走，隱約間發現自己的身體，好像輕了許多，每一步均比平日跨得遠了三四尺，用力跳前的話，更不得了，比以往遠出一丈有多。」

「方爺爺，我就吃過紅果這東西比較特別，吃後力氣大了很多。」

芷君當聽到琥哥描述紅果時，腦海早已翻遍各類醫書，本草綱目，找不出有紅果的記載，類似的又沒有這樣的神奇效果，不禁用諮詢的目光，投向爺爺。

方之淵看了小君一眼，知道自己孫女覽讀博聞，但涉獵範疇僅局限於文、醫二學，有關武林異誌，所知有限。

此乃方之淵體悉芷君自幼體弱多病，不想她太傷神，故不准芷君介入武學之研究。方之淵心感抱歉地道：

「武林中盛傳有某些靈藥，服下可助長功力，增強體質。如千年何首烏、千年人參，千年雪蓮，千年異獸之元丹等等，不一而足。小琥所吃之紅果，武林人士稱之爲『朱菓』，頗難尋覓，可遇而不可求。傳聞此種植物之生長環境非常特殊；需要陽光而不能太多，需要冷而又需要熱，不能受強風雨打及冰雪霹霜，土地要滋潤肥沃，水份要充足而取之不竭。此菓需數百年，甚至千年才能一結，成熟時菓色朱紅並需借陽光之助。菓實成熟後僅能保持一刻，熟透立即自行爆裂，菓汁化氣飄盪空間。朱菓將成熟時，香味四溢，以引傳播媒介。菓皮很薄，菓內除了數小粒種子外，全是菓汁，毫無菓肉。菓汁乃積累千年之精華，性能強身骨，健經絡，明目，抗毒，禦寒暑……」

「琥哥哥吃了兩枚多朱菓，難怪血也怪香甜醉人的。」芷君感激地望了小琥一眼。

「還有，小琥所述之反應，正與朱菓服後之反應相同。因爲小琥共服三枚，反應更大。此眞是上天特別眷顧，機緣巧合，小琥在反應產生時，隨即在冰水中入睡，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芷君忍不住關心地問：「否則便會怎樣？」

她爺爺看了她一眼，轉頭面向小琥道：「否則服者血脈賁張，微血管爆裂，尤以腦部爲甚，即使體能不死，輕則變成廢人，癡呆遲頓；重則癱瘓，半身或整體不能輾動，口不能言，狀若中風。小琥藉着冰冷池水，將體內血液及時冷却，散去大量熱能，方始逃離此刼。命也！運也，在乎一綫之間。」

方之淵說罷，帶來無限感嘆。翻起武林慘史，對天地靈物之爾爭我奪，不惜殺殲，與小琥之拈手到來，眞是：「得失榮枯總在天，機心用盡枉徒然。」

芷君聽得興高采烈，想知更多有關琥哥哥的有趣經歷，尋根問底地道：「琥哥哥，還有兩枚朱菓，你後來有沒有也吃了呢？」

「回到家後，古爺爺已病入膏肓，藥石無效。我爲了照顧古爺爺，廢寢忘餐，衣不解帶，那還記得朱菓這回事呢？當時滿腦子都是焦急和憂慮。

「後來，偶然問起自己已有三天三夜沒睡過，但精神仍是非常好，一點兒睏也沒有。心想，這一定是朱菓的功效，朱菓能不能醫好古爺的病呢？

「我立即再到洞穴中探視，看見它們仍是老樣子，半生不熟，於是沒有採摘。當晚，古爺爺就逝世了。」

小琥說到這裏，悲從中來，熱淚盈眶。芷君却流下淚來了。方之淵以醫者姿態道：「尚幸小琥未餵老人家吃朱菓，否則死得更快，更凄慘，虛不受補，何況是如此強烈之補劑。」

「古爺爺死後，我釘棺、挖墳坑、背棺上山、砌墓……都是我自己一人做的，我不知道爲什麽力氣這樣大，做起來一點不費力，輕鬆俐落。

「後來，隔不了多久，我就到洞穴裏視察朱菓的生長情況，順便在那裏洗澡，洗的都是冷水浴，熱池的水太燙人。有一次，我幫農忙弄得一身髒，而且有多天沒洗澡了。」說着，羞澀地瞟了芷君一下，笑道：「全身淤積了污垢，要清除必須泡熱水，於是先把身體在冷水池中泡涼了，然後跳入熱池中泡，覺得非常舒暢好玩，身體熱了時又泡凍，凍了又泡熱。就這樣，玩得非常開心，變成了習慣。後來，索性晚上也在洞穴中睡了，天冷時睡在熱水池邊，天熱時，當然是冷水池邊啦。不用蓋被子，舒服得很。」

「琥哥哥就舒服啦！有這樣天然調節溫度的房間。我若能睡上一個晚上，就歡喜到不得了啦！」芷君非常羨慕琥哥哥的有趣生活：「幾時帶我去住上幾日。」

「一定帶，」小琥回答得由衷的肯定：「妳身體好了後，我就帶妳去。」

這句話像興奮劑增強了芷君對征服頑疾的信心。

「洞穴還有一項好處，」小琥繼續要把故事講完：「那就是無白天或黑夜，洞壁泛着瑩光，能清楚看見一草一木，連讀書也不用點燈，每當思念古爺爺，我就在洞中翻閱那本羊皮小册子。未吃朱菓前，也曾模做小册子的人像，擺過架式，覺得用來打架，只有兩敗俱傷。別人打痛了我，我亦打倒別人，總覺得要是我能快一點出手，便可免去吃虧。招式只能一個一個的擺，總沒法把它們連串起來。小册子前面幾幅打坐的圖，箭頭環繞着四肢頭身團團轉，我就是莫名其妙了。

「吃了朱菓後，情況便大大不同了，六十四式的頭八式，經過幾個晚上的努力和苦練，已能連串起來，雖然練習時摔得全身酸痛，仍然感到十分高興，對練習小册子所載的信心大大加強。

「吃了朱菓後另一奇怪的事，就是我經常好像感到有東西才身體內部衝撞，怪怪的不大好受，有一天，忽然想起吃過朱菓後還未試過小小册子的坐式。這是泡在冷水池中忽然想到的，於是坐在水中按圖默坐，腦子所想的是箭頭的方向，循着身體走。癢癢的，我忽然發覺那東西也隨着我的意念走，好像受到意念所控制，我覺得很好玩。因而不斷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玩。

「不知不覺問玩到天明，直至陽光束照射到我身上，感到目眩，才醒過來，原來我在冷水池已泡了差不多六個時辰，但絲毫不像以往般感到寒冷。眞奇怪。

「當日，我感到非常肚餓，便捉了一隻野兎，回古爺爺屋裏燒來吃，三四斤重的野兎，給我全吃光了，我發覺自己滿身是勁，拿了斧頭上山斬了很多柴，挑到村裏賣了，賺到不少錢。

「晚上，我試坐着坐到熱水池來練，發覺熱水好像沒有以前的熱了，我不用泡冷水也可坐下來，不感到很燙。但當我控制那東西走時，它行走的速度差點比我的意念還要快，而且，當它走到背後及前胸時，它好像受到阻滯，令我感到劇痛，在冷水池中，亦有此情況，它一受阻，便自動散洩，但在熱水池中，它一點也不肯屈服，頑固地要衝過去，因此使我疼痛，我吃驚地跳出熱水池，從此不敢再試。

「我知道朱菓曾給我帶來好處才搬進洞穴住的，當然，不用担水和燒水，能有熱水泡，與及睡得舒適亦是原因，但守望朱菓成熟能再吃是主要的，誰知到這守望却要等了幾年，由五歲守到十二歲。

「我的個子比同年的村童長得快，洞穴的入口，在這七年間也被我擴大了七次，劈鈍了幾把斧頭。劈下來的碎石，有的非常晶瑩可愛，彩色繽紛。

「對了，小君，我都把那些漂亮的石塊收集起來了，我將它們送給妳。」

芷君聽了非常高興，焦急地道：「是嗎？謝謝琥哥哥！它們在那裏，快拿來給我看，我最喜歡美麗的石塊，爹爹有一次從金陵回來，特地給我帶回雨花台石，七彩繽紛，我高興得跳了起來。」

小琥看見小君心急，要一睹爲快，便溜到隔壁自己房裏，拿了一個包袱回來，小琥將小包袱打開，原來包袱裏還有兩個包袱及一塊怪石頭。小琥選了其中一個藍色小包袱打開，在燈光照耀下，驟然光芒四射，眩目生輝。

「嘩——這那裏是石頭，這是寶石嘛，是非常美麗和値錢的寶石來呀！」芷君興奮得臉兒也紅了起來，她從來沒有看過這樣多五光十色的寶石。忽然高聲嚷叫起來，道：「歐陽嬸嬸，快些來呀，有好東西看喲！」

一陣混亂的脚步聲傳來，老叫化、歐陽瑜、歐陽夫人等三人，依次也走入房來，齊聲焦急地問道：「發生什麽事？」

方之淵被他們的說話引得大笑起來。

「哈哈，哈哈……沒事，僅是女人的事。」

說着，起身拉了老叫化及小寒酸走出房外。

（未完・一）

上文提要：

呆瓜來到聚英客棧探消息，小二抓着他去到魚四的房中，呆瓜就這樣跌落魚四手中，三八花見狀立刻回客棧找小虎設法營救，……小虎接到消息，立即設計妙法，詐稱自己是「六殺和尚」，是「七殺和尚」的師弟，魚四怕惹上「七殺和尚」，便把呆瓜釋放了，……紫玉釵死在客店中，小虎命人厚殮後停放在他房中，小虎的目的是在等待「花裏嬌」的其餘金釵出現……

俠情風趣中篇故事／王寶寶·文
可　飛·圖

小草包

五：英雄樓前　老少雲集

一見小虎走出來，四個人又叫又跳，高興得滿天陽光也朝四人笑。

「怎麼樣，他想白吃咱們的，嘿嘿，現在看誰白吃誰的，到付賬時，他就會痛苦得痛哭流涕了。」小虎洋洋得意地說。

「妙妙妙妙，小虎哥，你的點子眞高啊！」三八笑得腰肢亂扭。

呆瓜道：「我覺得這個老烏龜不好惹，我剛才打他一掌像打在鐵板上。」

大牛耽心道：「會不會是丐幫？」

小虎哈哈笑道：「管他是丐幫烏龜幫，碰到我們四龍幫，照樣要喝喝我的洗脚水，反正以後這些江湖人物，不來硬的來陰的，他們還能怎麼樣。」

呆瓜聽得直點頭。

「這頓飯吃了不痛快，咱們再找地方好好吃一頓。」小虎意氣風發地說。

三八花高興得一路跳一路唱起歌來！唱的是南方流行的小調：有你着無我，

「我與你本來無緣份，彼時存[illegible]迷亂，昏昏，

你老不朽無守本份，在外亂亂滾黑白搓。

這老傻瓜，這世人已經看破。有你着無我。」

她把這首歌改了幾過字，笑着老化子等吃完喝完付不出賬來，一定會飽嚐老拳，滿地找牙。

於是大牛呆瓜連小虎也跟着和聲唱了起來，一面唱一面想像老叫化被趕出酒樓的模樣，一定又窘又氣又精彩，唱完齊都樂不可支。

他們却不知道，後面遠遠還有個大漢在盯梢。

那就是魚四的手下，大鯨魚。

「嗨，那一家不錯。」大牛停步指指對街一座酒樓。

小虎一看，掛着一塊「英雄」的招牌，氣派雖沒有「長壽樓」那般大，却是幽靜清爽，遂點點頭道：「好，就到那家去補一頓。」

走進「英雄樓」，四小招來了夥計，吩咐把最拿手的好酒好菜端上來。那種意氣風發的神態，引起酒樓中人人側目。

四小有說有笑，酒菜已陸續端了上來，小虎遊目四顧，店堂中人客不算多，只有五成，看着看着却與一對兇巴巴的目光對上了，心頭暗吃驚，連忙收回視綫，舉箸吃喝起來。

那是靠着裡面牆壁的一桌客人，人只有二個，一個是瘦得像猴子的書生，帶着文士帽却滿臉油滑相，怎麼看也不像讀書人。另外一個肥得像頭猪，一臉橫肉，像個屠夫，偏偏二隻手又白又嫩，正是被小虎在屁股上刺過一刀的賭場裡撒骰子的莊家。

小虎一邊吃着，一邊低聲對大牛呆瓜三八花道：「咱們好像來錯了地方。」

「蠻好的嘛！」三八花道：「地方乾淨菜也不錯，錯在那裡啊！」

「唉！我是說無巧不巧，碰上寃家對頭。眞衰！」小虎在担心。

「你是說誰啊？」呆瓜摸不着腦袋，抬頭一望，果見一個胖子蹶着屁股，一步一步走過來，後面還跟着一個瘦猴。

唉！老大怎麼又去惹上這種人呢？呆瓜轉着念頭，心想，眞是個惹禍精。

小虎已低聲道：「等一下你們千萬記得，扮猪吃老虎，不要來硬的，來陰的，知道不知道？」

他急促地叮嚀三小，那個大胖子已經走到桌邊，嘿嘿一笑道：「小子，想不到咱們在這裡又碰上了。」

小虎大剌剌地坐着，動也不動，笑道：「這叫人不轉路轉，本來今晚想上場子裡去找你，既然現在碰上了，也好。」碰上了這種場面，他知道怕也沒用，只有挺。

他故意一頓，對三八花道：「來者是客，妳讓開座位，讓客人坐下好說話。」

三八花機靈得很，立刻與呆瓜擠在一齊排排坐，心頭已在打鼓。胖子却笑得陰得很，道：「不必了，你找我幹甚麼？」

小虎嘻嘻笑道：「眞是貴人多忘事啊，你昨夜輸了賭場，那位紫大姐要我去接收啊！」

胖子哈哈厲笑道：「叫你去啊！你算那顆葱？」

小虎道：「怎嘛？想賴！」

胖子道：「輸給誰交給誰，這話難道不對？」

小虎一哼道：「她昨夜已經死了，人死帳不賴，我有她的手書。」

胖子道：「有聖旨也沒用，小子，你抽冷了刺找一刀，今天老子要不把你拎回去宰了，算是白混了一輩子。」

說到這裡回頭對瘦猴道：「你替我把那三個小鬼趕到那一邊去，問問跟這小子是什麼關係，或者一齊抓回去。」

三八花忙搖搖手道：「我們跟他沒什麼關係，只是碰在一齊好玩而已。」說着一手拉拉呆瓜衣襬，一手拉拉大牛衣襬，一齊站起來，慢慢退開。

這時小虎也自座位上跳了起來，目光盯着胖子，道：「你眞要動手？」

胖子冷笑道：「不動手也可以，乖乖跟老子走。」

「不走呢？」

胖子舉起白嫩的手一掌拍在桌子上，震得菜盤跳起老高，菜餚迸濺，桌上却清清楚楚一個掌印，顯示掌上的功力確是不凡，口中道：「你小子要是不走，就算算你一身骨頭有沒有桌子硬。」

小虎驚得舌頭打結，心想反正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亢聲笑道：「要打架，行！你覺得左邊屁股上那一刀不夠，我就在你右邊屁股上再扎一刀，讓你坐不得躺不下。」

！匕首已拔在手中。

胖子怒哼一聲，一掌劈出，向小虎打去，他存心要把小虎斃于掌下。

小虎早已想好對策，故技重施，仗着人小靈巧，輕輕跳上了一張桌子，胖子一掌打空，施開連環步，又向小虎撲去，左掌連環遞出。小虎懶驢打滾，一下子就滾到了桌子底下，匕首就向胖子脚跟削去。

胖子一抬脚踢翻了桌子，厲喝一聲，順勢掃出一腿，小虎防不到有這一招，啊呀一聲，被掃了個元寶朝天。

他急急滾開爬起來，却見胖子長身一步跨到，那嫩得像女人的玉掌已摟頭劈下。

完蛋，他奶奶的，我怎麼這麼差勁，三兩下就被人擺平。心中嘆着氣，手上不認輸，匕首一舉，就向胖子的手掌刺去。

胖子怪笑一聲，掌勢一轉，小虎的匕首已被劈飛，另一掌又到了頭頂。

一旁的三八花已緊張得透不過氣來，見狀大叫道：「救命呀，殺人啦！」

店堂裡已打得一塌糊塗，客人都遠遠走開，還有誰敢走近，三八花一不做二不休，心想你殺我亦殺，拔出匕首就向瘦猴肚子上刺去。

瘦猴看穿三個小鬼不會武功，所以根本沒有提防，只注意胖子在修理小虎，被三八花一刀插個正着，痛得大叫一聲，跳了起來，伸手就向三八花抓去。

呆瓜見狀一急，死命抱住瘦猴大腿，張大嘴又給了他一口，大牛伸腿一勾，瘦猴重心倏失，摔了個狗吃屎，三八花跳上去騎在他背上，血淋淋的匕首已抵在脖子上，大叫道：「胖猪，你停不停手！」

胖子看見小虎一條小命，已在掌力之下，聽到瘦猴痛叫聲，掌勢不由一頓，朝瘦猴這邊望來，見一個大人被三個小鬼騎在頭上，二個壓住雙脚，一個還拿匕首頂着喉管，不由氣得頓脚道：「你『鐵猴王』的名號是怎麼混出來的，竟被三個小鬼制了命，唉！臉丟到家啦？」

小虎趁空隙，早已逃開，站直身子，哈哈笑道：「四龍幫威震天下，那有這麼好欺負的，胖子，你認命吧。」

鐵猴王已在急急嚎叫道：「老大，你快來救人哪！」

他是八十歲的老娘，倒繃了孩子，陰溝裡翻船，有苦難言，只能叫救命。

胖子厲聲道：「小鬼，快把人放開，不然我要下毒手了。」

三八花刀尖往瘦猴的脖子上頂了頂，刺得「鐵猴王」哇哇大叫。她大聲道：「要放人沒那麼容易，除非你快滾！」

小虎拍手笑道：「對，胖子，我們也不想傷人，只要你滾出英雄樓，我們也放了這瘦猴，要算帳，晚上到你們場子裡一併結算。」

同伴的一條命在別人的手中，胖子有點色厲內荏，道：「假如你們不放人怎麼辦？」

「哈哈，這檔子事讓我來做公證人吧，你走人，他們放人，我負責保證公平。」

小虎目光一閃，不由一呆，這突然挺身說話的人竟是在長壽酒樓上被自己插蠟燭，放鴿子的老叫化子。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進來的。

「你……你……怎麼又來啦？」小虎舌頭彷彿在打結。

老叫化呵呵一笑，道：「這麼熱鬧的場面，我怎麼能不來？我若不來，這樁事又怎麼了結呢？」

胖子一看是個老叫化，本有不屑之意，但想一想有台階趕快下，耗着也不是辦法，說不定人丟得更大，於是悻悻對小虎道：「好，既有人公證，這筆賬以後再算！」

由于屁股上的刀傷又在隱隱作痛，蹶着屁股走了出去。

老叫化道：「人家已經走了，你們也可以放人了。」

「好，三八花，大牛呆瓜，放了他。」小虎開始神氣活現的發號司令了。

幫主老大叫放人，自然放人。三八花首先跳開，大牛呆瓜跟着閃到一邊。地上的瘦猴已滿身是血，可是傷勢並不重。因爲三八花終究是個女孩子，力量小，所以肚子上那一刀插得並不深，呆瓜左大腿上一大口子雖然深了些，但大腿肉多，更無大礙，以他的武功來說，這二處傷就像小孩子跌了一跤，擦破一點油皮。

也由于傷勢不重，起了歹性，以他在江湖上的混號及武功，覺得被三個小鬼制住，不但丟人丟到了姥姥家，也怕風聲傳出去後，沒地方混了，可是事實已成事實，開始把三個毛孩子當成小雞是個大錯，現在唯有宰了這三隻小雞，才能維護面子，不會受人見笑。

由此一念，殺機已動，三小一跳開，他假裝傷痛，先止住傷處流血，再裝得起立維難的模樣，暗暗已運足功力於雙臂，要施展「鐵臂神猿功」煞手，準備一舉宰了三個不懂事的小鬼。

三八花與呆瓜還在洋洋得意，又說又笑，不知危機已在眉睫，看到瘦猴變成了血猴，一付狼狽不堪的可憐相，三八花道：「瘦猴，快滾吧，殺了你，姑奶奶還嫌肉少，賣不了幾個錢。」

呆瓜也幫腔道：「以後沒本事就不要動手，一動手就滿地找牙，看到人就叫爸爸，豈不笑死人了，哈哈哈。」

他們這邊一吹一唱還在笑，瘦猴已蓄勢發動。

突然身形如旋風而起，雙臂大張，抓向三八花與呆瓜，他是恨透了，所以又快又狠，一次抓二個，相信在自己十指鐵爪之下，二隻小雞的骨頭再硬，也要變成酥雞。

勁風一起，一指已上身，三八花與呆瓜頓時嚇呆了。他們那能躲得開這一招，那見過這般凶惡的陣仗。嚇得破口大叫：「救命哪！」

瘦猴雙手一左一右抓住二個小鬼，臉上立刻浮起惡劣的獰笑，正要加把勁。倏覺雙臂一麻，眞力全洩，雙手一軟，三八花及呆瓜雙雙跌在地上。瘦猴抬頭一看，原來是老叫化的一根竹棒點了過來，在作怪，吃驚之下，喝道：「你是誰？敢管老子閑事。」

老叫化呵呵一笑，突然道：「去你的娘！」

竹棒又閃電點出，這次正點在他肚子上，說也奇怪，這輕輕一點，瘦猴就像斷了線的風箏，向門外直飛出去。好久才聽到摔在地上，叭噠一聲輕響。

小虎看得張口結舌，這才發覺這個又髒又人嫌煩的老叫化子竟有一身不凡的武功。

三八花與大牛驚魂甫定，見到了老叫化修理瘦猴，高興得拍手大聲叫好。

混亂的場面過去了，店家却苦着臉走來，又打恭又作揖地叫苦：「這年頭兒的買賣不好賺，現在小店被打得稀里嘩啦，客官們千萬要體諒小店血本無歸……」

「說來說去，你要找人賠是不是？」老叫化似乎不耐煩，聽不下去了。「這簡單

，快把桌椅端正好，破碗剩菜清理清理，來上四五樣拿手好菜，一壺好酒，所有一切損失，一塊兒結算。」

「多謝多謝，你老人家眞是大好人，鐵拐李仙人，救世活菩薩。」店家是感激涕零，就差沒下跪，說完又招呼夥計：「快來收拾收拾準備上菜。」

跑堂小二忙得腳跟打着屁股，桌椅迅速擺正，殘碗全部清理乾淨，老叫化已當仁不讓，對小虎招呼道：「來坐啊，這裡上菜快得很，咱們先喝喝茶邊等邊聊。」

四小一齊坐下，小虎肚裡有鬼，吃吃道：「你……你還要吃？」

「怎麼？」老叫化一瞪眼道：「你們到這裡來幹甚麼，還不是要吃喝，你們既然能吃能喝，難道我不能吃喝？」

「能能！只要你老人家不怕撐着肚子，儘管吃吃喝喝。」小虎只能打哈哈。

老叫化笑道：「這才像人話，但是老漢這次要聲明在先，誰都不准半途開溜啊！我肚裡的故事還沒講給你們聽咧！」

「不會不會。」小虎陪笑道：「不過，長壽樓的賬……」話方說一半，老叫化就搖着雞爪手，道：「這些小意思，不是問題，也不算問題。」

小虎得意了，向大牛呆瓜三八花瞟了一眼，意思是說：怎麼樣，吃來吃去還是吃到這老小子頭上，錯不了吧！

三小當然懂，一齊回報小虎一個欽佩的微笑。

小虎道：「你老人家既然這麼說，我們就放心了，這次算我們回請你老丈。」

他覺得人眞不可以貌相，這個看來又臭又髒又窮的老小子；身上竟然有幾文，難怪對長壽樓的事提也不提，自己倒是看走了眼。

老叫化親熱地道：「什麼回請不回請，咱們是老少配，自己哥兒們，你的就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誰請還不是一樣，你們說對不對。」

「對！對！」呆瓜覺得話聽得順耳，當然是對，連連點頭，大牛三八花也跟着唱和，都覺得這老叫化現在不但不討人嫌，而且蠻可親的，這當然也是受了救命之恩的影響。

可是小虎却聽出話兒來了：什麼你的就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這話是什麼玩意兒？分明在耍嘴皮子嘛！得好好探探他肚裡的意思。

於是也裝出熱呼呼神情，道：「話是沒錯，不過出門在外，講究的是禮尚往來，這樣吧，長壽樓吃了多少，我們這次也回請多少，表示不失禮。」

「要得。」老叫化豎起大拇指，道：「這句話我最中聽，其實長壽樓的酒賬不算多，結賬的單子上一共一百五十二兩銀子。」

「哇，這麼貴！」三八花喳喳呼呼的，一頓酒菜吃掉一家人三年的開銷，在他聽來，像是天方夜譚，人間奇聞。她却不知道小虎臨走暗中搗的鬼，叫店小二加上了三成。

小虎嘻嘻笑，道：「菜好地方好，不貴不貴。」

老叫化道：「當然不貴，其實貴點也沒關係，老漢身上除了一件衣服一條短褲，就是一根討飯棒，連一個板板都沒有，貴與不貴，對我來說，完全一樣。」

小虎一怔，道：「那吃完了怎麼出門的？」

老叫化笑道：「還不是大筆一揮。」

「大筆一揮是什麼意思？」小虎沒有見過世面，不懂。

「就是簽帳啊！」老叫化笑笑道：「我管他娘的，他賬上就是寫上一萬兩，我也照簽不誤。」

小虎不信道：「店家肯讓你簽？」

「爲什麼不肯。」老叫化擺出大富翁的架勢，道：「簽了賬我叫他們馬上去收，等收回來，我才離開啊！」

「到你家裡收？」

老叫化笑道：「要飯的那裡有家，荒廟古刹，人家的屋簷下，都是我老漢的家，我是叫他們到櫃上去收。」

「那個櫃上？」

「還不是你住的龍門客棧櫃上。」老叫化道：「老漢知道你們都是好兄弟，所以沒跟你先打招呼，就簽了你幫主的大名。」

一聽這話，小虎的臉立刻變綠了，搞了半天，還是白吃到自己頭上，現在又是一桌，等于加一番，這老子果然是老江湖，會坑人。

老叫化眼神眞尖，一見小虎變了臉色，臉色也端起來了，道：「怎麼樣，吃這麼小小的二三餐，你也不舒服！你可知道你在這裡　了多少個馬蜂窩，老漢在你旁邊跟你做保鏢，你們還以爲老漢是在白吃啊！嘿！沒出息。」

小虎聽得暗暗心驚，滿肚子火就是發不出來，覺得眞衰，怎會碰上這個老小子，這麼難纏。不過這老小子的話不無道理，有一個保鏢的確也不賴，以後有事就往他身上推，想到這裡，氣也平了，笑道：「你老人家千萬不要誤會，我是在想剛才那場架要怎麼善後。」

老叫化這才臉色轉霽，道：「這才像人話，至於善後嘛，簡單二條路都可以走，看你喜歡走那一條？」

小虎道：「你老人家說說看，那二條？」

這時酒菜也上來了，老叫化一邊吃，一邊道：「來來來，先喝酒吃菜，不吃白不吃，吃了是白吃，吃了再談。」

小虎只有苦笑，心想反正自己要付銀子，能撈夠本，免得讓這老小子佔盡便宜。於是向三小施了眼色，道：「儘量吃呀，你們放懷吃。」自己也大吃大喝起來。

老叫化自顧自喝完了一壺酒，大聲招呼店家再來二壺，趁這空檔才道：「我剛才說的第一條路，簡單，閃——溜哪！」

「不行。」小虎道：「我們還有事，不能閃。」

老叫化道：「第二條路也簡單，晚上去結賬，再煞煞他們的威風。」

小虎皺皺眉道：「只憑我們？」

「怎麼着？」老叫化一瞪眼道：「怕啦？你這個四龍幫幫主是做假的？」

「我怕什麼？」小虎輸人不輸口，嘴巴還是頂硬的：「不過……不過他們人究竟多，終不能明知敵衆我寡，送上門去碰死

吧？」

老叫化呵呵笑道：「話說得有理，但是還有我這個老祖宗在保駕啊！」

他奶奶的，我是小祖宗，你居然自稱是老祖宗，有你這樣的祖宗，才是祖上缺德帶冒烟咧！

不過，小虎覺得現在不是損人吵架的時候，乾脆捧捧他：「有你老人家在，那還有什麼顧忌。來，我敬你一杯。」

老叫化高高興興的一杯酒下肚，倏然問道：「你說結賬，是結什麼賬？」

小虎道：「那個胖猪昨夜就把賭場輸掉啦。」

老叫化一怔，道：「輸給了你？」

「不是我，輸給我一位大姐。」要討賭債，小虎終於拉上一層關係，反正人死無對證。

老叫化問道：「你大姐是誰？」

小虎道：「她就是花裡嬌手下的紫玉釵。」

老叫化似乎吃了一驚，道：「什麼，你們跟花裡嬌有關連？」

「也沒什麼關係啦！是昨夜在賭場裡相認的。」小虎笑道：「她人蠻不錯的，可惜昨夜已死了，不過她臨死前叫我一定要去收回這筆帳。」他覺得這麼多賭債不去要回來可惜，乾脆往自己身上攔。

「那就去。」老叫化答得蠻爽快的：「反正挑了馬蜂窩，乾脆挑到底，有帳不要白不要。」

一聽又有銀子進帳，三小立刻興奮起來，覺得又有搞頭了，一付躍躍欲試的模樣

老叫化笑道：「你們不必急，賭場要到晚上才開門，到時你們去打頭叫陣，叫開門，我老人家出馬殿後，保管伸手拿來。」

聽他說得像喝白開水一樣方便，小虎精神更來了，索性大聲道：「你老人家覺得怎麼樣，要不要再來幾盤小菜？」

他覺得能討回十幾萬銀子的賭帳，吃吃喝喝，是個小零頭，不必要小屁小眼的。

老叫化摸摸肚子，道：「飽嘍飽嘍，留着晚上再來吧。」

小虎心中暗笑：肚子再大也不過這麼一點點，我就不信你能把拾幾萬兩銀子統統吃下去。

三八花這時道：「你老人家既然吃飽了，就講故事啊！反正時間還早嘛！」

老叫化眇了三八花一眼，道：「你們眞要聽？」

「要聽要聽。」呆瓜大感興趣，他覺得武功高的人，講出來的故事，亦一定有聽頭。

老叫化笑道：「好，我講，不過你們聽了不要嚇得屎尿直流啊！」

「什麼話嘛！」大牛第一個不服氣：「聽故事有什麼好怕的，小虎哥，咱們夏天晚上，常在墳頭上說鬼故事，不也是說得螢火亂飛，連汗毛都服服貼貼的。」

「不錯，你老人家要說就說吧，別賣關子啦！」小虎滿臉不在乎：「咱們是人小胆子大，見到閻王也不怕。」

「好，有胆。」老叫化笑道：「故事開頭就要先說那家賭場的來歷。」

小虎感到有興趣了，因爲到現在爲止，還是在蒙了頭打亂仗，自己要找的搶匪錢索還不知道在那裡。

「告訴你們那家賭場的後台老闆就是『紅鬍子』仇八怪在撐腰。」

小虎不由大吃一驚，難怪那個莊家身手不弱，看來老小子說得沒錯，自己這下子，眞的是挑上了馬蜂窩。

只見老叫化接下去道：「最近紅岩寨有一股暗流在鬥，仇八怪明的是開賭場，暗中却是受人之托來保地盤的，他自知除了馬上功夫高，佔地爲王未必在行，所以又拉攏了淮揚船幫的舵把子魚四來幫拳，增加實力。現在又來了花裡嬌，這簡直八方風雨會中州，情勢越來越複雜，唉！這場混仗不打則已，體起來不知道有多少人會遭殃。偏偏你們這些毛孩子不知輕重，跑到這裡來瞎攪和，弄出一個六殺和尚，好了，這一下子早晚把七殺和尚也牽扯進來，你們自己想想，到底挑了多少馬蜂窩？」

小虎道：「你老人家的話我就不懂了，不錯，我們是唬了魚四一下，但七殺和尚遠在瓦片崗，怎麼會知道？」

「呵呵，說你嫩還眞嫩，說六殺和尚是七殺和尚的師弟，偏偏魚四與七殺和尚有點交情，他早已派出快馬去瓦片崗，這一來回，不會超過三天，到時間你看看吧！本來已經是一鍋炸葯，你又加上火種，不炸得你們七葷八素才怪哩。」

三小一聽，臉齊都綠了，三八花緊張地道：「老人家，那七殺和尚一定會來嗎？」

老叫化道：「怎麼不會來？你想想，突然冒出一個子虛烏有的師弟來，假如你是七殺和尚，要不要來查一查，誰頂着他的招牌在招搖撞騙，其中又有些什麼鬼花樣？」

呆瓜畏畏縮縮道：「幫主老大，我看這場遊戲是玩不下去了，咱們快溜吧！」

小虎瞪着呆瓜，伸手打了呆瓜一記響頭，罵道：「咱們一天到晚在唬人，想不到人家幾句話就把你唬住了，什麼玩意兒，眞沒出息。」

「我怎麼知道會玩出這麼大的痲煩。」呆瓜眞有點提心吊胆。

老叫化呵呵笑道：「所以什麼事情都要顧前顧後，否則，玩的時候高興得昏天黑地，等到後遺症出現，又變得焦頭爛額，不死也得脫層皮。」

小虎惱道：「你老人家不要說得這麼嚴重好不好，簡直影響我們軍心嘛！」

「嘿嘿，眞正影響軍心的話，我老人家還沒有說出來呢。」

大牛吃驚道：「難道還有更嚴重的事？」

老叫化目光望着英雄樓外一溜，道：「不相信，你們自己到門邊往外看看，至少有三個江湖高手在盯住你們，這些傢伙沒有一個是好惹的。」

三八花嗆呼道：「眞的，在那裡？」

老叫化道：「對街屋簷下那個賣麵人的攤子，你們看到沒有？」

三八花道：「看見啦！」

「那賣麵人背後不是有個頭扁扁方方的大個子嗎？」

「對啊！」

「他就是魚四手下第三把交椅的大鯨魚，張嘴吹口氣，就能吹掉你們四條小命。」

小虎就是不信邪，冷笑道：「還有呢？」

「還有左邊街角有個賊頭狗腦在丟骰子賭香腸的傢伙，看到沒有，他就是剛才那個胖豬的手下，叫『無腸客』，十八路軟骨手，在江湖上也是有來頭的，假如他要殺你們，相信不會超過三招。」

「嘿！你以爲我們是紙糊的？」小虎心裡更加有氣。

老叫化却不理會，指指對街右邊的剃頭担子，道：「那個在晒太陽的剃頭師傅，看到了吧，就不知道他是那路人馬了，不過我老人家認得出就是赫赫有名的『鬼剃頭』，一把剃頭刀，連皇帝老子的頭都敢剃，你們可要小心小腦袋，被他抓住，一定先替你們剃個光頭，再閹掉你們的小雞子兒，假如還能活下去，也只好做和尚兼職太監了。」

呆瓜呆呆道：「三八花沒小雞子兒怎麼辦？」

「那就割鼻子，變成三不三，八不八，慘啦！」

三八花聽得心裡發毛，頭皮發痲，猛敲呆瓜一記響頭道：「死呆瓜，你說到我頭上來做什麼，難道要我先割你的鼻子。」

小虎這時也感到事態嚴重，剛才的高興勁頭，立刻烟消雲散，望着老叫化，心想：這老小子剛才嘴皮子比我還油，會不會是故意唬人？

只見老叫化又說下去道：「現在已有三批江湖惡客盯上了你們，三天後假如來個七殺和尚，再加上花裡嬌，嘿嘿！這本戲一定更爲熱鬧精采，看起來過癮得很，問題是你們有幾條小命來應付，能不能應付得了。」

小虎笑笑道：「有什麼不能應付的，至少有你老人家在保駕，那還錯得了！」

老叫化連連搖手道：「你可不要把我給算上，我老人家不能像跟屁蟲一樣，跟你們一輩子，再說你們出的漏子實在太多，我只有二隻手二條腿，那能應付得了。」

三八花喳呼道：「你剛才說過要做我們保鏢的，怎麼一下又見死不救了呢？」

呆瓜憤憤道：「是不是酒醉飯飽，什麼都忘了。」

老叫化笑道：「我老人家可不是過了河就拆橋的人，保鏢也只能保箇一二天，可沒說過賣給你們。」

小虎心想有一二天就夠了，這一二天中我難道還想不出一些驚動萬教的點子。

於是他對老叫化道：「你能答應保鏢一二天，算你還夠道義，不過你這個故事，沒頭沒尾，我聽了半天，還是搞不懂是怎麼回事？」

老叫化抓抓三根毛的禿頭，道：「我現在也沒弄清楚，只不過知道『紅鬍子』與魚四是一夥的，花裡嬌是另一夥的，那個鬼剃頭要幫那一邊，情況不明，所以你說晚上要去討債，我老人家舉雙手贊成，贊成的原因就是幹個徹底，才能摸淸楚誰是曹操，誰又是劉備。」

小虎道：「搞清楚了又怎麼樣呢？」

老叫化道：「搞清楚了至少不會幫錯人啊！」

「假如是這樣，淸不清楚已經沒有關係。」小虎說：「我早已決定要幫花裡嬌了。」

「唉！你們年紀小，做事就是毛毛躁躁的！事情沒搞清楚前，怎麼能輕率的決定，不行不行。」

「不行也得行。」小虎意志堅定地說：「反正我對他們誰打誰，誰對誰錯都沒興趣，我是有目的的，可不是想幫那一個。」

老叫化目光一亮，道：「那你把目的說給我老人家聽聽，看看可行不可行。」

小虎刁滑地笑道：「我說給你老人家聽是沒關係，但是到現在爲止，我連你老人家是誰都不知道，你想想，誰該先說啊！」

老叫化呵呵笑道：「你實在精得像花果山上的孫猴子，樣樣不肯吃虧，我老人家可沒什麼秘密，說就說，我姓柴，名八斗，就是柴家庄的人，只是從小沒爹沒娘，到老浪跡江湖，逍遙一生，來去自在，就是這樣了。」

小虎道：「我們的目的也簡單，專門在找沒根沒家的老叫化，拏他送進安養堂，免得到處是乞丐，天天混吃混喝的擾亂地方安寧。」

老叫化一怔，道：「你是在指着和尚罵光頭？」

小虎大笑道：「詞兒誰都會編，我也不見得會編輸你老人家是不是，什麼才（柴）八斗，我還學（富）五車哩。」

老叫化興趣索然道：「你不想說，我也不想勉强你，吃飽喝飽該散嘍！」

人已站了起身，拍拍身子，摸摸肚子，跨步就走。

三八花急急道：「噯噯，你老人家不是說好要保鏢的嗎？怎麼能撒手不管呢？」

老叫化笑道：「我說過，聽了故事就會屎尿直流吧！哈哈，現在他們不會行動的，我保證你們沒事，讓我老人家好好睡一覺，晚上才有精神保鏢呀！小兄弟們，晚上見啦！」

說完，竹棒的的答答的，一直敲出英雄樓。

「三八花，妳不要苦瓜臉，沒出息好不好？」小虎敲了三八花一記響頭：「四龍幫要揚字號可不是哀求苦告、死拖活拉闖出來的。妳丟人不丟人哪？」

三八花想哭又哭不出來，低聲道：「小虎哥，情勢實在太危險了，三批人盯住咱們，只要任何一個起歹性，咱們可就要埋骨荒山啦！」

「三八花，眞眞假假我還沒分清楚哩，你緊張個什麼勁。」小虎爲了穩定軍心，不得不裝出不在乎的樣子。

一聲不吭的大牛說話了。

「小虎哥，寧可假也當眞，我們要未雨綢繆啊！」

呆瓜道：「對對對，老大，那老人家蠻不錯的嘛，剛才不是他出手，我跟三八花早就回姥姥家啦，他的武功也高得嚇人

，何不把找搶匪的事，說給他聽聽，請他老人家拏個主意，也免得在這裡瞎攪和，淌混水，不是乾脆了當嗎？」

呆瓜自以爲這番話說得頭頭是道，在情在理，那知小虎連敲他二記響頭，低聲斥道：「呆瓜，你說的什麼狗屁道理啊！你爹教過你出門該知道的人情世故沒有？」

呆瓜眞的發呆了：「老大，你不要打人嘛，什麼人情世故啊？」

小虎教訓道：「出門在外，要處處小心，逢人只說三分話，不可拋出一片心，你懂不懂？那老小子突然冒出來，又騙吃的又騙喝的，誰知道他肚子有什麼壞水啊！你居然死心塌地相信他、依賴他，嘿！人家剝了你的皮，你還以爲天氣太熱，叫人家爹哩。」

呆瓜垂頭喪氣，他知道論口才，永遠說不過小虎，反正歪理十八條，出了小虎嘴巴，都會變成有理。

小虎低聲道：「你們也不必太緊張，萬事有我，我就不信那老小子說的全是眞話，現在咱們回去休息，等晚上看我好好表現一番，先弄個十幾萬兩銀子花花，等到花裡嬌，摸着了搶匪綫索，再打算下一步。」

說完，舉手揮揮，道：「店家，結帳。」

「來囉來囉。」店家興沖沖地跑過來，道：「小客官，一共是二百八十七兩銀子。」

三八花張口喳呼道：「這麼貴？」

店家忙作揖道：「是這樣的，剛才那位老人家答應賠償小店損壞的桌椅碗盤，所……所以多了些。」

奶奶的，那老小子光會慷他人之慨，一頓中飯就花去了三百兩，夠狠！

小虎心裡駡着，不過反正晚上還有搞頭，也不計較，叫三小一齊湊銀子，一湊還少一百兩。

「店家，少的你立刻到龍門客棧櫃上去收，把帳單拿來，讓我大筆來揮一揮。」

「是，是。」店家高高興興的去拿筆。

付完帳，小虎帶着三八花、大牛與呆瓜走出英雄樓，他看看對街，那大個子、賣香腸的、剃頭的都還在那邊，除了大鯨魚一見小虎，裝出低頭看捏麪人，有點異樣外，其他二人依然做賣買的做賣買，晒太陽的晒太陽，根本不像是盯梢的。那老小子是不是在唬人，我得探一探。

小虎起了好奇心，對呆瓜道：「身上還有沒有銅板？」

呆瓜搖搖頭，三八花道：「我還有二十文，你要幹嘛？」

「拿給我。」小虎伸出手！「我去賭二根香腸吃吃。」

難道小虎哥又有什麼點子了。三八花猶猶疑疑地摸出二十文，交給了小虎。四人一齊走到了香腸攤邊。

「香腸香哪，來來來，二文一條，丟骰子也行，輸五次送一條，贏了全免錢。」賣香腸的見小虎走來，吆喝着在招徠生意。

小虎站在香腸攤邊，笑笑道：「你的骰子有沒有假？」

賣香腸的笑笑道：「你可以用牙咬咬，假的話我就把攤子也送給你，童叟無欺，公平交易。」

「好吧。」小虎拿出十文錢，放在攤子上：「怎麼賭法？」

看有生意，賣香腸的興頭來了，笑道：「比點子，大吃小，誰先丟都一樣。」

小虎道：「好。我先來。」

抓起骰子往碗裡隨便一丟，丟出了一個么……。賣香腸的嘻嘻笑道：「么二三等於癟十，我不用丟就贏了一次。」

小虎又丟了一次，二個五一個二，是么老二。

賣香腸的抓起骰子丟出個四點，小虎又輸了。連輸四次，小虎嘆氣道：「眞衰，喂，先來根香腸怎麼樣，反正輸五次你也要送一根。」

「好好，先送你一根解解饞，只要你認輸就好。」說着拿起炭火上烤好的一根香腸，插了一支牙籤，遞給了小虎。

小虎拿過咬了一口道：「不錯，再來過。」抓起碗裡的骰子一丟，骰子轉呀轉的，又轉出一個么二三來。

「哈哈，小老弟，你眞霉，又輸啦！」賣香腸的笑得開心，伸手就要收攤子上的十個銅板，那知小虎手更快，把銅板一抓，揣入懷中。

「嗨嗨，你幹什麼？」賣香腸急吼吼地叫着。

小虎笑嘻嘻道：「沒幹什麼，賭完啦，香腸也吃完啦，我要回去啦！」

賣香腸的眼珠一瞪道：「你輸了想賴？」

「我怎麼會賴，不過人家告訴我說，輸給你不必給錢，給了錢你反而會死翹翹，所以我不能眼看你死，只好把錢收回來。」

「他媽的，你滿嘴胡說八道，不看看我是什麼人，豈能讓幾個小子欺侮的。不打死你才有鬼。」

說着已伸手向小虎抓來，小虎急忙跳開，連連搖手道：「不是我胡說八道，你打我也沒用。你該找那個眞正胡說八道的人。」

賣香腸的一瞪眼道：「你說，那個人是誰？」

小虎目光一瞟，低聲道：「是那個剃頭担子的師傅叫我這麼說的，他說你是無腸客，沒腸子的人要錢沒用，而且一定死翹翹。」

「操他奶奶的，我去找他。」無腸客一個虎跳，落在剃頭担子面前，伸脚一個掃堂腿，把付剃頭担子掃出一丈外，剃頭工具撒滿一地，唏里嘩啦，驚得正在晒太陽的剃頭師傅從竹椅上跳了起來，呱呱亂叫道：「幹什嘛？幹什嘛，你瘋啦！」

無腸客冷笑道：「井水不犯河水，你才瘋了呢，今天老子要不給你點厲害瞧瞧，你還以爲我是你娘的孫子。」

鬼剃頭吼道：「打就打，誰怕誰啊！」一拳就向無腸客搗去。小虎一拉大牛，低喝道：「我們快『閃』哪！」

街上已是一團亂糟糟，行人店家都圍攏來看，四小却在人堆裡七鑽八鑽，回到了龍門客棧。

小虎洋洋自得道：「怎不麼樣，略施

小計，照樣叫他們去狗咬狗，有什麼好怕的。」

大牛吶吶道：「小虎哥，我担心這樣下去，恐怕以後連門都出不了。」

小虎笑道：「禍是我在闖，你担心個屁，這樣叫債多不愁，要欠就統統欠，愈大愈好，到時間我再出幾個點子修理修理他們。」

呆瓜似乎又有信心了，道：「對對，反正老大腦筋好，一個紕漏與十個紕漏沒什麼兩樣，三八花，妳說對不對？」

三八花苦着臉不吭聲，要說對，她總覺得四週危機重重，總有那麼一點兒不對勁，說不對又不敢說，怕小虎又要罵人敲響頭。

三二句話把二個盯梢的江湖高手火拚起來，小虎覺得自己還是蠻有辦法的，自信心又恢復了不少。一路揚長地走回房中。

房中的氣氛完全不一樣了。

棺木高踞，素白靈桌橫擺，白燭高燃，陰森森的，令人有不舒服的感覺。

四小回到房中，往床上一躺，三八花就喃喃道：「以前是滿屋子朝氣，現在是一屋子的喪氣。」

呆瓜也道：「這叫自找霉氣。誰也沒法子。」

小虎罵道：「少跟我胡說八道，時間不多，大家快休息片刻，晚上還有緊張場面哩。」

玩了一早晨，又吃又喝，還經過一場驚險，三小也感到累了，被小虎一罵，大家都悶不吭聲，不多久就沉沉睡去。

小虎睡得更快，輕微的鼾聲，立刻此起彼落。小孩子嘛，容易起鬨，也容易驚嚇容易忘。四人不知不覺地被一陣敲門聲吵醒。

三八花第一個醒來，睜眼一看，紙窗上光綫全無，已經是入夜了，心想一定是那個柴八斗老叫化來催了。

急忙下床，一面叫醒小虎大牛呆瓜道：「快起來吧，人家來催駕啦！」

小虎翻身坐起，揉揉眼睛，三八花已去開門。口中道：「你老人家這般早……」

門拉開，站在門口的，赫然是個十七、八歲，漂亮的紅衣姑娘，可是那雙眼睛，却像天上的閃電，又冷又厲。

三八花倒吸一口涼氣，吃吃道：「妳要找誰啊？」

那紅衣姑娘冷冷手一指，道：「我找她！」

手指的地方，就是那口棺材。

小虎心裡一驚，暗叫道：果然來了，來得眞快啊！他忙起身拖起鞋皮，嘻嘻笑道：「快進來坐。」

紅衣姑娘冷冷地跨進門檻，目光向四小一掃，停在小虎臉上，道：「你就是四龍幫幫主小虎？」

小虎裝模作樣道：「正是區區在下。姑娘尊姓大名？」

紅衣姑娘冷冷道：「紫玉釵是我五姐，我叫玫瑰釵，排行十二。」

「原來是玫瑰姑娘，我正在等妳芳駕光臨哩，坐下，坐下慢慢談。」小虎是從來沒有對人這麼殷勤過。

一來是這玫瑰釵太美，而且年紀也差不多，不過他感到自己跟人家一比，人家可是成熟太多啦。

二來自己等的就是搶匪的綫索，紫玉釵知道，這玫瑰釵一定也知道，自然希望能給對方一個好印象，也好讓對方早點把綫索說出來。

三八花看在眼裡可不是滋味，她感到小虎一付色瞇瞇的樣子，實在太令人傷心。於是故意一人蹲在炕上角落，不理不睬。

玫瑰釵聽小虎說在等她，似乎頗感意外，對小虎道：「你知道我會來？」

「當然，花裡嬌大姐名傳江湖，轟動萬教，手下死了，怎會不派人來調查看看。」小虎把布袋戲裡的詞兒都搬出來拍馬屁了。

玫瑰釵臉上的冷意似乎溶化了，輕輕一笑，道：「不錯，我問過店家，聽說昨夜你跟我五姐在一齊？」

「沒錯，她還要我認她爲大姐哩。」小虎又在弄點子加醬加醋了。因爲他想起老叫化不可靠，若能有個花裡嬌做後台，就不怕臭叫化拿蹻了。

玫瑰釵頗爲驚訝地嘀了一聲道：「這麼說咱們是一家人囉，你知不知道是誰殺了我五姐？」

「紫大姐是半夜遭人暗殺的，我天亮才知道，所以只能出銀捐棺，供在我屋裡，不過我有綫索。」

「什麼綫索？」玫瑰釵立刻聚神傾聽。

「昨夜紫大姐跟我就在那怪骰子賭場賭擲骰子，把賭場都贏了過來，場子裡的莊家耍賴，一言不合就動上手，二三十個人團攻咱們二個，咱們就退了出來，不過已把話放過去，今晚一定要去接收賭場，一定是他們輸了銀子不甘心，，又怕我們今天帶人去接收場子，所以半夜裡下了毒手。」

這番話編得順理成章，小虎覺得應該是交代得過去。

玫瑰釵靜靜聽完，道：「棺材釘死了沒有？」

「沒有。」

玫瑰釵站了起來，走到棺材旁，移開棺蓋，伸手又看又弄，時而沉思，時而細看，看得小虎大皺眉頭，不知道她能看出什麼名堂。

半晌，玫瑰釵才蓋好棺木，道：「這件事我要等花大姐來處理。」

小虎接口大笑：「殺雞焉用牛刀，這件事我早已想好啦，而且立刻要行動，所以先由我來處理。」

玫瑰釵一愣道：「你要怎麼處理？」

「報仇啊！」小虎拍拍胸脯說：「紫大姐與我小虎雖是萍水相逢，可是一見投緣，緣生三世，這個仇我是非報不可的，何況賭場已贏到了手，不去接收白不去。」

他表現得義薄雲天，心想，不管怎麼說，妳也是十二金釵之一，豈有袖手旁觀之理，那末今夜這伕架，又多了一個幫手，而且對方看自己這般重義氣，講感情，一定會有回報的。

小虎心裡想得十全十美，豈知玫瑰釵搖搖手，道：「你不要去。」

小虎大感意外，脫口說道：「爲什麼？」

玫瑰釵還沒有回答，門外倏響起老叫化柴八斗的聲音：「小把戲們，時候不早啦，可以起身走嘍！」

門吱呀一聲被推開，老叫化拿着竹棒棒，一腳跨了進來。接着神色一愣道：「你們還有客人哪！」

小虎看了看玫瑰釵，想了想還是綫索要緊，對老叫化道：「今晚不去賭場了。」

老叫化柴八斗又是一怔，道：「說得好好的，你主意怎麼變得這麼快？」

小虎望望玫瑰釵，吃吃道：「是……是這位大姐叫我們不要去的。」

老叫化二眼一挑，哼道：「什麼玩意兒，你這個幫主怎麼當的？人家要你不去，你就不去，人家要你上吊，你也找根繩子去上吊呀！」

玫瑰釵一張蘋果臉，立刻變了，冷冷道：「你這個叫化子，在放什麼狗臭屁？」

「咦！這倒是奇了。」老叫化叫起來道：「我老人家就算放屁，也是對着四龍幫幫主在放呀，妳管什麼屁事。只要主人不嫌臭，妳聞不聞是妳家的事。」

玫瑰雙手一叉腰道：「我就是不准他們去，你敢怎麼樣？」

老叫化一頓竹棒棒道：「我偏要帶他們去，妳又能怎麼樣？」

小虎想不到會有這種左右不是的場面，一看二人爭執愈來愈激烈，大有一觸即發，動上手的趨勢，忙搖搖手叫道：「二位請賜個面子，不要吵好不好。」

伸手一拉老叫化又急急道：「你老人家不知道啦，我不去有我的道理。」

「你有狗屎道理！」老叫化劈頭罵了過來：「我不知道？嘿嘿，我老人家眼睛沒瞎看清楚得很，你是看到了漂亮姑娘，腳都軟了，人家放個屁，你都說是香的，對不對？」

蹲在炕上的三八花這一下可樂了，接口道：「你老人家不知道，我們小虎哥什麼都好，就是有這點小毛病，見不得漂亮的女人，一見頭都昏了。」

老叫化哈哈大笑，道：「我沒說錯吧，小幫主，女人是禍水，碰上了傾城又亡國，不像我老人家，說的句句是實話，要幫你就幫到底。」

小虎是氣得打鉄，偏偏在這節骨眼上，不能發作，要想講講自己心裡的意思，又不是時機，正在滿頭大汗，却見玫瑰釵冷冷道：「臭叫化，要橫着講，到外面去講，我要看看你狗嘴裡有幾顆狗牙！」

身形颼地一聲，已經出門外，到了院子裡，一抹腰際，手中多了一支像靈蛇一般，隨風晃來晃去的長劍。

老叫化大笑道：「這年頭誰怕誰呀！」

竹棒棒一頓，人也飛了出去。

小虎伸手沒拉住，院中二人已打了起來。

一個劍影如虹，一個杖影點點，打得鶻起兔落，激烈無比。大牛呆瓜三八花站在門口看呆了，他們第一次看到江湖上眞正的高手過招，又興奮又緊張。

小虎却暗暗叫苦連天，假如玫瑰釵輸了一走或者死了，還到那裡去找綫索。

唉？這個老叫化不但混吃混喝，外加是個大混合。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眞希望玫瑰釵能一劍撩倒他。

想是這麼想，眼見院中的打鬥愈來愈激烈，好像是幾世的寃家一樣，小虎覺得無論誰輸誰贏，對自己都沒有好處，開始叫道：「喂喂，你們不要打了好不好？」

沒有一點反應，老叫化的杖勢似乎更快了。

小虎沒有辦法中，想了一個辦法，大聲道：「大牛，我們到外面去，沖散他們的戰圈，讓他們打不成。」

他故意這麼大聲嚷嚷，希望二人聽了會停手，那知得到了反效果。

只聽得老叫化道：「小姑娘，我們躲開這些小雞，找個地方痛痛快快打一架，怎麼樣？」

「好，姑奶奶不把你臭老化斃在劍下，誓不爲人！」這是玫瑰釵的回答，接着二條身影沖天而起，從地上打上了屋頂，等小虎四人跑到院中，仰頭一看，二個人早已失去踪跡，不知打到那裡去了。

「他奶奶的，怎麼碰上這種倒霉事！」小虎氣得跺腳。

呆瓜道：「打就讓他們打吧，打完了終會回來的。」

「你知道個屁。」小虎潑口罵道：「綫索就在玫瑰釵身上，我還沒機會開口問，就把人趕走了，還辦什麼案哪！」

大牛急了，道：「那怎麼辦？」

三八花道：「等啊！」

一看三八花，小虎的氣更大了，跑上前連敲三八花二個響頭，罵道：「都是你三八花，還在旁邊煽風點火的，妳不開口說話會死呀！」

三八花泫然欲泣，低聲怨尤道：「誰叫你色瞇瞇的像個小色狼。」

「色你的頭。」小虎沒好氣地道：「假如不給人家一個好印象，怎麼叫人家心甘情願地把綫索說出來啊！妳們女孩子就是不識輕重，專往牛角尖裡鑽，眞是氣死本幫主了。」

呆瓜在旁邊道：「老大的話有道理，三八花，妳就向老大認個錯算了。」

「認你個頭。」三八花拿呆瓜當出氣筒：「沒有玫瑰釵，還有十個釵，怕什麼？」

大牛眼睛一亮，道：「對對對，只要死人在這裡，她們早晚要來這。」他似乎放心了不少。

小虎只能搖搖頭，道：「現在只好回房乾等了，希望他們二個不會出差錯。」

四小回到房中，剛剛坐下，倏見人影一閃，老叫化的竹棒棒敲進了門。一件本已破破爛爛的衣裳，破得更不能看。

小虎立刻跳了起來，問道：「那位姑娘呢？」

老叫化笑道：「打不過我老人家，還能不逃！」

小虎急急道：「逃去什麼地方？」

「那我怎麼知道？」老叫化道：「我就是追她來她也看不上我，管她逃到那裡去。」

小虎本來心裡就不舒服，聽他話裡帶刺，更不舒服了，吼道：「你實在是個老掃帚星，怎麼不死在那位姑娘劍下，早死早乾淨。」

「嘿！她那身功夫同我老人家比，可差得遠哩！」老叫化耀武揚威地說到這裡，目光倏然一瞪道：「好啊，原來你胳膊

往外彎，向着那個小狐狸精，恨不得我老人家死是不是？」

「是又怎樣？」小虎橫下了心。

「好好好，是你要我來保鏢的，我老人家可沒自己湊上來，現在你既然這麼嫌我，我就走人，看你們還能不能活過十二時辰。」老叫化氣呼呼地嚷嚷着，竹棒棒敲地，就要往外跑。

大牛慌了，他也知道四週危機四伏，小虎挑的屁漏滿天下，慌忙拉住他道：「你老人家不要生氣，這裡面有誤會，來，坐下喝杯茶慢慢說。」

一面說，一面向呆瓜三八花猛使眼色，三個小傢伙一個拖，二個推，好不容易把老叫化按在櫈子上。

老叫化悻悻道：「這裡面有什麼誤會，你們說吧。」

三八花自覺口才比較好，搶着說道：「事情是這樣的，我們是在找一股搶匪，綫索就在剛才那位姑娘身上，小虎哥正想打聽，那知道你老人家一來起衝突，所以小虎哥心裡着急，才對你老人家黑白講啦！」

「原來是這麼回事。」老叫化點點頭，道：「怪不得好好一間客房，弄口棺材放在裡面，喪裡喪氣的，爲來爲去，就爲了這麼一條綫索是不是？」

「是啊！」大牛說：「這條綫索對我們太重要了。」

老叫化道：「在酒樓裡我老人家就問過你們，你們却神秘兮兮地不肯說，早說不就沒事了嗎？」

大牛道：「現在不也說了嗎？」

「你們也沒說清楚啊！來來，從頭到尾說清楚一點，我老人家雖然不是千里眼，也算得上是個順風耳，江湖上大大小小的風波，多少有點耳聞，說不定就可以馬上告訴你們，總比找『花裡嬌』手下那狐狸精強啊！」

小虎肚子裡怒火雖然沒平息，但怕大牛呆瓜三八花都口無遮攔，不分輕重，漏了底牌，惹出更多麻煩，只能接口道：「江夏府前天鬧搶匪，你這個順風耳聽到了沒有？」

老叫化想了一想，道：「好像聽到這麼一點兒消息。」

小虎道：「當時還死了二個人，其中一個就是大牛的叔公，我們就是要找那些土匪報仇來的。」

「原來這麼回事，怎麼會找上這條路，又找到紅岩寨來的呢？」

「無巧不成書啊！」小虎口氣仍是火辣辣的：「却發現二樁可疑的事物，魚四與紫玉釵手中都有大牛家裡的大把銀票，好像是賍物，我好不容易與紫玉釵套上交情，她說這些是別人給她的辦事酬勞，答應查清楚告訴我，不料又遭到暗算，苦苦等到第二個，還沒開口就給你給打跑了，你說你是不是老掃帚星。」

老叫化聽完大笑道：「你爲什麼不早說，早說不是不必去瞎摸索了嗎？」

大牛神色一振道：「你知道？」

「我當然知道。」老叫化道：「不過只是條綫索，這條綫索不會比死人知道的少，只要向下挖，一定能挖出眞正的土匪是誰。」

小虎精神稍爲提起來了，道：「你說說看。」

老叫化摸摸肚子道：「晚飯還沒上桌，我老人家餓得慌。」

他奶奶的，又要訛吃訛喝了，老不死，老烏龜，小虎心裡狠狠罵道，但是爲了要知道綫索，只得對呆瓜吩咐道：「去叫店家弄桌菜來，咱們就在房裡晚餐。」

呆瓜應聲往外奔，老叫化大聲道：「別忘了來壺酒啊！我老人家沒酒是提不起精神的。」

大牛道：「你老人家快說啊。」

老叫化先倒了一杯茶，潤了潤喉嚨，才道：「你們知不知道江湖中有一些皮條客？」

大牛當然沒聽過，搖搖頭。

小虎却冷冷道：「什麼皮條客，又不是窰子裡的姑娘，要人拉皮條。這跟搶匪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關，比方說，有人要找人幫場子啦，或者找打手打人，找殺手殺人啦，却不知道誰肯幹，誰有這份本事幹得了，于是就去找這種皮條客，江湖上稱這幫人叫『黑媒婆』。」

三八花好奇道：「難道是女的？」

老叫化道：「男男女女都有，反正你要怎麼樣的人，辦怎麼樣的事，『黑媒婆』就幫你找，開價錢，價錢談攏，他抽二成，事情辦成拿錢，有的先拿錢，所以紅岩寨眼前的情形，分明就是有人透過『黑媒婆』，各請了一幫人在鬪。」

小虎不耐煩地道：「我不管誰在鬪，我要的是搶匪的綫索。」

「綫索不是出來了嗎？」老叫化道：「這些可疑的銀票既然在他們手上，只要找到『黑媒婆』，不就知道來龍去脈了嗎？」

小虎精神一振道：「要到那裡去找？」

「問題就在這裡。」老叫化道：「我知道的『黑媒婆』就有三四個，不知道的可能也有四五個，要一個個去打聽，太煩了，所以要找還得向這二幫人下手。」

三八花道：「怎麼下手呢？」

老叫化道：「不是說好要去賭場嗎？就從賭場下手就行了。反正現在你不去找他們，他們也會來找你們，誰先下手誰就強，聽我的話沒錯。」

「但是…玫瑰姑娘爲什麼不要我去賭場呢？」小虎有點猶疑不決。

老叫化一哼，道：「說了半天，你還在想她啊，那好，你要聽她的，老子就走人，反正啊！通屁漏，找土匪都不是我，我老人家也不必瞎操這份心，對不對。」

大牛忙道：「有話好說嘛，小虎哥，我看聽這位老人家話沒錯。」

「到賭場就到賭場，只要能找出個頭緒就好。」小虎也沒轍了，只能走一步算一步。老叫化高興道：「這才是從善如流，包你有結果。」

呆瓜已帶着店家送來了酒菜，老叫化立刻大吃大喝起來。酒過三巡，精神更足了，笑道：「你們幾個小把戲，好像有點功夫底子，但是要在江湖上闖，還是不夠的，碰到稍爲厲害的角色，難免要吃大虧，看在你們還能尊敬老人家，等，我教你們二手，以後才可以自保。」

（未完・五）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少年英雄傳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阿郎對番僧用欵收購少林寺獨門大悲掌，和藏寶圖，藏寶圖是尿漬羊皮描繪仿製，可以出賣，但少林大悲掌是中原武林瑰寶，豈可隨便出賣，有辱人格，打發他們走了之後，將騙得番僧的定金就地分賍，四人皆大歡喜，繼續出發，用紅漆寫在大白布上：千里尋父，萬里認爹，另一幅寫：重金買賣藏寶之圖，掛在皮蛋、大笨牛的身上，在五虎嶺遇到失踪漏網的悟悲和尚逼問丁火山口供追查藏寶圖未遂而置諸死地，四大金剛捉住可惡的悟悲照辦打至血肉模糊而死。張勇攔刧藏寶圖亦遭到他們點了鬼胎穴才放走，然後去見老蓋仙交流經驗……

邪和尚扮相．斷根色即空

八臂神猿告辭而去，洪五爺、阿郎、多多、皮蛋、大笨牛開懷暢飲，大吃大喝，待司徒雷再度返轉時，五個人已有六七分的醉意。

野鷄、野兔、野豬樣樣美味可口。山羌、山狸、山羊樣樣色香俱佳。陳年女兒紅，更是香醇芬芳，入口即化。

吃啊，老蓋仙像是變成了小頑童，狼吞虎嚥，猛吃猛扒。

喝啊，一向不善飲酒的多多，亦酒興大發，灌下不少黃湯。

阿郎、皮蛋、大笨牛自不待言，好似浸入酒池，身在肉林，更似地獄餓鬼，雪地饑狼，杯到酒乾，箸到肉盡，毫不客氣，也毫不保留。

吃啊，吃到日落西山，東西已滿到咽喉眼上，腰已經不能彎才停下來。

喝啊，喝到華燈初上，爛醉如泥，已經分辨不清誰是誰方始停杯輟飲。

老蓋仙、張小仙、皮蛋、大笨牛俱已醉得一場糊塗，人事不省。

多多還算清醒，但亦覺得暈頭轉向，神搖目眩，一張俊臉紅得像是熟透了的大蘋果。

司徒帮主的情況最好，面對這一老四小，他只能算是 個陪襯，凡事點到爲止，未敢大吃大喝，故而仍保持正常狀況。

「爽啊！我沒有醉，還可以再喝。」

「爽啊！一醉解千愁，煩惱憂愁統統走。」

「爽啊！人生難得幾回醉，醉到大內去當皇帝。」

「爽啊！人生難得幾回醉，醉到天上去當神仙！」

「爽啊！爽啊！爽啊！」

「爽啊！爽啊！爽啊！」

四個人醉作一堆，醉言醉語，如夢如痴，根本分不清那一句話，是那一個人說的。

爽啊爽的嚷嚷了好一會兒，終至寂然無聲，代之而起的是如雷的鼾聲，司徒雷

將四人移往床上，俱已進入夢中，去當神仙當皇帝去了。

一覺醒來，已是第二天下午，一老四少正在飲茶談心，忽見司徒雷匆匆而入，劈面就說：「外面有一個小和尚要見張師叔。」

阿郎道：「那一個小和尚？」

司徒雷道：「他自己說是白吃教的特派員。」

多多道：「一定是背叛邪僧不了的空空。」

阿郎道：「叫他進來。」

八臂神猿轉身自去，不一時便領着一個小和尚回來，果然是小僧空空。

小和尚空空派頭十足，一照面便抱着拳頭，畢恭畢敬的道：「特派員空空報到，問候阿郎教主，多多副教主，皮蛋總護法，大笨牛堂主好。」

張小仙擺擺手，道：「見過老哥哥洪五爺，司徒帮主。」

空空如奉綸旨，立取深施一禮，拜見了老蓋仙師徒。

阿郎道：「空空特派員，可帶來重要的情報？」

空空神氣活現的道：「屬下正是送情報來的。」

「什麼情報？」

「有關不了和尚的行踪報告。」

「聽說這個瘋和尚也來到鄭州？」

「是的，今天一早就到了。」

「他目前身在何處？」

「在逛窰子。」

張小仙愕然一楞，心說：「好啊，臭和尚，你說你生平不近女色，現在可給我捉住小辮子了，看來洛陽古宅强暴秋水寒的人一定有他的份。」

當即霍然而起，道：「走，咱們抓人去。」

多多說道：「空空，在前面領路，要快。」

小仙一怔，說道：「多多，妳不能去呀。」

多多道：「我爲何不能去？」

「妳可知『窰子』是什麼？」

「不知道。」

「告訴妳，窰子就是妓女戶，逛窰子就是逛妓女戶，去幹『那個那個』事。」

大笨牛故意吃她的豆腦，道：「去去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開開眼界，見識見識嘛。」

多多惡狠狠的瞪了他一眼，咒道：「臭大笨牛，你要死啦，我才不去那種骯髒的地方，你們去吧，我就留在此地陪老哥哥，不過——」

阿郎見她欲言又止，忙追問：「不過什麼？」

多多異常愼重的道：「你可不許胡來，做對不起我的事。」

皮蛋說道：「喲！還沒有過門就想管人。」

大笨牛說的更露骨：「男人嘛，逢場作戲，花花草草，總是免不了的，妳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吧。」

多多更加焦急，道：「阿郎，你說話呀，我要你給我一個保證。」

張小仙沉吟一下，乍然雙手抱住了多多的頭，在她的櫻桃朱唇上吻了一下，道：「我只愛妳一人，這就是我的保證，滿意嗎？」

這樣當衆示愛，滿意是滿意，却羞得多多躲到老蓋仙身後去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時間緊迫，阿郎不想多躭擱，立與皮蛋、大笨牛告別司徒雷師徒，離開丐帮總舵。

× × ×

在小和尚空空的引領下，穿街過巷，一路疾行，不久便進入花街，停在一處叫「留香院」的妓女戶門前。

空空道：「就是這裏。」

阿郎道：「我們進去。」

空空道：「我不敢進去。」

皮蛋道：「怕什麼，怕窰姐兒把你吃掉？」

大笨牛道：「不會啦，據說窰姐兒遇上第一次『那個』的處男，還會送一個大紅包哩。」

空空臉紅脖子粗的道：「都不是啦，是我師父不准我來。」

阿郎道：「不准你來，你怎麼會知道不了和尚在留香院？」

「身爲白吃教的特派員，責任重大，是我釘他的梢跟來的。」

「你又怎知本教主在丐帮總舵。」

「教主的名頭叮噹響，響叮噹，鄭州的武林人物人人都曉得你們住在丐帮。」

張小仙聞言頓覺飄飄然，成名的感受的確很甜美，手拉着皮蛋，大笨牛並肩而入。

「接客哪！」

有嫖客臨門，蒼頭拉直嗓門大聲吼，眞有十幾個粉頭一字排開，列隊歡迎。

環肥燕瘦，桃紅柳綠，各擅勝場，有半老徐娘，也有新枝嫩葉，有的濃妝艷抹，有的淡掃蛾眉，一個個嬌滴滴的衝着三人直拋媚眼兒。

蒼頭遞上一個紅色漆盤來，漆盤內有十幾個號牌，亦即眼前粉頭的編號，意即要嫖客挑姑娘。

新媳婦上轎子，皮蛋、大笨牛可是第一遭來這種地方，望着紅漆盤子，不知所措的齊聲說道：「幹嘛？」

阿郎心說：「土啊，土啊！」他可是行家，當年還在妓院混過，評頭論足的審視一下衆窰姐兒，挑了三個年紀最輕的姑娘的號牌，握在手中，在漆盤內放了十兩碎銀子，算是給蒼頭的小費。

「謝！」

尾音拉得很長，蒼頭指名高唱道：「小桃紅，小艷秋，花月嬌接客。」

其餘的姑娘紛紛退走，叫小桃紅、小艷秋、花月嬌的三位粉頭留下來，花月嬌是個狐狸精，早已偎在阿郎的懷裏嗲起來了。

皮蛋道：「小仙，咱們是抓人的，叫姑娘做什麼？」

阿郎在花月嬌的臉上親了一下，道：「到這種地方來，不叫姑娘人家會笑咱們土包子，既來之，則安之，我還不怕，你們怕什麼。」

就在門內不遠處，選了一副座頭，早有人送上來三盤瓜子，三盤花生，一壺茶

水。

阿郎、皮蛋、大笨牛分坐東南西方，小桃紅、小艷秋、花月嬌陪伴在側。

花月嬌磕了一片瓜子，沾在舌尖上，吐出來好長，嗲聲道：「那位爺要吃？」

大笨牛楞一下，道：「老大，這種地方不是專門『那個那個』嗎，怎麼還要喝茶吃瓜子？」

皮蛋道：「是嘛，好像茶館一樣。」

張小仙笑道：「土啊，眞是土包子，這叫做打茶圍，先調情，大家對上眼啦，興趣也來啦，再去開房間幹『那個』。」

大笨牛展目四望，果見四週都是一個一個的小房間，道：「如此看來，那個野和尚可能正在幹『那個』呢。」

阿郎張嘴將花月嬌舌尖上的瓜子吮過來，道：「花姑娘，可曾見到一個和尚來此風流？」

和尚風流的不多，花月嬌很快便想起來了，說道：「是有一個和尚來此尋歡作樂。」

皮蛋道：「走了沒有。」

花月嬌道：「可能還沒有。」

大笨牛道：「來了多久啦？」

花月嬌道：「大約一個多時辰。」

皮蛋道：「這麼久，好棒的功夫。」

阿郎道：「可知和尚在那個房間？」

花月嬌道：「沒留意。」

皮蛋道：「那咱們就在這兒等吧，總會等到他的。」

怪事，表月嬌騷勁十足，談笑風生，小桃紅，小艷秋却愁眉苦臉，始終閉口不言，不禁引起了阿郎的好奇心，再仔細瞧看一遍，發覺二女不過十四五歲的年紀，生得眉清目秀，唇紅齒白，面貌還有幾分相似，當下正容問道：「你們兩個好像是姐妹？」

小桃紅、小艷秋還是不肯開口，花月嬌笑笑說道：「不錯，他們正是一對姐妹花。」

大笨牛道：「聽人家說，在室男幹那種事，還有紅包拿？」

花月嬌嫵媚嬌柔的道：「是呀，看你們大概都還是嫩芽子，那一位跟我去開房間，一定包一個大紅包。」

大笨牛忽發奇想，道：「老大，皮蛋，咱們幹啦，既可風流，又有紅包拿，比賣尿更高級，就偷一次嘴吧。」

花月嬌已轉變方向，倒在大笨牛懷裏，動手動脚的道：「我可以，他們兩個可不行。」

阿郎道：「這是爲何？」

花月嬌道：「因爲小桃紅，小艷秋還是『清官』。」

皮蛋道：「什麼叫『清官』。」

阿郎道：「眞差勁，『清官』就是還不曾『那個』過的在室女，也就是原裝貨，不是二手貨。」

皮蛋傻楞楞的道：「這樣說，花月嬌就是二手貨咯？」

大笨牛已經想道：「豈止是二手貨，可能是百手貨千手貨啦。」

張小仙目注小桃紅，小艷秋，道：「看你們姐妹清清爽爽的，不似風月場中人，怎麼會墜落在烟花巷中哩？」

小桃紅是姐姐，十五歲，未語淚先流，凄楚欲絕的道：「我們可是善良人家的女兒，來到這裏是迫不得已，請三位公子發發慈悲，喝喝茶就可以了，我們說什麼也不幹那種見不得人的事。」

阿郎道：「妳說到留香院是迫不得已，可否說清楚一點？」

小艷秋是妹妹，只有十四歲，聲淚俱下的說道：「簡單的說，我們家遭了天火，所有的財產，都全部燒光了，我爹我娘也葬身火海，爲了安葬二老，只好自賣本身。」

皮蛋道：「你們姐妹怎麼沒有死？」

小桃紅道：「那天我們正好到親戚家去啦。」

大笨牛道：「有親戚就好辦，可以找親戚借埋葬費呀。」

小艷秋哭道：「親戚們都是勢利眼，我爹我娘死啦，財產也完啦，他們都躲得遠遠的，無人答理，我們只好賣自己來葬親。」

皮蛋戚然道：「眞是個孝女。」

大笨牛已落下淚來：「好可憐啊。」

阿郎道：「你們來這裏多久了？」

小桃紅道：「差不多快一個月啦。」

阿郎道：「難道從來沒有人打你們的歪主意？」

「好多好多啊，都在我們苦苦哀求下挨過來了。」

「老鴇子會這樣好說話？」

「天天挨打，已是遍體鱗傷。」

說着，捲起袖子，手臂上青一塊，紫一塊，觸目心驚，想見其他的部位必然更嚴重。

小艷秋的情形比她也好不到那裏去，據她自己說，全身上下，除了一張臉以外，沒有一處不是傷。

大笨牛又來了：「好可憐啊，奶奶的，這個臭鴇子眞可惡，等一下不揍她一頓難消我心頭之恨。」

阿郎道：「你們賣給她多少銀子？」

小艷秋紅着眼眶說：「三百兩。」

皮蛋道：「一個人三百兩。」

小桃紅道：「不！兩個總共才三百兩銀。」

大笨牛道：「媽的，這比豬肉還便宜，賤啊！」

小艷秋道：「沒有辦法，爲了葬父葬母，只好任人宰割。」

張小仙道：「想不想跳出火坑？」

小桃紅說道：「沒有銀子，想也是空想。」

皮蛋道：「如果有人出銀子，你們可願意從良？」

小艷秋說道：「這個年頭，好人難尋啊。」

阿郎拍一拍胸脯道：「小意思，包在本教主身上啦。」

小桃紅姐妹聞言大喜，一齊撲跪在地，同聲說道：「謝謝恩公再造之恩，願以餘生，爲奴爲僕，做牛做馬，來報答三位的大恩大德。」

說着，連連叩頭不止，被大笨牛强行拉起來，說道：「行俠仗義，是本教工作目標之一，不必客氣，快去叫那個臭鴇母來。」

「是！是！」

姐妹倆喜上眉梢，去勢如風，片刻工夫，便見一個穿紅戴綠的半老徐娘，婀娜多姿的搖擺着大屁股走過來。

人老心不老，騷勁十足，一揚手裏的大紅手帕，還嬌滴滴的招呼，說一聲：「嗨！」

皮蛋道：「好惡心！我好想吐。」

小桃紅姐妹倆顯然已將情由告訴鴇母，一照面便開門見山的道：「聽說三位公子看上了我們小桃紅、小艷秋，想爲她倆贖身？」

阿郎道：「有這回事，不知鴇母的意下如何？」

鴇母打量一下三人的年貌衣着，發現是三個毛頭小子，頓生輕蔑之心，語冷如冰的道：「只怕三位公子付不起昂貴的贖身費。」

皮蛋道：「臭婊子別狗眼看人低，區區之數我們還付得起。」

鴇母冷笑道：「三千兩可不是一個小數目，要兩個人才能抬得動。」

大笨牛大喝一聲，道：「妳說多少，三千兩？」

鴇母以肯定的語氣道：「是三千兩，沒有錯。」

「媽的，明明是三百兩銀子，妳這是坑人嘛。」

「做生意將本求利，何況他們還要吃我喝我。」

「臭婊子，他們陪人喝茶吃瓜子，也爲你賺了不少銀子呀。」

「哼，想充闊贖身，就別作吝嗇鬼，非三千兩莫辦。」

「王八臭婊子，給妳三百兩，不告妳販賣人口，就已經是寬大爲懷，妳還想獲暴利，賺皮肉錢，做夢！」

越說越氣，左右開弓，給了鴇母兩巴掌。

驀然，篤！篤！篤！三聲響，刀光閃亮，面前桌上已插上三把明晃晃的匕首。

定目一看，不知何時，鴇母的身後竄出來三名獐頭鼠目的保鏢，其中一人拔出匕首，耀武揚威的道：「媽的個巴子，你們也不打聽打聽這是什麼地方，竟敢到留香院來耍流氓，是不是活得不耐煩了？」

另一個傢伙更兇，拔出匕首在阿郎、皮蛋、大笨牛面前一比劃，兇巴巴的道：「那一個想死就先站出來，保證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叫你永遠不敢再多管閑事逞英雄。」

阿郎冷笑一聲，道：「本教主不想活了，那一位賜教？」

先前發話的保鏢乍然虎吼一聲：「想死老子就成全你！」

刷！就隔着桌子，挺腕將匕首遞過來，猛刺張小仙的心胸要害。

「癟三！你找死！」

阿郎出手如電，以迅雷之勢捉住對方握刀的手，通！在桌子上猛一撞，刀已脫手，通！按住他的頭，用力撞桌面，早已頭破血流，接將他的腦袋掀起來，喝聲：

「滾！」

叫他滾，不滾也不成，在地上連來了三個元寶翻身，跌坐在一根木柱邊。

篤！張小仙好準的刀法，利用他自己的匕首，穿過耳朵，將那保鏢釘在木柱上不動了。

手法乾淨俐落，速度疾逾閃電，全部一氣呵成，直嚇得鴇母渾身打顫，兩條腿抖得像是煮熟了的麵條兒。

張小仙道：「皮蛋，大笨牛，另外兩個癟三交給你們啦！本教主懶得再動手，演習一下吧。」

皮蛋、大笨牛早已動上了手，兩個癟三豈是他倆的對手，三拳兩脚，便被打得落花流水，用他們自己的刀子，穿過耳朵，學阿郎的樣兒，釘在木柱上。

大笨牛道：「老大，要不要再練習打活靶？」

皮蛋說道：「或者再玩玩騎馬的遊戲吧？」

阿郎說道：「算啦，得饒人處且饒人，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何況只是三個癟三小混混，不值得咱們費力氣，就到此爲止。」

大笨牛傻笑道：「老大，有一句話我一直不好意思問。」

張小仙大人大樣的道：「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這才是有智慧的人，別害臊，問吧。」

大笨牛大瞪着眼道：「什麼叫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

阿郎啜了一口茶，潤潤嗓子，以老師的口吻道：「這個很簡單，九九加一，等於一百，一百是一個滿數，也就是說一個人做事不要做得太滿太絕，處處要給他人留一個餘地，不要趕盡殺絕。」

大笨牛說道：「受教，受教，那咱們以後就打九九，不打加一啦，除非是大魔頭大混蛋，儘可能的給他們留一條自新之路。」

皮蛋故意再問那鴇母：「騷鴇子，贖這兩位姑娘的代價究竟是多少？」

鴇母早已嚇破了胆，那還敢再敲詐勒索，顫聲道：「大爺饒命，三百兩原價就好啦。」

阿郎取出一張銀票來，交給鴇母，道：「這是一張五百兩的票子，找二百兩來，同時也將小桃紅姐妹的賣身契還給人家，以後少做這種缺德事。」

鴇母大氣也不敢吭一聲，連連應是，去而復返，提回來二百兩碎銀子，一張賣身契。

阿郎將賣身契交小桃紅、小艷秋姐妹過目無誤後，當場撕了個粉碎，取出十兩銀子來，賞給花月嬌，叫他們統統退下，姐妹二人早已又跪倒在地，拜謝不已。

大笨牛忙將小桃紅拉起來，道：「別這樣，白吃教替天行道，不喜歡看到人家婆婆媽媽的樣子。」

皮蛋拉起小艷秋，道：「行俠仗義，是本教份內之事，可不是爲了想賺你們磕幾個響頭。」

張小仙又給了他們姐妹一百兩銀子，道：「好啦，你們去吧，做一個小生意應該可以過日子啦。」

小桃紅、小艷秋却不同意，異口同聲的道：「張教主，我們已經無家可歸，希望三位公子能收留我們姐妹倆。」

阿郎道：「你們可以去投奔親戚。」

小桃紅道：「經此巨變，我們早已看透了人情如紙張張薄，再也不想投靠他人

，願追隨三位公子加入白吃敎。」

皮蛋道：「白吃敎乃是武林中的一大宗派，門下弟子都是身懷絕技的高手，你們兩個弱不禁風的女娃娃怎麽可以。」

小艷秋肅容滿面的道：「我們可以鋪床叠被，燒飯洗水，端茶送衣，侍候三位公子呀。」

阿郎道：「不要，不要，這樣孤男寡女的處在一起，會破壞本敎的形象，武林同道會說閑話的。」

姐妹倆聞言又掉下眼淚來，齊聲道：「那我們該怎麽辦呢？」

張小仙忽然想到一個萬全之策，道：「這樣吧，你們去洛陽七里坡找王大嬸，本敎正在大興土木，你們可以到那裏去煮飯，也算是白吃敎的工作人員啦。」

少年男女最易相處，也最易滋生情愫，就這麽一會工夫，在姐妹倆的小小心扉裏，阿郎已給她倆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很想追隨左右，共伴晨昏。

今聞阿郎如此吩咐，自亦不敢再另持異議，問明七里坡的確切所在後，只好心不甘、情不願的離開留香院，走馬上任去了。

爲善最樂，阿郎、皮蛋、大笨牛俱覺快慰無比，三個人並未離去，就在原地，一面喝茶磕瓜子，一面守株待兔的死等那邪僧不了。

留香院的嫖客進進出出，開房間的人也出出進進的，爲數不少，却始終沒見到不了和尙的影子，大笨牛不免有點嘀咕，道：「老大，是不是花和尙有點胆怯，給偷偷溜走啦？」

阿郎指一指大笨牛身上的白布紅字道：「咱們擺的是低姿態，千里尋父，萬里認爹，他應該主動的找咱們才是，沒有躲避的必要。」

皮蛋道：「可是，這麽久啦——」

話至此，忽見右前方的一道門咿呀而開，從裏面走出一個和尙來，正是邪僧不了。

一名二十餘歲的粉頭接踵而出，鬢角濕漉漉的，慵懶嬌弱不勝的道：「和尙好功夫，有空再來。」

不了和尙的興緻眞大，有寄姐兒的粉腮上親了一下，這才轉身離開。

行沒三步，便發現了白吃敎的三劍客，想躲也躲不開，張小仙已迎了上來，學着粉頭的話說道：「和尙好功夫，大概是這方面的專家吧。」

邪僧不了聽得一呆，故意打了一個哈哈，藉以緩和一下尷尬的窘境，皮笑肉不笑的道：「那裏，偶而逢場作戲，還生疏得很，怎敢以專家自居。」

皮蛋挖苦道：「你不是曾說，出家之人生平不近女色嗎？」

不了和尙陰陽怪氣的道：「男人嘛，和尙也是人，見笑了，見笑了！」

一眼瞧見了大笨牛身上的白布紅字，又道：「是誰在千里尋父，萬里認爹？」

張小仙道：「是我。」

不了和尙道：「令尊何人？」

阿郎說道：「我只是知道家母是秋水寒。」

邪僧不了驚「哦」一聲，道：「你當眞是秋水寒所生的那個孩子？」

阿郎認眞的說：「沒有人會拿這種事開玩笑。」

不了和尙遲疑一下，一把抓住了張小仙的手，道：「走！」

「走？到那裏去？」

「咱們找個地方談談去。」

「我們之間有什麽好談的？」

「很多，很多！」

× × ×

邪僧不了跟阿郎在前，皮蛋與大笨牛在後，離開留香院，穿過兩條橫街，走進一家館子去。

張小仙將小二哥叫到面前來，道：「有什麽好酒好菜直管上，但請別忘了給這位大師父準備一點素食。」

不了和尙道：「不必麻煩，你們吃什麽，和尙跟着吃好了。」

皮蛋道：「和尙不是吃素嗎？」

不了道：「開一次戒也無所謂。」

大笨牛道：「女人都敢玩，還會怕吃肉？」

不了和尙道：「貧僧戒心不戒口。」

皮蛋道：「大概也戒心不戒『那個』了？」

不了道：「『那個』是那個？」

大笨牛說道：「就是你剛才去玩的那個」

不了嘻嘻一笑，道：「見笑了，見笑了。」

酒菜業已上桌，皮蛋斟了四杯酒，道：「和尙大概也不戒酉水吧？」

不了道：「什麽是酉水？」

大笨牛道：「笨啊，酉水者酒也！」

不了哈哈一笑，擧杯一飮而盡，道：「難得今天高興，就陪你們喝兩杯吧。」

阿郎、皮蛋、大笨牛抓住機會，輪番上陣，先一人灌了他三杯，邪僧不了海量，來者不拒，照單全收。

張小仙試探着說：「老和尙到底要談什麽？」

不了和尙瞅着皮蛋、大笨牛，呑呑吐吐的說道：「這是機密大事，不便公開言講。」

阿郎道：「皮蛋和大笨牛是本敎主的生死之交，可以共機密。」

邪僧猶豫再三後道：「坦白的說，貧僧就是你要找的人。」

大笨牛道：「你是說和尙正是我們老大的爹？」

不了和尙正經的道：「一點不錯。」

皮蛋道：「恭喜，恭喜，我乾一杯，你乾十杯。」

不了樂昏了頭，十杯對一杯，毫末計較。

大笨牛也有樣學樣：「恭喜，恭喜，咱們乾十杯。」

阿郎暗中踢了大笨牛一脚，馬上改口說道：「做爹的人要多喝，你十杯，我一杯。」

待不了飮完後，張小仙道：「如此說來，洛陽古宅的那一場豪賭果然有你的份兒？」

邪僧不了道：「沒有參加憑什麽認兒子。」

「既然如此，你以前爲何一再矢口否認？」

「茲事體大，貧僧不敢輕率行事。」

「現在，又是什麽原因，使你改變主意？」

「當然是：由於你願意公開認父的關係。」

大笨牛道：「是不是想沾我們老大的光？」

不了和尙道：「父以子貴，貧僧不想否認。」

皮蛋道：「認我們敎主爲子，立刻就是白吃敎的太上敎主，說不定還可以要秋水寒爲妻，以續前情，何樂而不爲。」

不了道：「然也，然也，有子如此，夫復何求。」

張小仙暗中罵道：「媽的，什麽玩意兒，死到臨頭了還洋洋得意，眞是燈蛾跳火圈，不知死活。」

口裏的語氣却和平多了，道：「且慢，你可以隨便認兒子，本敎主却不能隨便認爹。」

不了和尙道：「你還有什麽猜疑？」

張小仙道：「起碼我應該弄清楚那四個人是誰。」

大笨牛道：「是呀，四個人都有可能是我們老大的爹。」

不了和尙道：「不能說，不能說。」

皮蛋道：「都要認兒子啦，還有什麽不能說的。」

不了道：「這當然是有原因的，當年我們四個人曾發下毒誓，誰要是走露了消息半點，必遭五雷擊頂，五馬分屍，打入十九層地獄，永遠翻不了身。」

一邊說話，阿郎、皮蛋、大笨牛繼續有計劃的灌他的酒，張小仙道：「一共有四個人，你憑什麽認定自己是藍田種玉的人？」

不了和尙道：「這當然是有原因。」

大笨牛道：「是什麽原因？」

邪僧道：「因爲貧僧得了頭彩。」

皮蛋道：「你第一個『那個』？恭喜哪，喝酒。」

毫無疑問，又是一杯對十杯。

大笨牛道：「第二個是誰？」

不了道：「貧僧說過，不能說呀。」

皮蛋道：「第一個『那個』，也未見得一定中呀。」

邪僧道：「娃兒能懂得多少，想那夫妻之道，一旦受孕，便閉門不納，孩子的爹只有得頭彩者一人。」

大笨牛道：「不可能同時兩個爹？」

不了又說道：「絕對不會有這種事發生。」

皮蛋又問道：「後來者也沒有機會可言？」

不了說道：「門都關了，如何登堂入宮。」

大笨牛道：「照這樣說起來，和尙當眞是我們老大的爹？」

不了和尙道：「如假包換。」

皮蛋道：「阿郎，快叫爹呀。」

阿郎道：「叫爹可以，但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邪僧不了道：「孩子，你還有什麽要求？」

小仙說道：「我喝一杯酒，你喝二十杯。」

不了喜孜孜的道：「有子如你，三十杯也喝啦。」

阿郎嚥了一口氣道：「那就請爹喝三十杯吧！」

爹叫了，一杯酒也飮下，不了和尙一陣牛飮，三十杯的酒一杯不少。

三劍客合作無間，皮蛋道：「我與小仙情同手足，他的親人就是我的親人，也應該叫你一聲爹，乾！」

一杯酒又換了三十杯。

「爹！喝！」

大笨牛最乾脆，一聲爹，一聲喝，如數照換。

是太白再也禁不起這樣灌，不了和尙已醉倒在桌上。

阿郎的目的就是要灌醉他，酒後吐眞言，好追問另外兩個色魔的來龍去脈。

當下搖一搖不了和尙的頭，阿郎沉聲喝問：「說，另外的那幾個色魔老不修是什麽人？」

邪僧不了醉言醉語的，也不搭調的朗誦起那一首打油詩來：「神偷賭仙天魔女，邪僧怪道無情尼，細數天下英雄榜，一帮二堡三刀客。」

大笨牛道：「你是說全在這十二人之中？」

皮蛋道：「不對，天魔女、無情尼是女的，只有十個人。」

不了和尙道：「然也！然也！」

阿郎道：「十個人還太多，何況還不止十個，像丐帮，老蓋仙加上司徒雷，就多出一個人，把範圍再縮小一點。」

孰料，不了和尙眞的醉了，夢囈般地哼起山歌來，再怎麽追問就是不說話。

阿郎惡狠狠的道：「王八羔子，先把他閹了再說。」

說話中，已從靴子裏拔出一把鋒利的匕首來。

皮蛋一驚，道：「小仙，盼能三思而後行。」

阿郎道：「思什麽屁？」

皮蛋道：「和尙言之成理，他有可能是你生身的爹。」

阿郎大怒道：「這是不可能的事。」

皮蛋道：「我倒認爲這個可能性是絕對存在的。」

大笨牛道：「不怕一萬，就怕萬一，還是打九九不打加一——」

不論是誰，只要一提到阿郎可能有一個骯髒齷齪的身世，就會火冒三千丈，大笨牛言猶未盡，他已將邪僧不了掀倒在地，刷！刀起刀落，血雨四濺，「香腸」、「蛋」、「毛草」一齊被他割下來。

閹割的疼痛，早將酒醉痛醒，殺豬也似的慘叫聲中，不了和尙破窗而逃。

誰也沒有料到，一個酩酊大醉的人會逃走，當三劍客丟下酒菜的銀兩，咬着尾巴追出來時，邪僧不了已不知去向。

却見小和尙空空守在外面，阿郎急聲道：「空空，看見花和尙沒有？」

空空道：「跑啦，跑得很急。」

皮蛋道：「往那邊逃的？」

空空指着東方道：「那邊。」

「追！」

阿郎一聲令下，三劍客發足猛追，小和尙空空也跟上來，張小仙道：「空空，

你到那裏去？」

空空接着，道：「屬下想歸隊，追隨教主。」

阿郎道：「邪僧未死，你的工作還沒有完，繼續幹你的間諜，當特派員吧。」

空空俯首應是，三劍客直撲東方，奔出去里許地後，前路受阻，分向南北，是一個丁字路。

皮蛋道：「糟啦，糟啦，也不知道那花和尚走的是那一條。」

語方出口，忽見銀劍使者，金劍使者簇擁着天魔轎，正從南方朝這邊行來，阿郎急忙迎上去，說道：「秋阿姨，妳也來啦。」

天魔宮主秋水寒忙命人將轎子停下，跨步而出，無比親切的拉住了張小仙的手，道：「小仙，阿姨是爲你而來鄭州。」

阿郎怔愕不解的問道：「爲我？怎麽說？」

天魔女秋水寒始終認定，張小仙就是她嫡嫡親親的兒子，眸光之中親情似海，關愛無涯，摩挲着他的手，柔聲說道：「阿姨得到消息，有不少魔頭齊集鄭州，打算搶你的藏寶圖，特來助你一臂之力。」

張小仙傲骨天生，昂首言道：「謝謝，但沒有必要。」

玉羅刹冷霜霜重複一遍：「公子說沒有必要？」

大笨牛拉一下皮蛋身上的白布紅字，再扯一下自己的，大言不慚的道：「白吃教無敵天下，我們這樣招搖過市，目的就是要招引他們來追，偌大的少林寺都稀哩嘩啦，幾個魔頭算老幾。」

秋水寒無限關懷的道：「江湖險惡，詭詐百出，無論如何，凡事還是小心爲上，如果白吃教與天魔宮會合在一起，則必將睥睨武林，無往而不利。」

其實，這只是表面上的官樣文章，骨子裏秋水寒是想和阿郎好好聚一聚，敘一敘母子之情。

不可否認，打從一開始，張小仙對她便有相當好感，而這好感所以會發生，主要的動力却是基於同情，聞言斷然說道：「秋阿姨，對不起啦，我喜歡獨當一面，希望用自己的力量闖出一個局面來，再說眼前的情況也不許可我們這樣做。」

秋水寒道：「眼前有何情況？」

張小仙道：「邪僧不了已證實是那四個色魔之一，我們正在追他。」

皮蛋問金劍銀劍道：「諸位大姐可曾發現可疑的人？」

銀劍徐雪梅道：「是曾看見一個和尚，急匆匆的往北方逃跑。」

大笨牛追問道：「可是花和尚邪僧不了？」

徐雪梅道：「距離甚遠，又只見到背影，無法確定。」

皮蛋道：「花和尚已經被閹了，走路會不會跛？」

徐雪梅說道：「是有點行動不便的樣子。」

阿郎向前一望，見前面是一個十字路口，說道：「那一定是他，但不知逃往何方？」

徐雪梅想了想，才歉然道：「我沒留意。」

阿郎一揚劍眉道：「秋阿姨，天魔宮負責西北兩條路，白吃教往東方追，拜拜，再見啦，咱們後會有期。」

拱手別過秋水寒，立與皮蛋、大笨牛一溜烟似的飛奔而去。

×　×　×

一路疾追，穿街過巷，追到一個空曠的地方來。

正對面是一個祠堂，祠堂前面有一道雪白的照壁，照壁下，站着一個人，是自稱曾經滄海難爲水，落魄江湖失意人的情痴。

情痴正在照壁上題詩，還是原來的那一首，詩云：「明知多情空餘恨，驅舟偏向恨海行；猶憶昨夜飄香夢，今朝恐作他人婦？」

張小仙趨前說道：「情痴先生，請問有沒有看見邪僧不了和尚？」

情痴從蓬亂髮絲內瞅了三人一眼，漠不關心的，說道：「我一向不注意別人的事。」

阿郎聞言微怒道：「你自己的事又進行的怎樣了？」

情痴神經兮兮的道：「人海茫茫，芳踪杳杳，天南地北，音訊全無。」

張小仙宅心仁厚，同情心最發達，儘管對情痴先生並無多少好感，還是樂於助人，道：「我看這樣吧，買一塊白布，將閣下的這首歪詩寫在上面，披在本教主的身上，替你到處廣告一下，相信一定效果宏大，不知尊駕意下如何？」

失意人未加深思便拒絕了：「本人不喜歡欠別人的人情。」

阿郎錯愕一下，心說：「赫！人不怎麽樣，毛病倒不少，而且和本教主的毛病一個樣兒，不願欠人情，眞是厠所裏的石頭，又臭又硬。」

大笨牛道：「喂喂，別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我們老大可是一片好意，誠心誠意的想帮帮你的忙。」

情痴冷漠的說道：「你們別煩我就算是帮忙了。」

失意人拒人於千里之外，皮蛋甚爲不快，道：「哼，孤僻再加上冷血，就算跑斷你的兩條腿，也不見得能找到你的老情人。」

情痴瘋瘋癲癲的道：「會的，會的，不論天之涯，海之角，只要她尚在人間，終有重聚之日。」

阿郎道：「你那位情人尊姓芳名？」

「說不得，說不得，說出來就會惹出滔天大禍。」

「有這樣嚴重的事？」

「比小友想像中的還要嚴重十分。」

「你偷了皇帝老子的嬪妃宮娥；還是那個老魔頭的小老婆？」

「小友想到那裏去了，我的她可是清清白白的黃花大閨女。」

「你們認識多久了？」

「差不多十五六年。」

「分開多久了？」

「也差不多是這個時間。」

「那你們相聚的時間很短嘛。」

「短即長，只要兩情相悅，瞬間即永恆。」

「好偉大的愛情。」

情痴道：「偉大的愛情多數都是凄涼悲苦的。」

「你們有沒有孩子？」

「也許有，也許沒有。」

「你自己不知道？」

「一別便如永訣，生死下落不明。」

情痴似是不欲多言，說到這裏，提着油漆桶，吟誦着他自己的尋妻詩，連個再見的招呼都懶得打，便自步履蹣跚的離開了。

驀在此刻，從另一個方向，奔來兩個人，二人的年紀相差不遠，皆在五十上下，相貌亦頗相似，生得甚是威武勇壯，年長者手裏拎着一根三尺多長的狼牙棒，年小者拿着一把板斧。

二人那裏也不去，直奔三劍客而來，手握狼牙棒的老頭停在五尺之外，聲若鐘鳴的問道：「三位小兄弟可是白吃教的朋友？」

張小仙道：「沒錯，本教主萬能博士張小仙。」

皮蛋接着道：「本總護法馬屁大王皮蛋。」

大笨牛跟着道：「本堂主吹牛大王大笨牛。」

來人倒也痛快，握狼牙棒的人自我介紹道：「老夫馮通，人稱『狼牙棒』，這位是舍弟馮元，綽號『神斧』，合稱『齊魯雙雄』。」

皮蛋掃了二人一眼，道：「是雙雄還是雙兇？」

狼牙棒馮通眼一瞪，說道：「老夫兄弟二人，可是堂堂正正的俠義中人，自然是雙雄。」

大笨牛冷笑道：「兩位眼神不正，傢伙都亮出來了，八成是從好人裏面挑出來的。」

神斧馮元眼一瞪，就要發作，張小仙道：「兩位可是想來認兒子？」

狼牙棒馮通道：「不是。」

皮蛋拍一下自己的胸脯，道：「那是想買藏寶圖的囉？」

神斧馮元道：「眼前還不想買。」

張小仙甚覺納悶，道：「那賢昆仲此來何事？」

狼牙棒馮通道：「好說，我們兄弟是想替一位朋友找場子。」

皮蛋道：「誰？」

馮元道：「飛刀趙勇。」

大笨牛臉一沉，道：「哼，找場子，小心把自己的面子丟掉。」

阿郎道：「那趙子龍何在？」

說曹操曹操就到，此刻的飛刀趙勇十分狼狽，挺着一個大肚子，看上去比一般婦女的雙胞胎還要大一倍，走路頗感吃力，正從祠堂一旁轉出來。

皮蛋道：「恭喜啊，什麽時候生孩子啊？」

大笨牛道：「可能只會放屁，不會生孩子。」

張小仙道：「姓趙的，懷孕的味道如何？」

飛刀趙子龍一臉煞氣，未置一詞。

阿郎一頓之後，繼又說道：「想要解除痛苦，惟一的途徑就是乖乖的將藏寶圖獻出來。」

飛刀趙勇怒道：「老夫早已說過，根本沒有藏寶圖。」

「本教主不信。」

「張教主不信，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呀。」

「姓趙的，我警告你，別以爲本教主奈何不了你，照你眼前的情形看，不出三天，肚子就會爆炸，而且功力已失，毫無生存的機會。」

趙勇聞言暗中試行運氣，眞力果已無法提聚，不由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轉對狼牙棒兄弟，道：「白吃教胡作非爲，目中無人，賢昆仲還不快拿下這三個小惡棍。」

馮通故意掄動一下手中的狼牙棒，帶起一片刺耳的尖嘯之聲，陰惻惻的道：「張教主，請看老夫薄面，替趙兄解了『鬼胎穴』。」

皮蛋道：「你算那棵葱？」

大笨牛道：「你又算那棵蒜？」

張小仙道：「辦不到，除非他交出藏寶圖。」

神斧馮元道：「趙兄說過，他並無藏寶圖。」

阿郎怒容滿面的道：「你不是姓趙的，怎知他身上沒有藏寶圖！」

狼牙棒馮通道：「就算趙兄有藏寶圖，也是人家趙莊主自己的東西，白吃教憑什麽設計陷害，逼人獻圖？」

藏寶圖本來是風塵雙俠的東西，二老已死，理當由阿郎來承繼，同時，奪去藏寶圖的人，亦即殺害雙俠的兇手，罪當必死。

阿郎冷哼一聲，道：「姓趙的自己心裏有數。」

神斧馮元怒冲冲的道：「受人之託，忠人之事，老夫管不到這一段，今日此來純爲拔刀相助，白吃教若肯解了趙兄的『鬼胎穴』，方才罷了，如其不然——」

馮元故意停了下來，阿郎接口說道：「不然你敢怎麽樣？」

狼牙棒馮通欺近二步，道：「休怪老夫兄弟要以老欺小。」

大笨牛道：「老頭別搞錯，應該是以小吃大。」

阿郎道：「兩位如果單單只是爲了替姓趙的找場子，本教主念你們對朋友有義，不想斤斤計較，就請自便吧。」

飛刀趙勇不放過任何可以挑撥的機會，趁機搧風點火道：「兩位馮兄，趙某說過，這小子身上有一張藏寶圖，切勿失之交臂。」

神斧馮元望了他老哥一眼，道：「張小仙，老夫想聽聽娃兒怎麽說？」

阿郎略一尋思，掏出一張藏寶圖來抖一抖，道：「趙子龍的這句話倒不假。」

狼牙棒馮通見圖眼開，猛一個大跨步伸手就想搶，阿郎已收起來，冷冰冰的說道：「這東西很值錢，是要賣的，別碰壞了。」

神斧馮元接着道：「你打算賣多少銀子？」

阿郎笑應道：「不多，三萬兩就可以了。」

馮通道：「可惜老夫兄弟是個窮光蛋，買不起。」

皮蛋道：「買不起交換也成。」

馮元道：「拿什麽交換？」

大笨牛說道：「就是以圖換圖的意思啦。」

馮通道：「老夫兄弟也無圖可換。」

阿郎不悅道：「沒銀子又無圖可換，兩位到一邊涼快去吧。」

馮元的大斧劃出一條美妙的弧綫，斜舉肩頭，作勢欲發，道：「既然來了，馮某不想空手而回。」

皮蛋舞動一下拳頭，道：「兩位可是想以武力硬搶？」

馮通將牙一咬，說道：「就是這個意思！」

狼牙棒挾風帶雷，快如閃電，猛往阿郎身上招呼。

馮元的動作也不慢，大板斧舞得虎虎生風，左砍右劈，力可斷石開碑。

「殺！」

「殺！」

「殺！」

三劍客一條心，同聲一吼，疾迎而上，張小仙單挑哥哥馮通，皮蛋、大笨牛合戰弟弟馮元。

好個少年英雄張小仙，巧施「迷踪步」，馮通棒到人杳，正感驚愕駭異間，忽見白影一飄，狼牙棒竟莫名其妙的爲「細仙索」所縛，馮通大驚，左掌全力發招，正合了阿郎的意，不退反進，「風雲色變」，賞了他一記大悲掌。

「撒手！」

蓬！一聲，連馮通自己都感到窩囊，總共才過了兩招，狼牙棒脫手的同時，人也蹬！蹬！蹬！的被阿郎的大悲掌震退五六步，小仙接踵而上，輕巧無匹的點了他的厤穴，泥塑木雕般地站在那裏，宛若一具殭屍。

強將手下無弱兵，今日的皮蛋、大笨牛已具備一流的身手，二人默契又好，將馮元戲耍了個不亦樂乎。

大板斧重達十餘斤，刄長尺二，是一件兇狠霸道的兵器，只要被它砍實，不死也非得重傷不可，皮蛋、大笨牛當然不敢正面硬拚，藉着「迷踪步」的絕妙身法，再配合各種暗器，跟他打游擊戰。

「看打！」

皮蛋打出一把霸王釘，馮元剛剛掃落塵埃，又聽到大笨牛喊：「打！」却是虛聲恫嚇，趁馮元不知暗器來自何方詫愕間，大笨牛已跳上他的肩膀。

本想將他按倒在地，再「卡馬！卡馬！」一番，沒想到馮元是一條大蠻牛，不顧自身的危險，掄起斧頭朝自己頭頂砍上去。

「我的媽呀，這條老狗好兇！」

大笨牛嚇得魂不附體，彈身往後跳，馮元倒了八輩子的霉，沒砍到大笨牛，却砍到他自己的背，砍出一條五寸長，三四分深的血口子，這還是警覺有異，手收得快，不然那還有命在。

「哎唷！痛死我也！」

禍不單行，皮蛋趁虛而入，在他的私處又踢了一脚。

大笨牛得理不饒人，再補一記「天地同悲」，馮元當即跌跌撞撞的退下去。

皮蛋打得性起，欲罷不能，本待攻一招「佛光普照」，將馮老二擺倒，阿郎却適時點了他的厤穴，恰巧與馮老大並排站在一起了。

將狼牙棒掛回到馮通的肩上，阿郎說道：「我說過，除非十惡不赦之徒，我們不打加一。」

皮蛋道：「這樣未免太便宜這兩條老狗啦，頂多六六。」

大笨牛抗議道：「我看只有三三，太不過癮啦。」

阿郎笑道：「節目才開始，當然不會如此單調乏味。」

皮蛋喜道：「又要打活靶啦？」

張小仙道：「不是。」

大笨牛道：「那是來『卡馬』、『卡馬！』？」

張小仙道：「也不是。」

二人同聲道：「到底要如何消遣這兩條狗，別賣關子嘛。」

阿郎道：「這兩個老小子，自己草包一個，偏偏還喜歡逞強管閑事，想在他們的臉上留個紀念。」

皮蛋鼓掌道：「刺字是不是？好極了，刺什麽？」

小仙道：「給馮通刺一條『自作自受』吧。」

大笨牛道：「馮老二呢？」

阿郎道：「『自尋煩惱』！」

二人同聲道：「刺那裏？」

小仙道：「臉上好了，這樣不易遮蓋，大家可以有目共睹。」

大笨牛道：「妙！妙！這兩個老小子不自量力來找塲子，果然丟了面子，活該，我來刺哥哥。」

皮蛋道：「我來刺弟弟。」

即說即做，毫不拖泥帶水，以霸王釘當刺針，前此刺丁火山的墨條還沒有用完，大笨牛駕輕就熟，兩三下便刺好了，吐一口口水，磨一下墨，擦乾淨之後，立刻在馮通的臉上現出左「自作」，右「自受」四個字來。

神斧馮元的臉上則是左「自尋」，右「煩惱」四字。

阿郎煞有介事的親自檢查一遍，稍作修補後，滿意的笑笑道：「齊魯雙雄本來默默無聞，這下一定可以名揚天下，日後要是賺了大錢，可別忘了付廣告費。」

語音一頓，接着又說：「兩位的厤穴半個時辰之後便可自解，最好是回山東修身養性去吧。」

馮通昆仲厤穴被制，雖然身不能動，口却可以言，但他二人出師不利，三拳兩脚便栽在三個小毛頭的手裏，可謂丟盡了自己的顏面，實在羞於啓齒，始終怒目而視，不發一言。

飛刀趙勇嚇傻了眼，竟然忘記逃走。

阿郎上前說道：「姓趙的，該想通了吧？」

趙勇此刻的肚子又增大不少，狀如飽餐之後的大水牛，大笨牛敲打了一下，道：「趙子龍，識時務者爲俊傑，任你七十二變，也變不出我們老大的手掌心，交出藏寶圖，放幾個屁就好啦。」

飛刀趙勇早有成竹在胸，道：「明日此時，老夫願在臥龍莊候駕。」

張小仙道：「此時作個了斷豈不更好嗎？」

飛刀趙勇說道：「此非其時，亦非其地。」

張小仙跟皮蛋、大笨牛互換一道眼神，道：「乾脆咱們一起走吧。」

趙勇稍作沉吟後，道：「也好！」

× × ×

事情就這樣決定，返回丐帮總舵，取回訂做的飛刀、袖箭、霸王釘，第二天一早，特別爲飛刀趙勇僱了一輛馬車，阿郎、多多、皮蛋、大笨牛，依依不捨的別過老蓋仙洪五爺，與八臂神猿司徒雷，直放開封而去。

臥龍莊在開封城西不遠，一路策馬緊趕，當日黃昏之前便順利抵達。

一入莊門，馬上便感覺到氣氛不對，處處有死屍，處處都有鮮血，橫七豎八的，倒下去的人少說也有十幾二十個。

聽到馬車聲，從屋子裏衝出一個白髮蒼蒼的老頭來，一見到趙勇，叫了一聲：「莊主！」便老淚滂沱，泣不成聲。

飛刀趙勇道：「馬總管，究竟發生什麽事了？」

白髮老頭總管抹了一把淚水，道：「臥龍莊遭了別人的襲擊。」

趙勇說道：「是什麽人胆敢來本莊撒野？」

馬總管道：「駝背叟、丁老二、雷天宇、錢四海、馮通、馮元等不下數十人之衆。」

多多一聽說父親錢四海也有份，芳心不由一沉，趙勇道：「那馮通、馮元兄弟也敢來臥龍莊肆虐？」

阿郎冷然一哂道：「爲了爭名奪利，父子尚可反目，朋友又算得了什麽。」

趙勇跺一跺脚，道：「他們爲何要血洗本莊？」

馬總管道：「據說是爲了——」

目注趙莊主，他沒有敢說下去。

張小仙道：「爲了藏寶圖，對不對？一定是鄭州祠堂前廣塲有人窺視，或者是馮家昆仲走露了消息，這些魔頭十之八九是釘白吃教的梢，臨時變卦跑來臥龍莊，想捷足先登。」

馬總管道：「這位小友言之不差，他們正是爲藏寶圖而來，莊內各處皆被人翻箱倒笈，搜了個遍。」

多多說道：「藏寶圖有沒有被他們得去？」

馬總管搖頭道：「對藏寶圖的事老夫一無所知。」

飛刀趙勇審視一下院內的死屍，道：「有些人並非本莊之人，是否他們自己也在互相殘殺？」

皮蛋道：「這還用問，爲了爭奪藏寶圖，必然互不相讓，死傷纍纍。」

飛刀趙勇說道：「夫人、公子與小姐呢？」

馬總管戚然道：「夫人、小姐安然無恙，兩位公子一死一傷，已送往別處。」

趙勇瞧見了自己的兒子，就死在石階之上，不禁悲從中來，伏屍痛哭不已。

大笨牛上去拍拍他的屁股，道：「趙子龍，拿出長板坡救阿斗的精神來，要節哀順變哪，這樣哭哭啼啼的，你的肚子會大得更快。」

喪子之痛，痛不欲生，趙勇那裏能聽得進去，淚流滿面的問馬總管：「是誰殺死公子的？」

馬總管道：「混戰之中，不甚明確，可能是駝背叟。」

趙勇咬牙切齒的道：「不管是誰，老夫一定要他血債血還。」

阿郎道：「先談談我們的事吧，復仇之事容後再議。」

飛刀趙勇起身站起，感慨萬千的道：「懷璧招災，這話一點不假，老夫此刻已看破一切，不錯，趙某的確爭得四份之一藏寶圖。」

阿郎的神色一緊，眸中殺機隱現的說道：「當時的詳情如何，希望你能交代清楚？」

飛刀趙勇的肚皮仍在繼續膨脹中，像是一隻灌滿風的汽球，或是立在地上的大鐘，連說話都感到吃力，喘着氣道：「老夫得到消息，天竺聖僧哈里巴的藏寶圖爲風塵雙俠所得，於是便潛入七里坡張家，最初的打算是準備偷竊。」

張小仙面無表情的，說道：「得手沒有？」

飛刀趙勇黯然道：「藏寶圖是找到了，同時也被風塵雙俠發現。」

「因而，雙方便打了起來？」

「那時並未動手，趙某一得到圖，便奪門而去，風塵雙俠在後面追，在一處山坡上卒被雙俠追上，奪去藏寶圖不算，老夫還挨了一頓揍。」

「哼，活該，憑二老的功夫，你當然只有挨揍的份兒，後來又怎樣？」

「正當此時，突然又不期然的出現三個人。」

「什麽人？」

「不知道，當時連趙某在內，四個人皆面幪黑巾，身份來歷不明。」

「莫非衣著身材方面，一點特徵也沒有？」

「一個身穿袈裟。」

皮蛋道：「這是少林寺的掌門人悟悲老烏龜，他死得一點也不寃。」

飛刀趙勇道：「另一人身材甚是低矮，穿着一件寬大的皂袍。」

多多道：「是那一位？武林中矮冬瓜不太多。」

趙勇道：「老夫也是這樣想，可是怎麽也想不起武林中那一位矮仔，具有第一流的絕佳身手。」

大笨牛說道：「還有一人是個什麽德性？」

飛刀趙勇道：「身材瘦高，穿一身黑衣。」

多多道：「衣服的顏色隨時可以改變，不足爲憑。」

皮蛋道：「瘦高的人到處都是，何異海底撈針。」

大笨牛道：「奶奶的，難啊難啊！」

阿郎道：「這三個人可是一夥的，彼此結伴而來！」

趙勇道：「不！他們似乎只是不期而遇，分從三個方向撲到。」

「就這樣，在那一道長坡之上，爲了爭奪藏寶圖，展開一場驚天動地的生死之搏？」

（未完・十二）



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狄飛虹無意中遇到玉簫公子任迷花，玉簫莊主任弦高一支無敵玉簫名滿武林同道，但冷面無情；亦不顧招惹他們父子，按任迷花的身手，還敵不過祝京娘，只因他提及女純陽，就不得不追問下去，知道女純陽已離洛陽轉到太原下馬街新寺，只好改變行程，沿途留下記號，使覃小蝶等人能夠跟上來，路上只聽到謠傳黃蜂殺手橫行江湖，武林正義人士被滅門或殺害已達數十起之多……覃小蝶沿途跟上來，被不明眞相的少林派、丐幫、太原金府截擊，經過解釋、動武，稍釋他們的疑竇，按記號來到峽谷，發現狄飛虹等三具假人，知道中計……

迷途失聯絡　奇遇各不同

覃小蝶哼了一聲道：「好狠，看來不置咱們於死地他們是不會罷休的，咱們快點貼身石壁，更要小心賊人投擲火器。」

她語音甫落，忽然轟的一聲，同時响起兩記尖叫。

糟，莫非有人被石塊擊中？

覃小蝶急忙向尖叫之處一瞥，她雖是沉穩如山，也不禁聳然動容。

敢情適才她叫五衛四婢貼身石壁，司棋衝得急了一點，竟將石壁撞出一個大洞，如畫遭了池魚之殃，兩人一起跌進洞去。

覃小蝶探頭一瞧，只見紅光耀眼，寶氣氤氳，是一個奇詭莫測的洞府。

「這當眞是一飲一啄，莫非前定，看來賊人是枉費心機了。」她感慨的嘆息一聲，便舉步跨入洞內。

既有寶洞藏身，自然不會害怕烈火與落石，惟一要緊的是洞口，因而吩咐五鐵衛小心守禦。

她帶着四婢向洞內深入，發覺洞徑交叉，密如蛛網，此等現象實在怪異以極。

其實覃小蝶滿腹經綸，涉獵極廣，她已瞧出這看似錯綜複雜的洞徑，實是整齊有緻，按一定的方位而排列的。

上古時代黃河出現背負圖形的龍馬，是爲河圖。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故伏羲氏依據河圖而製八卦。

依河圖佈局，以方位來說，人面對南方而立，故上方是南屬火，下方是北屬水，左方是東屬木，右方是西屬金，中央則屬土。

所以河圖不僅具有八卦之變化，也有五行之生尅，其中風雲變幻，吉凶莫測，是一門窮天地之奧秘，寓萬物之窮通的玄學至理。別看它們靜若止水，其中却暗含無窮的殺機。

覃小蝶端詳半晌，才回頭對跟在身後的四婢道：「這些道路是河圖，八卦，五行的綜合體，其中玄奥莫測，危機四佈，妳們守在這裏，待我過去瞧瞧。」

司棋道：「小姐，旣然如此兇險，何必故蹈危機！」

覃小蝶道：「這幅河圖必然是某一前輩高人所佈置，此處地勢荒凉，山洞又這般隱僻，他却在這兒佈置如此一個玄奇莫測的圖案，我想他必有深意，咱們旣然有緣來到這裏，不進去瞧瞧豈不可惜。」

拂琴道：「小姐，小婢跟妳進去。」

覃小蝶道：「好，妳跟着我的脚步走，不能有絲毫錯誤。」

她踏入洞徑，步步爲營，有時思索半晌，才又踏出一步。

這看似十分平靜，直徑不過百尺的洞徑，她們却在其中兜來轉去，費了將近一個時辰，才能走出陣圖，到達一處別有洞天的所在。當然，這主婢二人必有一番奇遇。

×　　×　　×

「大哥，咱們還要待下去？」

問話的是羅蘭，她與狄飛虹及祝京娘來到石門已經二十多天，如果覃小蝶是走這條路，她早就應該到了，莫非他們沒有瞧到暗號而去了洛陽，還是在途中發生了意外？不管怎麼說，他們都不能在石門待下去了，於是狄飛虹咳了一聲道：「好吧，咱們明早上道。」

羅蘭道：「往回頭走？」

狄飛虹道：「不，往回走不見得就能遇到他們，如果去洛陽，經太原南下，途程也差不了多少。」

次日一早，他們就聯騎西行，經獲鹿直奔井陘，再向太行山區的娘子關奔去。

當年唐高祖的女兒平陽公主，曾經率領娘子軍駐守此地因而得名。

娘子關是太行山的險關之一，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狄飛虹原想只在這裏打個尖的，誰知却被牆壁上繪的一隻黃蜂而改變了他的主意。

「蘭妹！妳瞧。」

「啊，黃蜂谷的暗號？」

「是的，他指向南方……」

「你認為是覃小蝶？她怎會在咱們的前面？」

「也許是她，也許是其他的黃蜂門下，不管是誰，咱們既然發現了，就不能不管。」

於是他們匆匆打了一個尖，就按暗號所示的方位向南方馳去。

在娘子關之南是棉山，春秋時代介子推隱居於此，山麓建有介子推祠。

棉山也是屬於太行山脈，其中層巖疊翠，孤峯插天，古松盤鬱，幽僻絕塵，的確是一個絕佳的息隱之處。

然而此時的介子推祠前，却刀槍耀眼，瀰漫着一股駭人的殺機。

祠前立着三人，中間的身材高大，長像威猛，手持帶把長刀，足有八尺出頭，他身着紅色背心，可能是這一夥的領袖人物。

他左右立着兩名穿着藍色背心的中年漢子，一個使鞭，一個用刀。

這三人的身後是四名着白背心，及二十名着黑背心的，由他們所着的背心推想，這般人必然是天慾教的魔徒。

面對魔教的只有三個人，他們正是狄飛虹及羅蘭主婢，除了天慾教徒，沒有發現任何一個黃蜂弟子，狄飛虹知道這是一個陷阱，但他並沒有放在心上。

「你們是天慾教的？」

「不錯，本座正是九馬堂主牛犇。」

「盜用黃蜂谷的暗號，將在下誘來此地，也是貴教的傑作了？」

「對，不過咱們並無惡意。」

「那你們是好意了，說說看。」

「咱們教主對狄大俠頗為欣賞，希望你加入本教，共圖霸業。」

「這我就不懂了，貴教主既是欣賞在下，為什麼派人假扮黃蜂殺手，殘害武林同道，陷在下於不義？」

「這沒有什麼，圖大事者不拘小節，為了要狄大俠投効本教，不得不用一點手段。」

「貴教血洗金甲山莊，嫁禍在下，也是同樣的理由了？」

「對不起，狄大俠，有些事我不能回答，要不你去問教主，他會告訴你的，現在跟我走吧。」

「跟你走？不，還是你跟我走吧。」

「我為什麼跟你走？」

「要你當着天下武林同道作個見證，揭穿天慾魔教為禍江湖的陰謀。」

「姓狄的，你太不知好歹了，我最後問你一句，你到底跟不跟咱們走？」

「叫你們教主來吧，要請狄某，憑你牛堂主的份量還差了一點。」

「姓狄的，別給臉不要臉，你除了跟咱們走別無選擇。」

「是麼，就憑你們這般牛鬼蛇神也想對在下用強？」

「好吧，你既是不見棺材不掉淚，那就怨不得咱們了，你們兩人上。」

他叫身旁穿藍背心的上，這兩人名列天慾八將，一名俞遼，一名封饒，都有一身不凡的功力。

俞遼使用吳鈎劍，封饒善用判官筆，他們分明瞧見狄飛虹手無寸鐵，仍然筆劍交輝，由兩側猛攻過來。

不待狄飛虹出手，羅蘭已經攔住了俞遼，她自從跟祝京娘苦練玉府劍法之後，已然功力大進，再也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了，天慾八將雖是魔教中的高手，仍然被她佔到上風。

封饒被祝京娘截住，一上手便是一場兇狠的搏殺。

玉府劍法除了快如閃電，就是不以常理出招，它能在不可能的部位，不可能的時間，及不可能的距離出招，因而辛辣狠毒，陰損異常，這就是毒沙門不能列入名門正派的原因。

封饒浸淫判官筆近二十年，功力已達爐火純青的境界，他以為用他對付一個女孩子，實在是大材小用，所以打算三招兩式就將對方收拾下來。

待他一連攻出三招都是無功而退，他才知道遇到了高人，但已濕手抓麪，再也甩它不脫了。

無論他的判官筆如何兇猛，只要祝京娘一劍攻出，他必須收招自保，因為祝姑娘的長劍每次都是後發先至，判官筆僅僅攻出一半，森森劍氣已經逼近他的咽喉，除了避讓，他還能有什麼選擇？

最後終於被他找到一個絕佳的機會，因為他轉到了祝京娘的身後，對方的攻勢成了死角，這個機會他怎能放過？

於是他提足全身功力，雙筆齊吐，猛向祝京娘的後胸扎去。

他認為這是不再良機，却想不到雙筆剛剛扎出，胸前忽然傳來一陣劇痛，雙筆把持不住，噹的一聲掉了下來。

他不明白這是為甚麼，不由以一對驚悸的目光，向他的胸前瞧去。

現在他明白了，因為他的胸口正釘着一柄長劍，他雙唇微動，似乎想問祝京娘為甚麼會在背轉身子之時，使出一劍穿心，但他一個字都未說出，便仰面栽倒下去了。

祝京娘除掉了封饒，羅蘭也立下了戰功，她的玉府劍法不够洗練，有時會以劍作刀，來一記威猛絕倫刀法，俞遼就是這麼丟掉生命的。

天慾八將是高人，如若放之江湖，每一個都可能是一方霸主，如今俞封二人竟喪生在兩位名不見經傳的少女之手，牛犇怎能不大吃一驚。

他伸手向後一招，身着黑白背心的天慾教徒，便像流水一般湧了過來，除了狄飛虹門九馬堂主牛犇，羅蘭主婢就處於驚濤駭浪之中了。

敵人太多，有殺不勝殺之勢，加上女孩子內力較弱，時間一久，難免不有所閃失。

祝京娘想到了這些，因而對羅蘭道：「小姐，咱們不必浪費精力，不如償他們一把沙子，妳看可好？」

羅蘭道：「好主意。」

於是，這雙主婢各洒出了一把沙子。

毒沙門配製的毒沙，毒性異常劇烈，中毒者除非立即服用獨門解藥，任是何等功力之人，最多只能活過一個時辰。

這般天慾教徒，做夢也想不到黃蜂谷竟有毒沙門人，在兩把毒沙高揚之下立時鬼哭狼嚎，哀聲四起，魔徒紛紛仆倒，慘烈之狀令人不忍卒覩。

狄飛虹見狀一呆，牛犇却借機向山林亡命的逃去，沒有被毒沙擊中的魔徒也逃進叢林，除了他們三個，再也找不到一個活人了。

狄飛虹嘆息一聲道：「太慘了，上天有好生之德，如非必要，千萬不要使用毒沙……」

羅蘭櫻唇一噘道：「當然是有必要了，他們人數那麼多，除了用沙子咱們還能有甚麼辦法？」

狄飛虹又問道：「京娘，妳帶有解藥吧？」

祝京娘道：「有，但為數不多。」

狄飛虹道：「有多少用多少，用完了以後再配。」

被毒沙所傷的共有一十七個，內中兩人傷重死亡，其餘十五人均被救活。

狄飛虹詢問一名身着白背心的道：「朋友貴姓？」

穿白背心的道：「在下吳成，狄大俠有甚麼吩咐？」

狄飛虹道：「你可知道貴教偽扮黃蜂殺手，殘害武林同道，以及血洗金甲山莊，嫁禍黃蜂谷之事麼？」

吳成道：「在下地位卑下，在敝教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縱然真有此事，在下也未曾耳聞。」

狄飛虹知道他所言屬實，只叫他們埋掉死者，就一律放他們離去。

羅蘭向天色瞧了一眼，道：「大哥，咱們只怕趕不回娘子關了，怎麼辦？」

狄飛虹道：「不要緊，介子推祠有人住持，咱們可以借住一宿。」

他語音甫落，介子推祠內忽然魚貫走出一十四人，領頭的是一名豹頭環眼，長像威猛的青衫中年大漢，緊靠他身後的是一位風姿可人的姑娘，正是金甲山莊的遺孤龍飄兒。

另外十二名大漢，一律背負長劍，面目冷肅，由他們銳利的眼神推斷，幾乎每一個都是劍道高手。

瞧到龍飄兒，狄飛虹知道麻煩又來了，他雖是心頭坦蕩，毫無畏懼之意，但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却由我而死，對龍飄兒難免存有幾分歉意。

一聲冷哼，龍飄兒怒叱道：「姓狄的，金甲山莊十幾條人命，你該怎麼說？」

狄飛虹道：「貴莊全體遭難，在下也十分難過，但請姑娘相信，决非黃蜂谷所為。」

龍飄兒顯然會經目覩狄飛虹適才迫問天慾教之事，知道黃蜂谷可能被人嫁禍！因而並未一口咬定金甲山莊的血案是黃蜂谷所為，但她仍然哼了一聲道：「不論本莊的血案是不是你做的，你都推卸不了責任。」

狄高虹道：「龍姑娘請放心，狄某當盡力追查真兇，還姑娘一個公道。」

青衫大漢道：「咱們不願將你當做真兇，也不想將你當做屠殺全家的仇人，祇不過如非你找上金甲山莊，龍氏一門就不會遭到如此慘烈的橫禍，所以你仍然是咱們勢難兩立的仇家，出招吧，姓狄的，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狄飛虹道：「閣下與金甲山莊是甚麼關係？」

青衫大漢道：「在下龍鏢客，是金甲山莊的大少莊主。」

羅蘭雙拳一抱道：「原來是龍大俠，久仰，小妹有幾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龍鏢客冷冷道：「我知道妳是定遠侯的千金，也是毒沙門的高人，不過咱們河井不犯，希望妳不要淌這趟混水。」

羅蘭道：「你錯了，龍大俠，到金甲山莊我也有份，要說淌混水，我早巳泡進水裏去了，好漢作事好漢當，我不想規避責任，再說，這分明是天慾教的陰謀，他想讓咱們互相仇殺，坐收漁人之利，龍大俠，你是聰明人，千萬不要中了他們的毒計。」

龍鏢客道：「好，那妳說，你們千里迢迢的跑到金甲山莊，究竟為了甚麼？」

狄飛虹道：「令妹龍飄兒名滿武林，咱們只是慕名求見。」

龍鏢客哈哈一陣狂笑道：「姓狄的，你沒有說過謊吧？」

狄飛虹道：「在下的確從不說謊。」

龍鏢客道：「這就對了，由閣下笨拙的謊言推想，就知道你不善說謊，出招吧，咱們不必再浪費時間了。」

龍飄兒道：「大哥，讓我先上。」

龍鏢客道：「好吧。」

祝京娘見龍飄兒出場，即向狄飛虹道：「公子，讓小婢去會會她。」

狄飛虹道：「此女輕功絕世，掌法快如閃電，妳要多加小心。」

祝京娘道：「小婢明白。」

她迎上龍飄兒，雙拳一抱道：「祝京娘候教，姑娘請。」

龍飄兒道：「咱們與貴門素無恩怨，祝姑娘何苦代人受過？退回去吧，我不想難為妳。」

祝京娘道：「這就難了，我是狄公子羅小姐的丫頭，既已請命出戰，怎能不戰而回？」

龍飄兒一怔道：「甚麼，妳不是毒沙門的麼？」

祝京娘道：「妳沒有說錯，我的確是毒沙門的，但誰規定毒沙門不能跟人當丫頭的？」

龍飄兒道：「妳既然執意如此，我只好得罪了。」

語音一落，纖掌急吐，但見千重掌影，一起向祝京娘罩來。

千手摘花掌法，是一種奇絕千古，威力無匹的掌法，再配以絕世輕功，放眼天下，能够逃過她的掌下的，只有狄飛虹一個。

祝京娘雖是功力不弱，畢竟年歲太輕，因而在龍飄兒一輪快攻之下，竟連續被擊中三掌，如非龍飄兒手下留情，她只怕巳經趴在地上了。

龍飄兒後退幾步，道：「對不起，祝姑娘，我一時收手不及——」

祝京娘道：「龍姑娘果然高明，佩服，佩服。」

她的失敗，早在狄飛虹的意料之中，因而他毫不在意的步入場中道：「身形動如脫兔，掌出萬雷齊鳴，龍姑娘武功之高，又叫狄某開了一次眼界。」

龍飄兒撇撇嘴道：「少跟本姑娘耍嘴

皮子，如果你害怕，讓你先出手就是。」

狄飛虹道：「姑娘武功太高，狄某自認不敵，咱們不必再比了。」

龍飄兒怒叱道：「你太狂了，姓狄的，咱們今日之戰，除死方休，接招。」

話落招出，但一吐即收，並以她獨步武林的輕功，及穿花蝴蝶的美妙身法，在狄飛虹的週圍遊走起來。

她的掌力無法穿過狄飛虹的護身罡氣，但她以過人的輕功跟他比長力，找破綻，只要被她抓到一點機會，她必會予以致命的一擊。

狄飛虹明白她的心意，如是當眞就這麽比下去，龍飄兒必然會精疲力盡，縱然不致當場死亡，也會身負重傷，這對一個生性高傲，輸不起的人來說，將是一項十分沉重的打擊。

於是他以蟻語傳音對龍鏢客道：「換囘令妹吧，龍大俠，這樣的打法對她頗爲不利。」

龍鏢客原是與龍飄兒存着一樣的心理，及聽到狄飛虹的蟻語傳音，他不只是大吃一驚，而且像熱石上的螞蟻，急得走投無路。

狄飛虹能在一個輕功絕世的高手不斷攻擊之下，從容不迫，若無其事的施展蟻語傳音，其功力之高，已達深不可測的境界，龍飄兒縱然累死，也休想奈何於他。

那麽龍鏢客就該聽從狄飛虹的建議，下場換囘龍飄兒了。

但龍飄兒驕狂任性，卒生從不服人，在金甲山莊她是女王，除了她爹，誰的話她也不聽。龍鏢客知道她的　，在她沒有躺下之前，沒有人能夠讓她停止搏鬥。

要不，只有一個解決的辦法，那就是打贏狄飛虹他們三人，按人數，龍家是佔了絕對的優勢，可是他們瞧到天慾教的下場，人數再多也擋不住毒沙一擊。

龍鏢客是一個少年豪俠，平日叱咤風雲，當得是無往不利，如今面對這麽一個尷尬的情況，他竟然束手無策。

狄飛虹想不明白龍鏢客爲甚麽不聽他的忠告，他可沒有耐心再纏鬥下去，於是他口中一聲清叱，左手一記降龍神抓，以電石火的速度，扣上龍飄兒的右腕，他只是一扣就鬆了手，並飄身倒退八尺。

「姑娘好功力，不過今日時間過晚，他日有暇當再向龍姑娘討教。」說話的是狄飛虹，語音一落，逕由林中牽出馬匹，帶着羅蘭主婢，乘夜色向娘子關馳去。

狄飛虹走了，沒有人再對他留難。

他們功力卓絕，威懾兩派，又有誰還敢留難？

這麽說只是常理，但有些事是不能以常理來論斷的。

就拿龍飄兒來說吧，她是輸給狄飛虹了，但她的大哥龍鏢客沒有輸，何況他們還有崑崙十二劍客，每一個都是千錘百煉，身負絕學的高手，這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實力，在任何情況之下都足可一戰。

再說龍飄兒有一個不服輸的性格，只要還有三寸氣在，她就得將這三寸氣拚完爲止。

今天就有點怪了，當狄飛虹離去之際，她竟然沒有絲毫拚鬥的意圖，只是目送神馳，直到他們在夜幕中逐漸消失。

「小妹：妳怎麽啦？」龍鏢客見她神色有異，因而關心的詢問。

「我很好，咳，大哥，你爲甚麽不留他下來！」

「妳是說留下狄飛虹？此人功力卓絕，就算咱們的師父出手，不見得就能將他留下，何況他還有兩位毒沙門的帮手。」

「這個——大哥，咱們走。」

「去那兒？」

「娘子關。」

「這麽晚了？」

「怕甚麽，他能去，咱們爲甚麽不能去？」

「好吧。」

×　×　×

這兒是一座吊橋，下臨百丈，水流急湍，如若摔落其中，生還的機會必然十分渺茫。

狄飛虹日間曾經走過這座危橋，他們是分三次牽着馬匹過去的，現在也是一樣，祝京娘牽馬先過，待她到達彼岸，羅蘭才牽馬上橋。

最後輪到狄飛虹了，他剛剛走到一半，忽然脚下一虛，連人帶馬便一起向百丈下的絕澗中栽去。

他聽到羅蘭主婢的驚呼，也聽到墜澗馬兒的哀鳴，他空負一身絕學却無力自救，就這麽一頭鑽進澗水裏去了。

所幸澗水頗深，不至撞到甚麽，他又運集了全身功力，要死也不太容易。

只是下墜的衝力過大，他雖然沒有暈死過去，腦筋却有點沉重的感覺，更可怕的是水流湍急，快愈奔馬，他雖是全力掙扎，仍然隨波逐流，一瀉千里，被流水冲了下去。

當他筋疲力盡之時，他又撞到了一塊巨石，在「轟」的一聲之後，他就失去知覺了。

不知過了多久，他終於醒來了，第一個感覺是急浪拍岸，濺起的水花會時常洒到他的身上。

他記起了橋斷落水的經過，看來他雖是倖逃一死，却仍在這絕澗急流之中。

不論所處的環境如何，最要緊的還是自己的身體，只要不傷不殘，功力仍在，總會想法子逃出去的，於是他雙目一闔，就在原地運起功來。

運功三週天之後，他發覺功力依舊，身體也沒有任何損傷，這是値得安慰的，但當他縱目打量所處環境之後，不由倒吸一口寒氣。

他存身之處是一個縱橫不足三丈的沙灘，除此之外，就是猿猱難渡的巉崖削壁了，脚前是一團漩流，它那速度如萬馬奔騰，不是人力所能拒抗的，但那漩流的力道，却能將水中之物抛向這小小的沙灘，造物者之神奇，每能令人驚訝不已。

沙灘之上除了他這個活人，還有兩具枯骨，想來必然是以往的落難者，那麽，他的未來，豈不也是這般下場！

他並不怕死，只是這種死法有點匪夷所思而已。

枯骨之旁還有一些銀兩，及兩柄寶劍，可見這兩人都是武林人物。

既是身負武功，爲甚麽不設法逃出絕地？就算隨波逐流而去，也許能夠找到一

點生機。

莫非他們無法脫出這一漩流，仍舊被抛囘沙灘之上？

那萬馬奔騰的力道，旣非人力所能拒抗，縱使身具登萍渡水的輕功，也難以勝過那強大的漩流。這樣看來他只有像兩人一樣在沙灘之上等死了。

此時他發現左側山壁高約三丈之處，有一塊突出的巨石，但突發奇想，認爲躍上那塊巨石，借它的高度往下飛躍，也許能够脫出漩流之外，如是一躍成功，至少不必在此地等死了。

想到這裏，他不再遲疑，提足功力，一飛冲天，向那塊巨石之上躍去。

三丈高矮自然難他不倒，很輕易的便已立身巨石之上，但他身形剛剛立穩，神色竟然一呆。

莫非由此地飛身下躍，依然無法脫出漩流之外？

不，他只是瞧到一個山洞而已。

山洞到處都有，算不得怎樣出奇。如若那洞口之上還有題字，這就不得不使他大感訝異了。

洞口上方的確有四個擘窠大字「一劍神府」，字跡蒼勁有力，却不甚整齊，似是以金鋼指力等類似的功夫所寫而成。

這座一劍神府之內，必有潛修之絕世高人，那麽他不只是絕處逢生，只怕還要因禍得福，他心頭一陣喜悅，那還理會能不能躍出漩渦。

洞口是用石塊堵着的，微運內力便將石塊移開。

及運目向裏面一瞥，原來只是一個天然石窟，並沒有人工整修的跡象，他感到有些失望，但却被一具骷髏所吸引。

洞內光綫黯淡，藉洞口的陽光始能瞧出裏面的景物，那骷髏盤膝坐在山洞的底部，面前一塊方石之上擺着一書一劍。

他必然是一位前輩高人了，爲了好奇，爲了知道他是何許人物，狄飛虹忍不住一股想瞧瞧那本書的衝動。

於是他跨進山洞，緩緩向那具骷髏走去。

在骷髏三步之前，他抱拳長長一揖，道：「晚輩狄飛虹誤撞寶洞，有緣拜識前輩，想見識一下前輩所留的書劍，敬請原諒。」

禱告完畢，目光便落在書本之上，封面是四個褪了色的金字「紫河眞解」。

紫河在綏遠省和林格爾縣之南，相傳四百年前該地出現一名苦行高僧，他雖是濟世救人，廣結善緣，却無人知道他的法號，也沒有人知道他會武功。

待他圓寂之後，人們才在他的身上發現一柄短劍，及一本武學秘笈「紫河眞解」，後來這兩件東西流入江湖，曾爲江湖帶來延綿百年的動亂。

傳說眞解之中載有三種武功，紫河神功，擒拿，及劍道，習得其中任何一項，均可縱橫天下，獨霸武林。

但在百年以前，這本是人們夢寐以求武林寶典忽然失傳，沒有人習得它的武功，也無人知道寶典的下落，狄飛虹却於無意間發現，豈非異數。

他拿起紫河眞解，又發現石塊之上還有字跡，及抹掉石上的積塵，瞧出字跡仍是以類似金鋼指力寫的，只是字跡深淺不一，顯示這位留言的前輩，必已遇到極大的困難。

石上是這樣寫着的：「余中毒採藥，不幸墜入漩渦，本擬以石菌爲食，可延生命，待神功劍道大成，自可逼出奇毒，飛昇崖頂，可惜陰陽難調，終致逆血攻心，此乃天意，非人力所能挽囘也，謹留書劍，以贈有緣，天涯一劍陳一化留，甲申仲春。」

狄飛虹聽人說過，五十年前，江湖上曾出現一位絕頂高人，他就是天涯一劍陳一化，由於他嫉惡如仇，黑白兩道只要犯到他的手上必然難以倖免，想不到這一代奇俠，竟落得這般下場。

憑弔前人，再想想自己，已經陷身絕地的狄飛虹，還能有生出此間的希望？

前途雖是一片灰黯，狄飛虹可不願喪失他的鬥志，石上留言石菌可以維持生命，他必須先找到這救命的食物。

其實滿洞都是石菌，還飄着一股淡淡的清香，祇因他一開始就被天涯一劍的遺體所吸引，再加上洞內光綫太暗，所以沒有發現，此時目力已能適應，再一注意，這才知道洞壁之上遍佈荷花般的石菌。

吃的問題不必發愁，他就把全部心力用在武學之上，江湖風雲險惡，他放心不下覃小蝶，必須儘快離開這塊絕地。

人吃了東西總得排泄，那塊沙灘倒是理想得很，次日凌晨他到達沙灘之上，他的神色忽然一呆。

那是羅蘭，她的服裝狄飛虹一眼便能瞧出。

她不是已經走過吊橋了麽？爲什麽會來到這裏？

狄飛虹雖是滿腹疑問，却已奔向倦伏之處。

「謝謝上蒼，她還活着。」

狄飛虹試過羅蘭的脈息，知道她還活着，雖是受到不算太輕的內傷，他自信能讓她很快的復元。

他將羅蘭抱囘山洞，立即以內力爲她療傷，兩個時辰之後，她於是醒了過來。

「啊，大哥，是你……嗚嗚……」

「不要哭，妹子，妳不是走過橋了麽？怎麽會掉到水裏去的？」

「誰說我掉到水裏？我是自己跳下去的。」

「咳，妹子，妳爲什麽要這樣？」

「不這樣……怎麽會……找到你嘛。」

話說得頗爲輕鬆，其中却包含着動人的情操與無比的勇氣。

如是換了覃小蝶，她如此爲愛犧牲，應該是難理成章，不算出奇，現在是羅蘭，狄飛虹的心弦不由震動起來。

他是一個江湖人，配侯門千金固然是齊大非偶，再說男女的結合必須以愛作基礎，他從來沒有愛過羅蘭，怎麽會有這種意外發生？

羅蘭原是低着頭的，狄飛虹半天不講話，她有點詫異，因而抬頭瞥他一眼，道：「大哥，你不願意我來找你？」

狄飛虹伸手摟着她柳腰，憐惜的嘆口氣道：「那怎麽會，不過這是一塊絕地，咱們可能會跟那些枯骨一樣，今生今世也離不了這裏。」

（未完・十七）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東方白・文　可飛・圖

彈劍狂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娟娟來到孝子墓找父親蕭辰不見，却遇到曲能直等人是來追問凌鶴下落的，便一齊去找……蕭辰被馬如飛等打倒，旁邊又出現江涵打倒趕走馬如飛的人，在旁窺鬥的陸丹聽蕭，便帶蕭辰和娘相見，陸丹原來是蕭辰的女兒……百里松知道陸丹不是眞心愛自己，便將麥遇春匿藏之事告知姑媽百里絳雲，搜查山洞知麥遇春已走……惡扁鵲知凌鶴由百里絳雲爲他恢復功力，自然相信，便請百里松帶路引見，見凌鶴已恢復功力，很是高興，便帶他去和麥遇春決鬥，凌鶴受傷不敵，麥遇春怕他施毒退走，却遇上馬芳芳截擊……

情緣早已了　何必結孽緣

麥遇春打定主意速戰速決，而且決定把馬芳芳殺了，因爲他聽說馬芳芳和凌鶴交情不錯，他不想再冒以一對二的危險。

麥遇春的長劍一收，疾退兩大步，「鏘」地一聲，已經入鞘，道：「老夫不與女鬥……」

馬芳芳自然不會放手，立刻攻上，那知這是老賊的陰謀。大多數人在對方劍已入鞘之下攻擊對方，多多少少會掉以輕心，這就是陷阱。

忽見麥遇春半側的身子突然車轉過來，未聽到拔劍聲劍已在手，劍勢炸開般地向她罩來。

馬芳芳此刻的震驚和感受和不久前的凌鶴一樣，她發現對方的劍勢綿密得看不出虛實。不過馬芳芳總算聰明過人，加之又學了不了和尚十餘招，刀勢一緊，「嗆啷」聲中，她的大腿胯骨上中了一劍，疾退一丈。

麥遇春獰笑着正要補上一招絕學，忽聞身後的「惡扁鵲」道：「老小子，你果然有出息，和小孩子動手也使詐……」

麥遇春一驚，立又閉氣疾掠而去，連篷車也不要了。

馬芳芳胯骨上這一刀並不很重，也不免鮮血透衣而出，却道：「前輩，凌大哥的傷重不重？」

凌鶴對她近來的作爲極爲厭惡，但她適時來援，這份人情也不可抹煞，道：「馬姑娘，我中了兩劍，都是皮肉之傷，妳呢？」

「胯骨上被砍了一劍，不礙事的，聽說你在百里絳雲前輩身邊。」

「是的，要不怎能恢復內力。聽說妳在不了和尚老前輩身邊。」

「不錯，凌大哥，我們還是儘快回去療傷吧！」

凌鶴道：「馬姑娘，如果行動不便，可以利用麥遇春的篷車代步。」

馬芳芳道：「凌大哥，我的傷還沒有那麼嚴重，有這位前輩在你身邊，我也就放心了！再見！」她仍然一掠十餘丈，消失夜色之中。

「惡扁鵲」忽然嘆了一口氣，道：「老弟，馬芳芳這姑娘挺死心眼。一直還不忘情。」

凌鶴不出聲，「惡扁鵲」道：「這個姑娘手段狠辣，應該不會太痴才對，可是對你却不然，這是爲什麼？」

「老哥哥，不談這箇好不好？」

「難道就不能談。」

「你老哥對誰都沒有興趣，獨對江大娘……」

「得得！老弟，咱們就談點別的。」他已爲凌鶴創口上了藥，坐上麥遇春的車子，二人都在車轅上，緩緩回駛。

「惡扁鵲」又說道：「娟娟雖然當面罵我『惡扁鵲』，我却覺得那是一個好姑娘。」

「老哥哥，不談這箇。」

「老弟，絕未想到麥遇春半身不邃剛好，他仍然比你高出一點……。」

「老哥。不僅是一點點。」

「多少？」「惡扁鵲」道：「高出很多？」

凌鶴道：「老哥哥，最初打了兩百餘招，那是拖時間，以便使他的兩個門人醒來也好撤走，待他們醒來，和那婦人溜了之後，他突出絕招。」

「是巨書上的招式？」

「大概是的。那內三招威力無儔，他要勝我就用那兩三招已經成了。」

「惡扁鵲」道：「百里絳雲傳你的招式不管用？」

「老哥哥，百里前輩只使我恢復了內力，並未傳我一招武功。」

「原來如此。」「惡扁鵲」道，「但我相信不了和尚却傳了馬芳芳招術。」

凌鶴道：「那是可能的。」

「惡扁鵲」忽然嘆了口氣，說道：「麥遇春這個血賊，若假以時日，不了和尚和百里絳雲二人是否能制服他？也大有疑問。」

凌鶴也有同感，但他不願說出來。「惡扁鵲」道：「老弟，如果你和馬芳芳聯手，一定能勝過麥老賊的。」

「老哥哥，也不一定。如果我們所學的巨書上的招術都不是精粹。那就永遠也追不上他。」

「惡扁鵲」愕了一陣，道：「這巨書到底是誰留下的？」

「有人說是黑中白大俠師門留下的，也有人說是不了和尚留下來的。」

「果眞如此，你和馬芳芳跟百里絳雲及不了和尚學武，應該能超越麥遇春才對啊。」

凌鶴道：「只不知當初留下巨書絕學的前輩是什麼心態？如果是由於這武功歹毒，壓根兒就不該留。」

「我看這門武功精深博大，光明磊落。」「惡扁鵲」道：「所以我總以爲，麥老大所學的也絕非全部的。」

× × ×

「惡扁鵲」把凌鶴交還百里絳雲時，百里絳雲有點震驚，道：「麥遇春居然有這麼棘手，凌鶴，說說當時的情形。」

凌鶴說得十分詳細，尤其是那二招精粹武功。

百里絳雲想了一會，說道：「我決定傳你新的招式，包括本門和你那一門的武功。」

所謂「你那一門的」，應是指巨書上的武功。

此刻，馬芳芳已返回住處，其實他們住在附近一個只有七八戶人家的小村子附近。

不了和尚說道：「丫頭，我來給妳療傷。」

「不方便吧！還是我自己來。」

「有什麼不方便？我是什麼年紀？妳是什麼歲數？來，我先看看傷勢！」

馬芳芳自這次受了傷，一直心情沉重，她本以爲她絕對可以擊敗或殺死麥遇春的，她一直想爲凌鶴做一件大事，她相信這件事算是最大的了。

但麥遇春的凌厲三招，擊垮了她的信心。她以爲她還要精進，精進，直到凌鶴辦不到的事而她能辦到爲止。

這一點非常重要，要幫助凌鶴，要他無法拒絕，必須是她可以做到而他却做不到的事。

每當她自枕下取出他那件內衣時，這强烈的意念就達到最高點。她不像李婉如，稍遇挫折就退縮而放棄，她永遠不會。她要的一定要得到。

不了和尚在爲她清洗傷口，她道：「你估計能在多少招內擊敗他？」

不了和尚漫不經心地道：「他用了幾招擊敗妳的？」

「三招半。」

「他用幾招擊敗妳，我就能用幾招擊敗他。」

馬芳芳心中一怔道：「眞的？」

不了和尚道：「我會騙妳？」

馬芳芳道：「如果他的武功仍有進境呢？」

「他再有進境，我估計我只須三招半的一倍。」

「七招？」

「嗯……」不了和尚漫應着。馬芳芳忽然警覺，他的目光中有一種熾熱的光焰閃爍了一下。

馬芳芳不久前在無意中聽到不了和尚和百里絳雲密談，略知他們昔年原來有那麽一段。

等於是百里絳雲負心嫁了黑中白。但後半部份的交談由於附近有衣袂破空聲，馬芳芳只好離開而未聽到。

所以馬芳芳知道，不了和尚迄今仍是前情未了，在想着百里絳雲。

剛才不了和尚那熾烈的目光，雖然一閃即滅，却勾起了馬芳芳的幻想，世上有很多事，最初也都只不過是荒誕不經的幻想而已。

由幻想而變成事實與其間最大的難關，就是人類的「自我嚇阻」，「自我嚇阻」的這句話就是「那是不可能的」。

但有極極少數的人，他們並不迷信這句話。

馬芳芳的美眸中忽然昇起一層迷霧。她的意識中晃動着百里絳雲的影子，白衣、高髻、白色面紗，走路搖曳生姿。說話時很自然地帶點嗲音。

不要說他是個不了和尚，就算他是個

百了和尚，恐怕也無法抗拒。

對於中年以上的男人 她懂得比年輕男人更多。而且她似乎能牢記「爲者常成，行者常至」這兩句名言。

× × ×

馬芳芳的傷好得很快 因爲不了和尚也會配藥。而且他准許馬芳芳常常外出。

今天馬芳芳首先光顧了裁縫店 定做了三件白綾宮裝 又訪問一個女樂 求敎一些娛人的訣竅。以及梳個高髻的技巧和走路姿態等等。

現在，她走在小街上 想着百里絳雲的走路姿態 不知不覺就模仿起來。

日落黃昏 街上行人不少 背後忽然有人笑了起來，接着這女人的笑聲感染了別人，至少有五七人在大笑。

馬芳芳相信是在笑她走路搖曳生姿。回頭望去，果然有個土氣的中年女人 正在掩口而笑 另外有四五個男人也在笑。

不過男人邊笑邊欣賞她的走姿。這種笑實在不是代表厭惡。她罵了一聲「少見多怪」！正要加速離去 突然目光停在路邊一個老人臉上。

她的心頭一動，老人也不由打了個寒噤。似乎一時駭極忘了逃走。

而馬芳芳以爲，如果現在走過去，黑祿必然大呼「救命」。她必須神不知鬼不覺地除去黑祿。

只要黑祿死了 對於門羅和黑蘭英的事她可一口否認。雖然她對百里絳雲說了一點點。

她故作未曾看到黑祿 繼續前行 進入小巷中，立刻上了牆頭，自屋頂上踞高臨下，監視黑祿。

這時黑祿才想起逃命。原來黑祿是和「四五六」一起上街的 「四五六」在一家酒樓上。他急忙奔上了酒樓，喘着道：「少爺……馬……馬……」

「四五六」正在獨酌，道：「慢慢說，爲什麼？」

黑祿上氣不接下氣地道：「馬芳芳……她看到老奴了……」

司馬諒心頭一緊 表面上卻若無其事，道：「怕什麼有我在呢！」他過去和大哥「二五八」作惡多端、知道馬芳芳的手段。

黑祿道：「少爺，這女人很毒 連少門主她都不怕。」

司馬諒道：「她在什麼地方？」

「就在附近街上 很可能追了來。少爺還是迴避一下吧！」

「要迴避你迴避 我可不怕她。」司馬諒知道 馬芳芳忌憚他的師祖母 未必會動他，但黑祿知道她的秘密 必不放過他 所以黑祿在他身邊反而是累贅。

黑祿道：「少爺，我先走了。也許你在這裏可以吸引住她。」

「對對！」司馬諒道：「她看到我在此，一定會以爲你也在這裏的。」

黑祿自飯館後門走出，看看四下無人，繞小路奔向統一會。但在半路上 被馬芳芳截住，黑祿心一橫 閉目等死。

馬芳芳笑說道：「黑祿，你的運氣眞差！」

黑祿道：「有死而已 何必多言。」

馬芳芳道：「你把一切都告訴了百里絳雲？」

黑祿點點頭，道：「如果妳是我，也沒有理由保留。」

「對對。」馬芳芳緩緩走近，右掌已緩緩抬起，說道：「黑祿，你還有什麼話說？」

黑祿道：「老奴只想說一句話：我們小姐黑蘭英可憐，妳也可憐。」

馬芳芳一愣，想了一會，忽然又緩緩放下右掌，掉頭幾個起落，踪影已失。黑祿好久才睜開眼，不由自主地摸摸頭和脖子，的確頭還在頸子上。他不知道馬芳芳爲什麼不殺他？

其實是他那句話產生了决定性作用。黑蘭英也可憐，她也可憐。黑祿這話的本意如何？她還沒有想通，至少她以爲，黑蘭英有夫不貞，老來變節 是個不幸的女人，而她自己，本以爲凌鶴是她的（在小客棧中那段時間）；但事實又如何？黑祿觸到她的痛處，卻不殺黑祿 反而更堅定了必須得之的信心。

× × ×

不了和尚帶回一些酒菜，自斟自飲。因爲馬芳芳不在家，卻不免思念百里絳雲；她的舉手投足，搖曳生姿的步步生蓮；說話的聲音，甚至惱怒時的表情等等：：總之 只要深深喜歡一個人，就沒有不好的地方。

他的心頭一蕩，忽然又是一懍 雖稱「不了」，他畢竟是個和尚。怎可時生綺念。有所謂：心虛則性現，不息心而求見性，如撥波覓月；意淨則心清，不了意而求明心，如索鏡增塵。

一念及此，立刻意灰念寂，大口灌起酒來，這當然仍墜頑空。就在此刻，大門響處，馬芳芳回來了。

不了和尚白成家不抬頭，他要堅此百忍，從此不再念浮意動。但是馬芳芳卻在他的桌邊走來走去。一會拿這個，一會又送上一條面巾。不知用過什麼香料，數十年沒有聞過的女人身上的香氣，此刻又進入鼻端，衝潰了記憶的堤防。

甚至於他雖不抬頭，幾乎仍可體會到她的步履輕盈，他不免感到奇怪，爲什麼前此居然沒有發現她這點長處？這長處不是極似百里絳雲的蓮步細碎？

現在，他還聽到她走動時衣袂磨擦發出的「唰唰」聲，百里絳雲總是穿着緞、羅之類衣衫，發出的聲音正是如此。

忍得住耐得過，則得自在之境。可是白成家畢竟是不了和尚，他扭動千斤重的脖子望去，馬芳芳正在院中收已晒乾的衣服，舒臂、墊足、挺胸、扭腰，任何一個小動作都美極了。

更重要的是，她今天的衣衫和往昔不同，記得百里絳雲最愛穿這種素色的緞衣或羅衫。質料的軟柔鮮艷正象徵衣內胴體的柔軟膩滑。

她收好了衣服，挾起衣服往屋裏走，白成家在廂房中，忍不住探出頭欣賞她那走路的姿態，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嗎？視之有物，觸之有物，何謂之空？

人人都會走路，世上有幾個女人能走出這樣迷人的姿態來？

從此，白成家更細心地敎她武功。以前不願敎的，這會也都拿出來了。而且是自動自發，絲毫不曾勉強自己。

凌鶴自從追殺麥遇春無功而返之後，有點失意寡歡。百里絳雲道：「凌鶴，勝敗乃兵家常事。男子漢大丈夫，要拿得起放得下才行。從此之後，我傳你本門和別家招術。」

凌鶴道：「前輩，晚輩只是忍不住抱怨 魔道消長，永無休止 難免不使人懷疑所謂『天道好還』的說法。」

「不必懷疑這一點 不論魔道消長如何？道是道 魔永遠是魔。只要記住這個就成。」

凌鶴忽然引吭長嘯 百里絳雲不由神往 說道：「你的一舉一動 都像你爹一樣……」

凌鶴心頭一暢，說道：「前輩認識家父？」

百里絳雲點點頭 卻不再說什麼。自即日起 開始敎他招術 還爲他去訂做了幾套衣衫 頭巾和長靴 而且都是銀灰色的。

× × ×

麥遇春等人並未遠離 但他們住處卻很隱秘。有那美婦和兩個年輕人照料 日見康復 這天來了個熟人，陸丹說是葉伯庭來訪 美婦說道：「遇春，此人是耗子過街，人人喊打 我看從此和他斷絕往來好些。」

麥遇春閉目想了一會 長眉挑了兩下道：「讓他進來。」

葉伯庭仔細打量麥遇春 知道上次麥、凌之戰凌鶴並未佔到便宜 可見麥遇春目前已非同小可，他這人變得很快，見風轉舵，靈活無比，自然表露了他對麥遇春的忠誠，而麥遇春也親自接待他，也很熱情。

但酒醉飯飽之後，二人在後園小軒中密談時 葉伯庭稍一大意，竟被制住，葉伯庭大驚，他知道要比陰險，麥遇春和他是半斤八兩，他道：「麥老大，這玩笑可開不得。」

麥遇春道：「葉伯庭 我太瞭解你，所以不得不出此下策 我這人作事一向如此。」這工夫美婦走來 道：「有個怪客前來騷擾 兩個年輕人恐怕擋不住。」

「我去看看。」麥遇春一走 葉伯庭道：「大嫂 你看這是什麼朋友？」

美婦道：「是怎麼回事？」

「嗨，老朋友嘛 難免說幾句眞心話，我問他爲什麼……」

「葉大俠，怎麼不說了？」

「大嫂，你們是夫妻 有所謂疏不間親，小弟不便說出來，何況這事和大嫂也有點關連。」

「和我有關連？」

「是啊！一旦說出來，大嫂再向麥兄興師問罪，只會加速他殺我之心。」

「不會的，你說 我有分寸。」

葉伯庭也不敢再拖延，道：「大嫂，小弟剛才對他說，你既已有了五個之多，怎麼又多了一位嫂夫人？那知他怕我洩密，竟要殺我滅口。」

美婦面色驟變 道：「你說什麼？他還有五個？」

「大嫂可能不信，因爲麥兄這人很會弄假，尤其在女人面前很有辦法，遠的如金陵那個唱落子的不談，洛陽那個女樂也不談，因爲都相距太遠，就在十餘里之外小鎮上就有兩個。」

「兩個？」美婦的嗓音中有顫聲，道：「都是幹什麼的？」

葉伯庭道：「一個是小家碧玉，由於爲麥兄做了三雙靴子，而麥兄出手闊綽，也就勾搭上了；另一個是個新寡的文君，這一個卻是先用強後給甜頭，一千兩銀子包了下來。」

美婦問道：「葉伯庭，這些話可都是眞的？」

葉伯庭道：「大嫂，有一字不實，我的子子孫孫 男的作賊 女的養漢，叫我不得好死，挨一百二十八刀。」

「好！你能證明給我看？」

「能，當然能；但是妳能解開我的穴道嗎？」

「不能。我不會武功。」

葉伯庭心頭一涼，心道：「這一次我是完了！萬一這女人躭會興師問罪，證明根本沒有這回事；那還有命在？

麥遇春陰是陰，一生中就是不好色，這謊言是不能拆穿的 葉伯庭急中生智，道：「大嫂，這樣吧，偏勞妳把我拖出門外，藏在花叢之中，躭會遇麥兄回來，妳就說我自解穴道跑了。然後 我帶妳去看看那兩個女人。」

「好吧！」美婦很吃力把他拖到花叢中，這才奔到前面去，原來這個怪客就是司馬能行 他蒙面而來 想試試麥遇春的身手。

這是因爲百里絳雲說了凌鶴和馬芳芳都非其敵手的事，司馬能行有點不服，結果才和麥遇春接了二十來招就支持不住了而匆匆離去。

麥遇春問了兩少一些事，這工夫美婦忽然奔來，大聲道：「遇春……不好了，葉伯庭跑了……」

麥遇春一愣，道：「跑了。我點的穴他會這麼快就解開逃走了？」

「是啊！你走了不久，他忽然一躍而起，哈哈大笑，說他今天才知道你的爲人，立刻就走了。」

麥遇春似乎絕對想不到美婦會謊言騙他的，說道：「妳不知道，此人永遠不會有一個眞正的朋友，我不殺他，他必然殺我。」

美婦道：「那也不一定的，他和你畢竟是數十年的老交情了。」

「妳懂得什麼？難道說我還不比你清楚。」麥遇春道：「走，我們去看看。」

二人來到後園小軒口看了一下，麥遇春不久就回前面去了，這工夫葉伯庭才自解了穴道，道：「大嫂，妳救我一命，我是必須報答妳的，我一定要讓妳看看他那兩個女人。」

「怎麼才能看到？」

「我先在小鎮上等妳，晚上麥老大，必然練功，妳自後門出來往西北走，只有一條路，不到半夜就到了，看了再儘快趕回來。」

說好之後，葉伯庭離去，女人都很重視這事 天一黑就動身，不到兩個時辰就到了鎮上，葉伯庭還眞講信用，果然在鎮頭上等她，也帶她去見過一個女人。

至於另一個女人，葉伯庭說正巧出了遠門，這美婦十分忿慨，道：「葉大哥，這種人，我跟着他還有什麽好結果。我不回去了。」

「不，大嫂，妳這麽作太衝動，再說我也有拆散人家婚姻之嫌，有所謂：寧拆十座廟，不破一人婚，況且妳這麽拍拍屁股一走划得來嗎?」

「有什麽划不來?」

「大嫂，妳就是要走，也要弄他幾文，麥老大是個大財主，多了沒有，大約有一千萬兩。」

美婦道：「什麽?是一千還兩銀子還是廢鐵呀?」

「當然是銀子。大嫂，他當年得了一本秘笈，秘笈上還有一批價值連城的財富。妳說，妳這麽一走對得起妳自己嗎?」

「葉大哥，依你之見呢?」

「儘快回去，若無其事。」他拿出一個薄薄的小紙包，道：「把這紙包中的東西放在他的枕下就成了。」

「葉大哥，這是什麽?」

「這是一種藥物，叫『周公帖』，也就是放在他枕下，他只要頭往枕上一放，不出半個時辰就會沉沉入睡，一睡就是一個對時，妳就可以搜那最最值錢的珠寶，遠走高飛。這種花花太歲，妳總不能跟他一輩子是不是?」

美婦道：「葉大哥，這東西靈嗎?」

「絕對靈，由于妳救過我，我才不忍讓妳空手一走，白白陪他睡了這麽久。所以要報答妳。妳隨便在他身上搜出一些珍玩，也值幾十萬兩銀子，到那時候，再找個年紀相當而又可靠的人一嫁，這下半輩還用發愁嗎?」

美婦心被說活，她說：本來她是跟定麥遇春的，可是愛在女人來說，是不可分享或分割施捨的。她說道：「葉大哥，你呢?」

「我?」他自嘲地笑一笑，說道：「過去，我也不是什麽好貨。妳想想看，和麥老大這種人泡在一起的，還會有什麽好人，不過，這幾年我已經回頭了。我這次來找他，本想勸他改邪歸正，沒想到他居然想殺我。嗨!算了!我要找我的兒子去了……」

美婦匆匆返回，果然沒有被發現，麥遇春在打坐，兩小巳經睡了。她估計半夜稍過，麥遇春打坐完畢就會找她。她把那紙包打開，竟是一個一塊羅帕。放在麥遇春枕下。

美婦那知：「冷眼觀人、冷耳聽語、冷情當感及冷心思理」的處世之道呢?當然，葉伯庭的巧言令色也是一絕。女人也未必還是如此單純的吧?

麥遇春來時，她面向牆壁故作巳睡。她眞怕麥遇春發現了枕下的羅帕，只是麥遇春不會懷疑她。

麥遇春上床躺下，低喚了兩聲，她故作未聞，也就算了。她靜靜地苦等了一個多時辰。估計差不多了。輕輕起身下床，麥遇春未動。她穿好了衣服，他也未動。然後她推他一下，還是一樣。

她知道，像他這等身手的人，絕對不該如此沉睡，必是「周公帖」發揮了藥力，於是她開始搜。

她足足搜了有一個半時辰，都快到五更了，只搜了二十三兩金子和百十兩銀子，並沒有什麽值錢的古玩。事巳至此，她不敢久躭，麥遇春不能動，他還有一個徒兒和一個義女，萬一他們知道了還走得了嗎?

她自後門奔出，仍循西北小鎭那條路，走出不到半里，葉伯庭在等他。道：「怎麽樣?成了。」

「成了!葉大哥，可是他身邊並沒有什麽價值連城的珠寶珍玩。不過我也認了，我必須儘快走。」

「妳是要儘快走的，我不放心，在此等妳，現在我放心了，妳快走吧!值錢的東西一點也沒有嗎?」

美婦道：「只有二三十兩金子和百十兩銀子。」

「就這一點?不對，妳沒找到，但我不能讓妳空着手走，喏!這個給妳。」他自懷中掏出一隻玉豹，約六七寸長，利用玉上原有的斑紋雕成，看來和金錢豹身上的斑點極似。

美婦吶吶道：「葉大哥，我怎能要你的東西?」

「為什麽不能要，這東西賣得妳能值二十到二十五萬兩銀子。」

「什麽?值這麽多。葉大哥，這麽貴重的東西我不能要。」

「怎麽?妳討厭我是不是?」

美婦道：「不……不……葉大哥，我以為你是個好人，不像麥老大談得那麽壞。如果你不嫌我……不以為是拾人的牙慧，我就跟着你。我一個單身女人眞不知道到哪裏去?」

葉伯庭本來無意割麥老大的靴子，聽這女人的口氣，眞的把他當作一個好人，打量她一下，徐娘半老，細皮白肉，比江杏可就高明多了。況且一想起江杏和「惡扁鵲」那一段，就打心底不舒服，心想，別人割我的靴子，我就不能割別人的?兩人一配，雖不是老牛吃嫩草，卻絕非啃乾草。不由心花怒放，道：「大妹子，妳難道會不討厭我這份德性?」

「不……不，葉大哥，只要心好，什麽都是次要的。」事實上葉伯庭是什麽都好就是心不好。

「大妹子，承妳瞧得起我，我是感激不盡，妳先到這小鎭上住進五福客棧等我，最遲正午我會去找妳。」

美婦興沖沖地走了。葉伯庭回頭望着美婦婀娜的腰肢，巳笑得見牙不見眼了。

× × ×

葉伯庭還沒起床，有人巳輕輕地端着洗臉水走了進來。如果不是親眼所見，誰也不信為葉伯庭端洗臉水的人竟是一直左右他，支使他的麥遇春。

所謂十年河東，十年河西。這巨變，又何用十年?而這種轉變又是如何發生的呢?

當然就是他那一塊「周公帖」使麥遇春昏睡時，葉伯庭廢了他的武功。當時他曾問麥老大，是願意廢了武功，作他的奴隸還是願意作他送給凌鶴的一件厚禮?麥老大的答案是肯定的——作他的奴隸。

於是他改變了生活習慣，過去別人如何侍候他，他就模擬別人侍候他的方式去

侍候別人，這當然有過一番心理上的排斥，被侍候或侍候別人是兩個極端。所以最初他挨過罵，也挨過揍。

過去他訓斥過葉伯庭，可沒有罵過他，更未打過。現在葉伯庭可不管這一套，麥遇春端起痰筒正要拏出去倒掉，床上的葉伯庭咳了一聲，嗓中有痰，麥遇春急忙把痰筒拏近。

葉伯庭吐過之後，問道：「早飯吃什麽?」

麥遇春道：「稀飯，五香花生米，八寶醬菜，還有餑餑……」

「他娘的!老是這一套。眞是雞巴打鼓——一個點兒，你就不能換換花樣?」

「能能!葉兄，你是吃豆漿，豆腐腦，還是八寶粥?」

「什麽?麥遇春?你他娘的和我稱兄道弟?呸!有沒有尿泡尿照照你這份德性?我看哪!你還是拔根鳥毛吊死算哩!」

麥遇春臉上一陣紅一陣白，一直作大爺的人，一夜之間變成了孫子。而一直對他奴顏婢膝的人，突然對他大聲咋唬起來，這如何適應?

弄權一時，凄涼萬古，麥遇春說過有幾次想罵一個痛快，然後一死。但是罵過之後，不會死得痛快。

他以為葉伯庭以前在他面前裝孫子，矮八輩，他現在也能。只要三寸氣在，走着瞧。因為他一直還沒弄清楚，他那個娘們去了何處?也許他猜想，這次血楣是倒在那個娘們身上。

「是，葉爺，以前叫慣了!一時不容易改過來。」

「以前是以前，那叫着富漢身子窮漢命。要不是我够機智，早就被你宰了!」

「葉爺，這檔子事兒小的有所解釋，我點你的穴道，只想瞭解你接近我是否包藏禍心?絕無殺你之意，有一字不實，我就是大閨女養的!」

「你別往臉上貼金哩!你是大閨女養的?」葉伯庭在床上笑得直擂枕頭，道：「你是烟台四道灣，天津富貴胡同的婊子養的。」

麥遇春五臟翻騰，但是他要忍。蠅集人面，蚊嘬人膚，不知人為何物?由這幾句話，他想到越王勾踐，也只有想到這些，他才有勇氣活下去。

× × ×

凌翎勤練百里絳雲所授的技擊，百里絳雲總是不離左右。由他的儀態，神情，動作，甚至煩悶時的那份冷漠，都能由眼前反映到數十年前……

是一個酷熱的六月，她那時大約是二十一歲，初出師門回家為父親慶五十壽。行經巢湖之濱，被那清碧沁涼的湖水所吸引，就在人烟稀少之處脫衣下了水。

所謂脫衣，自然並非全裸，而是脫了外衣，還有褻衣。那知湖水往往是個陷阱，望之不過腰際那麽深，一下去才知道有一人多深。

她是一點也不會泳術的人，立刻大叫救命。巧得很，附近正好有人經過，來了救命的人，此人三十來歲，滿臉騷鬍子，跳下水就抱住了她。

抱是抱住了，却只把她的嘴部露在水外。一個不善泳的人在這情況之下，抓住任何漂浮物就不會放手的。

此人得其所哉，毛手毛脚地却又不游上岸。百里絳雲知道，這人的確能救她的人，但並不能救她的命。他不知道她的命和她的貞操是不可分的。

百里絳雲最初不便苛責，最後大罵，因為此人變本加厲。而這人越是被罵就越加放肆。甚至想在水中把她身上僅有的褻衣撕裂除去。

就在這時，又來了一人，站在岸上道：「侯榮慶，快把人弄上岸來。」此人的頭巾，衣衫甚至快靴，全是銀灰色的。

原來先來的人正是黑道「金翅蜂」侯榮慶，顧名思義，自然是個採花賊。侯榮慶見這位丰神俊逸，衣袂飄飄的俠士站在岸上不下水，以為必是一隻旱鴨子，道：「有本事你下水把她弄上岸如何?」

少年俠士道：「如等我下水，對你恐怕有所不利。」

侯榮慶大聲道：「別他媽的窮吹哩!有本事下水呀!你敢下水，侯爺要是不把你的肚子灌滿我就不姓侯——」

「嗤」地一聲，少年俠士巳入水不見。侯榮慶的水性並非一流的。忽然尖叫一聲，身子沉下，但百里絳雲卻被送到岸邊。然後，這位俠士讓侯榮慶喝了個够，腹大如鼓。

百里絳雲才知道救他的俠士叫凌翎，少女無不矜持，而矜持也就是自尊的外衣，但矜持過了火，往往就會使大好機會失之交臂。

她內心喜歡，還被他抱了一會，但表面上卻很冷淡，不久就分了手。凌翎怎知她的心意?不久和其妻結褵。百里絳雲聽到這消息而大忿，不久認識了白成家，那時他還未出家。

白成家傳他本門的高絕武功，但她實在並不喜歡他，因為他心目中只有一個人，那人卻已不屬於她了。因而多少有點玩世不恭，自暴自棄。最後她嫁給了黑中白，才知他有髮妻。

就因為她為人作小星，所以她曾問過馬芳芳，為人作小的看法，馬芳芳的回答十分得體：前妻小妾無關宏旨，感情才最重要。所以她沒有對馬芳芳下煞手，這也是百里松和司馬能行二人多少不諒解她的原因。

至於她成全凌鶴，而沒有成全自己的晚輩，就更非司馬能行和百里松所能瞭解的了。

這時司馬能行和百里松一起來到，他們發現凌鶴正在練本門的武功，而且穿了一身的銀灰衣衫，連頭巾及長靴都是銀灰色的。他們內心眞不是滋味。

百里絳雲把他們引到另一室內，道：「凌鶴雖非我的門下，卻因他的處境堪憐而成全他，你們的心情我不難瞭解，有暇，我也會傳你們一些招式，但因資質不同，成就各異，不可抱怨……」

兩人互視一眼卻不說話。百里絳雲道：「我與不了和尚有一次生死決鬥，卻不親自出手。凌鶴代我出手，馬芳芳取代不了和尚。此戰只准勝不准敗。可知我內心的壓力。」

百里松道：「姑姑把全部武功傳與司馬師兄，難道他就不如凌鶴?」

百里絳雲搖搖頭，道：「不如。因為凌鶴是天生練武奇才，加之他全身一千多道劍痕的實戰經驗，可以說無人能及。」

司馬能行道：「這麽說師母的代戰人是有勝無敗，穩操勝券了？」

百里絳雲却又搖搖頭，道：「不一定，因為不了和尚非同小可。因此……」她忽然踱到窗前，良久才道：「此後我發生任何意外，都不可以責怪凌鶴。」

百里松愕然道：「姑姑這話是什麽意思？」

「不必多問。我自願成全凌鶴，因而發生了任何事都不可責怪他。謹記，謹記！甚至你們應該和他保持友好……」

兩人互視一眼，自然仍不知長輩的意思，却也不便再問。至於友不友好，那是以後的事。

× × ×

馬芳芳越來越會打扮，走路姿態越來越輕盈美妙。甚至就連說話的尾音都粘粘地，像稠稠的糖液，可以拉成細長的絲。

白成家像年輕了二三十歲，所以教得很起勁。根本不曾保留。就像昔年教百里絳雲一樣，若非她提早離開他，他也會傾囊相授。

日子很快溜走，距代戰人較量之期，也不過半月左右了。

這天晚上不了和尚把一半的眞悉輪給了她，道：「芳芳，我已把全部的都給了妳，以妳的造詣應能戰勝百里絳雲的代戰人。」

馬芳芳信口應着：「我想會的。你是說你的全部，一招都沒有留？」

「絕對沒有了。」

馬芳芳道：「你對我這麽好，我怎麽報答你？」怎麽報答？這答案她比誰都清楚，所以一雙美眸中注入了易燃的東西，等着白成家回答。

就像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名菜已端上桌面，而問他喜不喜歡吃，或者要不要吃一樣。白成家實在不是個好色之徒，更非花和尚，實在是對百里絳雲難以忘情。

他以為他傾其所有都掏出來了，她問他「我怎麽報答你」？這答案不是比一加一等於二還容易嗎？

他的目光被她那火熱的目光所吸住。他實在可以確定，他的猜題本領是一等一的。她這話還能如何明白？她總不會是吃對門謝隔壁吧。因為現場上只有他們兩個人。

白成家自然握住了她的手。就連她的手，也和昔年的百里絳雲一樣。她似乎沒有甚麽特殊的表示，或者是因為他此刻意亂情迷，並不能確切看清一切。

握手雖是他這些日來所响往，甚至認為不可企及的，但握了手之後，自然並不能以此為滿足。當初在「和尚」之上加上「不了」一字！就等於為自己留了一扇方便之門。

心地光明，暗室中有青天，念頭曖昧，白日下有厲鬼。白成家此刻就算要下地獄，也得先獲得他等了數十年的尤物再談其他。

他的嗓音中不知發出甚麽聲音，他忽然緊緊地箍住了她。那身羅衣及那羅衣內無骨，膩滑而軟軟的胴體，把他所有的都瓦解了。

此刻他唯一的感受是，一切都是空的，只有色不是空的。如果另外還有感覺，那已是他已變成一個火球。

他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摔出去的？反正是馬芳芳把他推出去的，現在的馬芳芳和他相差的只不過是火候而已。

他的後腰撞在八仙桌子角上，痛楚使他清醒了。他知道已到了萬刦不復的邊緣，馬芳芳指着他的鼻尖，大聲說道：「你要幹什麽？白成家，你說，你是人還是畜牲？」

白成家感覺自己這團火球已在冰水中發出「嘶嘶聲」一切一切都自我陶醉的幻象中回到現實中。本來嘛！他這年紀，馬芳芳的歲數，怎麽會有可能？

李婉如站在門口，她怎會適時出現，在此刻腦中裝滿了漿糊的白成家來說，自然無法想通。

「婉如，妳說，我怎麽作人？雖然還沒有發生什麽？可是人言可畏，萬一亂嚼舌頭，說是我是以什麽換來的武功怎麽辦？」馬芳芳奔向李婉如，抱住她悲呼着道：「妳說，我還能活嗎？天哪！我不能活哩！」

李婉如自然是位「搭子」，眼見馬芳芳這兩手，說不出是什麽滋味！只感脚板發癢，她相信她永遠也做不到這種爐火純青的做表。

她摟着馬芳芳，拍着她的背部，道：「妳不能活？為什麽不能活？又不是妳的錯。老實說，要不是妳冰清玉潔，心堅逾鐵，那可眞沒有人敢打保票不會有什麽破色戒的和尚和道士哩！」

「嗚嗚……我要去死……放開我……婉如……妳怎麽愛管閒事？放開我呀。我要找個地方……嗚嗚嗚……」

白成家木立在原地，本來他相信，他的壽命還長得很，至少再活二十來年不成問題。但現在他知道，命兒八八，難求一丈。一切都早已註定。

過去，任何人在他面前大叫「不了和尚」，他都不會在意，因爲的確他有餘情未了。這個他一點也不忌諱，和尚之上加「不了」二字比加個「死」字好多了，何況，和尚追求名利，經過多少年的東砍西殺，可以坐下龍椅受萬人膜拜，他這「不了和尚」就比上述的兩種清高多多。

然而，如果馬芳芳眞是要尋死全節，李婉如就是證人。白成家就可能被稱為淫僧。這是他萬萬不敢接受的。他對不起列祖列宗和歷代師祖。

「馬芳芳妳不必哭了！這事的確是我錯。只不過近來妳愛打扮，着重衣飾，而且處處模仿百里絳雲，這又是為了什麽？算了！這一切都不必說了。」他長嘆一聲道：「有所謂：淫奔之婦，矯而為尼；熱中之人，激而入道，清淨之門常為淫邪之淵藪。」這話表面上是指尼、道，或指他自己，骨子裏却在暗示馬芳芳心懷叵測。

馬芳芳悲呼着：「怎麽？我打扮修飾也錯哩！世上的女人那有不愛打扮的。婉如，妳說……我差點失身，還不能哭……妳說我活着還有什麽意思……放開我……放開……」她撒潑吼叫，白成家忽然決定了一件事，道：「馬芳芳，我教妳武功，是我自願，如今我一無所求，有一天我去了，妳也不必說是我的門下，只求妳為我做一件事。」

馬芳芳哭道：「你只要正正派派，規規矩矩地，好歹你也成全過我，不要說為你做一件事，就是十件八件也應該的。」

「這些都不必說了。」白成家道：「有一天我走了。只求妳給我做個不太大的墳墓，立個不大不小的石碑。上有「已了和尚白成家之墓」字樣。也不必有立碑者的名字。妳能為我做這件事嗎？」

馬芳芳頷首說道：「小事一段，我當然能。」

白成家緩步進入自己房中，馬、李二女許久未聽到他的聲音，本以為他在閉門思過，但又過了好一陣子，李婉如在門外撩簾一看，立刻驚叫起來。

白成家自斷舌根而亡。身邊仍然留下一封遺書內容非常簡單，意思是他死而無憾，但從此以後不要對任何人提及這一段授藝之事，因為他還有一位比師叔還厲害的師兄名叫蕭健。此人妬惡如仇……

馬芳芳看了信，哂然說道：「笑話。這一段又不是什麽光彩的事，我提它則甚？」

李婉如說不出是什麽滋味，不了和尚變成「已了」和尚，僅一字之差，蘊含了多少辛酸？人已死了，居然沒有博得她的一聲嘆息，李婉如忽然發現芳芳有點可怕了。

「婉如，妳看怎麽辦？」

「芳芳，不管怎麽樣，他把所有的都傳了妳，此恩非同小可，既然他叮囑以及不提此事，就該照他的話去做，目前當務之急是立刻為他辦理後事。」

數日後，在鎭外不遠處山坡上，多了一座規模不大不小，石碑也不高不矮的墓碑，上有「已了和尚白成家之墓」字樣。

李婉如却發現了一個小秘密，白成家屍首未寒，夜晚上了床，馬芳芳竟把凌鶴那件內衣貼身穿在身上睡覺。

李婉如當時愕了半天，她沒見過如此女人。但有一點她不能否認，馬芳芳不這樣做，又怎會有今天，當今武林，又有幾人是她的敵手？

× × ×

「前輩，可否准我回去一趟？」

「有什麽特別要緊的事嗎？」

「前輩，也不是什麽要緊的事，只不過晚輩的內人姜不幸得了失心瘋，終日渾渾噩噩，實在放心不下。」

「好吧！速去速回。估計和不了和尚的決戰也不過半月左右了。你要加倍用功。為我爭這口氣。」

「前輩，晚輩如果勝不了馬芳芳，願自作了斷。」

百里絳雲靜靜地的望着他，自他的銀灰色頭巾及飄帶上，銀灰長衫，褲子，以及銀灰皮靴上掠過的目光，柔柔地，輕如羽毛，暖如春日。

凌鶴近來每天都會看到這種目光，也當然無法理解這是一種什麽目光？他回到「穿山甲」劉大謀府上。蕭娟娟很興奮，但她盡一切可能抑制內心的激動。

姜不幸看了他一眼，那目光是茫然的。可是盡管他已不再得到她的關切、溫柔，再也聽不到她的情話，而且由于不細心打扮，只是娟娟每天為她洗洗臉梳梳頭，也沒有過去那種清潔美艷。但是在凌鶴心目中，她還是那麽可愛，還是那麽動人。

就是她蓬首垢面，赤着一雙泥脚，她還是那麽使他牽腸掛肚。

蕭娟娟很識趣，讓他抱抱小鶴，親熱一陣，然後遠遠抱走，他們盡量熱乎一陣子，其實自阿幸變得痴呆之後，他們只熱乎了一次，其目的不過是希望在激情中喚起她的回憶，霍然而癒。

既然那辦法也不靈，在阿幸前事盡忘，渾噩噩之際來做那件事，他於心不忍。

他抱着她，吻她，以面頰摩蹭着她的面孔，說不出的溫馨，也有說不出悲慼。

嚴格地說，使她得病的是百里松和葉伯庭二人，但由于百里松蒙面是為了陸丹 而陸丹又是聽命于麥老大，所以眞正的仇人還是麥、葉二人。

看在百里前輩面上，他已不再追究這件事，對于百里松所應負的責任。也只有他和阿幸獨處時，才覺得過去所吃的一切苦頭都無所謂。就算她的秀髮由于日久未洗，有點汗酸味，他嗅起來也特純正。就像女人頭上本就該是那種味道似的。

阿幸在他懷中哼着兒歌，沒有煩憂，也沒有激情，好像阿鶴抱的不是她，吻的也不是她。

此情此景，都在一雙十分關切，好奇或雜有其他情緒的窺伺目光之下。此刻她的心情之複雜，除了此人自己，無人可以體會。

這個素影一閃而沒之後，不久又來了一個，她們窺伺凌、姜夫妻二人的親暱，羨慕姜不幸，但都沒有妬妒，因為她並不能接受凌鶴的體貼。

後來這個是馬芳芳，她常常在暗中偷看人家夫妻的家居生活。她雖然不妬妒姜不幸，却對娟娟十分不友善，她總以為娟娟是她的很大威脅。

這工夫「惡扁鵲」等人外出歸來，聽娟娟說凌鶴回來了，大家都到這院落來，凌鶴一一見禮問候，對「惡扁鵲」道：「老哥可曾見到小江？」

「沒有。」「惡扁鵲」喟然道：「一個人一旦改邪歸正就完全不一樣了。」

凌鶴道：「江涵身手了得，一般高手招呼不了他。這一點老哥哥請放心。」

余大彩道：「凌老弟，你為百里絳雲代戰的日子不多了吧？成果如何？」

凌鶴道：「百里前輩正在傳我武功，我也正在加緊地學，反正總會盡力而為就是了。」

麥秀道：「對手是誰？」

凌鶴喟然道：「據晚輩猜 必是馬芳芳。」

蕭辰道：「不了和尚成全馬芳芳，要她為他的情仇而戰，百里絳雲成全了凌鶴，這兩個年輕人不知誰行誰不行？」

曲能直道：「老弟自己以為有幾成把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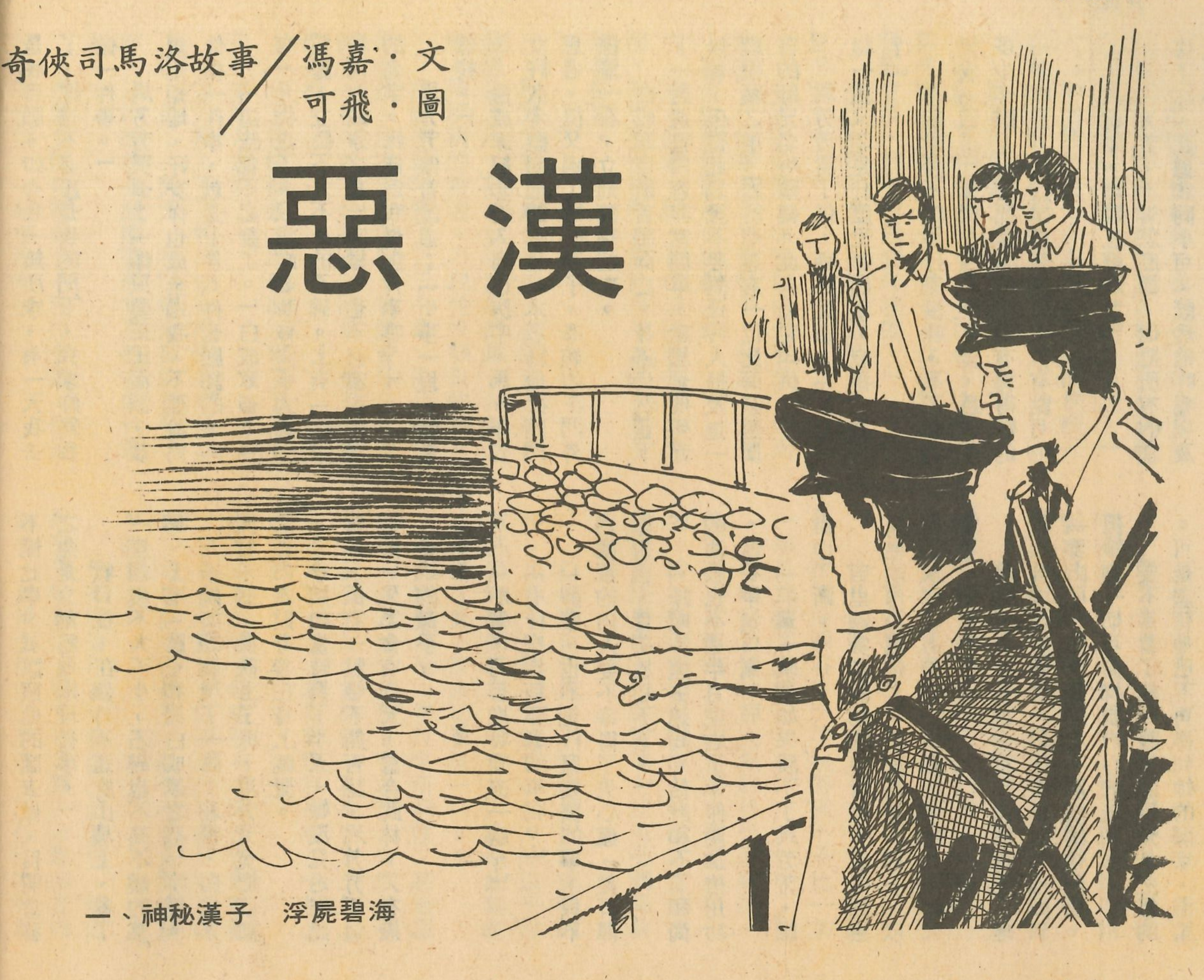
凌鶴搖搖頭道：「無法估計 因為不知不了和尚傳了多少給她？」

高麗花道：「這還用問麽？雙方都希望代戰人能勝，自然不遺餘力了。」

（未完・20）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嘉・文　可飛・圖

惡漢



一、神秘漢子　浮屍碧海

這個人頭上戴着帽子，因為這是冬天，天氣最冷的時候，這個地方的人平時沒有戴帽子的習慣，但這時是為了保暖，所以也戴上了帽子。

這人帽簷拉得很低，所以，他的面部也給遮住在黑影之中了。

這戴着帽子的人，身上穿着厚厚的大衣，而一隻手上挽着一隻扁扁的，黑色的公文箱。

司馬洛剛要把車子開動的時候，這人就到了司馬洛的車子的另一邊，把那隻公文箱遞進了車窗之內，放在那邊的空座位上。就在這個時候，司馬洛注意到這個人並沒有戴手套，而他的手背上有一條蛇的圖案。

一把低沉而富有磁力的男人聲音匆匆地說：「你替我保管着這個！」

然後轉身就走。司馬洛坐在車中，給車頂遮着視線，看不到這個人的面貌；不過，聽這個人的聲音，他已經斷定了他是並不認識這個人的。

「喂，等一等，你認錯了人！」司馬洛叫着：「等一等！」他打開車門踏到了地上，通過車頂望去，看見這人正沿着行人路朝着車尾的方向飛奔。

下意識地，司馬洛立即扭頭向行人路的另一邊望過去，因為情形看來像是這個人正在受着甚麼人的追趕。

但是他又沒有看到有人追來，再回頭去看這個遺下公文箱的人，已經不見了。一定是在第一個小巷的巷口轉了進去。

沒有人追來，司馬洛想動身追去，但接着又聳聳肩，坐回車中。這個人又不是搶了他的甚麼東西，祇是留下了一隻公文箱，就替他保管一下好了。這也不算是損失，反正他也不是趕着到甚麼地方去。

他燃上了一根香烟，坐在車中等着，暫時不把車子開動。他是剛剛赴宴出來的，並不是約了甚麼人，也不是要趕着甚麼事情，然而却有這樣一個人突然地出現，交給他這一隻公文箱。

司馬洛吸了一根香烟，再吸一根，沒有吸第三根，祇是呆坐在那裏等時間過去。後來，半小時已經過完了，仍然沒有任何動靜，他就覺得，他的責任是已經完了。那人叫他保管，並沒有說應該保管到甚麼時候。雖然祇是花了半個鐘頭，然而對於都市中的人來說，半個鐘頭却已經算是不短的時間了，他就是把箱子丟回路上，開車走掉，也不能怪他。

不過司馬洛不想不負責任到這個程度。他把那隻公文箱拿了起來，細細檢驗一下。初步發覺它是很輕的，似乎裏面祇是裝着一些文件之類。已經鎖上了，打不開來。

他聳聳肩，把箱子放下了，開動車子，在附近兜了兩個圈子，找尋那人的下落。其實，即使找到了的時候，他也還是不認得那是不是他要找的人的。他根本沒有看過那人的臉，祇是聽過了那人的聲音罷了。

但是他找不到甚麼人，這附近是相當僻靜的地區，行人很少，而且看見的行人，也沒有一個是穿着那種寬大的大衣的。

跟着，車子就駛出了海傍。而就在這時，也傳來了嗚嗚的警車聲。司馬洛皺起

了眉頭，警車趕來？這是怎麼一回事？他把車子停下來，立即把那隻箱子拿起，塞到了座位的下面去，然後就下了車，鎖好車門，走開。

這也可能是一個陷阱，假如那隻箱子裏是裝着一些不便給警方見到的東西，例如毒品之類，給搜了出來，那他可眞是有口難辯了。

他在車子的附近不慌不忙地漫步着。

警車在海堤的旁邊停了下來。看來不是來找這隻箱子的，因為從車上跳下來的幾個警察，都是朝海裏張望。

雖是天冷人靜，路上少行人；但是一有熱鬧可看的時候，人就不知從甚麼地方鑽出來了。一晃眼間，已有七八個行人出現，站在那裏，隔着馬路而瞧望那部警車，不過又沒有人敢走近。

人都不大喜歡和警察接近的。

不過閒人一多，也使司馬洛有了更多的安全感了。現在，他也不過是閒人的其中之一而已。

那些警察在海邊看不出甚麼瞄頭，其中一個警長便率領着兩個警察，向這些看熱鬧的閒人走過來了。這使大家都感到渾身不舒服。他們都不想和警察說話，惹事上身；但是，他們又不能夠避開。如果現在轉身就走，那就變成是形跡可疑了。

那警長到了他們面前，說：「幫幫忙，你們有沒有看見甚麼？」

大家都瞠目看着他，沒有回答。

「你們有沒有看見這裏有人打架？」警長又問。

沒有人願意挺身而出，警長就祇好逐個詢問，但是也沒有得到滿意的答覆。包括司馬洛在內。他們都是過路人，聽見警車聲，就停下來看看罷了，他們比警方知道得更少的。

「究竟發生了甚麼？」司馬洛問。

「有人打電話向我們報告的。」那警長說：「有人在這裏打架。幾個人打一個人，被打的人掉下了海，打人的逃了。你有看見嗎？」

「沒有，」司馬洛裝作若無其事地搖頭，「我也是剛剛到這裏的。」但他心裏則在相信，那個人來向他取回公文箱的機會是很微的了。

那些警察問不出甚麼，又回到海邊去，用電筒向海中照射着。後來，有兩個警察在海堤邊蹲了下來，似乎有所發現，用電筒照射着地面，其他的警察也圍了過去。

司馬洛忍不住好奇心，也走過去看看。他這一走過去，發生了帶頭作用，其他的閒人們也跟着他走過去了。

司馬洛走過去的時候，就看到，警察所發現的是血，那海堤邊的地面上有一大攤血漬。

「這裏還有一顆鈕扣，」另一個警察又有所發現了：「像是從大衣上脫下來的。」

看這些血漬，再看這顆鈕扣，就會使人猜想到，這裏果然是曾經發生過打架事件的。在打架的過程中，有人流血，也有人給打脫了這顆鈕扣。

「看來還是叫人來撈一撈好些。」一個警察說。

另一個警察則動手驅逐這些看熱鬧的閒人了：「走開！走開！沒事做就回家睡覺去，不要阻着我們工作！」

閒人散開，司馬洛也走開了。他走回他的車子，一面開着車子回家去，一面在思索着這兩件事情的關連。用不着很豐富的幻想力也可以想得出這是怎麼一回事了。那個人正在逃走，可能追他的人是要得到他手中的那隻箱子的，在走投無路之餘，他就把箱子隨便托一個人保管。

但是他終於給追上了，就在那邊的海傍，他和追他的人發生打鬥，他不敵，掉下了海中。看來他是沒有命來拿回這隻箱子了。除非奇跡出現，他掉下海並沒有淹死，而仍然能夠游泳逃到別處去吧！

*　*　*

第二天早上，司馬洛就知道奇蹟沒有出現。

報紙告訴他，屍體已經撈起來了，這個人給刺了兩刀，跌進海中死掉了。一個手背刺上了藍蛇圖案的人。這個特徵，就使司馬洛不必去認屍，也知道死者就是托他保管箱子的人了。

他看看那隻仍然放在沙發上的黑色公文箱子。

現在，眞的沒有人會來把它取回了，那些追搶這隻箱子的人，不論他們有甚麼通天本領，也無法可以查出這隻箱子乃是落到了司馬洛的手中，因為司馬洛根本不認識死者。

警方通過報紙呼籲任何人提供有關這件本年之內第若干宗兇殺案的線索，把它交給警方，也許有助於解決這件事情吧！

不過，在把箱子交給警方之前，他先把箱子打開來，看看裏面有些甚麼東西，也沒有害處吧？

在街上，要把這隻沒有鎖匙的箱子打開，那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過，在這裏，司馬洛的家中，却又不是一件太難的事情了。司馬洛是一個古靈精怪的人．而他的家裏也有不少古靈精怪的設備和用具，這其中自然包括了開鎖的工具了。

司馬洛祇是從抽屜中取出了一條幼幼的鋼條，探進那隻公文箱的鎖孔內，輕輕扭了一陣，那鎖便彈開了，就像用鎖匙把它打開那麼方便。

他把箱蓋掀開了，於是，他就可以看到箱子裏面的東西了。

一張舊報紙在最上面，司馬洛首先把這張報紙打開來看看，看見那是一張昨天的報紙，一張在本市相當暢銷的報紙。

司馬洛把這張報紙打開，看看，裏面有沒有甚麼特別的地方，他相信這張報紙是沒有甚麼可貴的，即使再要找十張，也不會很困難吧！

報紙的下面則是一疊文件了。但是，看來也不是甚麼重要的文件，祇是汽車目錄。那是汽車公司推銷汽車的宣傳品而已，應該也不是甚麼寶貴的東西，除非是那裏面另有內幕。他難道是一個汽車經紀，或者，他是正在準備買一部汽車嗎？司馬洛把那些汽車目錄逐本翻開來，拿着揚幾揚，看看裏面有沒有甚麼。揚了兩本，第三本的裏面，就跌出來了一張硬卡片。這張硬卡片是微帶黃色的，上面佈滿了小孔，像是給白蟻蛀過的。每一個小孔的形狀都很特別，而它們的分佈，看來並沒有甚

麼固定的編排；但是又不像完全沒有，而是有一種特殊的規律的，祇不過局外人是看不懂的了。

司馬洛却明白這是甚麼，這是一張電腦的密碼卡，把這張卡放進適合的電腦之中，電腦就會依那些小孔而發出反應，把那些小孔上紀錄着的內容翻譯出來了。

自然，單單看着這張卡，是無法看得出上面紀錄着些甚麼的，除非是放進電腦之中，而且還要放進適合的電腦之中。

司馬洛怔怔地看着這張電腦卡。無疑地，也就是他們搶奪的東西了。這個死者帶着箱子逃走，那些人在後面追着他，要把箱子奪過來，可是，在被追上之前，這人把公文箱交托給司馬洛。那些人追上了，把他打死了，但是得不到箱子。

司馬洛是得到箱子了，可惜他却不知道箱中的的東西是寶貴在甚麼地方，值得人們如此爭奪；不過，司馬洛是打算查出來的。

這就是人的性格對事情的變化會有極大影響的一個證明了。如果是一個普通奉公守法的規矩人，在當時就會已經把箱子交到了警方的手中，不需要把它拿回家裏，更不會把它打開來。人都是害怕負責的，偏偏就是司馬洛最喜歡把責任拉到自己的身上來。

換句話說，他是一個好管閒事的人，尤其是那種有危險性和刺激性的事，他就愈愛去管。這好像有些人愛吃辣一樣了。愈辣愈好，辣到眼淚也流下來了。這明明是痛苦，他們却引爲快樂。

總之，就是因爲司馬洛這種特殊的性格，這件事並沒有交到警方的手中，而是由司馬洛自己去管。因此，事情的演變，就完全不同了。

首先，司馬洛再研究一下即日報紙上的新聞，那新聞上還有那個墮海死者的姓名和地址，由於死者的身上搜出了證件。

陳龍，三十四歲，住址却是一間酒店裏。那是一間下等的酒店，而他住了進去不超過一星期。他的證件上自然沒有酒店的地址，但是他袋裏有那間酒店的火柴和一條那間酒店房間的門匙，於是，警方就可以找到那間酒店去了。

* * *

那間酒店，倒不像司馬洛想像中的那麼下等。起碼，那裏面是很乾淨的。

司馬洛沒有來過這裏，所以出乎他的想像之中。這一間外表陳舊的酒店，裏面却是相當清潔的。相信這是一間以舒適取勝的酒店，而不是以遊客爲主要對象，所以沒有遊客酒店的奢侈豪華。

而且，使司馬洛十分意外，那個接待員，居然是一個年輕貌美的女郎。當司馬洛走到櫃枱前面，她抬起頭時，他就感到眼前一亮，這樣美麗的一個女人，不應該屬於這樣一個平凡的地方的。

忽然之間，司馬洛是十分慶幸自己沒有把這件事情交給警方了。司馬洛在這世界上最感興趣的東西就是冒險、美女及很多的錢，並不一定依此次序，要視環境而異。總之這三件東西是在最前列的。這一次，冒險是一定有的了，想不到他還找到了一個美麗的女人；而且，看來如果他處理得好的話，他可能也還會有相當美滿的金錢收獲的。

當他打量着這個女郎的時候，這個女人也打量着他。終於，她微笑地打破沉默，說：「先生，租房間嗎？」

「是的，」司馬洛說：「有空房間嗎？」

「要住多久呢？」她問。

「唔，我看起碼一個星期。」司馬洛說。

「一個人？」她問。

「是的。」司馬洛點點頭。

她回頭看看一隻掛了房間鎖匙的架子說：「二一四號房吧，日租是一佰二十元。」

「不好，」司馬洛搖頭，「最好要三字頭的，我是一個迷信的人，我喜歡三字。譬如，三六九號怎樣？」

「對不起，先生，」那女人說：「三六九號不能租給你。」

司馬洛望望那隻架子：「那間房間不是空着嗎？」

「先生，」那女郎奇怪地凝視着他：「你是今天才到達本地的嗎？」

「正是，」司馬洛說：「如果可以的話，請給我這一間吧！」

「這間房最近出過事，」她說：「所以雖然是空着，暫時還不能租給別人。」

司馬洛當然知道這一點。這一間就是死者陳龍生前所住的房間。

他說：「妳是說，有人在這裏自殺之類？」

「不，」那女郎說：「本來的住客在海裏淹死了，他有些東西在房中留下來，警察還在調查，所以房間雖然空了下來，還是不方便租出去。」

「警察正在房間裏守着嗎？」司馬洛問道。

「沒有，但他們隨時會再來的。」她說。

「那人的東西還留在房間裏嗎？」司馬洛問。

那女郎微笑：「先生，總之這間房間是不能租給你的了！」

「那麼，」司馬洛說：「隔壁一間如何？三六七。」

「不如這間吧，」那女郎說：「三六三。」

「三六七也租出去了嗎？」司馬洛問。

「沒有，」她說：「不過，既然你是喜歡三字的，三六三有兩個三字，一個六字。六也等於是兩個三！」

「唔——」司馬洛沉吟着，隨即搖搖頭，「不好了，如果三六七是空着，就要三六七吧！」

這眞是一個古怪的客人，如果是稍爲聰明的人，就會明白他的目的並不祇是要租一間房間而已，實在是要接近着三六九號房，有所圖謀。而司馬洛的眞正用意亦是如此的。他就是故意要讓人懷疑他。如果他不露痕跡地住了進來，也許他不會查出甚麼的；但是如果他是惹人注目地來，那麼，說不定很快就會有人和他接頭了。

司馬洛並不是一個那麼笨的人，他笨起來的時候，是一定有目的的。

「好吧，」那女郎說：「我給你三六七吧，這一間大一點，日租一佰五十元。先生要租多久？」

「一個星期吧，」司馬洛說：「我先付錢給妳了！」

他付了一個星期的房租，那女郎請他塡了表格，然後給他一張收據，說：「謝謝你，司馬洛先生。」

「妳貴姓？」司馬洛問。

她微笑：「林。」

「林小姐，」司馬洛凝視着她：「在以後一個星期之內，我們有很多機會接觸的；而且，我也得請妳多多幫忙和照顧。」

這位林小姐聳聳肩：「這是我份內的事情，本酒店的服務一向是很好的。我們的宗旨，一向是顧客爲上。」

「林小姐甚麼時間下班？」司馬洛說。

「午夜十二點，」她說：「爲甚麼呢？」

「眞可惜，午夜十二點，好些娛樂的地方都已經關門了。」司馬洛說。

「但是也有好些夜總會是午夜才開始熱鬧起來的。」她微笑着。

「例如？」司馬洛問。

她吃吃笑聳聳肩：「你眞是剛來此地的？」

司馬洛指指她剛巧塡寫了的註册薄：「妳也看見的，我是剛剛從新加坡來的呀！如果妳今晚下班之後有空……」

「我今晚已經有約，」她微笑：「眞抱歉，也許過兩天吧！」她按了櫃上的一個鈴，召來了一個侍者。

侍者替司馬洛把行李拿上樓去。祇是簡簡單單的兩隻皮箱，皮箱裏面裝着替換的衣服和日用品罷了。

他們進入了升降機，侍者就兼任升降機的控制員。

「你叫甚麼名字？」司馬洛對那侍者搭訕着問。

「阿佳。」

「阿佳哥，」司馬洛說：「你們這位女接待員林小姐眞不錯，可以提起你們的工作情緒，是不是？」

阿佳聳聳肩：「許多人都是這樣說的！」

「她有男朋友嗎？」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阿佳聳聳肩。

「那即是說她沒有了？」司馬洛問。

「我是說我不知道，」阿佳說：「她也是新來的。」

司馬洛的眉毛抬了一抬：「哦，新來的，來了多久？」

「一星期，」阿佳說：「本來那個請了病假，叫她來替工，所以我不知道她有沒有男朋友的，尤其是她不大肯給人和她談天的機會！」

「哦，許多人都在打她的主意了？」司馬洛微笑。

「她是一流的，」阿佳聳聳肩：「我們都是男人，我們對她感興趣是天公地道的，不是嗎？」

他們到了司馬洛的房間，就在三六九號房的隔壁。阿佳替司馬洛打開了房門，司馬洛則瞧着隔壁的房門。

「那就是出事的房間了？」

阿佳遲疑着：「你知道？」

「我當然知道。」司馬洛說着踏進了自己的房間，四面望望。

「這就奇怪了，」阿佳說：「既然你知道，爲甚麼你還要選它的隔鄰？」

「我並不迷信，」司馬洛說：「而且，人又不是死在這裏的，是嗎？」

阿佳聳聳肩：「但是，知道隔壁住的人剛剛死掉了，這總不是味道。好了，我去拿茶水給你。」

阿佳出去了，司馬洛四面望望，看見這間房間也是很舒服和清潔的，和這間酒店的外表的確是大有不同。他在沙發上坐了下來，點上了一根香烟。

阿佳用一隻托盤送來了兩隻熱水瓶，一瓶是熱水，一瓶是冰水，還有四隻用透明塑膠袋封着的玻璃杯。他把托盤在枱子上放下。

「有甚麼吩咐嗎？司馬洛先生？」他問。

「如果不妨碍你的工作，」司馬洛說：「坐下來談談好嗎，佳哥？」

「談甚麼？」

「當然我也不會白白辛苦你的。」司馬洛手上拿着一張鈔票。阿佳遲疑着，司馬洛把鈔票遞過去，阿佳接過了。

司馬洛說：「隔壁那個陳龍，他在這裏已經住了好幾天，你認識他的吧？」

「這層樓是我負責的，」阿佳說：「我和他當然有一點接觸。」

「你可以告訴我一些有關陳龍的事情嗎？」司馬洛問。

阿佳小心地打量了司馬洛一遍，然後慢慢地說：「我知道的，我已經全部告訴警方了，我再也沒有甚麼可以說的了！」

司馬洛微笑：「我並不是警方人員，如果我是警方人員，我怎會給你錢？你告訴警方的，我沒有聽過，所以，我希望你再告訴我一遍，如果有甚麼還沒有告訴警方的，說出來更好了，這可以更值一些錢。」

阿佳的眼睛閃動着：「你究竟是甚麼人？」

司馬洛聳聳肩：「總之我不會是對你有危險的人物，我祇是會對你有好處的。」

阿佳伸手搔着後腦。司馬洛又說：「如果你不知道從何說起，那不如讓我來問你吧，你回答我的問題好了。」

「好吧！」阿佳點點頭。

「陳龍是一直住在這裏的嗎？」司馬洛問。

阿佳想了一會，點點頭：「是的。」

「有沒有朋友探訪他？」司馬洛問。

「沒有，」阿佳立即說：「從來沒有人來找過他的。」也許這也是警方會經問過的問題，所以現在阿佳不假思索，就回答得出來了。

「陳龍實在是幹甚麼職業的呢？」司馬洛問。

「我看，他像是個汽車經紀吧！」阿佳說。

「是他告訴你的？」司馬洛問：「你有機會和他談過話嗎？」

「不，不，」阿佳又立即否認：「我祇是收拾房間的時候，看見他的房間裏有不少車的宣傳書。你知道的，那種汽車的宣傳册子，每一種牌子的汽車都有好一大堆，印刷得很好看的；而且有兩次我聽他講電話，他談的都是買賣汽車的事情。」

「唔，一個汽車經紀，」司馬洛點點頭

：「從來沒有人來找過他的，祇是他去找人家？連女朋友也沒有？」

「沒有，」阿佳搖搖頭，接着眼中閃着一種近乎頑皮的光芒：「不過有一次……」

「有一次甚麼？」

「我沒有告訴警方，」阿佳微笑：「不大方便。一個女人，我介紹給他的。他說他想要一個女人，我給他介紹了一個。」

「應召女郎？」司馬洛問。

「是的，」阿佳說：「他得到了他所需要的，而自然，我也賺了一點佣金！」

「交易如何？」司馬洛問：「沒有發生甚麼特別的事情嗎？」

「沒有發生甚麼特別的事情，」阿佳說：「那個女人祇是逗留了一個鐘頭。」

這雖然是沒有告訴警方的情報，卻不能算是很有價值的情報。一個單身男子需要女人，這是人之常情了，算不得是特別的事情，除非……

「他沒有再找這個女人？」司馬洛問。

「沒有，」阿佳說：「祇是那一次，他事後對我說很滿意，他會再找她的；但他沒有再找，因爲林小姐來了。」

「這和林小姐有甚麼關係？」司馬洛問。

阿佳微笑：「林小姐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陳龍對她感興趣——」

這也是人之常情了，你對一個女人感興趣，而這個女人是知道有甚麼人進出你的房間的，那你要洩慾的話，也不會再把女人叫進自己的房間來了，寧可偷偷地到別處去找尋歡樂。

司馬洛說：「林小姐對陳龍可有興趣嗎？」

阿佳聳聳肩：「我不知道，不過，她不像很討厭陳龍，她也到陳龍的房間去坐過兩次。」

「祇是坐？」司馬洛問道。

「祇是坐。」阿佳說。他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且他也擧出了肯定的理由：「他們並沒有關上房門。」

「他們談些甚麼？」司馬洛又問。

「我不知道，我不好意思去聽。」阿佳狡猾地微笑：「如果關上了門，我反而可以在門外偷聽一下的。」

「除了陳龍之外，」司馬洛說：「還有別的男人對林小姐感興趣的嗎？」

「林小姐是一個美麗的女人，」阿佳又微笑着：「如果說沒有別人對她感興趣，那是騙你的了。」

「住客？」司馬洛問。

「住客和職員，」阿佳說：「包括我在內。當然，我是自量身份的，不會向她進攻。」

「其他對她感興趣的人，她也對他們一樣嗎？」司馬洛問，「也到他們的房間去坐？」

阿佳搖頭：「她對其他的人就差得遠了，總是一副冷冰冰的面孔，不假辭色的。可以說，她對陳龍是最好的了！」

司馬洛在心裏想，也許這是所謂最難消受美人恩了，林小姐對陳龍最好，陳龍却死掉了。

「出事那天晚上，」司馬洛說：「究竟發生了甚麼呢？」

阿佳聳聳肩：「這裏並沒有發生甚麼。你知道事情並不是發生在這裏的，直到警察來調查的時候，我們才知道陳龍出了事。」

「陳龍是當天晚上出去的，還是前一天晚上已經出去了，沒有回來過？」司馬洛問。

「他是當天下午出去的，」阿佳說：「那時天還沒有黑。晚上，快天亮的時候警方才找到來，我們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陳龍是一個人出去的？」司馬洛問道。

「是的，一個人。」阿佳回答。

「在這之前沒有人來找過他？」司馬洛問。

「沒有人來找過他。」阿佳說。

「電話也沒有？」司馬洛問。

「這個我可不知道了，」阿佳說：「我不是接線生，而且我也沒有理由老是監視着他的。」

「林小姐呢？」司馬洛問：「在陳龍出外之前，林小姐可有進過陳龍的房間嗎？」

「有，」阿佳點點頭：「在他出去之前，她曾去和他談過一陣。她走了之後，他也出去了。」

「這個你倒記得很清楚。」司馬洛說。

阿佳有點自嘲地微笑：「可以說是妒忌心在作祟！你知道的，雖然自己沒有希望得到一件東西，也還是不想別人得到。」

司馬洛現在是對林小姐愈來愈感到興趣了，自然，不是阿佳心目中所以爲的興趣。他點上了一根香煙，抽着，坐在那裏尋思着。

「司馬洛先生，」阿佳說：「還有什麼要問我的嗎？」

「暫時沒有了，」司馬洛揮手中的香煙：「謝謝你！」

「司馬洛先生，」阿佳說：「你究竟爲什麼問這許多？」

司馬洛聳聳肩道：「祇是好奇罷了，祇是好奇！」

阿佳遲疑着，欲語還休似的。司馬洛看看他：「你還有什麼要告訴我的嗎？」

阿佳聳聳肩：「我是想對你說，司馬洛先生，假如你需要女人的話，我手上有很多好貨色，價錢又便宜，招呼又好……」

司馬洛笑起來：「女人這件事，價錢便宜的也會好嗎？」

「是眞的好，」阿佳說：「不騙你的，不是老朋友也不會介紹，我自己也常常享受一下的。」

「改天吧，」司馬洛微笑：「如果我需要的時候，我一定找你！」

「剛剛今天來了兩個新貨，剛剛從工廠裏出來的……」阿佳還是在鼓其如簧之舌，似乎非常希望能做這一筆生意。

「我也覺得可惜！」司馬洛說：「但是，我也和陳龍有同樣的理由的。如果我也叫個女人到我的房間裏來，那麼，在林小姐方面，我豈不是可能會大大失望了嗎？」

阿佳聳聳肩：「那麼算了吧！」

「對了，」司馬洛說：「我還想起了一

個問題，阿佳哥，在陳龍死之後，還有人來找他嗎？我的意思是，除了警方人員之外，還有人來找他或者查問他的事嗎？」

「你是說，」阿佳道：「例如像你一樣的人？」

「可以這樣說。」司馬洛道。

「沒有，」阿佳搖着頭：「我沒有見過，沒有人來找過他。」

「唔，如果有的話，你通知我一聲吧！」司馬洛說：「這情報也值得一點錢的。」

「好吧！」阿佳說：「天氣冷，你如果要電暖爐的話，祇要一按那個掣就行了；不過，不要把電暖爐拉近床邊，這是爲了安全起見。」

「好的！」司馬洛說：「我懂了。」

但是，當阿佳要走的時候，他又把他叫住：「陳龍還有東西剩下來的，是嗎？」他好像很善忘，說沒有問題了，忽然之間又有。其實這是一種戰略，等他不提防時又問一問，這樣，阿佳就是說謊，也說得困難一點了。

「是的，」阿佳說：「警方已經搬走了一部份，不過還有一些剩下來的。」

「我可以去看看嗎？」司馬洛問。

阿佳表示爲難地皺起眉頭：「這……這最好不要了。這是不合規矩的，而且是這一行的大忌，上頭知道了的話，我的工作也保不住了。」

「那算了吧！」司馬洛說。

這一面，却輪到阿佳有個問題了。他問：「假如有人來找陳龍，我怎樣通知你？等人家走了之後再通知你，抑或當時通知你？」

「人走之後再通知我，這有什麼用？」司馬洛微笑：「重要的是我想知道有怎樣的人找他。讓我想一想，這樣吧，除了警方人員之外，有人來查問有關陳龍的事情的話，你帶他來見我好了，你就說我是陳龍的朋友，我對陳龍的事情知道得很多。」

阿佳皺眉看着司馬洛：「但……但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司馬洛微笑：「你怎麼知道我不是陳龍的朋友呢？而且，我是正在計劃着一宗交易，一宗很大的交易，這宗交易成功了的話，一定少不了你的好處的！」

阿佳似乎很有興趣得到好處，他說：「那你還要我替你做什麼嗎？」

「暫事沒有其他了。」

阿佳出去了，司馬洛躺在床上，吸着煙。天氣的確很冷，他開了阿佳對他說過的電掣，電暖爐着了起來。這果然使他舒服得多了，他在矇矓入睡。

＊　＊　＊

當他醒過來的時候，剛剛是晚上十一時半，他的腦子裏面就像有一隻天然鬧鐘，他打算在那個時候醒過來，就在那個時候醒了過來。自然有時也會差幾分鐘，但是絕對不會差得太多的。今天，這隻鬧鐘則比較準確。

他拿起電話，按了按掣，裏面「格」的一聲，電話線接上了，跟着就有聲音說：「喂！先生有什麼需要？」很悅耳的女人聲音。

「林小姐，妳還沒有下班？」司馬洛說。

「差不多了。」那把聲音不太冰冷，同時也並不是拒人千里之外。

「我是三六七的司馬洛。」

「我知道是幾號房打來的，」林小姐說：「有什麼需要呢？司馬洛先生？」

「妳說過有些夜總會在午夜之後才開始熱鬧起來的，」司馬洛說：「我想問問妳，例如那一間呢？」

「這個嗎？很多的，」林小姐說：「例如青堡啦、紅磨坊啦！」

「都沒聽過名字，」司馬洛說：「也不認得路。」

「的士司機會把你送去的了。」林小姐說。

「但是我還欠一件重要的東西！」司馬洛說：「那就是一位美麗而會跳舞的女件。」

「爲什麼告訴我？」她咭咭地笑了起來。

「因爲妳是一位理想的女伴，」司馬洛說：「如果我有這個光榮的話……」

「我不會跳舞，」林小姐說：「恐怕我不很理想了。」

「以妳的美麗，不會跳舞也是一個優點了，」司馬洛說：「如果還要跳舞跳得好，那簡直十全十美，男人在妳的面前會無地自容。妳總得給男人一個挽回自尊的機會呀！」

「我已經說過，今天晚上我有約會。林小姐說。

「明天晚上？」司馬洛說：「我是預約。」

她遲疑了一下：「還是今天晚上吧，我的約會可以推掉！」

「唔！那今天眞是我的幸運日子。」司馬洛說：「我應該什麼時候下來接妳？」

「唔，半個鐘頭以後吧！」她說。

「好，半個鐘頭後，」司馬洛說：「現在我得收線了，我怕妳改變主意。」

他掛了電話，吁了一口氣，成功了，很容易。也許太容易了，他是一個英俊而魁梧的男人，有很多吸引女人的條件；但是他並不相信，完全是他的吸引力使她本來的約會也推辭。她也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女人，她應該知道自己的吸引程度，應該知道如果她今天晚上拒絕了的話，明天晚上他還是會再來求她的。

司馬洛走到房門口去，小心地打開了房門，向外面望望。走廊的中段是有一個櫃枱的，這一層樓的管房就在那裏值班。那是阿佳的位子，但是阿佳目前並不在那裏，大概是開小差去了。不過這是正合司馬洛之意。

司馬洛走到隔壁三六九號房門前面，低頭看看，那門是和他的房間一樣的，房裏沒有人下了門閂和防盜鍊的話，一點也不難把門弄開；不過很可惜，門與牆之間却貼了封條。那是警方貼下去的，似乎警方不願意在他們查調完畢之前有人進去。如果他擅自進去，封條就無法保持完整了，他不能擅自進門而不留痕跡。

司馬洛聳聳肩，回到自己的房間，關上門，走到窗前，推開窗子，向外望望。他可以看到三六九號房的窗子，關上了的。和多數酒店的窗口一樣，這裏的窗子

也是沒有鐵枝攔着的，一個人可以隨便爬出窗外。

司馬洛迅速走回床邊，打開他的箱子。

這個箱子裏祇是放着他的衣服和日用品，如果有人來搜的話，看到的也祇是他的衣服而已，並沒有其他的東西；但是司馬洛就不同了。他的手指伸到箱子裏的一個角落，撕開了那裏的一小片膠布。

那箱子的內部是有着布貼着作爲襯底的，而這一小片膠布上也是有着同樣的圖紋。滿眼都是花紋，普通人就難看得出，原來箱底的一部份是可以掀起來的，現在掀起來之後就可以看到那裏有一個暗格。司馬洛就把手指伸進這個暗格之內，從裏面摸出來了一小綑繩子。黑色的，而這繩子的粗度和鞋帶差不多的。

司馬洛把繩子解開。雖然祇是小小的一綑，但因爲並不很粗，所以長度是有相當了。相信總有卅十尺長。

司馬洛把繩子的一頭在窗框上縛緊，另一頭則在自己的腰間一繞，也縛緊了。跟着，他再伸手摸進箱底那個暗格，摸出了另一件用具，這則是一片薄薄的長型金屬，有點像一把剃刀，司馬洛把這一片長型的金屬放進了衣袋。

然後他就爬出了他房間的窗外，那窗外的下面，是有一條大約四吋寬的雨簷的，一如他房間窗子的頂上也有着同樣的一條雨簷。這是舊式樓宇差不多必定有的建築了。

這條雨簷就可以讓他作踏脚，而且通到鄰房的窗外。

司馬洛就是踏着這條雨簷，向鄰房的窗子移過去。

那條黑色的幼繩纏在腰間及縛在窗框上，使他很有安全感。由於那根繩子是以一種特別韌的尼龍纖維製成的，重如一部汽車也吊得起來。如果司馬洛失足跌下去，這根繩子也會把他吊住。就是沒有這根繩子，他也未必會怕得亂了手脚，這種事情他已不是第一次幹了。他雖然不是一個飛賊，他卻有着飛賊的本領，做他這一種人，如果沒有這些本領，就不容易活到現在。

他到達了鄰房的窗外，很順利，用不到那根繩子。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天氣太冷，冷得他的手脚都有點僵硬，動作因而也受了影響，不夠靈活了。

鄰房的窗門自然是關上了的，而且裏面下了窗門，不過這是意料中事了，這也就是爲什麼他帶來了那一片金屬。

他到了第一扇窗外，就掏出那一小片金屬，毫不留情地向窗子的玻璃上劃下去，貼着窗框劃了一個不夠一角硬幣那麼大的三角型。這顯然是硬的金屬，劃下去後的地方，玻璃就裂了。這個三角形完成了之後，司馬洛用拇指在三角型的中間發力一戳，一小塊三角形的玻璃便與玻璃窗脫離，跌進了屋內。這也即是說，窗子上的玻璃已經出現了一個三角形的小洞了。

司馬洛探手進袋裏，再掏出了一綑像鞋帶的黑繩子。這卻眞的是一條鞋帶了，他把鞋帶重疊，兩頭揑在手上，另一頭則塞進了三角形的小洞之內，垂下去，套住了窗門的柄，然後再拉上來，這窗門柄給拉動了，一旋，窗門便離開了原位，於是窗門給他打開了。

司馬洛連忙躍進窗內，就帶着那條繩子，走到門邊的灯掣，開了電灯。那條繩子夠長，所以他用不着把它解下來，也可以自由活動。

他看見房內的物件仍然很凌亂，大概是保持着原樣，沒有人進來收拾過。床頭几上的烟灰盅裏仍然有好些烟蒂在着，而被子則有一半跌到了地下。

眼見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除了一大疊汽車的宣傳目錄之外。司馬洛把那疊宣傳目錄翻了一遍。裏面沒有夾着什麼，沒有如他得到的那一疊一般，裏面藏着有一張電腦密碼卡。如果有的話，那一定是早已給警方取去了。

司馬洛放棄了這一疊目錄，再去搜每一隻抽屜，也找不到什麼特別的東西來，祇有日用品和衣服，並沒有文件。

也許，任何值得研究的東西都已給警方取去了，至於警方認爲沒研究價值而司馬洛認爲有的東西，則找不到。

司馬洛失望地嘆了一口氣。

到陳龍的房間裏，此行似乎是白走一趟了。

他祇好把灯熄了，再走回窗口去，爬出窗外，把窗門掩上了，再利用窗玻璃上的那個三角形小洞以及鞋帶把窗門閂拉好，然後向他自己的房間窗口移回去。

陳龍的房間大致是保持完整的，祇是窗門的玻璃上添了那個三角形的小洞。如果不是小心檢查，也看不出有這個小洞，而假如是外行人發現這個小洞，也祇是會以爲是開關窗門時不小心震破了而已。

司馬洛回到自己的窗外，臉就不禁紅了起來。因爲他看到他的房間裏已經不是空的了，林小姐正在床邊的沙發上，安祥地坐在那裏，以美好的模特兒姿勢交疊着兩條修長的腿子。

她怎會在這裏？

不過，更重要的問題還是，他現在到那裏去好？他似乎沒有別的地方好去了，而他又不能永遠逗留在那寒風刺骨的窗外，除非等她出去了之後才回到房中。

但是，林小姐的手動起來了，她拉動了一根繩子，司馬洛這時才發覺，他縛在窗框上的那根繩子，原來也通過了林小姐的手中，林小姐現在就是像釣魚人收魚絲似的，把繩子拉回去，於是司馬洛的腰間也給拉動了。

司馬洛祇好厚着臉皮爬進房內。

林小姐微笑看看他。

司馬洛吶吶着說：「妳……怎會在這裏的？」

林小姐微笑：「我提早下班，上來找你，敲你的門你不應，我以爲你出了事，就用管門的門匙開門進來。看來你似乎準備輕生，你改變了主意抑或是嫌太高了？」

「呃……我……我祇是在做運動，」司馬洛苦笑道：「我有這種古怪的習慣，不運動就不舒服的。」

「我認識的男人之中，你是第一個做這種運動的。」林小姐說：「不過，我認爲，這種運動即使對建康非常有益，也是不

值得做的，起碼保險公司就不會接受你投買的人壽保險。」

「不要緊，」司馬洛說：「我反正也從來不信任保險公司。」

她是一個大人，不是小孩子，她當然明白他是去做什麼的。不過他很慶幸她並沒有直接指出來。她仍然安祥地微笑着：「如果其他的住客失去了什麼，我看非要找你這位運動家負責不可了！」

「我可以保証，我的運動並沒有使什麼人失去什麼東西！」司馬洛苦着臉皮說。

「怎麼樣？」林小姐說：「你可以動身了嗎？還要女孩等你？」

「可以了，」司馬洛說：「祇要換了鞋子就行！」

他穿上了鞋子，和林小姐一起出門。關上門的時候，她又對他微笑：「我看，你是這裏唯一不需要把門鎖好的人！」

「祇因爲我是個運動家？」司馬洛也微笑。

＊　＊　＊

她說她不會跳舞，這不是眞的。她跳得很好，因此，她是一個毫無缺點的女伴了。

反而是她帶他去那家夜總會是有缺點的，那家夜總會太吵了。歌手雖然不是沒有水準，但是都有放盡了喉嚨大叫的習慣，這樣，即使歌唱得再好，也不是味道了。這是沒有辦法的，這個地方的人就是這樣，人們都喜歡吵，不吵的地方就沒有生意。

「眞可憐，是嗎？」她在他的耳邊說：「這本來是一位很有名氣的歌星，但沒有人眞正有興趣欣賞他的唱歌，他在台上吵，人們就在台下和他鬥吵！」

「但是有妳在這裏，」司馬洛說：「再吵都不覺得了。林小姐，妳眞是一個很可愛的女人！」

「你的話說得很動聽，」她說：「但是稱呼就刺耳一點了。小姐前小姐後，就像我們還是那麼陌生的。爲什麼你不叫我的名字？」

「但我不知道妳叫什麼名字。」司馬洛說。

「我叫林敏明，」她說：「也有一個英文名字叫美芝，任君選擇好了！」

「我還是選擇中文名字好些，」司馬洛說：「這裏大概沒有第二個叫敏明的人，但叫美芝的起碼有一打。英文名字，是那麼缺乏想像力。」

「你是第一個喜歡我的中文名字的男人。」她說。

「敏明，」司馬洛說：「妳什麼時間需要回家？」

「你要急着回去嗎？」她問。

「我並不急着回去，」司馬洛說：「又沒有人在房間裏等我。我祇是怕妳會急着回去，我希望妳遲一點回去，讓我多些時間和你在一起，如果妳不回去，那是更好了！」

「你是在對我提出一個要求？」林敏明說。

「我們不是小孩子了，」司馬洛說：「這是很正常的要求，就像肚子餓時需要吃東西一樣正常！」

「但是，」林敏明說：「我還是剛剛認識你的，我對你一點也不了解。起碼我要知道一點關於你的事情。」

「妳已經比許多人了解更多了，」司馬洛說：「起碼妳知道我是喜歡做什麼運動的！」

「爲什麼你要做那樣運動？」她問。

「那是我的生意。」司馬洛說。

「你究竟是做什麼生意的？」她問。

「你以爲呢？」司馬洛微笑着問。

林敏明聳聳肩：「如果你做的生意正是我猜的那種生意，那麼，我覺得你眞是不大會選擇對象的。陳龍的房間裏，又怎會有値錢的東西？」

「既然妳猜我是做那種生意的，」司馬洛說：「那眞奇怪妳居然不把我趕走，或者報警把我抓起來。」

「因爲我喜歡你這個人，」林敏明說：「我希望你能夠改過自新！」

「你在說謊，我也是在說謊，」司馬洛說：「你的謊話騙不倒我，我的謊話也騙不倒你。大家的謊話都騙不倒對方的時候，就完全沒有味道了。所以，不如我們還是開始說眞話吧！」

「你先說吧！」林敏明道。

「妳以爲我是來偷東西，」司馬洛說：「那妳是錯了，我並不是偷東西，我是來賣東西的。」

「賣什麼？」林敏明問。

「一些與陳龍有關的東西，」司馬洛說：「而且我相信會很搶手的。」

「爲什麼你告訴我？」林敏明問。

「因爲，」司馬洛說：「妳在對我說謊，妳一定已經跟阿佳談過了。」

「談什麼？」林敏明問道。

「我和阿佳所談的事情，」司馬洛說：「阿佳一定已經告訴了妳，所以妳才會忽然接受我的約會。」

「你不相信我是喜歡你的？」林敏明說。

「我很希望妳喜歡我，」司馬洛說：「但是我不敢相信妳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就喜歡到我這個程度！」

「你和阿佳談些什麼，和我又有什麼關係呢？」林敏明問道。

「因爲，妳不是屬於這樣一個地方的，」司馬洛說：「妳太美麗了，一朵鮮花，應該插在插鮮花的地方。」

她嫣然一笑：「正如你，也是不應該住在這種地方的。」

「妳還是最近才來這酒店做事的，」司馬洛說：「妳來了之後，和陳龍結識了，不久之後，陳龍就出了事！」

「你不是說我把陳龍害死了吧？」林敏明抖了一抖，把他抱得緊緊的，鬢邊的香氣飄進了他的鼻孔。很可惜音樂在這時完結了，他們不得不分開回到他們的座位。

司馬洛說：「妳和陳龍的死究竟有什麼關係？」

「你是陳龍的朋友？」林敏明問。他們現在是隔着桌子，每人握着一隻酒杯。

「我不是陳龍的朋友，」司馬洛說：「我根本不認識陳龍。」

「那麼，」林敏明說：「你究竟是來幹什麼的呢？」（未完・一）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藍荒．文　可飛．圖

龍飛鳳舞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黃鶴樓是自古以來名勝之地，今天卻突然有四條大漢把守，不讓人們登樓，原來是武昌城最有威望的南宮北員外宴客，他既是富豪，又是武林巨擘，綽號紫髯金劍，是武當掌門的師弟，這次宴會是邀請武林後起之秀的四位年青劍客，有崑崙的西疆快劍周隱農、點蒼的天南一劍燕雙飛、華山的寒梅劍何素月，還有峨嵋的銀衫劍客龍驤未到，原來他是被黑湖人妖馮飛虹纏住，施用媚功，龍驤幸未上當，南宮北亦及時找到，一同上黃鶴樓，介紹師兄乙木眞人相見，乙木是來迎接他們四人赴武當參加劍會，他是上屆劍盟大會獲得首位的人……

苦衷難解釋　痛悔有前因

乙木道長沉聲道：「貧道適才接到敝山飛鴿傳書　本門掌教師兄已經靈歸道山了！」

周隱農和燕雙飛兩人齊都發出驚哦之聲　凝目望着乙木道人。

他們心中的疑惑已經得到了答案，但是這答案卻是如此的突出他們意料之外。

燕雙飛忖道：「怪不得我看到樓板上有羽毛和鮮血　敢情是從武當山飛來的遞訊鴿……」

但可以從那一撮鴿羽和鮮血想像出乙木道長在接到武當掌敎玄機道長仙逝的消息時，是何等的激動，何等的悲慟。

否則以他一個出家的道人，絕不可能活生生的將一隻傳信的飛鴿殺死！

一片默然之中，燕雙飛問道：「請恕晚輩冒昧，不知玄機眞人是因爲什麼原因仙逝的？」

他這句確實問得很突然，可是乙木道人在悲慟之下，竟然沒有生氣。

他沉聲道：「掌敎師兄是因爲走火入魔而驟歸道山……」

這句話一出，樓上的五個人全都發出驚哦之聲。敢情他們眞不會想到以武當派的掌門人玄機眞人那一身深厚的功力，竟然會因走火入魔而死，放着那麼許多的護法眞人在旁，竟然無法加以挽救。

驚哦聲中，南宮北顫聲問道：「乙木師兄，難道那些護法的師兄們竟然眼見掌敎走火入魔而不在旁護持？」

乙木道長搖了搖頭道：「這個信上沒有說明，貧道也不知道。」

南宮北睜大了眼睛凝着乙木道長，眼中汩汩的流出了淚水。

乙木道長沉聲道：「此刻武當已由避塵師侄接掌敎之位，爲本門第十八代掌門人。」

龍驤等人又是感到一陣意外，他們眞沒想到此次被武當提爲劍主的避塵道人竟突然接掌武當一派，當起掌門人來了。

他知道武林中五大劍派每二十年會盟一次，由劍會中比劍的優勝門派爲下一次

劍會之主盟，由該派挑出一名武功最強之弟子，作爲種子，接受其他四派決戰後優勝者的挑戰。

二十年前第一屆劍會，是由乙木道長擊敗其他四大劍派高手，取得勝利，因而這次是由武當主盟。

避塵道人是武當近二十年來繼乙木道長之後的一代高手，也是這次被選爲主盟劍派應戰之人，豈知突然之間，竟因玄機掌敎之死而繼任爲武當掌門。

這件突發的事情，怎不使得這四個即將參與劍會的劍手驚愕不已？

樓中有了一陣短暫的靜默，燕雙飛突然開聲，問道：「請問乙木前輩，這次劍會是否會因爲避塵道兄之接掌門而停止舉行？」

乙木道長面上浮過一絲悽然苦笑，道：「劍盟大會乃是二十年前我等五大劍派所共同決定的，不能因任何理由而中輟舉行，是以貧道敢肯定答覆燕少俠，劍會依期於後日舉行。」

他的話聲在樓內迴盪着，彷彿跟北岸的江潮相互呼應，靜寂中，陣陣冷風自敞開的窗櫺吹了進來，迴縈在每個人的耳際裏。

這是各人的感受都互不相同，因而神情也互異，但是相同的悲悼之情卻類似的浮現在每個人的心頭，他們同爲武林中失去一個高人而哀傷。

一時之間，桌上的六個人沒有一人動手取箸，擎杯飲酒。

默然了良久，乙木道長輕輕的咳了一聲，他的咳嗽之聲，引起在座各人注目，齊都抬起頭來凝望着他，等待着他說話。

乙木道長目光閃過這四個年青劍客身上，緩聲道：「四位少俠都是四大劍派中的卓絕之士，無論資稟武功都是派中的翹楚，否則你們掌門人不會命你們參加此次劍會，可是你們有誰能明瞭我們五大劍派爲何要每隔二十年舉行一次劍會？」

他說到這裏，話聲一頓，望着面前的四個年靑人，似乎等待他們的答覆。

他那森厲的目光自左到右，從燕雙飛的臉上掠過，一直落在龍驤的臉上，方始停了下來。

他的臉上浮過一絲淡淡笑容，說道：「二十年前第一次劍會上，貧道代表武當，曾與令尊龍雲鶴在峨嵋金頂之上連戰一晝夜之久，最後以一招『鳳飛九天』取得勝利，二十年後的今日，貧道想來依然不禁爲當年的緊張而心跳，因爲那『鳳飛九天』之式，乃是先師所創之招，當時並不如何完美，令尊只是敗在一時疏忽之下而已……」

他話聲一頓，道：「這一段往事，諒必令尊曾對你說起過？」

龍驤頷首道：「家父曾經不止數次跟晚輩提起二十年前的劍盟大會，他曾經說過那招『鳳飛九天』的確奧妙之極，然而卻也有許多漏洞。」

他這句話說得頗爲坦率，南宮北的臉色爲之一變，道：「敝門這『鳳飛九天』之招已至變化成七式，神奧無極的地步，豈會還有漏洞？」

龍驤微笑不語，既未理睬南宮北，也未回答他的話，就像根本沒有聽見一般。

乙木道長微微一笑，道：「這二十年來，想必他已經想出破招之法了？」

龍驤頷首道：「晚輩不敢隱瞞，家父確實已經想出一招『龍騰九淵』，可以破去『鳳飛九天』之式！」

乙木道長面上依然浮現起那絲微笑，道：「貧道曉得令尊聰明絕頂，必然能夠想出破去那招『鳳飛九天』之法！」

他凝望着龍驤那英俊的臉孔好一會，一直都沒有說話，桌上多人都不曉得他爲何說出那一番話，卻又住口不語。

尤其是龍驤心中更是疑惑不定，他無論怎樣揣測，都不了解乙木道長爲何要提出那個問題來。

至於周隱農等三人心裏也頗不是味道，他們聽到乙木道長提到武當的劍道絕技『鳳飛九天』時，並拿昔年龍雲鶴之比劍的情形說出。言下之意，顯然是唯有龍驤才能夠取得向劍主武當派的避塵道人挑戰之權，也就是說崑崙、點蒼、華山三派都會敗在峨嵋之下，這未免有些目中無人。

每個人心中都有各自的想法，是以樓中一時又變爲沉寂。

默然片刻後，乙木道長突然長長的嘆口氣，說道：「唉，貧道此時眞後悔當年年輕氣盛，明知龍雲鶴較我要強得多，卻依然要拚命將之擊敗，以致落得今日的地步！」

他這句話突如其來，有似一陣鬱雷似的迴響在每一個人的心裏。

燕雙飛駭然暗忖道：「這是什麼話？我們既是代表本門與五大劍派的比劍大會，就必須以本門榮譽爲重，使本門絕藝發揚光大，那還會有要將這榮譽讓與別派之理？」

他心裏這麼想，望着乙木道長在不住搖頭，實在忍耐不住，出口道：「乙木前輩，請容晚輩陳述一言。」

乙木道長似乎陷在一個頗爲痛苦的回憶中，眼中浮現起痛悔之色，正自嘆息不已，卻聽得燕雙飛的話聲在耳邊響起。

他抬起頭來，凝目望着燕雙飛，道：「燕少俠有什麼話要說？」

燕雙飛說道：「方才木前輩問起晚輩等參加劍會的目的是什麼，晚輩沉思良久，認爲一方面是我們五大劍派爲了互相砌磋劍藝，增進本門劍法變化，含有互有觀摩之意，另一方面則是藉勝負之分，而使各派弟子有榮辱之念，加緊上進，更加努力……」

乙木道長頷首，道：「這是一部份道理！」

燕雙飛說道：「既然晚輩之言不錯，那麼前輩方才言及昔年不該獲勝之事，豈不……」

乙木道長沒等燕雙飛說完，眼中閃出凌厲的神芒，大聲叱道：「咄！無知小輩，你胡說八道什麼？」

他的話聲宏亮震耳，使得每個人耳中嗡嗡的響個不停。齊都愕然的望着他，不知乙木道長爲何發如此大的脾氣。

燕雙飛驚魂稍定，道：「請前輩原諒晚輩妄言。」

乙木揮了揮手，道：「你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不要多言。」

他好似也覺得自己怒氣太大了，是以

此刻臉色緩和，說起話來也緩和多了。

燕雙飛看到乙木眞人臉色和緩，」誠摯地問道、「晚輩等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前輩能否……」

乙木道長搖頭道：「眞正的原因，沒有人能夠知道，唯有這次劍會中得勝之人才能夠有權知道……」他說到這裏，目光烱烱的凝注着燕雙飛，厲聲道、「這個秘密，你不必想要打聽，終你一生，也不會曉得的！」

燕雙飛雖說胆子不小，可是面對着乙木道長那冷煞如劍的目光，卻不由暗暗打了個寒噤，不敢加以逼視，更用不着說反駁了。

看到燕雙飛默然無語，乙木道長目光一閃，又落在龍驤的臉上，他默默的望着龍驤好一會，道、「貧道二十年來爲昔年之事痛悔不已，心中隨時都留有陰影，認爲武林大禍恐將不遠，兢兢業業之間，匆匆已過二十年，好在那禍端直到今天方開始萌發，還有時間可以解除……」

桌上的客人不曉得乙木道長瘋瘋癲癲的在說些什麽，齊都惑然望着他。

龍驤還以爲乙木道長因爲驟聞武當掌敎玄機之死，而一時悲傷過度，喪失神智，是以緩聲道、「前輩請不必多說了，關於玄機眞人之驟歸道山，固使人痛心，然而……」

乙木道長凝目道、「你以爲貧道瘋了不成？」他突然失聲大笑道、「如果貧道能夠瘋了，也得到大解脫，偏偏貧道不會瘋，是以還需苦撑下去。」他說到最後，語聲蘊含着極大的悲哀，幾乎已到了聲淚俱下的程度。

南北宮皺眉道：「師兄……」

「住嘴！」乙木道長叱道、「此刻貧道已沒有時間與你說話了！」

南宮北受此叱責滿臉通紅，乙木道長卻沒有理會他，轉首對龍驤道：「貧道認爲當代少年英豪，只你還有一絲機會能夠挽回武林刦運，除此之外，恐怕再無他人了！」

他話聲一頓，道：「因此你在後日劍會之上，必需拚着性命將避塵擊敗，記住，不可稍留絲毫情面，非要成爲本屆劍主不可。」

他這句話一說出來，較之一陣巨雷猶要使人受到震撼，室內的五個人全都呆住了。

南宮北怔了一會，驀地一拍圓桌，大吼一聲道、「氣死我也！」

那擺得滿滿酒菜的圓桌，在他一掌拍下，頓時裂成數塊，酒菜菜湯流得遍地都是。

席上的其餘五個人，無一不是深具武功的高手，但是他們似乎沒有想到南宮北會憤怒到如此地步，竟將桌子拍壞，酒菜翻倒。

在酒菜飛濺中，只有華山寒梅劍何素月一個人驚叫一聲，飛身閃挪開去，其他的四個人竟是連動也不動一下，以致被酒菜濺得一身都是。

南宮北濃眉斜軒，電目放光，頷下的三柳長髯不住地拂動，顯然他的心情激動無比，控制不住自己的行爲。

只見他語聲顫抖地道、「師兄，你怎可說出這等話來？」

乙木眞人不愧是個高道，他滿身酒菜飛濺着，那一襲道袍上汚穢不堪，又是菜，又是湯水，可是他却臉色平靜如常，毫無一點激動，就彷彿是在一個深湖投入一塊小瓦，根本未波及湖水的平靜……

紫髯金劍南宮北見到乙木眞人毫無反應，繼續又道：「師兄，你身爲本門弟子，蒙獲本門恩寵，不但得修絕藝，而且還在江湖上得有盛名，爲了圖報師恩，應該捨身以報才對，豈可鼓勵別派弟子……」

他愈說愈是激動，說到此處，語聲一噎，竟似說不下去，喘了一口大氣，又道、「師門的榮辱，亦即我等的榮辱，師兄你怎麽可以說出那等話來，怎麽對得起死去的師父和掌敎師兄……」

席中諸人一聽到南宮北所說的話中漸漸牽涉到門派之間，顯然對於乙木道長極端之不滿。

尤其是龍驤聽了，心中更加的不好受，他站了起來，朝南宮北抱拳道、「南宮前輩，此次承前輩設宴相待，晚輩非常感激，不過……」

在他的心中認爲乙木道長可能是因爲驟而聽見武當掌敎玄機眞人的死訊，而一時神智失常，才說出那一番話來……

至於南宮北之氣憤拍桌，也是基於愛戴師門之心所發，是值得原諒的，唯獨自己身在乙木道長與南宮北兩師兄弟之間的爭執，確實感到非常的難堪。

因而他才站將起來，預備離開這尷尬的處境。

那知他還未說出自己要離開的意思，坐立一旁的乙木道長巳沉聲道、「龍少俠請坐。」

龍驤猶豫了一下，只見燕雙飛和周隱農都以奇異的目光望着他，他暗自忖道：「單看乙木道長如此鎭靜，毫無一絲埋怨之色，可見他的修養巳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像他這樣的一個修道之士，絕不會因爲玄機道人之死而致發瘋，他之對我說那些話，必然另有理由的……」

他心中意念電轉，默然地望了乙木道長一眼，緩緩的坐了下來。

乙木道長以含着嘉許的目光深深地望着他，然後沉聲道、「貧道方才對你所言，皆係衷心之言，至於此中眞正的含意，待你取得本屆劍主之席後，便可知曉，貧道在此也不必多言……」

紫髯金劍南宮北濃眉皺起，沉喝道、「師兄……」

乙木道長擺了擺手，道、「南宮北，貧道了解你的想法，你不必多說了，稍後貧道自會向你解釋的。」

南宮北欲言又止，他似乎想要措詞同覆乙木道長的，還未及說出之際，燕雙飛已經說道、「乙木前輩，請容晚輩稟告一言……」

乙木道長目光一轉，道、「燕少俠有什麽話，儘管請說。」

燕雙飛道、「前輩方才說及此次劍會，唯有峨嵋龍兄能夠取得挑戰之權，甚而穩有擊敗武當避塵道兄的把握，是否表示在下和周兄還有華山何女俠等皆不堪峨嵋一擊？」

他這句話裏所含的挑撥性很濃，把周

隱農和何素月都拉在一起，使得他們與他自己都站在同一立場，敵對着乙木道長。

乙木道長怎會不曉得燕雙飛說出這句話來的含意。他也曉得自己說話不愼可能會引起門戶之爭，可是他却毫不考慮地頷首道：「是的，貧道是這個意思。」

燕雙飛臉色一變，望了周隱農一眼，冷冷笑道：「前輩既然這麽說，那麽在下和周世兄又何必千里迢迢的趕來武當參加劍會？何不就此同山……」

寒梅劍何素月也是冷笑一聲，說道：「是呀，既然我們都不堪峨嵋一擊，又何必在劍會上出醜呢？對不起，我可要先走了！」

她這話是對燕雙飛說的，說完了轉身便走。

南宮北揚聲道：「何女俠請留步！」

何素月脚下一頓，轉過身來道：「晚輩既然巳經預知此次劍會中何人能勝，又何必多此一行？」

南宮北抱拳道：「關於敝師兄失言之事，請何女俠原諒，老夫所要求的是請何女俠在此稍候片刻……」

乙木道長將他的話截斷，道：「貧道並非失言，若有牽涉到各派之處，貧道自會向你們掌門人飛書函告……」

南宮北怒喝道、「師兄，你可知道武當的聲譽巳經被你一手摧毁，眼見又將引起門戶之爭，你却依然……」他深吸口氣，道、「師兄，我們下樓去說！」

乙木道長長嘆一聲道：「茫茫天下，有誰知我此時之心……」他那瘦癯的臉上，肌肉抽動了一下，站了起來，頷首道：「好！貧道與你下樓去說個明白！你便能夠了解我這做師兄的苦衷了！」說着往樓下行去。

南宮北見到乙木道長下樓而去，苦笑了一下，抱拳道、「請各位原諒敝師兄失禮，老夫稍去片刻回頭再與各位解釋，在此之前，尚祈各位少俠看在老夫薄面，暫候一會……」

他話聲一了，揚聲道：「來人哪！」

樓中的酒菜本來早巳擺好，那些下人大概是受到南宮北的吩咐，沒有一人留在廳裏，而在廳外等候招喚。

是以南宮北話聲一出，立即便有二個黑衣大漢應聲而入。

他們見到廳內的凌亂模樣，面上毫無反應，走到南宮北之前，恭身抱拳道：「小的們在此，請問莊主有何吩咐？」

南宮北問道、「鄔師爺到了沒有？」

那左邊的黑衣大漢頷首道：「鄔師爺巳經在內廳等候多時，只等莊主招喚。」

南宮北頷首道：「你們連將酒席撤去換上一桌擺在內廳，哦！且先帶三位少俠去梳洗更衣一番，然後帶往內廳由鄔師爺陪着他們！」

南宮北吩咐完了，轉身朝廳內四人抱拳，道：「四位少俠請恕老夫暫時失陪了。」

廳內的四個年青人一齊站了起來，望着南宮北匆匆的走下樓去，燕雙飛說道：「到底南宮前輩是個成名人物，又是武昌城內聞名的大莊主，這等風度着實令人可佩。」

何素月憤憤地道：「早知道乙木道長是如此可惡，我根本就用不着趕來了！」

周隱農見到何素月餘怒未歇，嘆了口氣道：「在下也沒料到乙木道長身負武當第一高手之名，却說出那等幼稚的話來，不過我們應該看在南宮老前輩的面上暫留此處。」

燕雙飛斜睨龍驤一眼，說道：「我們若是就此一走，豈不顯得我們太沒氣度一點？何況在下一向倔強，乙木道長愈是瞧不起在下，在下愈要拿出事實來給他看，到時，他便知道他所認定之事並不是很正確……」

周隱農頷首道：「爲了本門的榮譽，我必然要全力以赴，免得讓人家說崑崙不及峨嵋……」

龍驤見到他們的話題又談到自己身上，他望了燕雙飛和周隱農一眼，想要出言辯駁，可是同心一想，忖道：「不管乙木道長是在何等心情說出的那番話，他若不是瘋癲的話，必然有其道理存在，現在我還未探討出其中的道理，又何必與他們爭論？」

他淡然一笑，沒有理會周隱農和燕雙飛，甚至連向他們多望一眼的意思都沒有，轉身向着欄杆行去。

此時正當申末時分，蒼穹彩雲滿佈，太陽巳墜至西山，霞光映着江水，泛出片片粼光，有似一條巨龍蜿蜒而去。

龍驤倚欄杆，憑風而立，四下江波水色，燈火人家全都收入眼底。

雖然眼前的景色如此的絢麗，可是龍驤却是無心觀賞，他的整個心靈裏，都充滿着方才乙木道長對他所說的那一番話。

對於參加此次的劍會，他確實是有必勝之心，可是他知道其餘的四個人也同樣的有求勝之念，他們誰都不願承認自己不如他人，自然對於乙木道長所說的那番話不滿。

因而龍驤不是在思慮其他三個人的憤怒情緒與乙木道長的話中含意，他所想的是爲何乙木道長要說出那番話。

「難道他眞是因爲武當掌敎之死，而致精神錯亂，是以才會胡說一番？」他想到這一點，隨即又被自己所否定，因爲他巳從乙木道長那等從容冷靜的態度中看出乙木道長決非神智失常。

他暗忖道：「一個神智失常的人，當然不可能那樣冷靜，可是他若不是神智失常，又爲何冒着發生門派之爭的危險，而對我說出那番話？事實上，他那些話對我只是增加困擾，沒有一點好處，他又是爲什麽要那樣說？」

他再三揣摩着乙木道長的話，然後爲乙木道長說那番話的原因下了幾個假設。

第一，也許是與武當掌敎之死有關。

第二、武當避塵道人即將接掌敎之位，若在此次劍會上被擊敗，則會影響接任掌敎，那麽便可使乙木繼任掌敎。

第三，取得劍主之名，將有一種特殊的利益，這種利益乙木道長不願避塵道人獲得。

第四、得獲劍主之人，需要肩負重大之任務，此等任務非避塵道人所能担負得起，乙木道長認爲非龍驤才能担當得起，是以才鼓勵龍驤盡力擊敗其他四派年青高手，取得劍主之名……

許多許多的意念在他的腦海裏起伏，龍驪只覺愈想思緒愈亂，在那麼多的假設中，幾乎每一條都可能是，也可能都不是，想來想去，使得他反而更加迷糊了。

他擰了擰頭，迎着拂面的江風，深深的吸了口氣，忖道：「我現在多想些什麼？反正我只要盡力爲之，不論是否能取得勝利，只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便行了，父親在臨走之時，也沒吩咐我一定要成爲此屆劍主，就算落敗了，他老人家一定也不會責備我。」

他想到這裏，只覺心頭的負担減輕不少，眼前的烟波水色，舟影霞光，也都隨着雜亂思慮的抛去而一一映入眼簾。

他的目光泛過那無邊的江波，只覺心曠神怡，剛才的那思慮憂疑爲之一掃而空，心情愉快之極。

他暗忖道：「黃鶴樓果然不愧爲歷代的騷客所歌頌，這等勝景怡人心目……」

他剛想到這裏，突然見到江上的一隻小舟上飛躍起一條人影，一掠數丈，落在水面，踏波向着下游而去。

、他的目光一閃，只見從那小舟之上，接連又射出了一條人影，向着先前那人追去。

那兩個人的速度都快得驚人，尤其在這黃昏時分，江上薄霧輕籠，若是常人決定無法看得見，就算看到了也無法看得清楚。

可是龍驪目力極強，他僅藉着江面的翻湧波光，便可以看清楚那自小舟躍出的兩條人影的身形。

他凝目望去，只見那當先躍出小舟的是一個身着道袍，頭上道冠已去，長髮披肩的道人，而緊跟在後面追去的，是一個手持長劍，身形魁梧的大漢。

由於那兩人向着下游躍去，背後對着黃鶴樓，以致龍驪只看出他們的後背，而無法看到他們的面目。

他只見那個道人躍出小舟，那等飛掠之式竟然遠達四丈有餘，一落在江面上，在滾滾的江波上急步飛踏，竟然沒有沉下去。

龍驪不禁駭然忖道：「這個人是誰，竟然能够踏波而行，如此武功已是可當得武林一代高手，但他却似在逃命一般，莫非後面那個大漢更加可怕不成？」

心念剛轉，他已見到那緊追在後的中年大漢身在空中，振臂將長劍擲出。

一道光芒在空中閃過，那枝長劍已如電光般的向那踏波而行的道人射去。

龍驪距離約二十丈外，站立在黃鶴樓上，看見那大漢擲劍而出，也不禁嘴裏發出一聲低哦。

他目光閃處，只見那道人在江面上踏行了數步，似是已經覺察到身後急射的長劍，振臂一揚，斜斜拔起，欲待閃開那自後急射的一劍。

可是他却由於在江面上掠身躍起，速度沒有在地面躍起那樣快，以致身形剛一騰起，便被那枝長劍射中左脅……

在龍驪低聲驚呼中，那個道士身形在空中微微一頓，已往江中跌落下去。

就在這個時候，那將長劍擲出的中年大漢也因爲全力擲劍出手，眞力後繼不及，往江中直落而下。

龍驪眼睛連眨都沒有眨一下的凝目望去，他要看一看這一幕突然發生的奇事該怎樣結束，那兩個人墜落江中之後又該如何……

他的目光沒有閃動，一條人影，已如電閃般的映進他的眸子裏，那種飛掠的快速，在他的眼裏都幾乎只看到一條烟似的淡淡人影。

驚凜之下，龍驪只見那條人影身在空中，揚臂擲出一塊木板，剛好落在那個中年大漢的脚下。

那中年大漢還未站到江面，身形急墜之勢突然一頓，正好踏在那塊木板上，他就藉着那一片木板的浮力，換了一口氣，整個碩壯的身軀騰躍而起，斜斜的掠囘小舟，身法美妙之極，宛如一隻海燕迴波展翅……

龍驪還未來得及讚嘆那個中年大漢身法的美妙，已見到那身中長劍的道人落入江中。

江水波動，那道人的雙手猶在水面上搖了一下，似乎不願就此落水死去。

龍驪眞恨不得自己此刻就在那道人的旁邊，可以伸出援手，將那道人救出，可是他也明白自己就算長着雙翼，也無法在那道人沉沒江中之前，將之拉起……

他心中正在憐惜那個不知名的道人就此死去，已見到那條擲出木板的人影竟在江面上一掠六丈有餘，俯身把即將沒入水中的道人拉了起來。

那最後掠出小舟的人影一拉起落水的道人，立即抛下一塊木板在水中，他的身子在江上一點，立即如同野鶴般的冲天而起。

像這等駭人的輕功，龍驪別說見過，就算聽都沒有聽過，他像一尊石像的站立在欄杆之旁，眼望着那條人影以極快的速度掠囘小舟，他方始定過神來。

在江面上所發生的這一連串的事，只是很短一段時間，但在龍驪心中却受到了極大的震懾。

他的心湖上似乎落下一塊巨石，石塊已經沉落湖底，水面的波紋依然一圈圈的往外擴散……

他暗暗地忖道：「天下竟有如此神奇的輕功，能够超越出六七丈遠，若非我親眼目睹，簡直不敢相信……」

龍驪驚愕地立在欄杆之前，忖想着剛發生在眼前的一連串事情，好一會方始定過神來。

他朝着江中望去，只見那隻烏篷小舟，以極快的速度向着江岸而來，他的心中突然閃過一個意念，暗道：「這幾個人到底是誰？怎地在武林中我却從未聽過有人具有這樣高明的輕功絕技，倒想要去見一見……」

他不但心中好奇的想要一見那絕頂輕功在江面上救出道士的怪人，並且還有要探明爲何發生那等情事的原因。

是以，他心念一動，立即轉身，欲待奔下黃鶴樓去，到江邊等候那隻小舟的靠岸。

他剛一轉身，見到大廳裏收拾得乾乾淨淨，燕雙飛和周隱農不知何時已離開他去，只有寒梅劍何素月坐在靠牆的檀木椅中，托着香腮，不知在忖想些什麼。

她那烏黑的眸子，呆凝的投注在龍驪身上，身軀斜斜的靠在椅子把手處，正在入神之中，猛然見到龍驪轉身過來，不由得悚然一驚。

她那烏黑的眸子一接觸到龍驪投過來的詫異的目光，立即閃避開去，粉白的臉上不由得一紅，刹那之間，連手足都似乎不曉得擺在那裏。

龍驪結婚已有半年之久，而且妻子又是被武林中讚譽爲中原一美人孟麗君，對於女人的心理雖說不完全了解，却也曉得不少了。

他是過來人，自然明白何素月這樣痴痴的望着自己，具有什麼含意，因而在刹那之間，他也爲之窘了一下。

到底，他比未婚何素月是要老練得多了，並且他身爲男人也容易鎭定下來。

是以在一窘之下，他立即便恢復自然，輕輕的咳了聲，他打了個招呼道：「何女俠，在下沒想到妳還留在廳中……」

何素月站了起來，淺笑了下，道：「他們去更衣梳洗了，我看到那什麼鄔師爺便討厭，所以留在這裏……」她抬起頭來，望了龍驪一眼，道：「龍少俠，你身上的衣服也弄髒了，何不去弄乾淨，爲何在這兒……」

龍驪俯望了望自己衣袍上的酒漬殘湯，笑道：「不必了，這一點酒漬被江風一吹全都乾了，等到酒宴完後，再回客棧裏換一件便行了。」

何素月道：「這次南宮前輩設宴欵待我們，本來該是一件很愉快之事，可惜弄成這個樣子，眞是始料不及……」

龍驪輕輕的嘆了口氣，道：「其實在下也不明白乙木道長爲何那樣誇奬在下，以致使得在下頗爲難堪，但願他的話不致引起何女俠的不愉快……」

何素月搖了搖頭道：「沒有什麼，剛才我雖然有點不高興，可是後來想通了倒也沒怎樣，其實以小妹之見，此次劍會，也唯有龍兄能够取得劍主之位……」

龍驪連忙搖手，道：「何女俠快別這麼說，免得讓周、燕兩位聽了更加責難在下……」

何素月道：「這本來是嘛！他們兩個與龍兄你比較起來，確實要差上許多，他們就是心中妒忌也沒有用……」

龍驪搖頭道：「何女俠這麼一說，在下可要無地自容了……」

「唉！」何素月說道：「你怎麼這樣迂腐？我又不是諷刺你，而是誠心誠意說的。」

龍驪說道：「在下當然明白何女俠不是在諷刺在下，不過在下認爲我們五大劍派共同聯合擧行劍會之擧，不但含有互相觀摩的意思，並且還有相互激勵之意，我們不能因爲一時的意氣之爭，而使得各派之間起了猜疑之心，以致影响到各派的好友……」

何素月說道：「我想，這個不會吧！劍會是要設立一位劍主的名位，當然是奬勵劍法上優勝者，目的在於鼓勵我們潛心於劍術的改進，自然不能說劍術較差而未得勝，便妒忌他派，這完全要憑眞才實學的……」

龍驪聽何素月這麼一說，突然想到了方才所見到的一幕，他不禁感慨地說道：「武功之道浩瀚如海，任何一項都可使人窮畢生之力去研鑽，更何況劍道乃是百兵之祖，更加艱難，以我等在生之年去全力鑽研，也不能說有所成就，更何況分散精力，用於其他方面，成就也更加小了，在下只盼我們五大劍派，能够相互携手，盡力於劍道的鑽研上，將之發揚光大，留給後世……」

何素月肅然，道：「想不到龍兄的壯志之大，眞是令人佩服，小妹有幸，能够得聆龍兄高論，實是榮幸，但願今後峨嵋華山兩派親如手足，担負起發揮劍學的大任……」

龍驪見她說着眼中放出一股奇異的光芒，那種光芒竟是如此熟悉，他的心裏不由得陡然一震，吸了口涼氣，忖道：「麗君不是時常以這種目光望着我嗎？糟糕！這個丫頭竟對我……」

他慌忙避開眼光，說道：「何女俠，在下要到街上去一下，暫時失陪了！」話一說完，立即匆匆向着樓外走去。

何素月見到龍驪那等神情，臉色一變，幽怨地喊了聲道：「龍少俠……」

龍驪脚下一頓，囘過頭來，只見何素月呆呆的望着自己，他心中又是一哦，連忙鎭定一下，道：「在下剛才見到街上有人行過，遠望好像我舅兄孟如海，是以想去看一看……」

他提出自己的舅兄小呂侯孟如海出來的用意是在提醒何素月，自己是個已婚之人，要何素月收歛一下漸漸奔放的情感。

何素月並不是個笨人，她又怎會不明白龍驪的意思？

她凄怨地望了龍驪一眼，搖了搖頭，飛快地轉身往走廊奔去。

在她轉身的一刹，龍驪看到何素月的眼角瑩光閃現，似乎眼眶裏含滿着淚水。

他怔立了一會，嘆了口氣，頗爲內疚地忖道：「何姑娘，請恕我這樣對待你，我必須顧念到自己的身份，只好不能接受你的好意了……」

他想到這裏，俊美的臉上浮起一絲苦笑，轉身往樓下行去。

剛剛踏下樓梯五步，只見一個人從樓下匆匆的奔了上來。

那人望見有人站立樓梯上，抬頭一看是龍驪，連忙笑笑道：「哦！原來是龍少俠。」

龍驪在那人一上樓時，立即便看清楚了，他笑着道：「是南宮前輩回來了？」

南宮北走上了幾步，挽着龍驪的手臂道：「龍少俠爲何要下樓去？莫非鄔洪他對少俠有不禮貌之處……」

龍驪見到自己的手臂已被南宮北挽着，知道自己是不能够下樓去探看那小舟上的異人了，他只得放棄心中那個好奇之心，借同南宮北登樓囘到廳裏。

對於南宮北話中所提的鄔洪，他根本沒有見過，但是他知道鄔洪必然就是南宮北莊裏的師爺。

他搖搖頭，道：「在下尚未見到鄔師爺……」

南宮北哦了一聲，詫異地望着龍驪，見到他衣上的菜水還未拭去，衣袍也未更換過。

他微微怒道：「老夫帶少俠去梳洗更衣，他們這些混帳竟未依命行事，眞是可惡……」

龍驤道：「不！前輩錯怪他們了，是在下認爲衣上這一點酒漬沒有什麽，所以才未更換。」

南宮北歉然道：「是老夫不好，一點都不能克制自己，以致使得龍少俠衣袍弄汚。」

龍驤俯身望了望自己的衣袍，淡然笑了笑，正待說話，眼角的餘光却已瞥見南宮北的靴上是濕的！

他目光一凝，從南宮北的靴上移轉到樓板，果然見到了幾個淡淡的水印。

那淡淡的水印若非是仔細看，絕難看得出來的，這因爲南宮北的靴底沾上了黃色的泥土之故。

但，也就是如此，龍驤更加容易測出南宮北是否便是方才從舟中躍出的那個中年大漢。

他暗自忖道：「武昌城裏的街道全是青石板鋪成的，整齊而清潔，絕不可能有走在上面沾住黃泥的機會，南宮北靴上有水有泥，可見他絕非就在街上……」

他心中明白只要有機會，親身到江岸去看一看，從岸邊的土質上便可以判定方才從舟上擲劍而出的那個中年大漢是否南宮北？

不過他也清楚，單憑靴上的泥土痕印，便說南宮北對乙木道長圖謀不軌，並且已將之殺害，根本不可能獲得其他人的相信。

目前只有在暗中設法偵查乙木道長的下落，以及南宮北眞正的面目，並且在搜集到證據之後，才可以確定南宮北背叛師門，謀害師兄的大罪。

許多的意念在他的心中電旋而過，他淡然一笑，道：「在下方才本想更衣換袍，却是想及乙木道長方才之言，忍不住心中耿耿不安……」

南宮北道：「少俠不必介懷，關於敝師兄之言，方才他自己也承認不該那麽說，不但影响了大劍派之間的友好，並且還使少俠受到重大的傷害。」

龍驤應聲道：「哦！乙木道長這樣說過？」

南宮北答道：「乙木師兄是這麽說的，他認爲他所說的話，使少俠的心中增加了許多負荷，由於這種負荷，將會使少俠過份注重勝負，以致影响到招法之上，此外一個原則是造成其他三人對少俠的鄙視和妒忌……」

他在說話之間已經跨上了樓梯，話聲頓了頓，緩聲道：「是以乙木師兄在臨走之前，命老夫向少俠道歉，請你原諒他的失言。」

龍驤上了樓，見到南宮北向着走廊行去，他立即停住了脚步，裝出非常驚訝的哦了聲，問道：「乙木道長走了？」

南宮北見到龍驤止步，他也沒再向前走，停住了身形，轉過身來答道：「他已經囘武當去了！」

龍驤詫異地問道：「乙木道長不是這次劍會的接待之人麽？他怎地又突然趕囘武當？」說着，目光烱烱的望着對方。

南宮北神色坦然地道：「乙木師兄由於掌教師兄之驟歸道山，心情受到很大的打擊，所以將那接待之責交與老夫……」

他笑了笑，道：「少俠可以放心，老夫必然會盡到接待之責，使各位都能……」

內廳傳來一陣絲竹的樂聲，打斷了南宮北所要說的話。

南宮北歛聲笑道：「這才是眞正酒宴的開始。」

他拍了拍龍驤的肩膀，道：「來來來！龍少俠，我們進去喝幾杯吧！」

龍驤猶豫地道：「喝酒之事不忙，在下……」

南宮北見到龍驤話說到一半，沒有說下去，他詫異地道：「少俠有什麽事情，儘管對老夫說出便是。」

龍驤本意將方才自己所見的事情，向南宮北提出來，用以窺查對方的反應，那麽他便可從南宮北的臉色上看出對方是否已經將乙木道長謀害了！

可是他囘心一想，却又認爲自己此刻，揭露這等隱秘的大事，可能立即便與南宮北反臉成仇，而影响到自己參加此次劍會。

南宮北又怎知龍驤心中所想之事？他見到對方那俊秀的臉上，一片猶豫之色，不由詫異的望着龍驤

當他的目光經過龍驤身上所穿的銀色衣袍，恍然忖道：「哦！原來你是因爲衣上沾汚了之故，所以才不好意思就此進入內廳！」

他又歉然地說道：「龍少俠，老夫眞是抱歉，方才一時克制不住情緒，以致弄得少俠身上汚穢不堪，老夫帶你去內室更衣！」

龍驤道：「在下身上的酒漬已被江風吹乾，倒沒有什麽，只是在下方才憑欄之時，看見一件奇事……」

南宮北一怔，驚哦一聲，問道：「少俠看到了什麽奇事？能否告訴老夫？」

龍驤道：「請問前輩，武昌附近，可能什麽絕世高手隱居在此？」

南宮北沉吟一下，道：「這個……老夫倒沒有所悉！不知少俠看到的是什麽奇事？什麽奇人？」

龍驤道：「據在下所知，武林中以輕功傳名之人，最多也只能飛躍五丈之遠，如貴派的八步趕蟬，華山的草上飛，敝派的天馬行空，也只不過能一躍四丈多遠而已……」

他話聲一頓，道：「當然，輕功身法的高低，也與本身內力的強弱有關，但在下却從未聽過有人輕功神奇到能一躍六七丈遠，且能在空中折身轉向……」

南宮北詫異地道：「啊！武林中竟有這等輕功？老夫這一生却也沒有聽說，不知少俠在何時看到有人施展過……」

龍驤見到南宮北的神態自然，竟只是自然的詫異之態，而無其他的表情。不由心中暗暗納罕，忖道：「方才那中年大漢有九成便是南宮北，但他却表現得似毫無所知……」繼又想：「啊！如果他眞是謀害乙木道長的話，那麽這南宮北的心機陰沉，豈不太可怕了……。」

一想到這裏，他不由得一陣凜然，暗暗提防南宮北會突然出手，暗算自己。

他心中暗暗戒備，面上一點不露聲色，緩步走向欄杆，說道：「在下方才便是站在此處，見到江中有一小舟，從裏面躍出一個身穿道袍之人……」

話聲一頓，回頭望了南宮北一眼，只見對方神色凝肅的聆聽自己之言，他根本就不能從南宮北的肅然神色中看出對方心中在想些什麽，或者將要做些什麽。

龍驤走近欄杆，繼續說道：「那個身穿道袍之人躍出小舟之後，便在江上踏波而行，緊接着另一個中年大漢也自舟中飛掠而出，他身在半空中便向那踏波而行的道人擲出長劍……」

他說到這裏，已聽到身後响起輕微的脚步之聲，南宮北很快地欺身而到。

龍驤飛快地深吸口氣，運起全身功力，手腕一沉，已移近劍柄之處。

此時，只要南宮北有對他不利的舉動，他將可在極短的時間內拔劍却敵，不使自己落入南宮北的算計中。

他的話聲一頓之間，南宮北已驚哦一聲道：「那個道人既能踏波而行，想必不致於被長劍射中吧！」

龍驤循聲側首，已見到南宮北從身後走將過來，面上滿佈驚凜之色。

他對於龍驤凝肅警戒的神態似乎毫無所覺，只是那踏波而行的道人担心，是以說完了話，便有點焦慮的望着龍驤。

龍驤一時也摸不透對方到底是何種想法，他見到南宮北移過來，便往旁邊挪開半尺。

這半尺之距，在他說來是很有用處的，只要南宮北出手，他便可以拔劍出鞘，劍一出鞘，劍氣便能直接威脅到南宮北的生死。

因爲他此刻雖然不能肯定南宮北眞是那舟中躍出的中年大漢，但他也不得不提防對方一下，免得在極短的距離下爲對方所乘，而無法拔出長劍。

他一面小心戒備，提防着南宮北的暗算，一面露出淡淡的笑容，道：「南宮前輩這下可猜錯了，那個道人的武功雖然高明，但那中年大漢的武功也不弱，在下親眼所見，那擲出的一劍去勢勁急凌厲，乃是脫手劍中最上乘的手法，根本沒有容許道人閃開，便已射中左脅……」

「哦——」南宮北驚呼一聲，道：「這眞是令人難以相信……」

龍驤笑道：「令人難以相信之事還在後頭呢！在下一見那道人中劍，正在爲他着急之際，又看到小舟中躍出一條人影，那人首先還出一塊木板給那中年大漢借力躍回舟中，自己却已躍到落水的道人之上，一把將那道人提起，然後就在空中一個轉折，也憑着抛下的一塊木板，便掠回小舟……」

他說到這裏，只見南宮北聽得目瞪口呆，愣了一會，方始呼了口氣，道：「那人一口氣竟能飛掠出六七丈遠，這等絕頂的輕功，老夫若非聽少俠說起，眞是不敢相信？」

龍驤道：「在下就因爲親眼看到這等奇人奇事在江中發生，所以才想要問一問南宮前輩，可知道武昌附近是否隱居有這等絕頂高人……」

他的目光凝注在南宮北臉上，又道：「前輩在武昌城裏居住的時日很長，並且見多識廣，當然較之在下要清楚多了，是以在下這才對前輩說出此事……」

南宮北搖了搖頭，道：「老夫雖是武昌世居，却從未見過武昌城裏隱有這等異人，甚而聽都沒有聽過……」他話聲停了一下，問道：「少俠你既見到此事發生，那麽該看清楚那三個人的面貌衣着，且說與老夫聽聽，或者老夫可以猜出那突然出現在武昌的異人是誰……」

龍驤距離南宮北不到七尺之遠，他很清楚的看到了南宮北眼眸凝視之態；却是不能從那眼睛裏看到一點什麽表情。

他心中的意念慢慢的動搖了，道：「或許南宮北眞的只是送走乙木道長，並沒有謀害他，否則他的神態豈能一點都不顯露出來？」

他心裏這麽想着，搖了搖頭，忖道：「剛才日落西山，江上烟波繚繞，在下只看到那三人的裝束，却沒能看清楚他們的面貌。」

南宮北說道：「唉！這個，眞是非常可惜！」

龍驤不明白南宮北所說的非常可惜是什麽意思，他只見南宮北說完了話，目光移開，向着遼闊的長江望去。

他心中疑惑，也跟隨南宮北側首往江上望去。

此時滿天紅霞盡褪，蒼空昏黑，月亮被烏雲所掩，遠望下去，只見江上點點漁火，水面泛起黯淡的波光，除此之外，什麽都看不清楚了。

身邊響起南宮北的話聲，道：「龍少俠，你可是還想着方才之事？」

龍驤側過臉來，只見南宮北注視着自己，眼中閃出的光芒，竟然顯出幾分詭秘之色。

他心中一動，那漸漸鬆懈的戒備心，立刻又油然而起，沉聲道：「在下認爲那是一件頗不尋常之事，所以心中一直在忖思着……」

他的話被一陣急促的脚步聲所打斷，接着廳內傳來一陣陰沉的話語：「啊！原來莊主已經囘來了！」

龍驤轉過身去，只見一個瘦削的中年人自走廊走將過來，他的目光自那人身上穿着的淡青色長衫閃過，落在那人的面上，立即從心中浮起一絲厭惡之情。

敢情那人長得鼠目猴腮，一張焦黃色的臉上，架着一副玳瑁眼鏡，尖削的下巴上稀落的蓄着數根鼠鬚，他手裏托着一個水烟袋，嘴唇掀張，露出黃牙，正含着笑往這邊行來。

南宮北轉過身來，見到那人，點頭道：「鄔師爺，你不在內廳陪三位少俠，到這兒來做什麽？」

鄔洪嘿嘿一陣假笑，道：「卑職已經陪着三位少俠坐了好一會，因不見到莊主到來，所以來請莊主……」

南宮北道：「老夫這就去了！」

他看到龍驤劍眉微皺的望着鄔洪，淡淡一笑，伸手道：「來，老夫爲你們介紹一下，這位便是峨嵋後起之秀，被江湖上傳誦的銀衫劍客龍驤龍少俠，這是老夫莊裏的師爺……」

鄔洪深深地向着龍驤作了一揖，道：「在下鄔洪，久聞龍少俠大名，今日一見



，果然是英姿勃發風采高華，確實名不虛傳，在下能有此機會一睹少俠風姿，眞是一生有幸，引以爲榮……」

龍驤見到鄔洪脅肩弓背的樣子，心中已是厭惡之極，再一聽到對方所說的那一番恭維的話，更是難過，幾乎都使得他把隔夜的飯吐了出來。

他忍不住在心中暗道：「這老王八蛋在胡說八道些什麽，狗屁不通！」

但却不得不忍住心中的厭惡，還了一禮，說道：「鄔師爺過獎了，在下一介武夫，並沒有鄔師爺說得那麽好，倒是鄔師爺文采風流，出口成章，使得在下佩服不已！」

鄔洪嘿嘿笑道：「少俠眞會開玩笑，憑在下這渾身不到四兩肉的架子，說什麽也當少俠的讚譽呀！」

龍驤暗暗笑道：「這傢伙倒也頗有自知之明，曉得自己那副尊容的確不堪入人之目，看來是經常照鏡子的！」

他笑了笑道：「師爺太客套！」

南宮北斂聲笑道：「兩位都不要客氣了，還是喝酒要緊！」

鄔洪道：「是！是！請莊主和龍少俠就席吧！」

他客套地往旁邊一讓，道：「龍少俠請這邊走！」

龍驤道：「不，在下年輕，還是南宮前輩和鄔師爺先行……」

他是絲毫沒有鬆懈警戒之心，唯恐與南宮北行在一起，會遭受到對方的突然偷襲，是以禮貌地讓南宮北先行一步。

南宮北好像全然沒有心機，笑了笑道：「老夫痴長幾歲，就先行一步吧！」

說着，舉步向着走廊行去。

龍驤也不再跟鄔洪客氣，緊跟着南宮北之後，向前行去。

鄔洪跟了上來，走在龍驤身旁，道：「龍少俠，在下這一生之中，從未見過如少俠這等英俊拔逸之人，方才在內廳裏見到燕少俠，還以爲他是當代美男子，誰知一見少俠你……嘿嘿，在下才知道識見實在淺薄。」

龍驤見到鄔洪仍在身邊叨叨不休，暗暗皺眉，忖道：「這老王八蛋確實討厭，怪不得何素月要避他遠遠的……」

他實在懶得理會鄔洪，是以也沒有回答鄔洪的話，裝作沒有聽見一樣。

誰知鄔洪却一點都不識相，雖然見到龍驤沒有答腔，却依然喋喋不休，嘿嘿笑了笑，又道：「傳聞中古之子都，宋玉，乃絕代美男子，依在下之見，若跟龍少俠比起來，可差得太多了……」

龍驤被鄔洪一再誇獎，不但不起歡喜之心，反而覺得身上汗毛一陣倒豎，他搖了搖頭，說道：「鄔師爺，你如此恭維在下，眞使得在下受寵若驚，好在我沒有紅臉的習慣，不然，此刻臉可紅得跟關公一樣……」

鄔洪笑道：「在下這是肺腑之言，少俠若是認爲在下過份恭維，便……」

南宮北好像也討厭鄔洪的過份恭維，這時打斷了鄔洪的話聲，道：「鄔師爺，你既對龍少俠如此激賞，等會多敬他三杯便是，不必多言了！」

鄔洪道：「是！理該如此，理該如此！」說話之間，他們已經走過那一段長長的走廊，進入內廳。

一跨進內廳，立即便有一陣撲鼻的芳香迎面而來，耳際也聽得一片清越的絲竹樂聲，龍驤深吸口氣，只覺心中的難過感覺一掃而空，舒適無比。

他感到舒適的倒不是那陣樂聲如何悅耳，而是身旁的鄔洪閉上了嘴，使得他有暫時的寧靜。

他吐出胸中的濁氣，目光掃過內廳，只見牆上四邊都掛着古畫對聯，牆角擺滿了盆景鮮花，一道細竹簾掛在靠近欄杆處，隱約可以見到裏面十幾個宮裝美女在彈琴鼓瑟，吹笙弄笛，那綽約的人影在明亮的燭光相映下，另有一番朦朧的美。

這個內廳較之外面的大廳雖然要小了點，却因爲不像大廳那樣裝飾着屏風，是以顯得頗爲開朗。

在廳內的中央，一張舖着紅布的大圓桌已經擺好，兩個丫鬟打扮的少女，此刻，正併肩立在桌旁，含着笑意，凝望着對面……

她們在指指點點的不知輕聲在說些什麽，一見到南宮北進來，連忙止住了笑意，垂下手來。

龍驤循着他們的目光望去，只見周隱農和燕雙飛兩人面對牆壁，負手觀賞着牆上的字畫。

他正想不出那兩個丫鬟爲何好笑之際，目光閃處，已接觸到牆角投射來的兩道盈盈秋波。

他凝目望去，只見寒梅劍何素月獨個一人坐在靠牆角的一張椅上，微側着臉，黑亮的眸子，正斜斜的向這邊看來，那盈盈的眼波中，滿含着幽怨的情愫。

他心中一動，連忙挪開自己的視綫，這時正見到那兩個丫鬟走着上來，躬身一福道：「莊主金安。」

南宮北揮了揮手，道：「快去把酒席擺上來！」

那兩個丫鬟低應而退，從右邊的小門走了出去。

龍驤見到那兩個丫鬟行走去時，步履輕盈，竟然都頗有武功根底，他不禁暗暗驚忖道：「南宮北的確不愧是武林大豪，連莊裏的丫頭，都學會了武功，而且還頗有根底……」

忖想之際，他已見到燕雙飛和周隱農兩人正回過頭來，何素月也自椅中婷婷的站了起來。

燕雙飛笑道：「南宮前輩回來了！」

他的目光閃過龍驤身上的那襲長袍，說道：「小弟還道龍兄已經更換衣衫，誰知……」

南宮北哦了聲道：「老夫忘了替龍少俠更衣了！」

他側首道：「小蓮！」

話聲一了，那個身穿翠綠色衣衫的丫鬟，應聲自小門走了出來，躬身道：「莊主有何吩咐？」

南宮北說道：「快帶龍少俠去更衣梳洗！」

龍驤搖手道：「前輩不需客氣，在下將外袍脫去便是……」

（未完・二）

